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04n0212

出曜經

姚秦 竺佛念譯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1_無常品](#)
 - 1.
 - 2
 - 3.
 - [2_欲品](#)
 - [3_愛品](#)
 - [4_無放逸品](#)
 - [5_放逸品](#)
 - 1.
 - 2
 - [6_念品](#)
 - [7_戒品](#)
 - [8_學品](#)
 - [9_誹謗品](#)
 - [10_行品](#)
 - [11_信品](#)
 - [12_沙門品](#)
 - [13_道品](#)
 - [14_利養品](#)
 - 1.
 - 2
 - [15_忿怒品](#)
 - [16_惟念品](#)
 - [17_雜品](#)
 - [18_水品](#)
 - [19_華品](#)
 - [20_馬喻品](#)
 - [21_毒品](#)
 - [22_如來品](#)
 - [23_闍品](#)
 - [24_我品](#)

- [25 廣演品](#)
- [26 親品](#)
- [27 泥洹品](#)
- [28 觀品](#)
- [29 惡行品](#)
- [30 鬻要品](#)
- [31 樂品](#)
- [32 心意品](#)
- [33 沙門品](#)
- [34 梵志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021.](#)
 - [022.](#)
 - [023.](#)
 - [024.](#)
 - [025.](#)
 - [026.](#)
 - [027.](#)

- [028](#),
- [029](#).
- [03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 Q4」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出曜經序

《出曜經》者，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聞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不有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畫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出曜經卷第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第一之一

昔佛在波羅捺國。佛告諸比丘：「當來之世，眾生之類壽八萬四千歲。爾時壽八萬四千歲眾生輩，於此閻浮利內，眾生共居一處，穀米豐熟人民熾盛，鷄狗鳴喚共相聞聲。」佛告比丘：「汝等當知，爾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適娶。爾時有王，名曰蟻佉，七寶導從，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有自然羽寶之車，高千肘廣十六肘，豎立修治眾寶瓔珞，在大眾中，分檀布施無悋悔心，造立功德為眾導首，與諸沙門婆羅門諸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住宿皆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悋惜。爾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有如來出世，名曰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十號具足。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如我今日，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廣說如彌勒下生。如佛所說，有經名曰六更樂道，若有眾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善色不見惡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敬不見非

可敬，見可念不見非可念，見美色不見非美色。諸有眾生耳聞聲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爾時世尊遊毘舍離獼猴池水大講堂上，爾時眾多毘舍離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禮覲。」其中童子，或有乘載青馬青蓋被服皆青，或有乘載青黃赤白，被服皆白，搥鐘鳴鼓作倡伎樂，前後導從至世尊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載輿輦，與彼諸天亦無差別。所以然者，諸天被服與此無異。」

爾時座上數百千眾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真誠誓，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著此法服永已不離，使當來世有佛興出，聞甚深法，永離苦惱入泥洹界。」如來以知眾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苦惱，便與大眾而說此偈：

「所行非常， 為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爾時眾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千眾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道果。

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無礙。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餽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來所，奉上世尊。如來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復說此偈，謂興衰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夫生輒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四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為樂；梵志聞已以手掩耳，各捨之去。

如來觀彼心意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四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瞿曇沙門，意不決了，瞿曇沙門有何言教？」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聞法乎？」對曰：「我從如來聞一句義，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二人：「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謂興衰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三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輒死；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四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

對曰：「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此滅為樂。」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

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懇責，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聽在道次得為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爾時四人頭髮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羅漢道。

佛臨欲般泥洹時，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敬事佛語，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契經、戒律、阿毘曇及寶雜藏，然後當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盡耶旬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五百羅漢皆得此解脫，捷疾利根眾德備具普集一處，便與阿難敷師子高座，勸請阿難使昇高座。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法？」時阿難便說：「聞如是一時。」說此語已，時五百羅漢皆從繩床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普皆舉聲相對悲泣。時，大迦葉即告阿難曰：「從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稱聞如是，勿言見也。」「佛在波羅捺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是時，眾人已集契經。是時，尊者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時阿難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時迦蘭陀子名曰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是時，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毘曇？」

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爾時世尊見拔耆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諸無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亦復不生入地獄中，廣說如阿毘曇。』」初夜集阿毘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說此偈：「睡眠覺寤，何以故說，睡眠覺寤？如世尊等，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沒命無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耽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

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所言：『若有眾生，覺寤之中，所念眾事，於睡眠中，澹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宜歡喜思，言歡者內心踊躍，喜怡歡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亂想，意定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皆共讚歎出曜法義，如來世尊亦名最勝。云何為最勝？勝諸結使不善之法，勝婬怒癡，勝一切生死結縛，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於中特出，故曰最勝。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布現演吐為諸天人，義味成就，是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如世尊說

一切通達，仙人慈哀一身無餘，如世尊所說者，暢達演說言無留滯，故曰世尊說也。一切通達者，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上道，如來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佛為諸度最勝最上，於諸法相悉能分別，故曰一切通達也。仙人慈哀者，一切充滿生死悵望如父母之想，擁護心慈哀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眾德具足亦名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說仙人慈哀也。一身無餘者，所謂身者，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無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說。阿難！當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邊，故曰一身無餘也。」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為二部，一部所見萬物皆有，一部自稱萬物皆無。諸言有者，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悵望，便與演說所行非常。諸言有者，自有讚誦：

「以利輪劍， 殺害眾生， 恒知惠施，
無有善惡： 亡形不變， 身體中間，
利劍來往， 不傷其命： 地大恒在，
風界無著， 火受苦樂， 命根亦爾：
正使利劍， 通達來往， 亦不見有，
善惡之報： 設害父母， 無善惡報，
況當餘者， 而有其果？」

猶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飛逝；傷害眾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來世尊，欲去彼邪見眾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為磨滅法，命如朝露暫有便滅，故曰所行非常。

一部自稱萬物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義。如來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復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義。」是故世尊重與說義：「夫生輒死，輪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人，慧眼觀察乃能分別，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稱計。」此五盛陰身，眾行所逼流轉生死，無有懈怠，故曰夫生輒死。此滅為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著意，常息安寧最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義，無欲樂、無為樂、無漏樂、盡樂、滅樂，故曰此滅為樂。

何憊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食後日晡，有眾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子，欲聽如來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有簡，今乃得來覲覩聖顏，願為弟子得滅眾苦。」佛即聽受，悉為沙門，勅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覲見世尊，尋得為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爾時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無為之道，何為大笑？一切眾生自憑五事。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恃怙何等？」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錠？」

何喜何笑者？爾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未^未在道境，亦復不在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脫結縛，蛇虺共居成五盛陰，云何於中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勅之言。念常熾然者，云何為熾然？以無常火而為熾然，亦以苦火而為熾然，愁憂苦惱而為熾然。又以何等而見熾然？愛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恚疑所見熾然，故曰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者，猶人夜行不覩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大冥覆蔽眾生，不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故曰深蔽幽冥。而不求錠者，云何為錠？所謂智慧之錠，以智慧錠為照何等？答曰：知結所興以道滅之，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冥道故，曰而不求錠。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鴿，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對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時彼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籍臙脹臭爛，鳥狩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炙鴿蛆蟲啞[口*束]臭穢難

近，烏鵲狐狗老鷲鷄鴟噉死人屍。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可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原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住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歎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往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爾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學之徒，使將來世現其大明，正法久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諸有形器者，或有手脚臂肘腰臑脾膊、膝踝足跟髑髏支節，各在異處，是故說曰諸有形器。散在諸方者，猶木無識，本所愛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骨色如鴿者，本所眾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觀無厭足，如今億百千眾所見薄賤，覩皆怖慄身毛為豎，是故說曰骨色如鴿。斯謂何樂者，世言有樂則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翫習甘樂不捨，藏匿懷抱。

若如初夜， 識降母胎， 日涉遷變，
逝而不還。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有為之相興衰變易。問曰：「故當萬物恒有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體遍滿世界。」答曰：「以其眾生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不久存。設當眾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若當眾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爾時形骸久存於世。」問曰：「若當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答曰：「所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衰老義。」「此義云何乎？」答曰：「依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髮生焉。」是故說曰若如初夜。識降母胎者，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據在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不可稱計，唯有天眼乃得見耳。時識過去及還來者，亦非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來亦無跡，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東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唯有天眼，見胎識還見胎識去。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遙見門外有眾男子作倡伎樂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訖欲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眾人昇舉號哭相向。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時尊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舍，收攝衣服淨洗手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有男子作倡伎樂五欲自娛，便入城乞，還出在外，見此男子忽已命終，眾人昇舉號哭相向。時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我今所見甚為奇特，未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阿難！有何奇特？我曾所覩乃為奇特，出過汝今所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見此男子作倡伎樂如本不誤。我見奇特出汝者上。」爾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常儀，有何奇特？」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難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鑒此法，為將來眾生現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便說出曜之偈：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前所覩者夜則不見者，晨朝所見眾生之類數千百眾，暮則不見，諸有眾生思惟校計善根具足，意不錯亂，則自覺知命如琢石閃現已滅，誰當興意貪著此乎？唯有無聞凡夫愚人，乃興此心生貪著意。昨所瞻者今夕則無，如昨所見進止行來，設彼有念思惟善本殖眾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改悔，內自興發不可樂想，是故說曰，晨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瞻者今夕則無也。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如有愚人無所聞知，自怙強壯氣力熾盛，苟得自縱隨其所如不顧後慮。自稱端正顏貌殊特，餘者卑賤非我等友，色力財富出眾人表，既自盛壯獨步無侶，所願者得無能拒逆，所欲自恣不避豪強，亦復不思無常對至，不覩生死苦惱之患，是故說曰，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少壯亦死男女無數，正使無數眾生之類，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氣力殊特財富無數，所欲自恣年皆盛壯，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無常，所見蹈藉，然彼終者先在世時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

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怠，是故說曰，少者亦死男女無數。在胎自敗初出亦殤，既生子壞孩抱而喪，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如果待熟。

六十千生六十百生，於生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則害導師商人父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興心起意害此輩人，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繩、等會地獄。畢此罪已，生六畜中，經歷劫數往來周旋，乃復人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說曰，在胎自敗也。初出胎亦壞者，或有眾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或有眾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中夭命者，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既生子壞者，或有眾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設園菓浴池橋梁圍廁，功業未就為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生離胎於中逝殤，是故說曰，既生子壞也。孩抱而喪者，或有眾生於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設園菓浴池橋梁圍廁，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為人所害，斯由前身興心殤害彼造福人，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於中畢罪生畜生中，雖得為人未別白黑，便於孩抱夭其命也。

諸老少壯， 及中間人， 漸漸以次，
如菓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 已生在外終，
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猶樹生狂花， 結實時希有，
志故必欲捨， 伺命召不忍。」

猶彼菓樹隨時繁茂，狂華生長遇風凋落結實者尠，或已結實遇雹墮落，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已華而凋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者，少少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於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悉歸斯道無免此患，於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是故說曰，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如果待熟。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眾菓樹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菓熟乃食終不噉生。時王有教勅守園者，若有菓蓏墮落地者不應獻上，有犯此制當梟其首。時守園人內自思惟：「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慈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

今此園樹菓眾多，在樹既少墮落者眾，設責我菓更無於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學。」即踰牆出至世尊所，五體投地願為沙門。佛即然可，得在道次，靜寂無為，不興巧便坐禪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毘曇，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行諷誦十二難得勲勞之要，自憑三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爾時世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眾厄難，欲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原，將入解脫無退轉道。爾時在眾便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怨責，懷慚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即於彼處成阿羅漢。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諸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辦。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勅語傍臣：「至瓦師家毀壞其器。」時彼瓦師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至彼國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使壞其器。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便復逃走入深山中，往至世尊所求為道人。時佛默然聽在道次。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勲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勲求證，然未得果不勲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懼喪身之惱，唯有五盛陰為瓦之形，此為大畏無免其患。瓦器雖壞，不懼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五盛陰為形瓦器，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爾時在眾便說此偈：

「猶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為坏之器，及剎利、婆羅門、梅陀羅種受形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匱、端正醜陋、豪族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塚間。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罽，兼有一息意常惰懶，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此功適訖後更無作。」父告其子：「此功雖訖更有餘務。」如是語公往來數十，兒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時父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亦復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唯心存在念彼亡子。爾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在於眾中便說出曜之偈：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於曠野塚間。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原，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眾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懃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懃求證，然未得果不懃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地，
人命亦然。」

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按計內自懇責，解知萬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非適今也，即於佛前悔責自改，成阿羅漢道。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昔有眾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瞻水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其中得解脫者萬中有一。於深水得解脫者，往至佛所求為沙門。佛便然可，聽在道末。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水所溺，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懃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懃求證，然未得果不懃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

◎出曜經卷第一

◎無常品之二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是時，彼比丘聞此語已，內自慚愧，解知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不可久居，恩愛別離怨憎會苦，思惟無我無人無命，心意專正趣泥洹門，江水所漂蓋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當求方便去離駛流。爾時比丘聞佛切教，心開意解淡然無想，即於佛前離生死難成阿羅漢，三自稱善，快哉福報所願者得。爾時坐上無數眾生，聞此比丘成道果證，皆發無欲清淨之行，皆得須陀洹果。

所造功勞， 永世乃獲， 如杖擊水，
離則還合。

昔佛在毘耶離城甘梨園中。爾時眾多比丘觀見土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穀食豐賤縱情恣意，不隨法禁上下相慢各謂真正。爾時世尊愍彼愚惑，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即集大眾告諸比丘：「夫為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地界水滿其中，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有一瞎鼈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有一薄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為風所吹，然彼瞎鼈經歷百歲一舉東看，風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瞎鼈者為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復經百歲復得南看，風吹板復在西方。云何比丘！彼瞎鼈者為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如是四方隅角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鼈者會當值孔不乎？」對曰：「不也。世尊！」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此瞎鼈身會當與孔相值不耶？」世尊告曰：「此事極難，時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復難，於此畜生求人復甚難。於此如是，比丘！人身難得，雖得為人值命促短，不類古人壽命無量。毘婆尸世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復有佛出，名曰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彼佛去世後人壽六萬歲，爾時有佛，名曰毘舍浮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鳩留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

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我今出世，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比丘當知，極壽百歲出者無幾，壽百歲者時時乃有，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古人積德，壽命無量眾行備具，亦無疾病凶疫惡氣，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飢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濁鼎沸，世人壽極短，四百四病纏裹人體。尊者馬聲亦作是說：

「『諸患集為體， 為老死所伺，
毒劍熾火逼， 萬患守營衛。』

「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如杖擊水，離則還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誰當貪慕願受此生？唯有凡夫無知之人願生三有。」時諸人民聞佛所說，皆發清淨不退轉行。

譬人操杖， 行牧食牛， 老死猶然，
亦養命蟲。

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佛將阿難著衣持鉢，道見有人驅牛千頭，就其美草放烟瞻候。佛問阿難：「汝見有人驅放群牛不乎？」對曰：「唯然見之。」佛語阿難：「此群牛本有千頭，在外瞻守掌不牢固，為虎惡獸所見噉食死者過半，餘不覺知方相抵觸跳踉喚吼，傷其無智何乃甚哉？」佛語阿難：「眾生處世亦復如是，計於吾我不知非常，貪著五欲養育其軀，快心極意共相殘害。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矇矓不覺，何異於彼群牛者乎？雖好水草長養其膚，但促其命無益於己。」佛還精舍，以此因緣誠勵眾會四輩弟子，中有二百餘人聞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羅漢。佛告比丘：「或有眾生應聞切教而得度者，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分別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應聞喻者，此偈則是。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說曰，譬人操杖其事如斯。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佛告比丘：「夫人處世，所行不同所見亦異，一日過去人命隨滅，雖壽百年臥消其半。」便與眾會而說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無令空，
日夜速如電， 人命迅如是。」

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日夜已過死緣難計，愚人依憑染著受有，當念勤加興勇猛心無失軀體，是故說曰：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汝等比丘當明此理，大海江河猶有枯竭，萬刃大魚曝脊在外，況是少水而不然乎？或有時溝澗瀑雨溢滿，流疾趣下聲震四遠，彼岸人喚此不聞聲，此間人喚彼不聞聲。或時溝澗水盡無餘，四趣眾生雖受形分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或有眾生壽命極長，諸天壽八萬四千劫，地獄壽一劫，畜生與地獄同壽，餓鬼壽命無有數量。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入弗迦羅國。時有餓鬼倚城門立，比丘滿願問餓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報彼曰：「汝今見我耶？」比丘報曰：「我先見矣。」鬼復語曰：「我夫人城于今未還，故於此立，自待夫主耳。」比丘問曰：「汝夫人城為何所求？」時鬼報言：「今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今日當潰膿血流溢，夫主將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指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岸成敗以來今為第七，我夫人城經爾許時。」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齊限，然人受形極壽百歲雖出無幾，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故別說人不墮四趣。

不寐夜長，罷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云何為四？女與男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男與女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三曰盜賊，睡眠者少覺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極少覺寤者多。三覺夜長，修正法比丘不覺夜長。罷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分邸阿藍，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應度，暫聞此偈愚生死長。然彼梵志多饒財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女人姿容一以無闕。時，彼梵志內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來所，當來諸佛為有幾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敢自陳啟。」世尊告曰：「恣汝所問，如來為汝敷演其義。」梵志白曰：「云何世尊！於當來世，為有幾許等正覺耶？」世尊告曰：「將來世諸佛數如恒沙。」時彼梵志聞佛所說，瞻仰喜踊不能自勝，善心生焉。「當來諸佛數如恒沙，於諸佛所善修梵行，興功立德為福不倦。然吾處世饒財多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爾時梵志聞佛教誡，戢在心懷，繞佛三匝舉手辭讓便退而去。爾時梵志行道未

遠，復作是念：「我向所啟問將來佛，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梵志即還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過去諸佛為有幾所？」佛告梵志：「過去諸佛數如恒沙。」梵志復前便自悲泣，並自舉聲而作是說：「愚處生死纏綿積久，恒沙諸佛吾不及覩，斯何苦哉？」復自投地宛轉自責：「斯由放逸，行不從本，使我退在處凡夫地，或在泥梨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刀山劍樹火車爐炭，或伏雪山劫敗乃移，或處炙獄受痛無量。雖出為人值生邊地，有佛興世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誠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復待將來諸佛為乎？田業妻婦斯是外役，何必貪慕毀敗聖教？」爾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聽為道次得修梵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梵志，教授威儀度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在閑靜處思惟按計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於家出家，修無上梵行，潔身受證以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已得為道，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為後眾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重與梵志而說此偈：「不寐夜長，罷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梨園北石室精舍中。時，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餘小賈人以類相從，飲食[飢-几+燕]樂施諸貧窮沙門婆羅門。以得入海採致珍寶，還至平岸共相娛樂，飲食歡[飢-几+燕]日日不斷。時，彼一人飲食羸惡唯服麩而已，不改常儀，然復多財珍寶所獲無量。時，大導師語其人曰：「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何為自困不肯食噉？夫人處世當行二業：一者廣施，二者自食。」彼人聞已心不納受，乃更懷恨漸生憂悴，語導師曰：「吾設食噉，無以濟彼妻婦男女，後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無常。」彼大導師說斯偈曰：

「夫人慳貪， 貯聚財產， 念家怨讐，
不覺命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導師興功採寶中道無常。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觀察此義思惟本末，欲使諸比丘示現滅度，為後眾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久於世。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大眾聞佛所說，心開意悟興功立德，拯濟窮乏持齋修戒，歲三月六未始有闕，四事供養，衣服、飯食、床座臥具、病瘦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財寶七珍，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虎珀，有求索者不逆其意，遠來久住經過人者皆悉供給，華香脂粉亦用給與無所悋惜。無數大眾厭患生死，除貪著意執信堅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無退轉意，各以次第成阿羅漢道。◎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眾生居世馳趣四方，貪求財貨興欲無厭，盛夏冒焰冬履嚴霜，飢寒勤苦艱難憂慮，萬失一獲猶用自慶，施心難果意不開悟，既自不食復不施人，雖饒寶貨與無不異。坐禪之人裝以七寶，雖目視之意不甘樂，以慳貪故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觀了眾生馳趣四方貪求財貨不顧後慮，皆為愚惑所見迷誤。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諸比丘導引法味，亦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三世諸佛盡見將護。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而說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時世坐上數千萬人，聞佛所說，專意聽受，各隨所念成得果證。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梵志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乃敢陳啟。」佛告梵志：「恣汝所問，如來當為敷演其義。」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緣，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佛告梵志：「有三因緣，使眾生類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云何為三？於是梵志！今世眾生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時彼眾生為此三事所見染污，風雨非時災害毒流，所種穀子各失時節，轉不成熟。若彼眾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饒諸疾疹疫氣縱橫，死者填路不可稱計，是謂梵志最初因緣，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風雨非時災害縱橫，所種穀子失時不收，轉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飢饉餓死者眾，是謂梵志第二因緣，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不見熾盛。復次梵志！如今國王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治化失度托境無厭，越

界攻伐共相傷害，刀劍鉞箭共相斫射，殺者無數不可稱量，是謂梵志由三因緣使此生類災害橫起，飢饉餓死攻伐無道。」佛說此已告目連曰：「吾患脊痛還詣靜室，汝今專意與梵志論，兼與來會永除狐疑。」對曰：「如是世尊！」爾時世尊褰鬱多羅僧、枕僧伽梨，右脇倚地，脚相累繫念在明。時，大目連：「汝今諦聽善思念之。」梵志對曰：「願樂欲聞。」目連以偈告曰：

「今觀此土境， 及諸眾菓樹，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為斯所在？
寧轉尊法輪， 示現天世人，
不樂取命終， 竟知趣何方？
欲覓昔舊人， 如今不見一。」

廣說如舊文。梵志聞偈心開意解即履道跡，是故說曰，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此是其義。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孤母而喪一子，得此憂惱愁憤失意恍惚倒錯，譬如狂人意不開悟。出城至祇洹精舍，轉聞人說佛為大聖天人所宗，演說經道忘憂除患，無不照鑒無不通達。於是孤母往至佛所，作禮長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捨我喪亡，母子情愍不能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衢巷，有不死家者求火持還。」孤母聞已歡悟踊躍，入舍衛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頗有不死者乎？吾欲須火還活我息。」諸人報曰：「我等曾祖父母今為所在？汝今荒錯，何須至巷狂有所說？」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倦所求不剋，便還歸家，抱小小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喪，是故空還。」佛告孤母：「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何謂為四？一者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趣死向死為死所牽，無免此患。」佛告孤母：「汝今何為不自憂慮？何不廣施持戒修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給施孤窮、沙門婆羅門、遠行久住暫停止者，果獲其福不可計量。」孤母白佛言：「我今愛子入骨徹髓，為彼子故不惜身命。」爾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之身，火氣逼身以兒自障，兒復呼喚不堪火痛。佛語孤母：「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徹髓，寧自喪身不使子亡；火氣逼己酸痛難堪，但當自受？以子障乎？人間微火蓋不足言，地獄火然痛苦無量。畜生愚惑懷癡為苦，餓鬼福少以飢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受天人福漸近泥洹。」時

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還自思惟，內心懇責，厭患恩愛除去想著，便念世間不可樂想，思惟分別五盛陰苦，即於佛前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成須陀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開演法門，便於大眾而說此偈：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眾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福。」

一切眾生蝸飛蠕動蚊行喘息有形之類，皆歸磨滅無免死患，隨行所造而受其報，為善受福惡則禍隨，如影隨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緣故說此偈耳：

「惡行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修善道者， 無漏入泥洹。」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時，彼城中疫氣災害毒出縱橫，人民死亡不可稱限。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諸行惡者死入地獄。復有比丘厭患生死，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近，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時，諸大會聞佛所說，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不遠，却後七日皆當命終，思共議言：「我等弟兄五通通達，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現身極大手捫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耶？」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大市之中，眾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計算餘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處虛空者猶如熟菓自然凋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醒悟：「禍災無常，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免乎？」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四梵志避無常對，各求度世免濟其難，然其宿命終不可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欲使後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為觀何義，有何事故，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出家學道？」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戢在心懷，吾今當說極微之法。」諸比丘對曰：「願樂欲聞。」世尊告曰：「爾時世尊廣與比丘生經。比丘當知！父真淨王敕諸臣佐：『吾今欲出後園觀看，可速嚴駕羽寶之車。』爾時臣佐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寶之車。』時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老人形衰色變皮緩面皺，拄杖呻吟氣力枯竭，時問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變乃至於斯？』御者報曰：『此是老人。』太子問曰：『何謂為老？』御者報曰：『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漸近死趣，故謂為老。』我時，比丘！復問御者：『吾亦當復有此衰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無免此者。』時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貧賤富貴皆當有此。』便敕御者迴車歸宮，清淨自守思惟道德。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觀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曰：『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老人，形變色衰憂思而還。』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復作是念：『衰老年邁非適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壯漸微轉衰，皆有此患。』時我，比丘！竊說偈曰：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是時，比丘！吾出遊觀先見此變，如是數日，復告御者：『吾欲出遊至後園觀，速疾嚴駕羽寶之車。』

「爾時御者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

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嚼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對曰：『病人也。』『何謂為病？』對曰：『病者風差火錯心無歡樂，眾疹集聚食則不消，惡聞人聲，故謂為病。』時我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患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園觀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嚼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無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來有是非適今也。』時，真淨王便作是念：『太子出遊所見瑞應，憂念世間必不樂家，會當出學。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

「復經數日敕告御者：『吾欲出遊觀看，速疾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我時，比丘！至後園看見有死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御者報曰：『死人也。』問曰：『何謂為死？』御者報曰：『所謂死人，恩愛已離無復命根，妻子五親永與世別，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魂神遷轉形如乾木無所覺知，故曰死也。』我時，比丘！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死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無有免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處世不免此患，至後園觀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王問彼御者曰：『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何？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無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時我，比丘！即捨家出，求無上道成最正覺，今得為佛度脫萬民，皆由積行無戀慕心，今我出現自致正覺。」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諸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年已耆老，肌膚舒緩不與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設當持戒梵行比丘，以如來身安處高床周行四海，雖與恭敬以報重恩。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吾不說是。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所謂故車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銀刻鏤作車，或水精琉璃雜廁其間，經年積歲猶有朽敗，況四大身筋纏血澆，眾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懷抱推溫去濕，隨時瞻視乃名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將訓誨未悟，加以權化應適無方，宜以力學，稱佛世尊誘導之言，以無諂諂除妄見，不犯身口意行，以第一義充飽一切，將育眾生，行不漏失無懼畏者，謂佛世尊如來弟子，教訓弟子以禁防非。」爾時世尊知彼內心有所趣向，尋究本末，亦與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便說此偈：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藉。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觀如來形變色微，諸根舒緩形狀轉朽，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謂老者，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為異色，諸根具滿能使缺漏，與病結伴與死並流；色力豪貴財富盈溢能使闕減，身體平正內理充滿，能使僂步憑杖而行；髮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黑，能使變白髮落不住；眼如牛眸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膚睨瞽；額如油光晃昱照耀，能使面皺狀如皮焦；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穀-禾+牛]牛乳，如烏賊魚絕白胞滿，上下齊平觀無厭足，能使凋落虫齧疼痛。取要言之，於撻查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無少壯心，痛中之苦莫甚於老。是故說曰，咄嗟老至，色變

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藉。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纏絡，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無冥不照，八種音聲遠震十方，猶為老病所見蹈藉，況處凡夫得免此乎？」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於大眾中故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二

◎無常品下

雖壽百歲，亦死過去，為老所壓，病條至際。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天人龍鬼眾生之類廣演法教。時，國王波斯匿母年過百二十，卒得重病，非醫藥所療，神祇不能救，不經日夜遂便命終。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酥華香事事供養，安措神廟給人瞻守。葬送已訖，還過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飾前禮佛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服塵土、形變色異，何所施設乃至於斯？」王白佛言：「國大夫人年過百二十，間得重病奄忽無常。向送靈柩殯葬始訖，今還城池過觀世尊。」佛三達智知而問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王白佛言：「人生於世無有不死。」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應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應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應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應磨滅之法欲使不磨滅，此不可得；應盡之法欲使不盡，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晝夜不息，人命駛疾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漸與波斯匿王說微妙法，論講不退轉要，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大王當知：「生則老至，病無光澤，合會必離，是世常法，如電歷日擊石現火，人命劇是，有何可樂？衰變之法，欲使久存者，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與波斯匿王而說斯偈：

「雖壽百歲，亦死過去，為老所壓，病條至際。」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古者國王、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為悲戀亡者，為福不倦，福追魂靈如餉田夫。王由此緣廣設福業，福祐助人如憑強杖。」佛說此已，王及四輩諸來會者，莫不歡喜，忘憂除患燿然啟悟，尋從坐起遶佛三匝，作禮而去。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南大海卒涌大洑，越海境界有三大魚，隨上流處在淺水，自相謂言：「我等三魚處在厄地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有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其力勢跳舟越過，第二魚者復得憑草越度，第三魚者氣力消竭為獵者所得。時獵者便說此偈：

「第一慮未然， 必當被傷害，
憑草計現在， 彼命得脫死。
二魚俱得免， 以濟危脆命，
愚守少水池， 受困於獵者。」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三魚逐洑波，二魚得濟、一魚受困，復見獵者而作斯頌。因此緣本尋究根原，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說斯頌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所謂是日已過者，或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若復少壯盛年老邁，俱同此日共有損滅之逝，晝夜不停，命變形羸氣衰力竭，速迅於彼。如少水魚者，或為虛空飛鳥[壽*鳥]河白鶻鸛雀青鶴水鳥黑鷄，亦為世人男女獵師，羅網捕取鈎餌懸弮，處在淺水一命萬慮，受形於水喪命在水，眾苦難尋有何可樂？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逝者不還， 晝夜勩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國界善勝道場，集諸修行之士。處高山者，或在深窟隱形不出，然彼行人隨時行道瞻相時氣，春節以至觀諸樹木悉皆蓓蕾，色如水精漸轉敷花，復見溝澗水流澄清靜無聲響。時彼行人心則念言：「時不假借，萬物並生。」爾時行人下山詣村家家乞食，見諸男女飲食歡醺共相娛樂，行人問曰：「斯是何人？」前人對曰：「某村某家姓號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時修行人復自念曰：「今此內物悉皆孚乳。」知其萬物日滋日長，還入深山靜默自修。復至秋節，下山詣村人間乞食，見諸樹木漸皆凋落，霜雪加被葉落凝凍，復見溝澗水竭枯涸指刺不更。時，修行人內自忖度：「今外萬物皆悉凋落，時不再鮮華不重茂，誠哉斯言！」復見人間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頭垂髮椎胸自擗，高聲啼哭不能自止。時修行人問彼人曰：「此是何人，哀號啼哭乃至於斯？」

「某村某家，兒亡女死或父母終，是故村落號悲如是。」行人聞已而自思惟：「今此內物亦復凋落。」已知內外衰耗法至，即還深山，內自校計結跏趺坐，或坐繩床或坐樹下，專心定意不興亂想，觀內外性實皆無常，便興日轉不停住想。云何為日轉？計春至秋至歲，計歲至月，計月至半月，計半月至日數，計日數至時，計時至晝夜，計晝夜至動轉，計動轉至出入息，計出入息至盡無餘，以至於盡，方知盡空萬物無有。已知無有則知何起本、滅亦無跡。或時行人行起有蹤、滅無有跡，方自覺悟，憶如來一切無常亦無窠窟。有時行人觀察前行，積時累日乃得消滅，復憶佛語，如來亦說無常者苦也。時，修行人內自忖度：「生死如是，誰肯樂者？」心已厭患不染四流，願於泥洹速取滅度，或於中間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行人處在深山，精勤學道不斷聖族，因此緣本尋究根源，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而說斯偈：

「逝者不還， 晝夜勲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佛世尊凡常說法，相時相宜觀察人意，或有眾生計身是常，昨五陰身今日不異，愚者意迷，謂陰不衰猶河逝駛，前非後流、後非前流，去者永逝來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後行、後行非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別思惟至無漏境，優婆塞優婆夷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羅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四部眾分別五陰成敗所趣。爾時世尊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集於大眾，而說頌曰：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昔佛在毘舍離城彌猴池側普集講堂所。佛告諸比丘：「或有眾生自怙盛壯力無儔匹，或恃無病自保康寧，或恃財富生業無量，或恃豪

貴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眾中，為人所毀稱為棄物。」爾時世尊觀察其人心有是非，欲使眾人改往修來故說斯頌。時，毘舍離諸童子等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大眾而說頌曰：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時諸童子聞佛所說，作禮而去。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幹獨存。

昔佛在毘舍離甘梨園中。爾時阿梵和利自怙色貌與世無雙，進過人貌退及天形，形範端嚴視無厭足，然家裏財富不可稱限，饒財多寶七珍備足。時，阿梵和利嚴飾羽寶之車，自嚴莊校飾沐浴澡洗香華芬薰，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眾多比丘欲愛未斷在凡夫地，見阿梵和利來至佛所，皆興愛欲起不淨想，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處穢污無一可貪。比丘當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當臥好高廣床上，衣裳芬薰價直一億，於彼床上忽然命終，昇詣塚壙取耶旬之。」時諸比丘聞之愕然。「無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當棄捐在于塚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眾中而說頌曰。其中四部眾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而說頌曰：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幹獨存。」

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昔佛在迦維羅國尼拘類園中。彼國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貴軀力強壯，所行自由誇無儔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強，身生瘡痍膿血流

溢，晝夜不息臭穢不淨，見皆掩鼻，疼痛苦惱，眾人見者無不厭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類，六門流溢與彼不異，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惱憂畏萬端。」時諸釋種聞佛教戒，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釋種。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時比丘僧往彼家，如來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來遣信迎食，有二因緣。云何為二？一者欲與諸天說法，二者瞻視病人。是時，世尊遍觀比丘皆悉受請，即取鑰母開一房門，見一比丘抱患頓篤，臥大小便不能轉側。爾時世尊知而問曰：「汝有何患，臥著床褥大小便利，不能轉側？」時彼比丘受性質直內無姦宄，報世尊曰：「受性闇鈍恒懷懈慢，初不勸佐瞻視餘人，是故今日無看我者，今實孤窮所怙無處。」爾時世尊躬抱出在門外，除去不淨湔浣坐具，復取淨水用洗其身，便與著衣敷新坐具還臥房中，如來躬自舒手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勲求增上法，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受果證令受果證，設不用意受此法者，便當更受劇是苦惱。」爾時世尊漸與說極妙法，無數方便勸使勇猛思惟道德，即從座起還閉房門，詣普會講堂，勅語侍者：「汝今速集舍衛城中諸現在比丘即詣普會講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無父無母無弟無兄，亦無姊妹，亦復無有宗族五親，不相瞻視各相捐棄，此非其宜，便為外道異學梵志所見嗤笑：『瞿曇沙門乃無毫釐慈心，視人形命如視瓦石，死者孤窮無瞻養者。』」我法齊整上下和順，汝設爾者便屈於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師事如父母至死不捨，師看弟子視如己息，隨時將息至死不捨，師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令修福。若少知識當詣賈家分衛乞食，好者給病、惡者自食。其瞻病者則瞻我身，所獲功德亦無差降。」時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眾苦湊集，是身何用？漏諸不淨，為病所困不脫老死？宜可自謹承修佛語。」即捨形壽入無餘泥洹境而般泥洹。爾時眾多比丘持鑰母開門，見彼比丘已捨形壽，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終，不審魂神為生何處？在何道種？」佛告比丘：「彼病比丘素積善行，吾與說法意尋開悟，後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別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供養舍利。」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已，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於大眾中而說頌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眾生聞法，歡喜奉行。

是身漏臭處， 眾疾集普會，
無患第一滅， 安隱永休息。

是身漏臭處者，眾患穢污人所惡見，瘡痍苦漏諸不淨眾刺之首，無常變易法應磨滅，苦中之苦莫甚於陰，當求巧便離四大身，善謀權慧求於出要，一切眾惱永息無餘，故曰盡也。已盡虛者空寂，亦無生滅著斷之二。無患第一滅者，安隱無憂喜想，安隱永休息，第一滅盡無餘泥洹。時諸會者聞說此義，歡喜而受，作禮而去。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昔有長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歲三月六初不防制，財富無數慳貪不施，亦不給與沙門婆羅門；亦不信有今世後世，放逸自恣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室前庠後堂，清涼之臺冬溫之室，東西起舍數十餘間，刀風解形忽然無常。佛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卒便命終，存在之日無有慈恩加被眾生，但有勞役於餘人民，意所規郭竟不充願。爾時世尊在諸大眾中，欲現其義宣暢本原，亦使將來眾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家裏庫藏七寶充滿，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虎珀七珍具足，奴僮僕從、象馬車乘、穀儲倉庫一以無乏，唯闕無息以繫後嗣。彼以子故求禱諸神，或跽舍神城神階陌諸神，或跪諸神先祖父母、山神樹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穢惡之神，盡向跪拜，竟不充願亦不生子，晝夜愁憂漸以生疾。「今我家裏財寶無數，難得之寶盡在我家，又復無息承繼我後，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念此傷惋知復如何？」斯人有幸疾漸瘳降，未經旬月便生一息，端正無雙世之希有，面如桃華眾相具足。父母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復請比居諸村落人，飲食歡宴作倡伎樂終日自娛，或耽醉睡眠無所覺知。時有大水暴漲駛流，盡漂沒死無存活者。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成敗所趣，因此緣本尋究根

原，欲使後世眾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子有財， 愚惟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財？ 愚蒙愚極，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昔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高講堂上。爾時眾多童子等，善知射術箭箭相拄，於射術上彼最為第一，自恃高族與世無雙。「處閻浮利內無及我等，正使有憂慮者，子今與世無雙，豈有姦賊侵欺我等？」兒復自惟：「吾父有伎必勝眾人。」各相憑俟竟不自濟，無常對至迸在異處。是故頌曰：

「在眾疾姓流， 目視兄弟親，
為死使所迫， 被害無有退。
死使有數種， 親族所在救，
積財無有數， 為賊所燒觸。
火熾以水滅， 以蓋除彼明，
恚以毒藥去， 呪術除非邪。
暴象以鉤牽， 牧牛以杖將，
此眾皆有樂， 無常難可保。」

「無常力勢， 不可恃怙， 知死命終，
然不久住。 一切皆盡， 無覺知者，
為世所毀， 流轉諸趣。」

時諸迦維羅越國釋種聞佛所說，知已射術無有罣礙，與流離王共鬪以箭相射，或殘眉毛或殘鬚鬢，無所傷損。流離王尋欲退還，諸臣前諫：「諸釋種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雖有射術無所損害。」時流離王漸皆前進，諸釋退還固守城門，遣使白佛：「今日窮急，為流離王所攻。」世尊告曰：「若開門者有所傷損，不開門者無所傷損。」時彼信使還至釋所，而語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為王所害，不開門者不為王所害。」諸釋聞語已，重關閉固瞻守門戶。時流離王屯守城門，語釋種曰：「速開城門，兩家共和無所傷損。」其中釋種宿緣牽者皆稱開門，無宿緣者承如來教不肯開門。

舍馬釋種先在城外與流離王戰，殺七萬眾生，拔象牙傷殺無數眾生。舍馬釋種語流離曰：「室婢生子要莫退還，須我入城更備戰具。」是時，城中諸釋，聞舍馬釋傷害人民不可稱計，即遣喚舍馬釋呵止責數：「非釋自稱釋，污染我釋種，汝今已毀名，速出國去，不須住此城，速去不須住。」

時舍馬釋即出城去。時流離王復開門，宿緣釋種語諸釋言：「但速開門，此婢生子何所堪辦？」無緣釋種等語諸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有所殺，不開門者無所殺。」時流離王復逼城門。時摩訶男釋語流離王曰：「聽我一願，若見許者便當自陳。」王報釋言：「恣汝所說，吾不相違。」

時摩訶男釋前白王言：「聽我入水經時，令諸釋種各得免脫。」時摩訶男釋即入水，以髮繫樹根沒死水底，時諸釋皆得逃走。時流離王遣人人水看，舅男釋入水何乃稽遲？尋入水云：「摩訶男釋已死於水。」時流離王取七萬釋種成須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象踐殺，宿緣對至無所恃怙。爾時世尊語毘舍離諸童子等：「空可為地，地可為空，宿對因緣，不可逃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現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四輩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飢餓乏漿水， 如窮鹿奔池，
為獵者所射， 不念斷欲愛。
如是求方便， 分別此形體，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眾多眾生志行不同所作各異，所修善本亦不足言，意着外役不念內法，不念死命意恒計常。昔罽賓國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羅漢道，一人在家修治居業。爾時兄數至弟家教誨弟言：「布施持戒修諸善本，生有名譽死墮善處。」弟報兄曰：「捨家作道，不慮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復不念居業財寶。若被毀辱不懷憂感，若遇歡樂不享用喜。」數數諫誨不從兄教。弟後遇患忽便無常，生受牛形，為人所驅馱鹽入城。時兄羅漢從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說偈曰：

「脊負為重擔， 涉道無懈怠，
為人所驅使， 今日為閑劇。」

穿鼻為鞵繫， 破脊癰疽瘡，
為蠅所嚙[口*束]， 今日為閑劇。
食以芻惡草， 飲以雨潦汁，
杖捶不離身， 今日為閑劇。
以受畜生形， 為行何權計？
為可專意念， 三耶三佛德。」

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語道人曰：「汝何道說，使我牛不樂？」道人報曰：「此牛本是我弟。」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親。」羅漢說曰：「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價。」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時牛自投深澗，至心念佛，即便命終得生天上。或有眾生深慕世累戀著財貨，不修善行，身壞命終生餓鬼中；或復有人出家學道，捐棄恩愛捨世八法修清淨志。猶王太子旃陀羅女，身珮香瓔顏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納娶，其王報曰：「夫王者法不娶外類，不與細民為婚，常與長者居士共婚。」太子白王：「設不與婚此女者，今當自殺，不堪生世。」王聞此語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適到旃陀羅家，語女父母曰：「汝當嫁女與我太子。」女母報曰：「隨我種類習殺法者，當嫁女與王太子。」王還語太子曰：「汝今要習殺生法，捨王種類習凡細事，何為要殺女為婚？」太子白王：「意所貪樂，要習殺法不以為難。」即捨王宮出詣殺家計婚姻。如是積久，擔負薪草持筐掃，第一大臣出行見之，問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報曰：「吾役使煩多，早忘失女不復憶之。」臣復問曰：「香瓔貫珠今為所在？」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臣語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復失王位，無所果獲欲何方宜？」王子墮淚悲感不樂。此譬在眾有所長益。或有王子長者居士出家學道，建功立德求為阿羅漢，離世縛著於欲離欲，彼此解脫分別無明，智慧解脫無疑解脫成珍寶義。父母兄弟呵制，語出家者言：「人中薄賤莫過於道，家家乞求以此為常，為人嗤笑何可堪樂？人相呪詛使汝作乞兒，不如在家五欲自娛。分檀布施作福不倦，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給施孤窮裸賤之人沙門婆羅門僑客遠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香熏華鬘手巾六器在家可辦此物，出家極辛苦。」時諸學人語五親曰：「我等志趣必欲學道，不樂在家理俗因緣。」五親報曰：「不樂俗者隨意出家。」即捨家為道，所習非要，不修正業經歷數時，五親往見語諸道士：「汝等得羅漢道耶？」道人報曰：「自學道以來，今乃聞阿羅漢名。」五親復問：「於欲無欲，彼此解脫，除去無明，智慧解脫無疑成就珍寶，具足如此眾法為得不乎？」道人報曰：「如此眾法我等悉失，不識其名

況理行耶？」五親問道人：「汝等何為捨家財業捐棄五親與恩愛別？所習非法，與世人不異。」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五親與道人論，知習非法不順正要，佛欲往化因現道力。因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在於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爾時尊者馬聲，復說頌曰：

「沐浴莊嚴身， 愚弊不習善，
無常忽然至， 如母抱死女。」

眾生相剋互相是非，所習非要，不順正法，猶昔夫婦二人，姿貌端正威顏具足，眾相備悉諸根寂靜，共相待敬終日無厭。如是經日，夫婦二人忽然失明目無所覩，夫婦相戀恐為人所欺，夫恐失婦、婦恐失夫，坐共相守不遠斯須。時諸五親遠方求醫，將至失明夫婦所，拊藥治目尋得開明。夫見婦顏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婦去？」婦見夫顏狀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夫？」五親曉曰：「少壯之容隨日遷轉，氣羸力竭皮緩面皺日異日變，以老朽顏望比少壯，鑽冰求火不亦謬乎？何為啼哭自不相識？」以鏡自照容顏變易，咄嗟老至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異，愁思憂慮遂增苦惱。尊者曇摩也世利，因此而說頌曰：

「如人眠寐睡， 賊竊開牆盜，
失財不覺知， 覺乃周旋覓。
愚少習放恣， 自陷沒冥池，
不見賊失財， 為老賊無勢。」

是故說曰：「習不真要違道失法，不覺老死至。」時諸人民聞說斯語，歡喜而去。

是故習禪定， 生盡無熱惱，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如來宣昔無常遷轉，諸比丘聞皆興患厭，去離陰持諸入之本，世尊教誡指授正業教習正法，或在塚間樹下，或露處經行坐禪念定，勿懷懈慢，今不精勤後悔無益，是謂比丘我之禁戒。是故說曰，是故習禪定，生盡無熱惱。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後夜，佛告比丘：

「若行若坐若來若去若睡若覺，當念行此三昧使無漏失，生盡無熱惱者，身口意不惱，不為結火所惱，勇猛精懃。」佛告比丘：「然頭然衣以何防之？」比丘白佛：「救頭護衣乃可防之。」佛告比丘：「不如來言觀頭觀衣，更求方便以善法消滅惡法，用意堅固，於諸善法永不越緒，生盡無熱惱，生者猶生有，老病死猶生有，憂惱苦患周旋往來皆由有生。」當說無常品時，時阿難便說頌曰：

「吾聞一時事， 如來說出曜，
眾生懷愚闇， 以慈往拔濟。」

說無常者，名身味身句身義身充足，口說無瑕。

聞是一時，吾者陰持入相盡能分別人士，夫眾生壽命生形禍身。吾從佛聞一時，事如是，專意不亂亦不他念，求諸善本，為愚闇眾生開示徑路，眾生處世生盲無目，便與開目使得視瞻，以大慈哀拔濟其苦，視彼眾生如父如母，敷演其義。

以解深句義， 善修其道德，
便得盡諸苦， 得逮無餘處。

或以義除結，不以味身句身，佛經亦說不施無漏等見順正，無結去漏勿生便說生，非餘是佛經，或誦佛經不盡結使，是故世尊說當深解句義。時，尊者羅云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尊者羅云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與我說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因緣雜誦，已誦訖，來至如來所。」是時，羅云便誦因緣雜誦流利上口，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誦因緣雜誦，有漏不得解脫。」世尊告羅云：「汝諷誦五盛陰雜誦。」爾時羅云即受教誡便誦五盛陰，復於餘時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五盛陰已，有漏心不得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誦六更樂雜誦。」時羅云受佛教已復誦六更樂，復餘時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六更樂已，有漏心不得解脫。」是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觀察其義。」爾時羅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別其義，漸盡結使，得阿羅漢果。皆由分別義，故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是故阿難說曰：「以解深句義，善修道德，以道斷結，去諸七使纏縛，永盡無餘。」道者謂泥洹，滅盡無生滅著斷安隱快樂，是故說曰，善修其道德。便得盡諸苦者，所謂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得逮無餘處，無餘者，第一義，無上無有過者。

出曜經卷第三

欲品第二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并將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中，乞食已周還出城外。有一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瑟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而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恒沙諸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眾，在眾人中宣暢此偈。」爾時世尊食後收攝三衣，即集大眾詣普會講堂，在眾人中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向清旦將阿難入城乞食，已復周遍還出城外，見有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去井不遠復有一人彈瑟自娛。二人相見各興欲意，熟視相看日不移轉，錯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兒已命終。愁憂號悲，尋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姪火熾盛，便能燔燒諸善之本，姪荒之士不識善惡，亦復不別清白之行，不知縛解出要之道。如斯輩人遂無慚愧，寧喪親族分受形辱，不闕姪性以違其志。或因姪欲，殺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姪逸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惡報，猶野火行傍樹為燄，既罪自深復及宗親。人由姪欲違佛慢法、謗毀聖眾，為諸聖賢之所嗤笑。我今當說犯姪之本，汝等善聽！昔有一人姪淫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至他姪女村中。時母覺知，即捉曉諭：『今夜冥闇陰暘雷電，設不果者便為人所害，吾宿眇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子報母曰：『子要當去，不得復住。』母知意正便向兒拜。『今暮且住，須明日乃

往。』兒語母曰：『速放我去，若違我情當取母殺。』母報兒言：『寧取我殺，不忍見汝為他所害。』兒復語母：『可時放我，及聞至彼，若不見聽正爾殺母。』母語兒曰：『死死不放汝。』兒即拔刀取母刺殺，不慮後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門微喚，女人應曰：『汝是何人？』其人以頌報曰：

「『姪恚諸根羸， 為想所謬誤，
不慮眾事業， 為愚闇覆蓋。
念汝取母害， 折伏猶汝奴，
翹立在門外， 如客附使役。』

「爾時女人復遙見問曰：『審殺母耶？』報曰：『審殺。』女人問曰：『何故殺母？』男子報曰：『母不見放來至此間。』女人報曰：『不須人家裏。』是時，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背恩養， 害母種罪災，
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
父母抱育養， 為子歷眾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殺。
立身無慈仁， 加害諸親族，
我是外種類， 豈能恩德將？』

「爾時彼男子復報曰：『由汝害母造無邊罪，小見寬恕見為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女人報曰：『聽我偈言：

「『寧入投炭鑪， 從山投幽谷，
生把七步蛇， 不與愚從事。』」

「是時，二人各各共相別離。男子還家，道逢惡寇為賊所害，死入阿鼻地獄，受罪無數劫。姪之為病受殃無量，以微積大漸致燒身，自陷於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猶自飲毒復飲他人。是故說曰，姪不可從。」

愛欲生憂， 愛欲生畏， 無所愛欲，
何憂何畏？

愛欲生憂，或遭婦喪為人所奪，或抱久患，夫或遠行積久不歸，是故說曰，愛欲生憂。愛欲生畏者，為豪貴見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適他方。是故說曰，愛欲生畏。無所愛欲者，云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

所畏難。有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羅漢者三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是故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者，作倡伎樂五欲自娛，為王所嫌，欲奪樂器，緣此起憂。或為王所使遠適他方，於中生憂。或抱久病，纏綿著褥於中失明，恐喪命根便生畏懼，緣此樂器以致喪身。或有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己，憶本豪貴所遊戲處，便生愁憂遂致篤疾。或為宿讐欲害其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也。云何無所好樂者？阿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猶如難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孫陀利，意終不樂。」世尊告難陀曰：

「無厭有何足？ 不足有何樂？
無樂有何愛？ 無愛有何樂？
汝今放意， 無有厭足， 志常熾盛，
何時當息？

「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婬怒癡熾盛，是故難陀忍精懃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佛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欲聞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為常樂安寧，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興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為境。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佛復頌曰：

「菓先甜後苦， 婬怒亦如斯，
後受苦痛報， 經歷無數劫。
愚者受燒煮， 恆在盛火焰，
為獄伺所執， 如鉤制伏象。」

昔佛與諸弟子說苦陰。契經云：「著欲之人自共歎說：『沙門瞿曇婆羅門，恒自談說豫防未然，慮將來欲穢污不淨。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娛細滑更樂，有何可失？』若有眾生固猗此法造不善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已生地獄方自覺悟共相悔責：『我等為人不信沙門婆羅門語，云欲穢污不淨之行。由此婬穢，受無量苦求出無期，己身自造向誰怨訴？』」是故說曰，菓先甜後苦，猶如有菓入口甘美，當時悅意後必患生。即說譬喻悅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勸

勵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智人觀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漸誘勸進而得度者，或有智人遠遊觀俗意自悟者。世尊觀察隨意所染，以何療治，即投其藥，眾生漸漸意得開悟。承如來教羞意愆負，漸盡諸結，有漏心得解脫，然後乃知姪欲之為病，先甘而後苦也。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為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為固。

昔有人遇事閉在鐵牢，竊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強、或用財貨、或依姓族，用免其愆。欲愛牢縛，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燒燔山野之結繫，以刃利劍割斷七使原本，然後乃得解脫。昔有一人遇事被繫，會遇眾僧在講說法，罪人求吏暫詣講聽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靜誦經：「為老所縛、為生所縛、為病所縛、為死所縛，今世後世所縛。」時人宗族求王脫過，即得免罪。時諸五親知識朋友，至罪人家共相慶賀：「聞汝得出甚用慶賀。」其人報曰：「汝等何為見誑？如我昨暮聞比丘誦經，我所被繫甚過王者。」眾人問曰：「汝雖得出，故復荒錯耶？」其人報曰：「我不荒錯，但諸君自誤耳，我所被縛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諸親設見愛我者，願聽出家得在道次。」諸親勸諫為說留難：「父母宗親男女成就，何由捐捨苟貪為道？」其人報曰：「我先誓願要出家學。」諸親重求且停住止。復經七日並解疲勞還服氣力，其人出門復遇道人靜寂誦習，而說斯偈：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為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為固。」

復還入屋語諸五親：「我意志趣不樂在家，願聽出學修無上梵行。」時諸五親即聽出學。進修其行晝夜不息，得阿羅漢果，永離縛著不復流轉生死。

縛中牢固者， 流室緩難解，
能斷此為要， 不觀斷欲愛。

縛中牢固者，恩愛戀著皆是縛著，唯有諸佛興，出執金剛心，牢固難沮壞，眾德自纏絡，捐棄諸惡不興罪緣能斷諸惡，是故名曰縛中牢固。流室緩難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當與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國王，恩惠普潤大赦天下，諸在牢獄重繫者皆悉放出。其中生類，厭患縛著不堪牢獄，志常遠離速出離獄，心不願住。復有生類樂在獄中，心意戀慕，樂聞苦惱之音，即住獄中不肯去離，是故說曰，流室緩難解。所以緩者，遭赦被恩而不肯離。昔所積善作諸功德乃能斷之，故言能斷此為要。不顧慕兄

弟家業宗親，不觀斷欲愛，欲愛已斷永無遺餘。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謂為二？一者智誓，二為盡誓。以此二誓，誓度眾生。

世容眾妙色， 此不名為欲，

世欲久存世， 唯賢能覺知。

昔佛在世，諸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宜可捨眾僧食，在人間乞求。所以然者，諸乞求比丘者遊觀人間，便得覩見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爾時世尊以天耳清淨寂寞無塵垢，聞諸比丘自相謂言，各生戀慕染著世榮。爾時世尊即遣信喚集普會講堂，諸比丘即集講堂。佛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與汝說諸乞食，比丘遊在人間便得覩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云何比丘！心為輕飄？汝等方念色聲香味細滑之法，猶如熾火焰極隆盛，復以脂酥而益之倍復增益，汝等倍益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懷懼：『受他信施為可易不？令諸檀越奔趣四方，勞情役思乃得財貨，信有後世減割布施；我今尠德恐不消化。』觀彼檀越當施之時，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觀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藥想，念空閑處如遭死亡想，意常繫念修諸善本，觀諸婦女如塚墓想，如是比類人間乞求。諸有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依猗道者是謂大賊。」時尊者舍利弗問摩訶拘絺羅曰：「云何拘絺羅！眼為色相色為眼相，耳鼻舌身細滑法，法為意相意為法相？」時摩訶拘絺羅報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謂相者，貪欲自用是謂與相。」復引喻自解：「猶如白牛黑牛同繫一處，或同一軛與縛繫相應。云何舍利弗？頗有人說白牛繫黑牛、黑牛繫白牛，為平等繫不？」對曰：「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繫黑牛、非黑牛繫白牛，所謂縛者，或索或鞵或軛，是謂縛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於中生貪欲自用者，是謂為相。」是故說曰，世容眾妙色，此不名為欲也。

人間欲無常， 內欲縛是常，

此滅不受有， 餘趣不受生。

人間欲無常者，欲是無常為衰耗法，變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間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為人所奪，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內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禍首殃及身口，是故說曰，內欲縛是常。或為豪強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難制難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諸有，亦不願生世後世，是故說曰，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欲生無漏行， 意願常充滿，

於欲心不縛， 上流一究竟。

欲生無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不說有漏。意願常充滿者，一切諸善之法，普充滿體中。於欲心不縛者，心於彼心不染著亦無所污，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因說斷欲愛，此亦復說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漸漸以微微，
巧匠漸刈垢， 淨除諸穢污。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別是非，於慧無減損，受性不懈怠，是故說曰，智者不越次也。漸漸以微微者，漸漸日進勿懷中息，猶如巧匠除刈重垢積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復如是，為諸天、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所見稱譽。

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猶如彼巧匠者，觀彼朽車嚴治修飾，遠致重載無所缺損，便成二義。云何為二？一為名譽遠布，二為得其財貨。彼巧比丘亦復如是，唯捨於欲便得二稱，名聲遠布、諸天所譽，於現法中受無量樂。是故說曰：

「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時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欲受一切樂， 當捨諸愛欲，
已捨諸愛欲， 永受無窮樂。

若有眾生欲受一切樂者，當念四支五支禪樂、行神通樂、道出要樂，彼人當念捨一切欲，已捨諸欲倍獲功德受樂無窮，得遊戲樂，遇諸福業樂，於現法中俗財無乏。昔外道異學各作是說，二二合會者，彼即清淨尋得解脫亦得出要。復有說者，欲妙欲淨，當與欲共相娛樂，欲無厭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說曰，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若有眾生，念欲不去，心懷遂生塵垢，猶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熱，欲避其熱，當求巧便求滅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滅，猶如毒藥，顏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此藥，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喪命根。貪欲亦如是，當時悅意非法行欲，身壞命終入地獄中。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昔閻浮利地，有頂生王出現於世，壽十四億。時頂生王四方遊觀，至忉利天，三十六釋取

命終故住彼天宮。時彼人王經歷久遠心作是念：「我今壽命過於天壽，躬自眼見三十六釋盡取命終，我今宜可殺釋提桓因，即於此治遙王四天下，領人天王，豈不樂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還墮世間住閻浮利，患身疼痛受諸苦惱。時王大臣問訊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後世，若有人民來見問者，頂生王臨欲終時有何言教？」時頂生王告諸大臣：「若有人民來問卿等，當以此語報：『頂生王者，貪著五欲七寶無厭足；頂生王者，生千子無厭足；頂生王者，領四天下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七日七夜於宮殿上兩七寶而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遊觀至忉利天宮，興意欲害釋提桓因，而取命終。』是故說曰：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爾時諸來會者，皆離愛欲無貪著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智慧厭足者， 不復觀欲愛，
人以智慧厭， 不隨愛蹤跡。

智慧厭足者，何以故言智慧厭足者？與諸世尊共同法室，與真人羅漢觀不淨行起厭患心，除諸患苦知苦原本。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說曰：「智慧厭足者，不復觀欲愛，欲者知其體，實而不親近。曾所愛著，今已遠離，智者謹慎，不染著欲。」是時眾會聞說此欲興不淨想，即於坐上逮得摠持。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困苦勞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獲寶。所獲無量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娛樂，在大眾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價直數億，今當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壯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女姿態一以備悉。」既自端正面如桃華色，復以香華脂粉莊嚴其身，日共娛樂不能捨離，餽饌飲食日日不同，殺害眾生不可稱計，縱情放恣獨勝無匹，會復遇疾即便命終。見婦去世心迷意亂，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稱怨而行。

「一何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宗族五親懷嫉妬心，各興斯意欲奪我婦，恐事彰露竊共陰謀中陷我婦。」如是怨訴日日不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怨訴街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真。爾時世尊欲現其義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過去如來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爾時眾會聞說此偈，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名曰難陀，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珊瑚琥珀，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居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榮富無有信心，慳貪妬嫉。門閣七重立守門人，有人來者不妄得入。於中庭虛空上安鐵籠疏，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傷缺財物。然彼長者無常對至，唯有一子名栴檀香，即喚子前勅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濟度，設我無常後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亦莫施與沙門婆羅門，有乞匄者莫持一錢施與，此諸財寶足七世父母食噉。」作此教勅已即取命終，即生舍衛城中處盲栴陀婦腹中，經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無目。左右人問：「為生男女耶？」母報：「生男。」自念：「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兒扶侍供養。」左右報曰：「雖遇此兒，生無兩目。」母聞此已，倍增愁憂悲泣說曰：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爾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在祇洹精舍門外經行，奮手而說曰：「禍災禍災！」是時，阿難叉手長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稱言禍災，有何因緣？願聞其意？」佛告阿難：「汝頗聞舍衛城中有長者難陀不耶？」阿難白佛：「舍衛城裏曾有長者，久以命終。」世尊告曰：「此長者神還處舍衛城裏，為盲旃陀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今故觀者斯為所在？象馬七珍不可稱計，然復慳貪妬嫉禁忌，是故說曰禍災。」阿難白佛而說頌曰：

「生死有畏懼， 幻化非有真，
有成必有敗， 智者誰可樂？」

是時，盲母養兒年八九歲堪能行來，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養汝堪能行來，宜求自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栴檀香長者家，在門外立而自說曰：

「飢餓切已困， 兼復無兩目，
眾苦無端緒， 誰當愍而施？」

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熾盛，即前捉手遠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飯食盡捐在地。其中有人臨坑見者，甚憐愍傷，往語盲母：「汝子為守門人所打，甚見困苦，傷臂破頭痛不可堪。」時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說頌曰：

「汝今有何愆？ 子今速說之，
與誰誰與子？ 遭此苦厄難。」

子報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梅檀家，
暫立此門外， 便遇惡人手。」

爾時世尊慈育眾生如母如父，興大慈悲欲有所濟，過食後著衣端嚴，比丘僧前後圍繞，入舍衛城至梅檀長者門外。爾時城裏長者人民，見如來非時入城，必當有緣，或能演說過去當來現在事，盡共翼從隨如來後，普共至梅檀門外，至盲小兒所。梅檀香聞如來至，尋出門外，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大眾已集，復見梅檀長者集在門外，復欲演說慳貪妬嫉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報無量，欲使離有不著三界，指授泥洹趣無為道。爾時世尊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非也？」小兒報曰：「實是難陀。」佛復重問：「是難陀耶？」即報佛言：「實是難陀。」其城中人民聞佛小兒相問字，皆共愕然。「云何難陀長者乃受此形？」爾時世尊，欲與梅檀長者拔地獄苦，除慳貪心安立福田，佛告梅檀香而說偈言：

「昔父今難陀， 慳貪意纏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眾苦惱。
設當從此終， 當入無擇獄，
成惡眾生室， 繫以宿緣強。」

爾時梅檀長者，悲泣墮淚不能自止，頭面禮足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愍見憐拔濟罪根，於如來所得蒙遺福，唯願世尊！今請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為彼長者默然受請。時世尊明清旦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至彼長者家，各次第坐。長者躬自行水清淨飯食，供養飲食已訖，行清淨水取一小床，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爾時世

尊以權方便，漸與長者說微妙法，論講如來深奧之藏，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姪為穢濁，如是說法不可思議。爾時長者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長者自察得法見法，分別諸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禮世尊足。「我今於如來受三自歸，歸命佛法僧，自今已後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爾時世尊欲呵難陀長者，而說此偈：

「愚者喪財貨， 亦非自為己，
愚者貪財貨， 自沒溝為獄。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愚者喪財貨者，所謂喪者已盡已滅更無有餘，是故說曰，喪財貨也。愚者無智無所覺了，或貯聚財產，不能自食，復不施人，愚中之愚不過此人。人有財貨，一者施與，二者自食。然彼長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為己者，慳嫉是也，纏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為，愚者貪財貨，愛心染著不能捨離，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靜，是故說曰：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天雨七寶， 猶欲無厭， 樂少苦多，
覺之為賢。

昔佛與頂生王而說此偈。是時，頂生王宮天雨七寶七日七夜，時王臨見心無厭足，貪欲者苦多樂少。是時，彼王遊在天上，受天五樂，遊四方域快樂無窮，臨知欲命終受無量苦，智者觀察恒防未然，是故說曰，覺者為賢也。

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頭羅國尼拘類園中。爾時有一比丘，靜室坐禪形不移動，復有毒蛇床下蟠臥，比丘為睡所屈，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見恐必欲害我。」毒蛇即舉身投擲螫坐禪比丘。比丘命終即生忉利天上，諸天玉女各來衛侍，天子告曰：「汝等諸妹莫近我身，設當近者必犯於戒。」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門，故生此間受天之福。」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見鏡，衣天之服頭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變！云何吾身捨人形今來生天？」即自悲

泣從坐而起，行諸天闕，見諸衛從，有端正者有醜陋者，漸從行至園坐一樹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異類奇鳥，相對悲鳴聲哀響響，鳥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辦。是時，天子盡其天壽，從三十三天至閻浮利，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向佛，以偈問義：

「天女無數眾， 侍衛有醜陋，
後園名迷惑， 何由而拔濟？」

「然我，世尊！竟不見諦而取命終，雖生為天受天之福，福盡還入泰山地獄，如是流轉無有窮已。如今處窮所向無趣，唯憑如來當見愍念。」是時，世尊以偈報曰：

「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無畏，
車名無曲戾， 觀法所成就。」

爾時天子聞佛所說，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天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繞佛七匝作禮而去。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眾山盡為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厭足， 唯聖能覺知。

爾時世尊亦與頂生而說此偈。未斷欲之人，意所規郭境界方域，得一復念一，意貪無厭足。彼頂生王由貪著故，山中大者莫過此鐵圍，盡化為金彌滿世界，猶無厭足也。

不觀苦原本， 愛生焉能別？
解知世愛刺， 進意修學戒。

不觀苦原本者，諸有眾生奔趣四方經歷嶮難，或遇虎狼盜賊、毒虺惡鬼、荊棘深林無人蹤跡，或遇刀劍所見屠割，復入大海遭諸眾難，或遇暴風迴波曲折傷壞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墮羅剎界。由此因緣，是故說曰，不觀苦原本也。愛生焉能別者，皆由貪欲展轉相生也。解知世愛刺者，結使亦名為刺，四大亦名為刺，人有此二刺，不離生死受諸苦惱。刺者亦名愛刺，亦名見刺。進意修學戒者，進名為智，演說幽奧，捨非就是，智慧成就。

◎出曜經卷第四

◎愛品第三

夫人無止觀， 多欲觀清淨，
倍增生愛著， 縛結遂固深。

夫人無止觀者，如有人不善觀，染著身心纏裹不解，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說曰，夫人無止觀，不得至于道。多欲觀清淨者，或有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有染著於結不染著於欲，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云何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於是有人，初習於欲，後更不犯，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是謂習結不習欲。云何亦習結亦習欲？或有眾生數數習欲亦習結，是謂習欲亦習結。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或有眾生，恩愛意斷不著世累，亦不專意數數習近。或復有人從頭至足，觀身萬物，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髮紺青色，於中起想不能捨離，遂增愛根，縛結轉復堅固，為諸結所縛。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有人，而被二繫：一者革索，二者龍鬚索。將至火邊，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龍鬚索緩；若將入水，革索便緩、龍鬚索急。未斷欲眾生亦復如是，為二縛所繫。云何為二縛？一者愛縛，二者見結。或時眾生思惟不淨觀，愛結便緩、見結便急。有時眾生思惟安般守意，見結便緩、愛結便急。是故說縛結遂固深。

若有樂止觀， 專意念不淨，
愛此便得除， 如是消滅結。

若有樂止觀者，若使有人樂捨觀不善、思惟善觀，恒常親近修學，不離繫念，在前修行不淨念，自校計前所意著髮毛爪齒，從頭至足皆是我所，後復思惟穢污不淨，三十六物無可貪者，一一分別，尋得不淨觀。身觀身意止，內外意法也。愛此便得除者，以慧證盡證而除去愛。思惟不淨者，便能去愛著，亦不能縛著，永棄諸結，更不習近，是故說曰，如是消滅結也。

以欲網自弊， 以愛蓋自覆，
自恣縛於獄， 如魚入於獄，
為老死所伺， 若犢求母乳。

以欲網自弊者，網者覆弊人目損智不明，不能出要至無為道，網者不能專意思惟校計，以無明自覆弊。以愛蓋自覆者，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猶如剛火灰覆不現，無智之士，以腳踏踐燒足乃覺。愛所

覆蓋亦復如是，猶如刀劍仰向，無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傷。諸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愛結自覆，不觀善不善法，緣是興起憂悲苦惱，輪轉生死不離五道，是故說曰，以愛蓋自覆也。自恣縛於獄者，諸有自恣不順正教，為愛縛所縛；不自恣者，便離於縛。如魚入於獄者，猶如魚獵執羅網捕魚，以入羅網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捨於善法，習於穢濁，不要之道，如來說法，時會眾生大眾之中，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結所纏，不能得至泥洹無為之道，時彼獵人聞佛說頌，各自驚愕：「如來說法，不為餘人正為我等。」各自悔責，改所修習更不為惡，是故說曰，猶魚入於獄。諸佛常所說法，接有緣眾生不唐舉義，猶如醫師，審病根原，而後授藥。是時師瞻知病輕重，相顏視色然後授藥，當授藥時，不增不減處中瞻視。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諸佛世尊為人說法亦復如是，觀察眾人心意所趣，知病輕重然後說法，使得開解，心無減少要處中說，除諸結使。觀眾生心，須一偈者便說一偈，須五句者與說五句，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爾時世尊觀察獵者意故，說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與說此，為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也，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老死所迫，如影隨形。若利根眾生善察分別，便得離此眾患苦惱，增益善本；若鈍根眾生不作此觀，則無所成。是故說曰，為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 猶如摩樓樹，
在在處處遊， 如猿遊求菓。

意如放逸者，若剎利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少壯處中長老，未至於道者，意增於放逸，增愛欲根，如摩樓樹初生，為葛藤所纏，長便枯死。愛欲之意亦如是，使諸眾生根本焦盡，是故說曰，猶如摩樓樹。在在處處遊者，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壞輪，是故說曰，在在處處遊。如猿遊求菓者，猶如獼猴求諸菓蔬，從樹至樹，從林至林，是故說曰，如猿遊求菓。

夫從愛潤澤， 思想為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夫從愛潤澤者，此愛流溢，如泉出水漏，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憶本所造五樂自娛，是故說曰，夫從愛潤澤。夫為潤澤，酥麻膏油不為潤澤，如此所潤，可以灰土澡盡除去膏油。愛欲潤澤者，唯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斷，是故說曰，愛為潤澤。思想為滋蔓者，火之熾熱不過於思想，火所燒瘡可以藥療，思想火被燒不可療治。若有殺父殺母、不與取姪逸，作眾罪過，諸佛世尊所不能療治，是故說曰，思想為滋蔓。老死是用增者，生有分身憂，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風惱，是故說曰，老死是用增。

眾生愛纏裹， 猶兔在於罟，
為結使所纏， 數數受苦惱。

眾生愛纏裹者，愛恒在前導，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猶兔在於罟者，猶如兔在罟網，馳走東西無有出要。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迷惑流轉生死，周旋五道沈溺四流。為結使所纏者，此眾生類，為愛繫所纏，不能離生死，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別善惡，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是故說曰，數數受苦惱也。

眾生為愛使， 染著三有中，
方便求解脫， 須權乃得出。

眾生為愛使者，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是故說曰，眾生為愛所使。染著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染著三有中。方便求解脫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無明使、見使，如此眾生染著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惱？猶如兩牛共一軛，有人隨後捶，豈得不挽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四流為重，安處四軛，豈得免生老死病也？須權乃得出者，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無常對至，各自離別，是故說曰，為生老病死所逼，須權乃得出。諸有眾生欲愛未盡，恒有生老病死迫在於後。欲愛已盡者，無復生老病死，是故說曰，生老病死須權乃得出。

若能滅彼愛， 三有無復愛，
比丘已離愛， 寂滅歸泥洹。

若能滅彼愛者，愛之為病眾苦湊集，諸天世人所見歎譽，是故說曰，若能滅彼愛。三有無復愛者，已除愛、已除熱、已除眾惱、已除去愁憂。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三有無復愛。比丘已離愛者，諸有愛所纏所裹所持，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為比丘，著弊衣持鉢亦名為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亦無是意處，是不受是都無想著，是故歸泥洹，亦無結使影，亦無更生影，是故說曰，寂滅歸泥洹。

以為愛忍苦， 貪欲著世間，
憂患日夜長， 莖如蔓草生。

以為愛忍苦者，諸有心趣不能去離，多諸患害，無處不染著，是故說曰，以為愛忍苦。貪欲著世間者，難捨難離懷抱不忘。世間者，五陰亦名世間，受盛亦名世間，是故說曰，貪欲著世間。憂患日夜長者，常有憂患、有熱惱、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莖如蔓草日，莖如蔓草生。

人為恩愛惑， 不能捨情欲，
如是憂愛多， 潺潺盈于池。

人為恩愛惑者，恩愛牢固永劫不朽，戢在心識不能捨懷，以此恩愛不能越次取證，一往不還，不可制持，亦不可滅，是故說曰，人為

恩愛惑。如是憂愛多者，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髓，猶如流水流入於池，亦如蓮花池水不著。此亦如是，恩愛纏結深固心懷，以解脫水洗其愛心，亦復不著，是故說曰，潺潺盈于池也。

諸賢我今說， 眾會咸共聽。
共拔愛根本， 如擇取細新，
以拔愛根本， 無憂何有懼？

諸賢我今說者，我者如來，一切智、三達六通、眾相具足，分別諸法。諸賢者，大眾之名，成就賢聖諸法，所行眾法仁賢過於三界，所為皆辦，是故說曰，諸賢我今說。眾會咸共聽者，眾會者，剎利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盡集一處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願，是故說曰，眾會咸共聽。共拔愛根本者，何者是無明？是如所說，諸向此五趣，從今世至後世，無明為根本，皆由貪欲生。更有說者，前有癡心後愛染著。是故說曰，拔愛根本者。如選擇細新者，所以稱說擇細新者，有二因緣：一者除病，二者販賣。思惟選擇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復如是，愛根深固須慧分別，應行眾生尋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如擇細新者。已拔愛根本者，所謂愛根本，根本是無明，枝葉餘結使，故曰愛本也。無憂何有懼者，有憂當有懼，無憂何有懼？憂者欲界，非色無色界。何以故憂欲界，非色無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無憂故。」所以生憂者，有父有母、國城妻子、僕從奴僮、田宅財穀，此諸居業皆亦為憂。永無此者終無有憂，是故說曰，拔愛根本。

有愛以有死， 為致親屬多，
涉憂之長塗， 愛苦常墮厄。
為道行者， 不與俗會， 先誅愛本，
無所殖根， 勿如刈葦， 令心復生。

有愛以有死者，猶如未斷欲眾生，眾結使具足，愛在其中，說曰：「凡此眾生貪求無厭，皆由愛心。」求三有者，亦是愛心，意所貪著妻息財貨，皆由愛心，是故說曰，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涉憂之長塗者，前過不可尋，此諸眾生，流轉迴趣五道生死，地獄餓鬼畜生死此生彼，緣此四大身愛結所纏，是故說曰，涉憂之長塗。愛苦常墮厄，數數處胎受形無量，處生熟藏間，屎尿所染污，臭穢不淨數數入胎，亦無厭足亦無慚愧，是故說曰，當以巧便修其道。會不與俗會，數數者，生生不息來往不已，於此生在彼沒，此生者此現身分，彼生者彼異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說曰，先誅愛本，無所殖根。恒處五道生處，五道復有輕重，有福便輕、無福便重，雖有輕重莫若於道。無為道中都無輕重，無生滅著斷，設不求道染污穢者，如刈蘆葦及刈薺草，生生不息。

無欲無所畏， 恬惓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為長出淵。

無欲無所畏者，聖人已離於欲，無畏無憂，志性恬靜，是故說曰，無欲無所畏。恬惓無憂患者，已離諸欲永盡無餘，若有眾生不能離愛，猶河趣海晝夜不息，是故說曰，恬惓無憂患。以能盡愛，名滅體盡，無復根本，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淵，不復處有累，亦不作行非作不行，是故說曰，長出於淵。

諸天世人民， 依愛而住止，
愛往眾結隨， 時流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乃自覺。

諸天世人民者，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以其為愛所使，若生為天，玉女營從共相娛樂，視東忘西；若生為人多所染著，養妻育子心不捨離；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餓鬼畜生雖有愛心，微少不足言。諸天及人愛心最多，是故說曰，諸天及人民。依愛而住止者，眾生之類依愛住染污，與愛共俱，是故說曰，依愛而住止。愛往眾結隨者，猶如有人渡江河海，導正從亦正。愛亦如是，趣三惡道眾結亦隨，是故說曰，愛往眾結隨。時流不停者，一時中間生處人中，處在中國平正之土得種善本，無有山河石壁，饒出珍奇異物，得信堅固，於佛法眾有反復心，慈愍一切殖眾德本，諸佛出生皆與此國，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得久住，是故說曰，時流亦不停。時過復生憂者，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追本尋末，自恥不及於中，便生愁憂苦惱，椎胸喚呼念過去事，是故說曰，時過復生憂。入獄乃自覺，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間時，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入獄，習愛心者殖三界病，沙門亦說，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癡不從教誡，今反入獄受諸苦惱，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皆由愛心種此諸根。是故說曰，入獄乃自覺。

緣愛流不住， 陰根欲網覆，
枝葉增飢渴， 愛苦數數增。

緣愛流不住者，為緣何等？緣者，地獄餓鬼人及諸天緣愛，未來有陰持入諸愛，亦緣境界出法所由，是故說曰緣也。愛流者，猶如駛河流逝于海，此愛流者亦復如是，漏出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愛流也。不住者，猶如穀種子，入地即變易，隨時澆灌萌芽得長。愛穀種子亦復如是，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說不住也。陰根者，五盛陰身，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說陰根也。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故曰欲也。網覆者，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以罟弮捕鹿，以深穿捕虎，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欲

網所覆，不見善惡，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為愛所纏不能去離，其有眾生墮於愛網者，必敗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說愛網覆也。猶如葛藤纏樹至末，遍則樹枯。愛亦如是，遍滿人身從頭至足，無空缺處，猶如人墮廁，盡污人身體。有智之士欲濟彼命，遍觀其人頗有淨處挽而出之，彼無淨處可挽出之。然此人身，愛心遍滿不可療治，是故說曰，枝葉增愛也。飢渴者，世人飢渴，可以水漿以濟其命，或食草根菓蔬，或以消息服氣，或以藥草神呪，可得延壽。此愛心飢渴者，飲四海水，猶不漬愛一尺之地，是故說愛渴而難濟也。愛苦者，愛未除盡，數數增多，長諸苦原，是故說曰，愛苦數數增。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守園人瞻守官園，當園中間生一毒樹，諸有男女入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或頭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時，守園人知為毒樹，復見眾人遭諸苦難，即施[金*斧]柯，柯長一丈餘，遙斫毒樹，未經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樹枝葉團足樹中之妙，眾人見者，無不歡喜。其中眾生，不知忌諱未遭此難，共往奔彼自蔭其身，影未移間復遭苦厄。時，守園人復於異日以[金*斧]往斫，樹生如故，倍復殊妙，如是數斫生生如舊。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貪樂樹蔭盡取命終。其人單子一己，晝夜愁憂，號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陳酸苦其痛萬端。是時智者告園人曰：「此眾苦惱，卿自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堰；欲伐樹者，當盡根原。卿所施功，但種生栽，何言伐樹？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意迷復慮死至：「設我往彼掘出樹根，定死無疑。若我死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我族正爾滅盡無餘，亦無繼嗣續我後者，宜自逃走出家學道。」至舍衛國祇洹精舍，詣諸道人得作沙門。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垂熟應入律行。是時，世尊還顧視彼比丘，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時彼比丘聞說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經歷，即自心悟，內自剋責，思惟四大穢漏之患，念彼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與彼無異，愛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斷，便當就於生老病死，沒彼生此沒此生彼，如是流轉永無休息。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眾人，此愛結使亦復如是，自毀其命，復能外損智慧之性。爾時比丘，反覆重疊觀此五陰，從頭至足無一可貪，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斯陀

含、阿那含、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在大眾中，心自感激，三自稱善：「快哉！大道不距微細，今蒙聖恩，得盡諸漏。」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還復本座，現十八變，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昔佛在摩竭國甘梨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眾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彼罌中，大聲喚呼，獵師聞已，各各馳奔，自還墮罌，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耶旬之。其中被瘡眾生，自知瘡差，厭患遊獵，宿緣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眾生，前後圍繞而為說法。爾時世尊，為彼眾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誡，永離生死，常處福堂，於大眾中而說此偈：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內自慚愧，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止觀，係意不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自身作證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

能覺知是者，愛者眾病之首，猶如城郭，聚集人民憑地自怙。云何愛眾病之首？如佛所說：「泥梨受苦其數難量，皆由愛所造。」凡在地獄受諸苦惱，皆由愛病。諸殺生者，亦由愛致；不與取姪姪妄語，十不善行亦復如是，皆由愛心造斯諸惡。十惡已具死入地獄，十三火炙燒炙其身。云何為十三？有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又二火山從背後來入脊從腹出，又二火山從左脇入右脇出，又二火山從右脇入左脇出，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愛者是也。十二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愛火山者，不可療治。如佛契經：「獄卒阿傍問諸罪人：『汝等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飢困，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即以熱鐵丸，強令使食。獄卒斯須復問罪人：

『汝等為從何來？』『我等甚渴，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偃臥罪人，洋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取要言之，地獄苦痛憂惱萬端，受畜生形眾苦無數。云何為畜生受苦？如佛契經所說：「於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諸苦惱。比丘當知，若有眾生墮畜生者，生冥長冥於冥無常，此等何者？是所謂入地蟄蟲，是皆由前身貪樂愛欲，身口意行惡身壞命終，死為地中蟄蟲，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或有眾生，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此何者是？所謂疱生是，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故，身口意惡，身壞命終生疱蟲中，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比丘當知，復有眾生畜生中，聞人大小便臭氣馳走奔向，我等食是飲是。此等何者？是所謂雞狗猪豚驢野狐烏鳥等是也。比丘當知，餓鬼甚苦。云何餓鬼苦？或有餓鬼食噉鬚髮或食身毛，或食指爪齒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腎肝膽、大小腸胃、屎腦髓淚汗涕唾、膿血脂膩膽尿。如此眾類，餓鬼所食。受此眾苦，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慳貪獨食，設施人食呪詛罵詈：『汝等噉我食，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是。』後為餓鬼食此眾穢。復有餓鬼本為人時，獨食無恥，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見人施者抑遮使止，後為餓鬼經歷久遠，耳曾不聞飲食之名，況得食乎？此餓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惡趣受苦無量，斯由前身愛心堅固種此諸苦，是故佛說愛者眾病之首也。愛苦共生有者，無欲無有想，欲已去離，永盡無餘，已吐已捨，無有熱惱眾患之本，是故說曰，無欲無有想。比丘專念度者，比丘專意初不錯亂，離邊至無邊，從此彼岸入泥洹境，清無熱惱，一切戀愛心寂然不起，是故說曰，比丘專念度也。◎

◎無放逸品第四上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戒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為死。昔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懃汲汲斯須不倦。如是經久，胸滿結氣得心痛患，眾醫療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修定者，雖身變敗壞，寧敗就後世，不敗令存在。何以故爾？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償。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喪法原首，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復重說

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之人多諸愆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猶如搗毒藥，放逸多愆咎，今世亦後世。」智者返其原，尋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瓶。昔有長者家持酥高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瓶，晝夜漚噉不出瓶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漸，鼠滿瓶裏，狀似酥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著火上，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於瓶中命終，便於瓶中復化為酥。賣與買人，得酥量取升斗，骨沈在下，髑髏脚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惟：「吾取酥時瓶口無覆，必有鼠入噉食此酥。即住瓶裏不肯出外，酥盡鼠死事必爾耳。」長者復念放逸多愆，其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受諸苦惱不可稱計，此是俗之放逸眾惱如是。云何道之放逸？於是學道之人，外猗法服內懷姦宄，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禪定思惟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行，是故說放逸為死徑也。不貪則不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猛不惑，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是故說曰，不貪則不死。失道為自喪者，習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壽如聖賢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已所行真正餘者不真，不以智慧以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為自喪也。

慧智守道勝， 終不為放逸，
不貪致歡喜， 從是得道樂。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最勝最上，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為天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為放逸者，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善法心無厭足，是故說曰，終不為放逸也。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曰，從是得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也。自強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得證者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強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不淨之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無有上者，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

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如輪行轍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是故捨憍慢，智者習明慧。是故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放逸。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為智。意性捷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故說曰，智者習明慧。昔尊者大目捷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澣浣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目捷連漸教二人曰：「先告鐵師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次告澣浣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晝夜精懃，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得之。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目捷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澣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礙。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韃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悟覺。」時，目捷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開悟。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者，諸賢聖得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諸賢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堂，觀諸眾生所習非真，憂念眾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由得度，是故說曰，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猶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開悟。

發行不放逸，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明，不反入冥淵。發行不放逸者，發行用心不倦，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為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說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懃猶有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不放逸也。約己自調心者，約己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是故說曰，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明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賢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燒五陰形。不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眾邪外道，不能傾動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也。

◎出曜經卷第五

◎無放逸品第四下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念，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名為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為非法，以法求壽非為非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不犯善名增也。

專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苦， 亂念得休息。

專意莫放逸者，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爾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為成曲不乎？」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懃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懃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懇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也。習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習意能仁戒。終無愁憂苦者，夫修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深著世累不離於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饗無厭，亦不諷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眾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憂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也。亂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著斷，諸有熱惱陰持人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因緣，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也。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長惡。

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若有眾生親近如斯法者便具眾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與從事，亦莫與談對言語，亦莫與坐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以惡知識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援助，實非親欸，像如朋友，佯涕墮淚謀圖其罪，辭為甘美內如劍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為病其事萬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已捨本就末，離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謗毀六度稱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何以故爾？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何言非？自陷於淵，復墮他於深淵中，諸天世人不致其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譬喻說，猶有人須蛇食噉，處處求索之乃剋蛇，以手捉尾，蛇反螫手，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一者眾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眾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非想非不想，是謂眾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眾生

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於世長惡也。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 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 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己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所狎習者，猶如愚憊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則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大七、禪睡、禪毬、法杖，檢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繩屬耳，睡則自寤。禪策者，禪師手執禪策伺，於睡者以毬往擊，得策轉擊餘者，用自覺寤。法杖，復以杖寤於餘者，展轉相寤求於禪定。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藏者，彼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珍雜寶、眾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車璩馬瑙之屬、真珠虎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說曰，如財主守藏也。

修習放逸人，愚人所狎習，定則無放逸，便能盡有漏。便能盡有漏者，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愆咎，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也。

莫貪莫好爭，亦莫嗜欲樂，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莫貪莫好爭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是故說曰，莫貪莫好爭也。亦莫嗜欲樂，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法為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真義，當共毀訾，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

欲謂母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嶮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嶮。是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長養四大如虺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哉？死經無數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生死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者，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諸漏未盡欲愛未漸，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鹿母子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厭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究苦原，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嶮非福利， 毀三姪姪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臥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為四事，好犯他婦者，眾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閉在牢獄，榜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劍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劍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姪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姪人獄其事如是。若復貪姪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姪起，或無時節姪起，姪有時節，眾生輩雖犯於姪不犯他妻，姪意偏少不大慙慙。姪起或無時節眾生者，在人間時姪意

偏多犯他婦女，今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姪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貪姪眾生墮餓鬼中，為姪姪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姪。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姪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姪姪無度，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強犯越法姪姪，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為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姪姪之類，皆由犯姪無高下故。貪姪之人若生為天，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娛樂，天子見已內懷憂感如被火然，我身猶姪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說曰，危嶮非福利也。毀三姪姪四者，是時姪姪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姪罪重沒命不改，具三口意罵詈惡言，或姪姪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說曰，毀辱罵詈三。地獄四也，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獄為四也。

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離他妻。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道，受苦無量。畏而畏樂寡者，今出其事。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樹葉，其精進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劣軟弱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若不得水七過吸風，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復如是。其中梵志或臥荊棘刺或臥灰土，或臥石上或臥於杵。王弟善容問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報曰：「王子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群鹿至此兩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炙，命根危嶮如有如無，猶尚姪欲不悉除盡；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床坐著好衣裳者，香華自熏，豈得無姪姪意乎？」阿育王聞弟論議，即懷憂感：「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罪我不少。」即入宮裏勅諸伎從，各自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目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

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今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之。」復勅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適過，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弟白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間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啟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即辭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也。王法重罪加者，時彼貪婬之人恒行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髡答榜拷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痍膿血臭穢難近，蠅蟲嚙螫避無處所，臥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婬嫉不淨之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放逸品第五之初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為，
不慮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反更造，為人所譏，或隨人語不自任己，由此致亂習放逸行，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為者，目自見事於己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不慮邪徑路者，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是故說曰，不慮邪徑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車行道， 捨平大塗，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如車行道者，昔有眾人與十賈客相隨採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胸喚呼怨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為遠近，復不修治朽車。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爾時世尊知彼眾生應得度脫，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厄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厄難之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處。」爾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為沙門，即得為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萬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爾時世尊漸說妙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行，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如車行道， 捨平大塗，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為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悉知。」倍興恭敬於佛法眾，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已離三有不處生死。時彼眾中復有眾生，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真之道。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欲使大眾忘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為，重與大眾而說此偈：

「離法如是， 從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眾：「猶彼商人捨平大塗而就邪徑，道路頓躓折軸之憂。今此眾中異心眾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欺？審爾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天啼哭無益神識，淚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為諸眾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洹

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處三有永離八難。爾時大眾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豫， 邪徑增垢，
諸漏興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

行亦應正者，一切眾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也。眾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為。然彼群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翫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豫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是故說曰，非事莫豫也。邪徑增垢者，意習邪業心如猿猴捨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髮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諸漏興盛者，猶如蘆葦竹聚，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求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眾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為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求獲善法，欲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

諸有猗權慧， 常念於身患，
非事亦不為， 應為而不捨，
有念思智慧， 永無有諸漏。

諸有猗權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或與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偈隱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統為一切故說此偈。或為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誓，意常勸勵不及道者，是故說曰，諸有猗權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念身者廣說如契經。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壞眾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眾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行若坐不離其念，是故說曰，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為者，夫人意正所向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而不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者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專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

智慧也。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無生死，是故說曰，永無有諸漏也。

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
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

所謂持法者，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葉！當詣大眾教誨後學，分別演說深法之義。所以然者，汝所教誨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是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拘義，誰有勝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勅一比丘：「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阿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即時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眾中與人拘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比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為大法諍於勝如？」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眾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

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

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告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一者契經，直文而說義味深邃。二者誦，比次言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諸四部眾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偈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耨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經，義味深廣義豐理弘。五者因緣，緣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六者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採眾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現也。九者生經，所以言生經者，如孛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後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十二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礙。多聞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

丘！若族姓子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多聞。雖復多誦包識眾經，不順其法如其教誡，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捨己群牛數他群牛以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惡獸或失草野，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眾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他群牛以為己有。』多聞比丘亦復如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之具病瘦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明演析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沙門律違法越教，雖爾，人生一世誰不志亂？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愆，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爾時梵行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易染為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所願成就。
出曜經卷第六

放逸品之二

◎吾觀遠來士， 眾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苦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娛樂？」阿蘭報曰：「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中間而自娛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是時，菩薩思惟色想，反覆校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耶？」阿蘭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定可狎習者。」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今宜可至鬱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何定而自娛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菩薩聞已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尚能獲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菩薩捨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惟說此偈曰：

「眾生貪自喪， 樂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災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說此偈曰：

「我當暴屍骸， 露現鉤鎖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苦體日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則前倒坐則却偃。是時，兜術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見菩薩無出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感結而說斯偈：

「本執弘誓心， 拯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爾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人厭患人間飲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益菩薩力。」是時，菩薩復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間食者則非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貢飲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自校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上等正覺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道。我今宜可飲食人間之食，食糲米蜜麩膏油塗身。」是時，菩薩便說此偈：

「煎熬濕愛本，以心智斷別，
心為萬想本，計身無有仇。」

爾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麩乳糜膏油塗身。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給所須，時彼二女[穀-禾+牛]五百牛乳飲二百五十牛，復[穀-禾+牛]二百五十牛乳飲百二十五牛，復[穀-禾+牛]百二十五牛飲六十牛，[穀-禾+牛]六十牛飲三十，復[穀-禾+牛]三十飲十五，[穀-禾+牛]十五飲七，復[穀-禾+牛]七，便為菩薩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仞復還入釜。時，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無上等正覺道。」時二女人以金盃盛糜貢上菩薩。菩薩納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釋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菩薩氣力充體，渡尼連禪水。是時，水側有一人，名曰吉祥，執劍刈草，菩薩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跏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詣樹下躬自敷草結跏趺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樹下，終不壞坐，要成無上等正覺道乃起于座。」是時，弊魔將十八億眾并魔子薩陀至菩薩所，或獸頭人身或一頭兩體，或為猿猴師子、虎兇毒蛇、惡獸魔鬼形體若干，擔山吐火，手執刀劍戈矛戟楯，側塞虛空跳踔吼喚來恐菩薩。菩薩慈力一毛不動，便成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

是時，如來熟視道樹日未曾昫，時有三賈客遠涉道來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過，牛車頓躓，諸天告曰：「如來成道已經七日，可往奉獻飲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來所貢上飲食。是時，如來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去諸佛世尊為用何食？」適作是念，諸天空中曰：「過去諸佛皆用鉢食。」發語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時，如來復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三捨一則非其宜，今盡取四鉢。」拍為一鉢。時，彼賈人以蜜酥酪奉上如來，即為覲願：「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無病，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安隱，遠來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安隱日中安隱，一切諸穀子安隱，居家盡

安隱無病內安隱，及諸一切眷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治百秋見百秋。」

爾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來請受。」時，摩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懇惻追念如來，摩竭國界疫氣縱橫，應度眾生八萬人死盡生天上。爾時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爾時閻浮利地有六十羅漢，如來六十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勿獨行。所以然者？眾生處世或有利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便失泥洹。」

爾時世尊轉詣鬱毘梨梵志村聚。爾時世尊降千梵志，轉向羅閱城，瓶沙王聞如來轉詣羅閱城人間分衛，即嚴四種兵欲出城外。諸天閉城門不使王出，王問左右：「何故不出城？」虛空報曰：「大王當知！有緣眾生幽繫在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來耳。」爾時大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解，是時王尋得出城往迎世尊。如來遙見瓶沙，即下道詣尼拘留樹下坐。時瓶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來頭面禮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瓶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王耳。」爾時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使摩竭人民萬二千人、諸天八萬，諸塵垢盡法眼得生。是故說曰，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譽者，為諸賢聖正見之人，復為諸佛賢聖弟子所見歎譽，如此之人能去放逸習清淨行，不放逸之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饒益。夫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遇、遭賢遇聖、聞法輒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法久存，是故說曰，不欲致名譽。智者分別義者，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道義。云何知俗義？或習耕田種作、或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辭、或算計歷數、或學刻印封藏、或為王者執使通致遠近、或和合二寇各處無為，如此俗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眾事。云何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眾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律、阿毘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有人稟受不悞其義，若有外學來詰問者，便能訓答無有狐疑。不放逸人能習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云何佐助眾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奉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溫夏涼，或作食堂，

修治補缺，散華燒香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眾僧，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無逸義豐饒者，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世技術無所乏短，意欲施行出眾人表，採致真珠車璩、馬瑙虎珀、水精琉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得。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智，見致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入無願三昧，得無相入無相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說曰，無逸義豐饒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含笑不懷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

現在所存義， 亦及後世緣，

勇士能演說， 是謂明智士。

現在所存義者，不放逸人於現在法中，多獲財寶自然受福，為人所念，言從語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則無是也，是故說曰，現在所存義也。亦及後世緣者，不放逸人得為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代其歡喜，以諸善法香熏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容，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也。勇士能演說者，隨時應適不失其所，所謂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說曰，勇士能演說也。是謂明智士者，能成就眾法分別思惟，為人導將，示人之善、除人之惡。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軍陣所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象飲酒過多沒在深泥，將諸大象人眾數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曰：「汝等眾人何等作為？」眾人報曰：「王家大象暴戰沒在深泥，以數千象力及以人眾共挽，不能移動。」智人問曰：「此象先時力為多少？」眾人報曰：「此象戰鬥力無涯限。」智人復告眾人：「汝等還捨象眾，吾能拔出使得無他。」是時，智人即集鼓角椎鍾鳴鼓，像如戰鬥，復使眾人皆著器仗，象聞鼓聲謂為大寇入境共相攻伐，即從深泥越奔趣軍眾，馳奔四面求索戰鬥。時，波斯匿王問左右：「拔象淤泥是誰之力？」左右白王：「有一遠僑智人，設此權謀得免象難。」王尋賞用以為輔佐。時有眾多比丘眼見耳聞，便自校計：「象為六畜無有慧明，墮無閑處，聞戰鬥聲便從淤泥而自拔濟。然我眾人沒在生死之海，不離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求出無期。」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燒，熾然諸法焚燒結使，如鐵百鍊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結去心存矐然大悟，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

執志堅固信不懷倦各相剋勵，復知戰象自拔淤泥。為後眾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為無染無污，是故說曰，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愆者，眾畏之原首多諸愆咎，亡國破家無不由之，猶火猶賊亦如毒藥，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深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恐懼初無歡樂之心，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愆也。能免深海難者，云何名為深海難？餓鬼畜生地獄是，欲從三趣求毫釐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陀洹果能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俱，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也。如象拔淤泥者，是時戰象內心自念：「吾前後來受王寵待，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王鬪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淤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鬪者，則我失由來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是故說曰，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在彼眾中日夜行道，樹木繁茂蔭厚晝闇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葉茂寇賊縱逸，外事如是內亦當爾，毛髮爪齒形容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眾多比丘到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結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師自然覺悟，後學眾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從師承受學不進者學中下也。如是比丘！當求上學，勿為下學。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眾草極大茂盛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草茂寇賊縱逸，外事猶然況復於內！髮毛爪齒形容端正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眾多比丘至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分衛，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詣王藏。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王者教令民悉靡從，況今如來有無量之藏。何者是耶？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是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十之眾，共學射御箒箒相拄無空漏者。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俟外寇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乃為學術。」眾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腳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係念在前，晝夜不息便獲四諦。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佛弟子名拘提，於羅漢果六反退還，至第七頭自覺得證，即求利劍，復恐退還，自害其命。是時，弊魔波旬馳奔四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空與空合體。」弊魔聞已，心興鬱毒，舉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性鼃鮪之屬盡皆命終。是時，拘提比丘求於道果七反退轉，諸羅漢等見其退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道而現在前。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於證恐退復還，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恚怒隆盛， 冷水揚沸，
惡至罪牽， 受報無窮。

「晝夜當精勤， 牢持於禁戒，
為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晝夜當精勤者，何以故說精勤遠離非法之相貌，去離不善法，精勤於善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是故說曰，晝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沮壞，執戒牢固不為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為慢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恚怒癡起息令不起，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為善友所敬，惡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見之人，修於真正之法等成就者，盡為彼人所敬念，惡無放逸，是故說曰，為善友所敬也。惡友者，惡知識，離彼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妬不欲聞見，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

無念及放逸， 亦不習所修，
睡眠不求悟， 是謂入深淵。

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性意錯亂，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說曰，無念及放逸。

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為道俗所棄。云何為俗所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行而不行，事應挽行而不行，飽食應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者子慢惰之人，有此六非義受罪之法，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是謂俗所棄。云何為道所棄？於是比丘不誦契經律阿毘曇及以雜藏，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習，於道俗中永無所習。云何於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命財。所謂命財者，象馬牛羊奴僕使是謂命財。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藏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云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絕而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惡念念相隨，是故說曰，亦不習所修也。睡眠不求悟者，猶如有人或時在眾聽法，為睡眠所逼不能覺寤，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諫諭，或以苦言諫諭，或以罵詈加彼，或以方便先瞋後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世，為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設能分別知苦原本，則無復此眾患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說曰，睡眠不求悟。是謂入深淵者，戒有二業。云何為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真金；二者於諸善法不廣修學，求盡有漏得無漏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云何俗入淵？若人處俗，不習乘象御馬執鉤擲索、相鬪嶮偽應進應退，盡不修習，便自沈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也。

當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隨時不興慢， 快習於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後世。

當求除前愆者，猶如曾入海人，諳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某處某處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姪種家，如此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菓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菓者便不能採致珍寶。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徑路當念避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猶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礙亡失財物，能按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家。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當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隨時不興慢者？常念隨時不興於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志離放逸諸法，並集眾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脚不移轉，便不復畏外敵。比丘亦復如是，執心牢固興

弘誓意而自纏絡，除結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興慢也。云何快習於善法？所謂法者，善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毀辱不懷畏懼，臥寐恬淡寤則常安，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爾？以其修善法故。若生後世，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身相續習善所致。是故說曰，今世亦後世也。

思惟不放逸， 為仁學仁跡，
從是無有憂， 當念自滅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縛著，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業。云何為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出言柔軟不復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是故說曰，思惟不放逸也。為仁學仁跡，從是無有憂者，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眾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說曰，為仁學仁跡，從是無有憂。云何當念自滅意？常當專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倖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人，詭嬈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終不忘失無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來名號，已受名號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說曰，當念自滅意。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厭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觀，雖處生死心不染著於生死。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家業。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是故說曰，善求出要也。順從佛法者，云何順從佛法？守一正見不著邪部，與行相應不缺道心。行相應者何者是？謂得阿羅漢。不缺道心何者是。謂除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違此法者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法也。當滅死眾者，云何名為死眾？百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曰，云何為死眾？所謂生老病死，亦求方便滅使不生，豎弘誓幢擊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幡布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蜎蠕動之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原入無畏城，無復眾惱涉歷生死。」是故說曰，當滅死眾也。象出華室者，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繫以鐵鎖屬王波斯匿，象甚凶暴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象破壞

市肆生拔菓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眾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鞅不與食，猶暴難禁制。是時，王家更被暴象，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象戰法，有所攻伐必同聲喚。時彼繫象聞知有外寇來侵境者，象懷瞋恚頓鎖自擲踰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眾人見已皆懷恐怖。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象被繫得脫，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如來將欲現其勇猛，為後眾生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龍象出現必有所益，雖為畜獸宿識極深，生八難處離於仁義，聞眾多象被鉀著仗，欲攻外寇奉教齊喚，象王聞者頓繫馳奔恐不免難。畜獸愚暗猶尚乃爾，況汝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繫牢獄。」復告四部眾：「夫世間繫者無有牢固，為危為脆為磨滅法，不能捨家斷慈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繫未經旬日，便自求脫得處無為。汝等眾生染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髮計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眾難，猶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不自改愆求出無為，何為貪著放逸不求解脫？常處在家業多諸穢污養妻畜子家之重鞅，念求方術捨慈著心。」時諸人民僉然心悟，心開意解求出為道。「我等以斷世俗鞅鞅，復當方宜斷生死鞅鞅。」用意精勤晝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時，如來見諸比丘各獲道跡，歎說：「善哉！為大族姓子行應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為人福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於世。若有眾生以其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持惠施者，獲福無量不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若於此正法者，內所修學皆謂正法。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雖復受生生於中國，盡其苦原，是故我說苦之原本。是故說曰：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放逸品竟
出曜經卷第七

念品第六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無所念喜，
何憂何畏？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終，晝夜追憶不能飲食，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亡兒行來進止處所。是時梵志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諸根不定心意倒錯，有何事故乃至於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捨我命終，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諸根豈能得定意不倒錯耶？少小養育冀望得力，今便捨我無常，心意懊惱不能去懷。自死已來晝夜追憶不離食息，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行來進止處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愛生愁憂苦惱。」梵志白佛：「不如瞿曇所說，世人恩愛皆生歡樂。」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亦不然可，即從坐起儼頭而去。道經戲村，見有二人對坐博戲，梵志見已便興斯念：「夫人處世高才智慧，博古攬今敷於幽奧，無有出此博戲之人。我今可以瞿曇所說向彼二人宣耶？」時梵志即向二人說瞿曇所說言教，時彼戲人謂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愛合會皆生歡樂。」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與彼不異。」即從坐起歡喜踊躍涉道而去。如是展轉聞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語末利夫人曰：「卿頗聞瞿曇沙門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王告夫人：「汝是瞿曇弟子，瞿曇是汝師，豈得不說恩愛合會生愁憂苦惱耶？末利當知！恩愛合會皆生歡樂，喜情內發共相娛樂，何以故說生愁憂苦惱耶？」是時夫人前白言：「願聽微言，以自陳啟，若見聽者敢有所宣。」王報夫人：「恣汝所說。」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頗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復念流離大將軍不？復念禹翅剎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愛念婆耆王女、流離大將軍、禹翅剎利夫人，不去心懷斯須頃。」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諸人等設當變易各就後世，當有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彼等諸人變易遷轉，甚懷憂愁痛切叵言。」夫人白言：「王念愛我不？」王報夫人：「甚愛於卿。」夫人白言：「設我遷轉變易不住者，王復當愁憂不？」王告夫人：「甚懷愁憂，不去食息心意倒錯，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頗念迦尸拘薩羅國界人民不？」王報夫人：「甚愛敬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

樂自娛，皆由拘薩羅國界人民得此歡樂。」「云何大王！若使拘薩羅國界人民變易遷轉，當生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若無彼人民則無我身，那得不生愁憂苦惱乎？」「如今大王以自證明，恩愛離苦、怨憎會苦。如來所說，正謂此義耳。」時波斯匿王心開意悟，即勅夫人：「自今已後，我為瞿曇弟子，瞿曇為我師。」「我今末利，遙歸命瞿曇沙門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我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生憂，念喜生畏；無所念喜，何憂何畏？念喜生畏者，人得疾患，瞻養病者恒生憂畏恐病不差，或欲至他方、或為王使、或入海採寶，家人畏懼恐行不全濟，家人諫諭：「家有餘財足畢命生活，何為遠涉艱難採致貴貨？設汝去者兩頭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說曰，念喜生畏也。無所念喜，何憂何畏者，云何？設無所念喜，能除欲愛。何以故？以其欲界憂根堅固掘根甚難，是故說曰，無所念喜何憂何畏。有憂則有畏，無憂何有畏耶？憂盡則畏盡，五滅十八滅，此之謂也。念喜生憂、念喜生畏，念喜已離，遂捨狂惑。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大種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衛，時天大雹雨，傷殺稻子并殺其兒。時彼梵志心懷苦惱馳走城市，俛形露跣不避豪賤，展轉以次到祇桓精舍。然彼梵志應得受化，如來玄鑒知應得度，即化祇洹門外盡為稻田，復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見已意即開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橫自勞苦在外馳走。心意還定不復狂惑，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如來見彼坐定，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四諦真如，盡為彼梵志一一說之，逆順三昧空無相願一一分別，使彼梵志矐然大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已得法成法，無虛妄法、無狐疑法，自處如來眾無所畏法，即從座起禮如來足：「自今已始受三自歸，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已離便捨狂惑。心意還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則不成辦。

夫人懷愁憂， 世苦無數端，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畏。

夫人懷愁憂者，眾生之類晝夜愁憂相對號哭，或時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愛戀慕所致，是故說曰，夫人懷愁憂也。世苦無數端者，衣不蓋形食不充口，顏色萎黃身體垢塗，五親分離廢諸伎術，皆由恩愛致此災患。人在世間遇諸苦惱，亦由恩愛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世苦無數端也。斯由念恩愛者，生死久長苦本難尋，愚者處中不自覺知，人相戀慕非徒一類，或念父母兄弟宗親知識，死者生者於中興念，追號啼哭，是故說曰，斯由念恩愛也。無念則無畏者，人去想念無所戀慕則無愁憂苦惱。有家憂家有財憂財，有車乘鞍馬則憂車乘鞍馬，無車乘鞍馬則無所戀。無想念者，何者是？所謂欲愛盡人永斷無餘。何者斷欲愛人？所謂徑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謂斷欲

愛人，無有想念永處究竟不還欲界，凡夫愛未盡，雖獲五通不離三有，若失神足恚怒隆盛，彈指之頃還墮惡趣，方當經歷劫數乃還復身。是故說曰，無念則無畏也。

是故不生念，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間，由念生恩愛、由念變易，諸有愁憂苦惱皆緣念而生，是故說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惡累，云何？猶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殺五生或殺百生以救病者謂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無數。或有病人殺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鐵籠裏者，於一重間盡安衛守共相括證，不聽司命來錄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愛致此災變。或復有人知親別久，遠來歸家念彼人故，殺害蟲獸不可稱計共相慶賀，以積殃禍之根。是故說曰，念者是惡累也。彼則無諸縛者，所謂縛者，羈絆人神不至無為，如契經所說，夫人染著愛心未盡者，有緣有因所趣生處，或彼終生此，有因有緣繫所繫、縛所縛、結所結。猶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華鬘，先作長繩為本，因上織華鬘，以花為緣得成華鬘。愛心未盡者亦復如是，有緣有因所趣生處彼終生此，有緣有因得果證之人，不復經此諸縛之難。是故說曰，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者，以離惱熱念，而無恩愛、無為，樂遊戲第一義，是故說曰，無念無不念。

念為求方便，非義未設權，
權慧致大義，自致第一尊。

念為求方便者，欲得修習無上智慧，分別深義無有欺詐，已成此慧終已無亂，是故說曰，念為求方便也。非義未設權者，云何？非義與此深義亦不相應，令人墮惡不興善根，為諸智人所見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令作將來福也，便為天人所嘆譽，權得消咎豐於當時，殖善本於來世，是故說曰，非義未設權也。權慧致大義者，云何？與善知識從事，教人正見不順邪業，亦復不習外道異術，承受其義，所謂義者，無漏慧義禪義觀義，是故說曰，權慧致大義也。自致第一尊者，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執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訓誨眾生常求三業，是故說曰，自致第一尊也。

莫與愛念會，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不念愛憂戚，
於中生愁感，消滅人根原。

莫與愛念會者，昔有二人共相愛敬不能相離，行則俱進食則同甘。中共離別各在異處，後復追憶思共相見，屢遣信喚欲得同處。「卿若不來益吾愁矣。」此人怨家與彼人親親，彼其來喚寧可共赴其命耶？遂便從命相與共往，別久相見內懷歡喜，見彼怨家情憤不悅，在其隱處親親義言：「奚復與我怨家遊止同行，我不喜見。」得此

言說，愛著偏多便共俱還，其後思想復遭信喚，如是再三，復語親親：「何故與彼人遊處耶？」其人報曰：「愛至待厚退忘來言。」即復報曰：「思見所歡復見惡緣，我今何為乃爾戀著親親，兩不相適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學道。復有一人唯有一子，為羅刹鬼所持，晝夜憂念不能捨離。時羅刹鬼全舉小兒詣鬼住處經十餘日，彼人不見其子，晝夜憂念死而復蘇。羅刹鬼復將兒還，父見兒喜不能自勝，終日抱弄視無厭足，若見羅刹復懷愁憂衣毛為豎。復經十日，羅刹鬼復將小兒還詣鬼國，父後追憶不離食息，如是數反遂成憂疾。其父思惟：「人生憂惱其苦萬端，我今宜可捨家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爾時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現權慧安處無為，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戚，
於中生愁感， 消滅人根原。」

世尊說曰：「恩愛猶尚不可戀慕，況非恩愛而可親近？」時二比丘內自思惟：「如來所訓正為我等，宜自謹慎修無上梵行。」晝則經行夜則坐禪，未經旬日即獲道跡，身能飛行眼能徹視，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於如來佛法為有反復，咄嗟恩愛不可恃怙，諸結使盡得羅漢果，善哉福報如影追形，福業冥報如油津衣，身自衰喪罪福不朽。

愛念就後世， 朋友知親多，
長夜愁憂思， 念離甚為苦。

愛念就後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諸知識男女大小，從今世至後世流轉不停，是故說曰，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也。長夜憂思啼泣號哭，蓬頭亂髮搥胸懊惱，是故說曰，長夜愁憂思。念離甚為苦者，恩愛已離，或在他方、或復命終，所求不得所念不從，是故說曰，念離甚為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別住，
極樂而害至， 為死王所錄。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歡樂，過差展轉共集作倡伎樂終日無厭，由其歡樂過故，從彼命終今生此間。比丘當知，復有天名曰喜笑，展轉共集舉聲大笑終日無厭，以其笑過差故，從彼命終來生此間。」是故說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別住者，晝夜戲笑不計無常對至，謂為受天之福無有窮已，極樂而害至，作倡伎樂舉聲大喚，皆是害本皆當捐棄，壽非久保便為死王所攝，隨形料簡科量罪福分別善惡，重

罪付鑊湯輕付鬲子，平正如水齊量如概。是故說曰，為死王所攝也。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徑路。

若人處晝夜者，專精一意斷欲界欲愛永盡無餘，晝則勤精夜則諷誦，是故說曰，若人處晝夜也。消滅念愛色者，已滅已盡度有至無，無復恚怒，是故說曰，消滅念愛色也。自掘深根本者，或時掘念根、或掘愛根、或掘戀慕宗親縛著之根，著勇猛服執智慧鑿，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說曰，自掘深根本也。不越死徑路者，愛著田業財寶七珍皆為死徑，心意戀著初不捨離亦是死徑，當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處，是故說曰，不越死徑路也。

不善像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苦謂為樂色， 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貪樂，終日翫習而不捨離，為人稱譏，如此眾善除捨遠離，為智者所譏、為智者所棄、為智者所責，是故說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愛色言非愛？愛者無欺無詐，令人憂惱所欲不果遂生愛戀，是故說曰，愛色言非愛。云何苦謂為樂色？樂者身中諸根寂靜不亂，志性安和不興亂想，亦能使人生眾苦惱，先歡而後憂，是故說曰，苦謂為樂想。放逸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與諸五親共相娛樂，生欣怒心放意自恣，是故說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 樂為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愛身當先愛彼，不由此愛傷害生命，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身也。云何不與惡人共居？世間多諸畏懼，與惡從事遂積重罪，不與惡共居者，身口意常清淨，是故說曰，不與惡共居也。此則難獲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眾生立於根門，亦復不能廣化未悟，是故說曰，此則難獲得也。樂為惡根本者，夫行惡人終無有樂，心在殺害修不善本，是故說曰，樂為惡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 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 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猶如邊城常當守護，自防護身亦復如是，或畏外寇來入境內，復恐自下私竊叛逆，復畏內人與外情通。內心城者亦當如是，常當三事防護，恐外結使賊來入境內，復畏心所念法與外塵同。內不思惟狡計塵勞，心城危險難賞難護多諸恐懼，守護堅牢無有恐懼。心城亦如是，守護牢固無有恐懼。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

也，善宜自守護，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若邊境郭七業成就，四食充實，易護易滿，外寇欲來攻者終不能得，除其內人與外通也。云何邊境七業成就？於是邊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動，是謂邊城初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掘塹深廣修飾極妙，是謂邊城二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也。復次邊城造其却敵以俟戰鬪，是謂邊城成就三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戰具備足，弓弩機關飛輪水道、融鐵雷石戈矛利稍、內備退道，是謂邊城成就四業者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四面安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五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瞻守門戶，持時曉夜解知號令即別善惡，識者聽人不識者不聽人，是謂邊城成就六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高峻內外剗治，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七業，外寇不能得壞。云何邊城裏四食充滿，外寇不能得攻？復次邊城饒薪多水，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豐饒穀米庫藏充滿，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二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饒稻麥豆，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饒諸熟食，油酥脂膏魚脯乾肉，是謂邊城成就四食。」佛說此偈，內外牢固，姦宄寇賊不得其便。是故說曰，猶如邊城內外牢固，常當專意，內無色想除外色，外無色想除內色，內外無色想除內外色也。

當自防護， 時不再遇， 時過生憂，

墜墮地獄。

當自防護者，執心不亂諸根寂定，目見生死災害熾然，修諸善法，知泥洹城清涼無為，防護穢濁心垢之惱，是故說曰，當自防護。時不再遇者，於億千萬劫乃遇一良時，雖復遭遇，或前或後或生中國，與賢聖相遇，諸根不缺，宿種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緣堪任斷結越次取證，盡諸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時不再遇。時過生憂者，從無數劫積善所致乃遇良時，良時已過悔無所及，有八事中間不得向王有所陳啟。云何為八？王遭喪難不得有所陳啟，王身遇熱患不得有所陳啟，王飢未食不得有所陳啟，王入深宮不得有所陳啟，王或入庫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陳啟，王或與鼎臣共議不得有所陳啟，有人發舉陰謀之事不得有所陳啟，王獨坐靜默意有所規不得有所陳啟。俗間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內法亦復如是，在八無閑不得興發善心。云何為八？或遭喪難親族死亡，不得興發善

心。在八地獄十六鬲子，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受諸苦惱身爛心焦，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餓鬼，腹如泰山縱廣數十由延，咽如細鍼長數十丈一寸千鬲，爾時意荒心念飲食，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男服飾百億莊嚴，食以甘露，玉女圍繞，視東忘西視右忘左，如數疾輪無有端緒，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邊地夷狄之中，無佛法眾，不聞三法之音，語不真正心無篤信，生在邪見或生長壽天，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國，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聾盲瘖瘂，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後五無間處，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佛興出於世，其人在邪見家，不信三寶，與顛倒相應，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是謂八不閑處，善不與惡俱、惡不與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道義，上中下善，志趣滅度，度未度者。」是故說曰，時過生憂，墮地獄中。

遍於諸方求， 念心中間察，
頗有斯等類， 不愛己愛彼，
以己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遍於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眾生不畏死不懷恐懼？復有何等眾生不念樂不患苦？復有何等眾生具一切眾行而自娛樂？是故說曰，遍於諸方求也。念心中間察者，心常憶念行業之本，行業有二種：一者淨觀，二者不淨觀。智者淨觀，不智者不淨觀。是故說曰，念心中間察也。云何頗有斯等類者？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無異，是故說曰，頗有斯等類也。不愛己愛彼者，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類無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終變易，是故說曰，不愛己愛彼也。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也。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為譬， 勿殺勿行杖。

一切皆懼死者，五道眾生迴轉四流，皆畏楚毒自護己命。世尊說曰：「若欲護己者，不當行楚毒。」世間狂夫橫行罪業，或以刀杖共相傷害，戲笑為惡號哭受痛，懷毒陰謀禍及門族，是故智者絕禍於未生，資福於無形。是故說曰，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夫行殺者，生輒短命，是故汝等當避於殺也。

譬人久行， 從遠吉還， 親厚並安，
歸來喜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舍衛城裏有人名曰鍾磬，宗族五親不可稱限，己身貧匱乏諸財產，衣不覆形食不充口，五親相見皆低頭而過。鍾磬自念：「吾宿少福生不遇時，自知貧困五親離薄，出則為人所笑，入則為妻兒所責，寧出此國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

餘事，正使處他國土，寧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時彼鍾磬即出國界適他邦域，賣庸客作勤力生活，憶本窮悴為五親所薄，晝夜勤勤不暇食息，漸漸積財無數，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珊瑚琥珀駱駝驢騾，及以車輿載致珍寶歸還本國。諸五親聞鍾磬多獲珍寶還來歸家，盡出迎逆。與家別久亂髮鬢長，衣裳垢坳步負錢財，五親不識而問曰：「鍾磬今為所在？」鍾磬報曰：「乃在於後，斯須自到。」五親留待，復問後人：「鍾磬所在？」後人報曰：「鍾磬最在前。」如是經久不見鍾磬。鍾磬但言在後，後人復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識鍾磬。時諸五親捉鍾磬奴指示鍾磬，五親得與相見。「與卿別久各不相識，人存形變乃至於斯。今我五親故來迎卿，何為面欺故言在後？」鍾磬報曰：「我非鍾磬，後車載寶貨乃是鍾磬。曩昔貧悴，為諸五親所見輕忽，對面相見低頭而過。汝今何為求於鍾磬？」五親報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財？」雖爾五親不多如本不及盡，往城外共相問訊，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入城歸家。至明清旦辭五親：「違遠如來日久，欲往禮覲問訊。」諸親報曰：「我等亦欲隨從。」是時五親相將共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眾坐已定，便說斯偈：「譬人久行，從遠吉還，親厚共安，歸來喜歡。」爾時鍾磬及諸五親，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起長跪請佛及僧至家設供。如來默然受請。明日時到著衣持鉢，比丘僧眾前後圍繞，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鍾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飲食，食訖行水，更取小坐在如來前，而受呪願。如來說偈：

「好行福者， 從此到彼， 自受福祚，
如親來喜。 起從聖教， 禁制不善，
近道見愛， 離道莫親。 近與不近，
所往者異， 近道昇天， 不近墮獄。」

爾時鍾磬及諸五親，聞佛所說心開意悟，即於坐上得盡信之法。

樂法戒成就， 誠信樂而習，
能自勅身者， 為人所愛敬。

樂法戒成就者，眾生之類習於法教修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眾生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摸^買天福故。若復有人奉持禁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為梵身帝釋，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於無上等正覺，是謂名為戒成就。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也。誠信樂而習者，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亦無亂念，一一篤信所行真實，常處有記不處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云何能自勅身？夫行善者自為己

身，以物惠施自受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同亦為己身，是故說曰，能自勅身也。為人所愛敬者，執行之人所遊方域，為人所敬、歎說其德。福由人弘，名稱外被，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也。

為人所愛敬， 皆由己所造，
現世得稱譽， 後生於天上。

為人所愛敬者，人之行全則名顯，外來為數千萬人所見尊奉，言從語用為人標首，斯由積行無虧損故，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皆由己所造者，人修善行求免厄難，受人信施衣被飴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則不損耗於禁律法，內有真誠外能消化，是故說曰，皆由己所造也。現世所稱譽者，為天人所歎，德可敬可貴，所遊之方無所罣礙，是故說曰，現世所稱譽也。後生於天上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七寶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說曰，後生於天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教習使稟受者，在於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隨彼所須而演其教，是故說曰，教習使稟受。制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人所憎惡多興亂念，眾惡之原，令人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曰，制止非法行也。善者之所念者，修善之人善德具足，終不使人至於惡道，是故說曰，善者之所念也。惡者當遠離者，惡知識者即是惡也，行不至要動與惡俱，心中所念以惡為首，是故說曰，惡者當遠離也。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不善生地獄， 善者生天上。

善與不善者，各自別異：一者妙，二者非妙；一者定，二者亂；一趣善道，二趣惡道；一得善譽，二致誹謗。是故說曰，善與不善也。此二俱不別者，從此人間終亦從行地死，從此造業而致來變，是故說曰，此二俱不別也。不善生地獄者，惡知識人修不善行，己所施為亦欲使人同己，是故說曰，不善生地獄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修善本、遊虛無，不樂世煩，是故說曰，善者生天上也。

◎出曜經卷第八

◎戒品第七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當護於禁戒。云何為三法？一謂善者稱之慎以法律。二者設得利養無能遏絕。三者身壞命終上生天上。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終受其福。」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常見法處， 護戒為明，
得成真見， 輩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令身無惱， 夜臥恬惓， 寤則常歡。」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戒終老安者，持戒之人雖復年耆老朽，天龍神祇常隨護助，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鳩槃荼、匹奢遮、羅殺鬼，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晝夜禁衛如影隨形，是故說曰，戒終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眾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信有二業：一無狐疑信，二有根本信。在諸眾中，若沙門梵志婆羅門眾、梵眾魔眾，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為天人所供養，是故說曰，戒善安止也。慧為人寶者，慧者，亦名為光，亦名為明，亦名為炬，亦名為錠，亦名為眼，亦名為日，亦名為月，亦名為大火聚，亦名諸法之暉曜，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為人寶，是故說曰，慧為人寶也。福盜不取，猶如《雜阿含》契經說：「有天至如來所而問斯義：『何物火不燒？何物風不飄？何物風不動？何物水不漬？何物地不敗？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何物在庫藏不守不耗損？』爾時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燒，福風不動，福水不漬，福地不敗，福王賊不劫，暴雷無所害，福致諸庫藏，不守亦不損。』」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復以此偈讚頌如來：

「善哉世最勝， 為現世光明，
我等修善行， 得受諸天福。」

是時，諸天復重以頌問曰：

「何終為善？ 何善安止？ 何為人寶？
何盜不取？」

世尊以頌報曰：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時彼天人聞佛所說，戢在心懷，即從坐起繞佛三匝，忽然不現還於天上。

修戒布施， 作福為福， 從是適彼，
常到安處。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若施持戒之人多獲果報。是故說曰，持戒布施也。作福為福者，或復有人持戒完具，不廣多聞，所獲功德蓋不足言；若復有人持戒完具，加復大智、多聞、惠施，彼者獲福無量。是故說曰，作福為福也。從是適彼者，從今世至後世，心常歡悅心無悔悵，是故說曰，從是適彼。常到安處者，冀望具足，自然歡樂心意悅豫，自知戒具布施清淨，必受功報不墮邪部，晝夜歡喜不懷熱惱，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是故說曰，常到安處。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寤意令應。

比丘立戒者，執志堅固不可沮壞，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是故說曰，比丘立戒也。守攝諸根者，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無所缺漏，意不錯亂亦無他念，盡隨諸根修其妙行，是故說曰，守攝諸根也。食知自節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積亦不貪饗。尊者曇摩難提說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稱無高下。」尊者僧迦羅剎造立《修行經》亦作是說：「猶如多捕眾鳥藏在大器，隨時瞻視養食以時，毛尾既長隨時剪落，選其肥者日用供厨。中有一鳥內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則致死，若餓不食復致喪身。宜自料量，少食損膚衣毛悅澤，當從籠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悅澤便從其願。」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內自校計，如我多食便自瞽瞍不得修道，不獲思惟善法，諸惡法日夜滋甚，貪欲瞋

恚愚癡皆由多食，不獲至竟。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為五？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墜苦際不至究竟，是故佛說食知自節也。悟意令應者，晝夜警悟係意在禪，若睡欲至，時當舒一脚垂於床下，若睡纏綿不解，當垂兩脚到於床下，若睡重當經行，經行睡重者以水灑面，若復不解，仰觀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是故說曰，寤意令應。

意常覺悟， 晝夜力學， 漏盡意解，
可致泥洹。

意常覺寤者，身口意常得覺寤，姪怒癡至尋能除斷，不遇煩惱所遊安隱，是故說曰，意常覺寤。晝夜力學，晝習夜亦爾，夜習晝亦爾，初夜中夜後夜亦復如是，持心專一無他異念，唯從於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說曰，晝夜力學。漏盡意解者，意勇剛強乃能盡漏，持心懈慢者，不能盡漏、不能精勤於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然彼行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然，持心勇捍不慮嶮難，志崇斷結滅漏為先，是故說曰，漏盡意解也。可致泥洹者，眾行已辦，世患諸惱永不復生，求人泥洹大化諸結，縛著染污人者隱而不起，趣泥洹境無有罣礙，捨現在業入泥洹境，是故說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專心習其智，
比丘無熱惱， 可果盡苦際。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動，善住牢固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終不處在愚惑之中，猶如猛將身被重鎧，手無劍者則不能剋定強敵，有劍無鎧者亦復不能降彼強敵。若使猛將身被重鎧手執利劍，前後固嶮與賊共戰，必有所辦則無狐疑。修行之人亦復如是，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原首，正使有慧身無戒鎧，則不能壞其結使。若彼猛將身被戒鎧心執慧劍，前後固嶮與結使共戰，必能果辦。是故說曰，慧者立禁戒也。專心習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柔可為剛偽可為真，猶如大海日夜沸動，濁滓下沈變成寶珍。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是故說曰，專心習智也。比丘無熱惱者，雖復天地融爛，形處其中終不熱惱無所傷損。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還所願必果。比丘者，壞諸結使永盡無餘，身被袈裟手執應器，到時詣家正慚愧顏，獲施無羸細，願及滅度，故曰比丘。是故說曰，比丘無熱惱也。可果盡苦際者，盡其苦原永滅無餘，更不復涉歷苦難，從是苦滅功福日滋，是故說曰，可果盡苦際。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忘正智。

以戒降心者，常係心不失，亦不遊蕩縱逸，是故說曰，以戒降心也。守意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無記，護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獲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緣使不善定錯亂其間？」是故說曰，守護正定也。內學止觀者，常念係心念明，除去闇冥為示炬錠，觀察愛根推尋癡本，止而不生，是故說曰，內學止觀。無忘正智者，智之所照無往不在，心念智隨，如兩牛共一軛，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應所適無礙石壁皆過，斯為鍊心入微鍊微入身，心念形隨無所觸礙。是故說曰，無忘正智也。

蠲除諸垢， 盡慢勿生， 終身求法，
勿暫離聖。

蠲除諸垢者，意中諸垢縛使縛著，諸受陰入已盡已滅，無復莖節枝葉，是故說曰，蠲除諸垢。盡慢勿生者，憍慢增上慢執意持心，制慢使滅，陰種結種二迹俱滅，是故說曰，盡慢勿生也。終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數，結亦名身，陰身聚身養生之業，亦名為身，象馬車步四色兵眾，亦名為身。身中甚者莫過結身，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不處有為不念七處三觀，真佛弟子與堅信堅法相應，能壞結聚，是故說曰，終身求法也。勿暫離聖者，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心所喜樂。賢聖所居，其事有三智：諸結使盡一智也，有餘泥洹界二智也，無餘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說曰，勿暫離聖也。

戒定慧解， 是當善惟， 都已離垢，
無禍除有。

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纓絡，摧結使聚何往不壞。猶如國王財富人盛才技過人，便能安恤國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復如是，三業具足，壞結使寇亦無疑難，戒為立志，定檢亂心，慧斷結使，是故說曰，戒定慧解也。是當善惟者，思惟三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是故說曰，是當善惟也。都已離垢者，所弘究竟，知生死苦，於中拔濟，極淨無瑕亦無諸垢，是故說曰，都已離垢也。無禍除有者，已離苦惱鼎沸之患，盡諸三有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無禍除有也。

著解則度， 餘不復生， 越諸魔界，
如日清明。

著解則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是故說曰，著解則度也。餘不復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即求方便求滅彼結，生死已盡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是故說曰，餘不復生也。越諸魔界者，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不令人至無為之處。闇浮利內有異類眾

生，名曰摩佉，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賢聖之人越於邪境，是故說曰，越諸魔界。如日清明者，猶如日明無有五蔽。云何為五蔽？一者雲，二者烟，三者塵，四者霧，五者阿須倫手。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修行比丘亦復如是，離五陰蓋。云何為五蓋？一者貪欲蓋，二者瞋恚蓋，三者睡眠蓋，四者調戲蓋，五者疑蓋。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即得清明內外通達如紫磨金，是故說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滿勿離。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猶如猿猴捨一取一，心如疾風馳念萬端，是故說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恕如地，所謂比丘不猗豪族，能自制情，閉塞六門，乃謂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品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欲度巨海當乘大舫，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損不善法增益善法，違此正教不順法律者，則於佛法聖眾便有相累。是故說曰，戒定慧行，求滿勿離也。

既不自恣， 又不想念， 是故捨慢，
如是不生。

既不自恣者，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既不自恣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又不想念也。是故捨慢者，內思止觀制去意亂，恒入定意，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捨慢也。如是不生者，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心所念法亦復如是，心之所念猶如天雨、如車翻棄穀，心所念惡復多於彼，是故說曰，如是不生也。

智者學牢固， 於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 速得至滅度。

智者學牢固者，承佛教誡，受師訓誨去邪就正，心常堅固不為弊心沮壞，是故說曰，智者學牢固也。於諸禁戒律者，隨時行道守護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說曰，於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是故說曰，直趣泥洹路也。速得至滅度者，中間無礙，猶河暴溢盡趣於海，是故說曰，速得至滅度。

華香不逆風，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長豪族，身體柔軟食則甘細不曾羸[羸-夫+廣]，意所開化多愍貧窮，至貧家乞得食羸惡，食便生疾，內風變動遂成暴下。是時

世尊告大目連：「汝今隨我問諸疾人。」對曰：「如是。」世尊即將目連詣耆闍崛山，時大迦葉獨坐閑房，無有瞻病之人，如來即往詣大迦葉窟。迦葉見佛欲從坐起，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隨。」爾時世尊知而問迦葉曰：「汝今獨空房無有瞻視病者，云何能樂此空山中？」時釋提桓因在迦葉後立，時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說此偈：

「捨天王位， 為德不倦， 心懷歡喜，
拘翼瞻視。」

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天身性清淨， 香熏以自塗，
云何降神意， 瞻視臭穢身？」

爾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說此偈：

「最勝今當知， 戒香無等倫，
我今嗅功德， 不計醜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塵勞，賢聖戒香斷諸結使，閉塞禍門不漏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轉生死涉歷劫數，不能令人永入寂靜，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爾時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於放逸中， 攝意修德本。」

爾時世尊因此法本，處在大眾而說此頌：

「華香不逆風， 芙蓉旃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夫世間諸華香，盡順風香不逆風香；戒德之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世間華香齊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徹十方。華香逼近乃別；持戒之香上徹一究竟天。是故說曰，華香不逆風，德人遍聞香。

旃檀多香， 青蓮芳華， 雖謂是真，

不如戒香。

旃檀多香者，諸世所說，沈水、木槿、旃檀、都良，此是根香。華香者，青蓮、芙蓉、瞻蔔、須乾提末、須乾提華，至解脫華、純日精華、分陀利華，如是眾華數十百種，於持戒香，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非心所思非意所度。今此眾香隨人一世現身娛樂，不能隨人至於後世；持戒之香現世蒙祐，於百千劫未曾唐捐。是故說曰，雖謂是真，不如戒香也。

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
到天殊勝。

華香氣微者，旃檀木槿中國所貴邊土所無；戒德之香，上熏過諸天，下徹十方，彌滿世界無不聞者。是故說曰，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天殊勝者，忉利諸天縱情放意所念自由，猶尚歎譽持戒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墮罪，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品度知見品，可敬可貴為無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為人導師牽示正路，開人愚冥令見慧明。是故說曰，持戒之香，到天殊勝。

戒具成就，定意度脫，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戒具成就者，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斯戒具清淨無有毫釐缺漏，魔王雖有豪勢，統領欲界於中獨尊，然不能知四部之眾所獲果證，亦復不知從何道果得盡漏結。是時弊魔口與心語：

「此諸黑服之士，剃髮露臂偏袒右肩，修禪習定，或有進至離我濁境，或有往還不由我教，或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或有捨壽知識所趣。」是故說曰，魔迷於道，魔不知道。

此道為究竟，此道無有上，
向得能究原，禪定是縛魔。

此道為究竟者，安隱無為快樂無窮，趣向一道至泥洹門，是故說曰，此道為究竟也。此道無有上者，於此道更無有上，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彌，名曰純頭，長年八歲得六神通，飛騰虛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須拔，亦至彼泉。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驅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純頭沙彌乘虛空至，彼青衣神鬼數百之眾皆前迎逆，或前收攝衣者，或持淨水洗手足者，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湯沐浴身體者。須拔梵志放聲說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無量，力能移山、住流，迴轉天地猶掌迴珠。自學道以來百二十餘年，勞形苦體形神疲極。或事五明，四處然火日光上照，或臥灰糞，或臥荊棘，嶮難之中無道不學。然更驅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兒，年在七八未離乳哺，身體穢臭故存，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時青衣鬼語梵志曰：「今此學士形年雖小，行過三界，得賢聖八品道；汝今無

是，故不興敬。」有一婆羅門名曰闍叉，興立一寺亦名闍叉，恒供給酥油供寺然燈。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闍叉寺中，又聞闍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廟，與共相見共相問訊。時有一沙彌復來迎，取油酥供寺然燈，眾多梵志語闍叉婆羅門曰：「汝審向色衣人禮耶？」言語未訖沙彌已至，即復禮之。眾多梵志語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藝過人，天文地理無不觀練，神呪感靈無事不剋。今此色衣之人，出眾多姓種非真正，何為違本法而向恭禮？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內藏、圖讖、秘記，行道成福何願不剋，文字章印無不周悉，佛行寡鮮有何可貴？捨本取末是我所疾。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齊榮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見正可擊拳而已，何為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耶？我等親見甚怪所以，況先學大人豈能恕卿此罪耶？」闍叉報眾多婆羅門曰：「諸人靜默，聽我所說妙偈之頌：

「『賢聖德難量， 八直無上道，
是為沙門梵， 如來口所宣。
覩此形雖小， 以果賢聖道，
是故今自歸， 梵志何為嗤？』」

是故說曰，此道無有上也。向得能究原者，須陀洹、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纏陰入，是故說曰：「向得能盡原也。」禪定是縛魔者，入定坐禪之人，樂處閑靜志崇一意，計出入息執意牢固，能斷魔縛反縛於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經亦說：「我於天上人間遍觀察之，縛中牢者不過魔縛，然為漏盡羅漢所見摧辱，於當來變更不受生。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當求方便斷魔牢縛。」◎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眾結永盡者， 故名為沙門。

說法雖微少者，少而有要，義味相應。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一人寡淺。時少聞者持戒完具，所誦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諷誦更不求受。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已所知眾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哉！我今多聞義理甚深，採拾眾經言詞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方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藏，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婬怒癡方便令盡。汝雖多聞，晝夜習婬怒癡，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散，是故恆與稱善。汝雖多聞意不專一，是故不稱善。」時彼比丘聞諸天語，即懷慚愧自恥所作。「山神由尚見我穢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興念著婬怒癡。」如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日日稱善無量。夫人履行隨朋友誘，於善法得具足成就。爾時比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意止、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遭蒙勸誘拔濯清淵，我今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復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是故說曰，說法雖微少。

不放而得稱， 放逸致毀謗，
不逸摩竭人， 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緣眾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爾時眾生四部之眾耶旬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復經數世，塔遂凋壞無補治者。是時義合邑眾九萬二千人，時瓶沙王最為上首，瓶沙王告諸大眾：「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復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設有毫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使我大眾最初得度，以王為首。」是時九萬二千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生天上處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毘鳥音。是時九萬二千天，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瓶沙王長年八歲，係嗣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窮濟乏，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是時儒童菩薩，捨八萬婬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頭髮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今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還當度王。」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逢獵師著其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者：「所著法服名為何等？」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著遊獵，群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來敬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自存命。」菩薩聞此倍興悲慈：

「夫人依四等， 拔濟眾生類，
袈裟如來服， 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軟好，可共博貿。」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軟細，不更寒苦，恐壞王子身。」菩薩報曰：「但貿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標式。」獵師報曰：「王子寶衣價直無數，今此袈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貿？」菩薩報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獵師報曰：「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菩薩報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浣濯。」獵師即脫衣貿菩薩寶衣。是時，菩薩著法衣，手執藕華葉，入羅閱城乞食。爾時數千萬眾普集一處，逢見菩薩舉手讚歎，或言：「善來！」或言：「日月。」或有叉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為是天耶？梵耶？釋提桓因耶？眾人所圍不容乞求，尋執華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眾追逐前後相次。時瓶沙王在高樓上，遙見人眾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人眾皆奔趣山，為有何故？」有一大臣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往誅殺。」瓶沙聞已告彼臣曰：「護卿種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我等便為臣佐，若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為上首弟子。」最初說法先在其例，是瓶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見，尋前禮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瓶沙王啟曰：「今獻微貢，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默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永離世苦。」時瓶沙王禮足取別，菩薩進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遙見菩薩來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

出曜經卷第九

學品第八

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 護身惡者，
修身善行。

護身惡行者，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顏色變異，或以手拳相加毀壞形體，此惡眾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有異梵志為犬所嚙，梵志恚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曰：「梵志！猶犬嚙婆羅門，婆羅門復可嚙犬不也？」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使不縱毒。」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所為。」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捶打。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糞。此眾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眾生令不諍訟，然眾生類不從其教，瞋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為眾苦所縛，當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雖得為人形貌醜陋，如是眾惱不可稱記，是故世尊說護身惡行。護身惡行已，獲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云何為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殿堂懸處虛空，若生人中顏貌端正，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眾中為數千萬眾所見尊奉，如月獨明眾星迴附。」是故說曰，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進止行來，為數千萬眾所見供養；若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自正身行復有何功德？答曰：「凶弊邪魅暴惡鬼神不能得便，怨讐伺捕不能得捉。」於是頌曰：

「怨讎彌滿世， 欲求得其捉，
種惡還自加， 猶蛇反自毒。」

形為苦本心為禍首，是故世尊說曰，自正身行也。護身惡者何以故說？惡行所趣非真，如所說。惡財惡子惡服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或緣非知親作惡，是故如來說護身惡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業，如所說。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身修善行，於佛法聖眾父母尊長，盡行恭敬無他越逸，是故世尊說修身善行也。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護口惡行者，何以故說？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曰惡行，若已瞋恚發口罵詈虛生過咎，使數千萬眾皆生惡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咸共懷瞋恚，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不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為人不被羸言。是故說曰，護口惡行也。自正口行者，為得何等功德？答曰：「為數千萬眾所見歎譽，傳相告語，此人良謹與行相應，言不羸獷，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齒端嚴言不強吃。」是故說曰，自正口行也。護口惡者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默然，或當法說義說。夫欲出言先當自理，言致敗身非獨一人，若吐羸言為人所疾，進止行來無人敬待。是故說曰，護口惡者也。修口善行者，諸修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軟不傷人意，為眾多人所見愛念，是故說曰，修口善行也。

護意惡行， 自正意行， 護意惡者，
修意善行。

護意惡行者，於意三行最為上首，意一念頃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如契經所說：「『云何居士！汝頗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不？』長者白佛：『聞有流沙曠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長者白佛：『皆由神仙意念惡故，呪術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如《修行經》說：「十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不應在閑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不許此人在曠野間。即告彼人曰：『汝心懷惡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佐助眾事，役心亂意應成道果。汝設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亂恒生不善，自致滅亡不至善道。』」不護意者，隨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設得為人，輒墮卑賤，為人所疾見則不歡。能護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床玉机七寶殿堂，若生為人，人所愛敬。是故說曰，護意惡行也。自正意行者，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生念能使成事，身危妙行退轉垂辦之證，轉為凡夫，是故說曰，自正意行也。護意惡者，息意寂然不生想著，修意正行斂意專一，是故說曰，護意惡也。修意善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無為，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

身棄惡行者，捨身惡行永滅無餘，是故說曰，棄身惡行也。及口惡行者，口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是故說曰，及口惡行也。意棄惡行者，意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眾生類，是故說曰，意棄惡行也。及諸穢惡者，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是故說曰，及諸穢惡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爾，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

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惡行。身行有三：不殺生，不盜，不姪姩，修此三業正其身行，供養佛法及眾僧，掃灑補治故壞塔寺，是故說曰，身修善行也。口善亦爾者，口有四過，不妄語、不羸言、不鬪亂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者，是故說曰，口善亦爾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過，不生嫉妬、恚、癡邪見，但生眾善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部界，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無欲盡漏者，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蓋持入不復興起。是故說曰，無欲盡漏也。

身修善行， 口意亦爾， 於今後世，
永生善處。

身修善行者，問曰：「上已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復更重演？」報曰：「如來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廣聞其義，或有欲略說旨要，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形，欲廣聞其義者，一一斷別身口意行，各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復有欲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如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爾者，是謂略說。如來觀前眾生意之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凡諸善行饒益眾生多所成就，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爾。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福。是故說曰，永生善處也。

慈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慈仁不殺者，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劫略他財，不姪犯他妻。所謂仁者，得履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也。常能攝身者，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瓶，寧自喪身分受刑斬，不託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須陀洹道，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彼國常儀方俗舊法，旃陀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姪姩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主召彼大兒：「今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陳：「願大王弘恕，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為國民我為國主，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尋勅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其人復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恣王所欲殺便殺之。」即將詣市而梟其首，王問傍臣：「向應死人更有誰存？」臣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王勅左右隨次召來復勅殺人。其人報曰：「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王瞋怒盛復取殺之。如是盡喚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

殺，王瞋恚盛盡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恚。「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興惡如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故送來耳。彼當毀戒隨王教令，不仁行殺，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身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久乃醒寤稱怨自責：「我為自造無量罪根，放心建意殺六須陀洹。」身意煩惱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耶旬之，起六偷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冀得罪薄免於地獄。是故說曰，常能攝身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飄風不能恆定，是故說曰，常能攝身。是處不死者，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終不懷憂畏地獄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已盡入無為境惔然寂滅。是故說曰，是處不死也。所適無患者，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亡戀慕，是故說曰，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言，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者，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起害心，是故說曰，不殺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被罵詈麤言惡語，計皆空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慚愧。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意，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得向之人，設遭百千苦惱，身墮迴波深淵，若墮火坑熾焰之中，終不懷懼令心變易，晝夜調心不令越逸，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永劫以來染著生死，流轉刀劍世中，恆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今重守護使不越逸。』」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攬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處貪欲，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為勇悍者，意已柔調不興惡念，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也。一切結亦然者，問曰：「身口意行三事已辦，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答曰：「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縫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是故說曰，慎身為勇行。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口餘行。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足，是故說一切結亦然也。此處名不死者，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所適無憂患者，所以言有憂者，由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象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則無患，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原際。

護身為善哉者，能一意守護身，諸天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眾盡歎其德，晝夜祐助勸成究竟，是故說護身為善哉也。護口善亦然者，若有習非弊惡之業，或被罵詈為人所毀，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稱善，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護意為善哉者，若人杖捶割截形體復被罵詈，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恚怒，諸天世人皆稱其善，是故說護意為善哉也。護一切亦然者，於身口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是故說護一切亦然也。比丘護一切者，執行比丘護身意及餘外行，威儀禮節悉皆備具，是故說比丘護一切也。能盡苦原際者，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是故說能盡苦原際。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三者， 便逮神仙道。

護口意清淨者，於三毀敗中，壽敗劫敗結敗，此名三敗。釋迦文佛出現於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歲，翼從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在世猶尚毀戒，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佛契經說：「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穢行顯布於世。云何為七？若有人百歲持戒，彈指之頃為惡知識所壞。二者久行慈心，彈指之頃為瞋恚所壞。三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四者互相是非諍於勝負。五者在國城村落，鬪亂彼此傳東至西。六者貪著利養遂致疫病。七者從凡夫至羅漢，皆

被毀辱而取滅度。」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護口故。尊者滿足阿羅漢說曰：「恒訓化餓鬼。」往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焰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抓擱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時尊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時，出家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視，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割其舌，如是從劫離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尊若還閻浮利地者，以我形狀可戒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終當入地獄中。」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過者受福無窮。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復次驢頭，復次豬頭，次喚羊頭、羯羝頭，次喚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熊頭，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爾時世尊見眾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過，或吐言麤[麤-夫+廣]以致忿怒，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隙。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墮罪，即以神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改往修來。問彼罪蟲曰：「汝是黃顏不耶？」蟲即報言：「實是。」如是至三，報曰：「實是。」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頻問此獸審是黃顏耶？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悟者使得開解。」如來三達無不觀察，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詰如來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爾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與諸後學說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蔑於人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諸受義人名目眾獸之類，雖授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

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出言柔和勿吐麁語。汝觀此獸由其惡言故便致此罪。」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是故說曰，護口意清淨也。身終不為惡者，若身行惡，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也。能淨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答曰：「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逮得仙人道。」所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辭，上中下義盡趣於道。是故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誹謗品第九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無數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有梅摩那祇在舍衛城裏，時摩那祇宿舊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杵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遙見世尊與無數大眾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眾中毀辱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在於大眾而說此偈：

「說法甘悅人，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不羞此宜適。」

爾時世尊出柔軟響，聲如羯脾鳥亦如梵音，而說斯偈：

「妄語地獄近。」摩那祇報曰：「作之言不作。」佛復報曰：「二罪後俱受，是行自牽往。」時大眾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眾，聞此女語皆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說必實彰審。」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嫖女，出家學道成最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即化為白鼠，嚙木杵，系斷聲震。大眾無不見者，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坐起，手執木杵語彼女曰：「此是女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

「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

妄語地獄近者，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入十六鬪子，是故說曰，妄語地獄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實作而犯之；二者妄語，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是故說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後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禍之本亡身喪命，智者所不為，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也。是行自牽往者，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後受其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是故說曰，是行自牽往也。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時，舍利弗、目犍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遙見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時，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舍利弗遙見來，語目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惡人快。今此比丘是惡知識，宜可出避。」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內，見有女人顏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姪，有不淨在地，咄曰：「禍災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神通智達謂為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姪交接，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自見，不從人聞。」得是歡喜即出寺廟，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連等，纂行極弊造凡夫業。適從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與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虛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爾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連等。所以然者？此二賢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實信如來，如所教勅，然舍利弗、目連所行穢惡，實見姪姪犯於梵行。」佛復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姪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誠如來教，但弟子躬見犯欲，若今如來不見信者，知復如何？」說此語已即前禮足涉路而去，還至靜室復自思惟：「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時，四天王夜非人時，往至瞿波利所，謂瞿波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福田無有過者，何為興念誹謗，自墜罪苦？」比丘問曰：「卿是何人？」報曰：「護世四天王。」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為捨自然伎樂來至此山？」四王報言：「故為比丘來至此耳，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告王：「但還宮殿，不相豫事。」天即還宮。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報釋提桓因

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事。」時拘翼復道而還。富梵天復來到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答曰：「汝是何人？」報曰：「吾是富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報曰：「如是。」「汝設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還去。即其夜，瞿波利舉身生疱大如芥子，轉如胡豆，漸如桃杏，亦如鼻羅菓等，瘡遂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守護口過慎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昨瞿波利比丘來至我所云：『舍利弗、目連等，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弗目連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謗心遂熾，釋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來到波利比丘所，慇懃諫曉曰：『可發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波利比丘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覩彼二賢穢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且還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波利比丘身生疱瘡即取命終，膿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是故比丘！當興勇猛攝護身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視我無異。」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林木華菓藥草毀壞成功。今此人間亦復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重罪。是故比丘！心乘牢固守護其口。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譽惡惡所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會鬪， 是後皆無安。

譽惡惡所譽者，彼瞿波利比丘歎譽調達功德，體性柔軟行業真正，多聞廣慧，慈悲四等育養眾生。如此之類應當毀咎不應歎譽，是故說譽惡惡所譽也。是二俱為惡者，舍利弗、目連比丘，修清淨梵行眾德具足，永離塵埃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致誹謗云：「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業。」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何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人導師，處在大眾轉無上法輪，逮得羅漢諸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歎其德。是故說曰，是二俱為惡也。好以口會鬪者，夫人處世罪苦萬端，或因姪嫉致惱，或因博戲致恚，罪心已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

難無有窮已；雖得為人諸根不具，聾盲瘖瘂為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口為禍門，舌為殃本，二事機發，敗毀形命。是故說，好以口會鬪。是後皆無安者，眾生處在欲界，為顛倒所惑，愚無慧明，為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永處闇冥不求燈明，是故說，是後皆無安也。

諍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諍為少利者，昔有眾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之人對坐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剝脫衣裳，五毒加形痛不可忍。眾多比丘見已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收攝衣鉢，更正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大海取其一滄，減須彌山如芥子許，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比丘！極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譬喻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諍訟，親變為疎骨肉離索。若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是故說，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也。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依口發願惡。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爾時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百丈，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以千犁牛犁鑊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萬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受苦無量不可稱記，從彼獄出當受畜生餓鬼，復當經歷數千萬劫畢其罪苦。若其為人，聾盲瘖瘂六根不具，語不真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橫為人打。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慎莫誹謗賢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愚修忍意， 念諦則無犯。

無道墮惡道者，虛而不實亦復不見，正事可依誑生非禍，猶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不息。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也。自增地獄苦者，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獄苦，是故說曰，自增地獄苦也。遠愚修忍

意者，恒懷恐懼，聞犯禁制衣毛為豎，遠離愚暗忍諸不忍，是故說曰，遠愚修忍意也。念諦則無犯者，去垢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亂思惟形器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聲，是故說曰，念諦則無犯也。

◎出曜經卷第十

誹謗品第九之餘

◎若猗內藏， 依賢聖活， 愚者墮惡，
猶願邪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數千萬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有異比丘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來莫說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閑靜無為而自娛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觀此愚人，自墜惡趣永滅形壽。不但今日呵制如來，乃往久遠無數世時，於毘波尸如來所，亦復呵制使不說法。不但呵制毘波尸如來，乃復呵制尸棄如來使不說法，次復呵制毘舍毘如來，次復呵制拘樓如來，復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復呵制迦葉如來。我今第七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復來呵制使不說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呵制如來者，即應此座上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說此偈曰：

「以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況欲見究竟？」

「比丘當知！此愚癡凡夫之人，於賢聖道檢自喪形命，離於佛法聖眾。」若猗內藏者，如來深法之藏無所染著，其事有三：一者三界緣對結使永盡無餘亦名阿羅漢。二者不復生滅更無萌兆趣生熟藏。三者於天人世興致供養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無窮。是故說曰，若猗內藏也。依賢聖活者，賢聖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賢聖，二者無漏成就名曰賢聖。如此賢聖不猗邪見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是故說曰，依賢聖活也。愚者墮惡者，猶如彼比丘呵制如來使不說法。「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但當閑靜無為而自娛樂，何為與大眾說法？」如此比類，愚不識真自招禍惡，願樂湯火以為屋室，此人不當與坐起言語。是故說曰，愚者墮惡也。猶願邪見者，懷猶豫見習顛倒久與邊見相應，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長者：『夫邪見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說，犯口所行如所說，犯意所行如所說，興意念流馳萬端，盡興邪見不可親近，消滅善本增益惡種。所以然者？長者當知！邪見為病迷於正法，猶伊叉桓子、帝多羅子、尸婆犁子種散於地，隨時長養漸得水潤，火溫風動地持，後得長大，食之極苦羸澁穢臭不可食噉。』」邪見之人亦復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說曰，猶願邪見也。

竹蘆生節， 還害其軀， 吐言當善，
不演惡教。

竹蘆生節者，竹蘆生節羸而且長，若遇暴風倚互相撐各入其節，節自枯朽更不復生。彼比丘所說亦復如是，自招其罪不為他人，是故說曰，竹蘆生節，還害其軀也。吐言當善者，言當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說曰，吐言當善也。不演惡教者，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後趣惡道，人身猶尚可行，言辯通達時乃有耳。是故說曰，不演惡教也。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惱，
賢聖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從善得解脫者，夫至解脫無為之處，言當用善，巧言善語者，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饒益，是故說曰，從善得解脫也。為惡不得解者，常懷愁憂心意煩惱恒懷恐懼，是故說，為惡不得解也。善解者為賢者，言解脫未必是解脫，或能被繫王者所拘，所謂解脫者心身俱解脫，是故說，善解者為賢。是為脫惡惱者，縛有二緣，今身易後身，今身者桁械考掠及諸五毒之痛，復被結使縛流轉五趣，於中能自拔濟乃為善解，是故說，解脫惡惱也。賢聖解不然者，賢聖有二業：一者善本成就，二者無漏成就。彼賢聖人所吐言教不自傷損，後無苦惱，是故說賢聖解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習行好著邪道不隨正路，以自牽往趣三惡道，是故說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搥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 是言柔軟甘。

比丘搥損意者，比丘護口意，自能收攝，語不煩重，若處道俗，處中而說不燒彼此，是故說曰，比丘搥損意也。不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離佛語，世俗煩鬧意恒遠離，是故說曰，不躁言得忠也。義說如法說者，具足而說，句身味身無所缺漏，是故說曰，義說如法說也。是言柔軟甘，出無量義解悅人意，所說無厭足，如天甘露善心無怒，亦不選擇彼豪族種、此卑家種，平等而說無增減心，是故說曰，是言柔軟甘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善說賢聖教者，賢聖出教必有所由，接度眾生無不有濟，是故說賢聖教也。法說如法二者，賢聖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說法之時，廣布賢聖道長益善根，說非法時，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損。善說賢聖教，第一句；法說如法說，是故說法說如法二也。念說如念三者，出言柔和為人所愛念，出言羸獷為人所憎惡，欲為人所念者當自念其善，雖處畜生，聞其惡言皆懷愁感。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誇欲得與彼牛掙力，若不如者，要金錢五百，試牛並

耕一牛力實勝之。其牛主罵曰：「弊牛努力。」牛聞其罵，即便臥地，輸金錢五百枚。復至後日主責牛曰：「名汝為快牛，乃使我失錢，令我慚愧。」牛報其主曰：「更可試之，當盡我力，當還倍得彼錢。」即復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錢。畜生尚識善惡之言，況人當不識善惡言乎？是故說，念說如念三也。諦說如諦四者，好學之士畏懼生死五道患難，既損耗不益前人，如斯之類塞泥洹路開地獄門，如來欲現真妙之義，諦說如諦四也。

是以言語者， 必使己無患，
亦不剋眾人， 是為能善言。

是以言語者，言先自惟不自剋伐，使今世後世必無苦患，若今身為惡犯王者法，或財產田業沒入於宮，或為盜賊劫掠，居業日耗所願必乖。若至後身，死入地獄畜生餓鬼，地獄五毒不可堪忍，畜生芻蒿負重為役，餓鬼飢饉形[戀-心+足]極苦。若欲吐言當念謹慎，使今世後世永無苦患，為無數眾生見輒愛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說曰，是以言語者，必使己無患也。亦不剋眾人者，或有狂夫妄讒良善，使彼興恚以致喪身。言說真誠不譏彼短則無所剋，是故說曰，亦不剋眾人也。是為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驗，或說泥洹趣要正路，順從佛教種天之福，是故說，是為能善言也。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眾悉可。

言使投意可者，人之處世當習方俗，或相顏而出語，或聽彼進趣而後報，恒適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現威怒怯怕時人，或現羸弱伏從於人，將護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說曰，言使投意可也。亦令得歡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聞者倍用歡喜，不被罵詈來彼罵辱，是故說曰，亦令得歡喜也。不使至惡意者，不施怨於人造不善行，亦不種地獄餓鬼畜生之行。造惡業者，當受三報，是故說曰，不使至惡意也。出言眾悉可者，與人從事恒當謙恭卑下，正使言論得勝，當自鄙不如，是故說曰，出言眾悉可也。

至誠甘露說， 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 是為立道根。

至誠甘露說者，與人說法當修諸功德，如來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隱，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泥洹為滅盡，能意御亂，與人說法不懷懈怠，是故說曰，至誠甘露說也。說法無有上者，出言真正輒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通達，是故說曰，說法無有上也。諦說義如法者，如念真實本際清淨，亦不顛倒不懷虛詐，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真如法性亦不變易，是故說曰，諦說義如法也。是為立道根者，無漏善法永離塵垢，至解脫門逮無礙道，是為立道根也。

說如佛言者， 是吉得滅度，

為能斷苦際， 是謂言中上。

說如佛言者，說四意止究生死原係念專意，或說意斷精進不懈，或說神足兼逮定，或說根義於中逮慧根，或說力義成就於力，或說覺意令達覺法，或說八直道分別八道，亦復說若干眾法名身句身味身。如來或說八十千諸度，使眾生類乘此度而度彼岸，是故說曰，說如佛言者。是吉得泥洹者，永寂之處吉無不利，脫眾苦患離諸結使，亦復脫於生老病死憂感難禍，是故說曰，是吉得泥洹也。為能斷苦際者，所謂苦者五盛陰身，牽致冥室不覩慧明。苦有八相，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阿僧祇眾生涉歷苦塗至永寂處，如今眾生履行妙觀，越苦境界至無為岸者，皆由佛恩。是故說曰，為能斷苦際也。是謂言中上者，所出言教無能過上，亦非二乘所能逮及，曠濟無量亦無邊福，是故說曰，是謂言中上也。◎

◎出曜經行品第十

一法過去， 謂妄語人，
不免後世， 無惡不更。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像如經行，漸漸以次至羅云房中，時羅云遙見世尊，即從坐起，更拂拭坐具清淨水。世尊至房偏踞羅云床，取清淨水洗手足，留少殘水告羅云曰：「汝見留此水不？」「唯然已見。」佛告羅云：「沙門執行亦復如是，不知慚愧無有恥辱。羅云當知！設有比丘，如此行者，無惡不更無痛不遭，猶此惡垢水不可淨用。」爾時世尊躬自寫水於地，告羅云曰：「汝見吾寫水在地不乎？」「唯然已見。」「其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慚愧無有恥辱，如此之行無惡不涉。」爾時世尊手執水器覆地，語羅云曰：「汝見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見。」「若有至誠執意妄語人，不知慚愧無有羞辱，如此之類無惡不涉。」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今當作是學，彈指戲笑之間不得妄語，況至誠妄語乎？如是羅云！當作是學。」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七法所說，犯一法者則受其[億-音+(天*天)]，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也。不免後世者，已捨後世功勳善本，夫人妄語眾人證知，況言重作罪，涉歷艱苦無不周遍，是故說曰，不免後世，無惡不更。

寧噉燒鐵， 吞飲洋銅，
不以無戒， 食人信施。

寧噉燒鐵者，猶如鐵丸猛火燒赤，取而吞之，燒脣燒舌燒咽燒腹下過，雖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緣此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是故說

曰，寧噉燒鐵，吞飲洋銅也。不以無戒，食人信施者，不持戒人，外荷法服內懷姦詭，信無實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誇世自譽，受人信施謂宜應爾，不慮後世萬毒加形。見諸持梵行人興輕蔑心，死輒墮惡，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儀禮節，出入行來違失禁限；見人得養生嫉妬心，死輒受困無罪不受。是故說曰，不以無戒，食人信施也。

若人畏苦， 亦不樂苦，
勿造惡行， 念尋變悔。

若人畏苦者，己身畏苦不得施苦於人，施苦於人者後受其報。是身如地，隨其所種各獲其果，眾生之類亦復如是，隨其種罪後受其報，人心不同猶如形像，罪苦追身無有脫者。是故說曰，若人畏苦，亦不樂苦也。勿造惡行者，不得為惡加被一切，夫人自利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處鬧中若在閑靜，若大若小，可見不可見，當遠離於惡如避劫燒，是故說曰，勿造惡行，念尋變悔也。

至誠為惡， 已作當作，
不免於苦， 欲避何益？

至誠為惡者，或復有人已作當作方作，已作過去、方作現在、當作未來，三世作惡不知苦至，是故說，至誠為惡，已作當作也。不免於苦者，眾生之類心好為惡，不知後罪報至，若於現身犯王者禁，隨罪輕重料簡決斷，此內法禁亦復如是，習惡不自覺，縱情弛意，是故說，不免於惡，欲避何益也。死王閻羅遣獄卒阿傍，迎罪人魂神，身被五繫，將至閻羅王所。王問罪人：「汝頗見第一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間時，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男女父母懷抱，未能離大小便，父母推燥處濕，沐浴澡洗澣浣衣裳，汝為見不？」對曰：「已見。」王告罪人曰：「汝何不作為是慮？於現法中見善惡報，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意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來語，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業，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爾時閻羅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誡，次復第二天使教誡之。

「汝頗見第二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郡縣城邑，見諸男女疾病困篤，坐床褥上或坐或臥？」罪人報曰：「已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為是念：

『於現在法中其罪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爾時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誡已，次與第三天使重教誡之。

「汝頗見第三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老人拄杖呻吟行步脊僂頭白齒落，飲食苦竭命在旦夕。汝為見不？」罪人對曰：「唯然見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誡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四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女有終亡者，或死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體腫脹膿血流出，或為烏鵲虎狼所見噉食。汝見不耶？」罪人報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誡已，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五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子偷盜作賊，為王所縛，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生剝其皮，或拔頭筋，或以鋸鋸頸，或以長橛刺臆從口出，或融銅灌身，或支節解其形，或倒懸於樹經於七日以箭射殺，或生革絡頭反縛野地上棄之曠野，或開腹抽腸以草充之。汝為見不？」對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誡已，即以罪人付獄卒，將詣鑊湯所，隨罪輕重使入百三十六鑊湯，經歷劫數受苦難量。是故說曰，欲避何益也。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此處， 避免宿惡殃。

昔佛在釋翅瘦迦惟羅越國尼鳩類園中。爾時流離王集四種兵，欲往攻伐舍夷國，將諸營從退父王位自立為王。有一惡臣名曰耶利，白流離王：「王本為王子時，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為釋子所毀辱。時王見勅：『若我為王便啟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即勅嚴駕欲往報怨。佛知其意，先至道側坐枯樹下，時流離王躬率

兵馬往伐舍夷國，道遇如來，即前禮覲前白世尊：「此間多諸好樹枝葉繁茂，何以捨之坐枯樹下？」佛告王曰：「五親蔭厚不可捨離，昔此樹茂枝葉熾盛，曾經過此得樹蔭力。」王尋退還，還詣兵眾告語上下：「我等宜還不應前進。所以然者？如來今日為彼五親，必佐神力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來豈能恒坐樹下乎？」如來見流離王去後，知此宿緣不可得避，以宿命智觀其所由，觀諸釋種必當受苦。即從坐而去，還至比丘僧中在眾而坐。時，大目連見如來憐愍五親如有憂悒，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離王攻舍夷國，念其中人當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國。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著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著須彌山腹裏。四者舉舍夷國人著此地下他方世界。今流離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知卿雖有此智德神足無量，安隱舍夷國人耳，何能安處宿對人耶？」於是目連禮已便退。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敷演其義，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示現宿對永不可避。大眾聞其所說悵然悲泣，愍流離王當報宿緣，在於大眾而說頌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避免宿惡殃。」
眾生有苦惱，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惡。

眾生有苦惱者，若見他人非法之事，覺寤比丘專念五法，然後興發人意。云何為五？一者謂為前人契經不流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者愚無點慧，五者諸漏不盡。是故說曰，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也。唯有仁智者，欲止彼人當自謹慎，己自為穢復止他者，為人所譏嗤其所為。是故智者終已遠離，縛中牢者莫若緣對，縛處在泥犁，無有繫縛者，隨罪輕重各受其報。是故說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也。

妄證求賂， 行己不正， 怨譖良人，
以枉治士， 罪縛斯人， 自投在坑。

妄證求賂者，或有眾生不自量己，內不思惟，恒求人短，見非則喜、見善不從，所行眾事以邪為正，是故說曰，妄證求賂，行己不正也。怨譖良人者，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貪學，衣不蓋形食不充口，為愚者所輕，障塞其德不使顯現，緣是致咎，復當經歷百三十六地獄，從一地獄至一地獄，其中受苦不可稱計。以融銅為食，以釜湯為室，以膿血為盛饌，以髓腦為脂澤。畢彼罪已來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同，或高或下，食以芻草擔負重載，皆由先世抵突所致。若生餓鬼，以空氣充腹以鍼刺腹，內氣泄出尋還滿腹，猶如羅

穀觀空表裏悉現。是故說，怨譖良人，以枉治士也。罪縛斯人者，行對追身如影隨形，奔趣五道涉苦無量，所至到處不離四縛五結，設處為人恒在牢獄繫閉，身被考掠求死不得，是故說曰：罪縛斯人，自投于坑也。

夫士為行， 好之與惡， 各自為身，
終不敗亡。

夫士為行者，一切有形眾生之類，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說，夫士為行也。好之與惡者，或善不善，若好若醜，若苦若樂，或苦痛樂痛，斯名善惡皆由行興，是故說，好之與惡也。各自為身者，人為善惡，若苦若樂若好若醜，盡當受報無免之者，善生天上惡入地獄，是故說，各自為身。終不敗亡也，夫善惡之行猶形影相追，受對由行終不毀敗，正使天焦地融須彌崩頽海水枯涸、日月墮地星宿凋落，善惡之報終不毀敗。於是頌曰：

「動轉屈申， 影常親附， 或起或住，
不離其形。 不但影隨， 形亦隨影，
猶行善惡， 終不相離。 是故說終，
不敗亡也。」

好取之士， 自以為可， 沒取彼者，
人亦滅亡。

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當念彼長短，亦莫譏別，擇地取要。若詭欺於人虛妄不實，於百千生沒彼生此恒為人欺，展轉受報不離縛著，隨本作行今受其報。如種果樹，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惡之報亦復如是，善受天福惡報地獄。是故說曰，好取之士，自以為可，沒彼取者，人亦沒亡也。

作惡不起， 如兵所截， 牽往不覺，
已墮惡道， 後受苦報， 乃知前習。

作惡不起者，愚人思慮不與善俱，晝夜興想殺盜姪嫉犯十惡行，是故說，作惡不起也。如兵所截，終不還變有迴顧心。何以故爾？愚人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貧匱，慳嫉之人反更富貴。」是以愚者見此譏變，執意遂堅心不開悟。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所截也。牽往不覺，已墮惡道者，不知現世後世所作善惡諸不善行，不慮後當無有覆護，是故說曰，牽往不覺，已墮惡道也。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昔有居士戒勅家人以雉為食，先持雉肉著釜中，然後方覓火煮之，不覺蛇墮釜中。居士食法，要當問師，師曰：「此不可食。」不從師教遂便食之。經宿蛇毒內發，方更問師，師曰：「不從我命，知當如何？」爾時醫師向彼而說頌曰：

「貪味遂食毒， 不從吾往言，
為毒之所困， 後乃自覺悟。」

爾時世尊告眾會人：「當為是離是，夫人為惡死入地獄，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眾生者有來久，不計無常遷變之事，不受如來真實至教，謂惡為善、以是為非。」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心不開悟， 習惡不從吾，
受苦地獄痛， 後乃憶真教。」

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地獄燒炙痛，餓鬼飢饉苦，畜生常重苦，是故說曰，後受苦報，乃知前習也。

兇人行虐， 沈漸數數， 快欲為之，
罪報自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在閑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眾生不自念己？」時王復重思惟：「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爾時王波斯匿即從閑堂靜室起，即嚴駕羽寶車將諸營從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閑堂靜室自生心念：『何等眾生自念己？何等眾生不自念己？』時我，世尊！復重思念：『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爾時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諸有身口意行不清淨者，其人則不自念己。若有身口意清淨者，則為自念己。所以然者？大王當知，諸有不自念己，為自減損、興不善法。諸有身口意行清淨者，則自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淨行故。」爾時尊者馬聲便說斯偈：

「夫人習惡者， 不慮後世緣，
為惡自受殃， 殃身永不滅。」

是故說曰，兇人行虐，沈漸數數。快欲為之，罪報自然者，所生之處受其惡報，生地獄中榜笞無量，餓鬼中愚惑為苦，生畜生中償罪為苦，若生人中行缺為苦。是故說曰，快欲為之，罪報自然也。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鬱毒。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者，凡夫愚人恒懷愚惑，恣情為惡不能改更，亦不知後受其報，猶如有人行過山嶮，兩邊嶮峻閉眼而過，不知身危或致命終。此凡夫人亦復如是，生盲無智，亦不知後當受報，是故說曰，凡人為惡，不能自覺也。愚癡快意，後受鬱毒者，有智之士明眼視瞻，猶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經過先不諳道，明者指授語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經過，卿等可於此息意，勿復前行。」諸人意勇不信其語，各共進前皆墮火坑，受痛甚苦號天喚呼悔亦無及，自相謂言：「智人所勅不從其教，今受苦痛知當訴誰？」此眾生顛倒亦復如是，一向趣人道為智人所訶止：「道多艱難有鬱毒痛，卿等設欲前進，必遇此患不免其難。」是故說曰，愚癡快意，後受鬱毒也。

夫人行惡， 還自熾然， 啼泣流面，
後受其報。

夫人行惡者，純惡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說夫人行惡也。還自熾然者，若人懷變悔心，知有愁憂之惱，晝夜憂思以致煩熱，是故說曰，夫人行惡，還自熾然也。啼泣流面者，晝夜悲泣，蓬頭亂髮舉聲悲泣，是故說，啼泣流面也。後受其報者，酸苦無量不可愛樂，兼有愁憂苦惱艱難無數憂慮百千，是故說，後受其報也。

吉人行德， 相隨積增， 甘心為之，
福應自然。

吉人行德者，猶如有人行應得至，為天人所恭敬，歎譽其德，稱揚善名，四遠皆聞，無數諸人皆來供養，是故說，吉人行德也。相隨積增者，晝夜喜慶無有憂愁，心意歡悅無有煩熱，是故說，相隨積增也。甘心為之，福應自然者，若生天身福應自然，宮室百億五色玄黃快樂無極，若生人間，五樂自娛作倡伎樂以自歡悅，心意怡然不興亂想，是故說，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戲笑為惡， 已作身行， 號泣受報，
隨行罪至。

戲笑為惡者，善惡之行皆有輕重，身口意造非獨一類，或依己身戲笑為惡，觸燒眾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傷害，或合會彼此由致鬪訟，猶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雞、鬪駝鬪牛鬪人鬪象。或以罵詈來往，見以歡喜不能自勝，若其壽終啼哭受苦。是故說，戲笑為惡，已作身行，號泣受報，隨行罪至也。

惡不即時， 如[(殼- 一)/牛]牛乳， 罪在陰伺，
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者，夫人造行報不即應。昔有異國生即應草，若以彼草著乳中者，即成為酪不移時節，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殼- 一)/牛]牛乳也。若不爾者，其義云何？答曰：「愚者被燒，然後乃

悟。」罪在陰伺，如灰覆火者，猶若以灰覆火，人不覺，足往蹈之，漸漸熱徹乃知燒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當行惡時甘心悅豫，若壽終後身墮惡道五毒加治，乃自覺悟方知罪至。是故說，罪在陰伺，如灰覆火也。

惡不即時， 如彼利劍， 不慮後世，
當受其報。

惡不即時者，或有眾生習其惡本，壽經百年自恃年壽謂為無罪，自相謂言：「人之為惡皆謂有罪，我躬行之方便延壽。」諸有屠兒獵師自興誹謗，謂沙門瞿曇行不真實，好行妄語虛辭萬端，教勅弟子言：「諸有殺生傷害人物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畜生餓鬼受苦無量。」是故世尊躬說偈曰：

「惡為惡所纏， 為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原。」

時彼屠兒聞佛所說猶不改更，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彼利劍，不慮後世，當受其報。」報對卒至乃知為惡，復當經歷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不慮後世，當受其報也。

如鐵生垢， 反食其身， 惡生於心，
還自壞形。

如鐵生垢者，猶如淨鐵及明淨鏡，瑩治淨潔無有塵垢，然其人藏隱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濕地，便生重垢，觸便碎散不任本用。猶如利刀人所愛敬，恒自防備不離其身，中便忘誤安置不牢，便生塵垢本鐵不存，追惟此刀乃無有價，一朝壞敗不可任用，是故說，如鐵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為貪欲所覆閉，不慮後世殃_豐眾惱，與惡知識從事，不以善為友，緣是故殃自毀其根，不修梵行，姪媿不淨，已自招患而受其報。是故說曰，惡生於心，還自害形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信品第十一

信慚戒意財， 是法雅士譽，
斯道明智說， 如是昇天世。

信慚戒意財者，世儻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財，慚愧、戒意財者，便為億百千眾生於中獨尊貴，為人所敬眾生樂從不能去離。是故說曰，信慚戒意財也。是法雅士譽者，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無極眾行不缺，為賢聖所譽，是故說，是法雅士譽也。斯道明智說者，明智之人聰明黠慧，能演其道暢說旨要。云何名為道？道者是誰？所謂道者，無形無聲，尋迹不可覩，智者所履非愚所習，清淨所修非穢濁所行，是故說曰，斯道明智說也。如是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處無為，有信有慚聞施慧智，皆生天路。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廣，或以慚愧因慚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聞因聞生天，或以施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廣受福微少蓋不足言。或有眾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伎樂、己身為三，或有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舉手食黑覆口食之，若眾行具足而生天者，舉手食白在眾顯現而不匿藏，眾戒具足慚愧戒聞生彼天者，玉女營從不可稱計，七寶宮殿所欲自恣，作倡伎樂極自歡悅。是故說，如是昇天世也。

愚不修天行， 亦不譽布施，
信施助善者， 從是到彼安。

愚不修天行者，慳嫉妬疑意性局短無惠施心，亦復不造後世良祐福田，復無勇猛諸善德本，是故說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譽布施者，愚癡之人，自不布施、見施便怒，好修惡業不行善法習近愚法。如所說，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執心意性剛強，雖欲惠施意終不悟，慧人分別知之不要，是故說曰，亦不譽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財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慳嫉為病，是故說曰，信施助善者也。從是到彼安者，若從此間上昇於天，天上獨王，生於世間豪貴無極，由是自致入滅盡泥洹，無有生老病死諸患，寂然永息亦不著斷，是故說曰，從是到彼安也。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昔佛在阿羅毘鬼界處，彼國中時有暴鬼名阿羅婆，恒噉生人日數十人，奴婢悉盡。時，彼國界人民自相謂言：「我等為此惡鬼所食，

死者狼籍、在者無幾，我等宜可求謝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後乃有生路耳。」時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無復遺餘，次遣兒息。時，有那憂羅父長者，素尠兒息，即日生一男兒，顏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華視之無厭，次應食鬼復是其日，時彼長者饒財多寶，象馬七珍不可稱計，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珊瑚琥珀水精琉璃，無價寶物充滿庫藏。長者躬自在街巷求買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爾時長者向天地諸神自歸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滿我誓願，今日次食彼惡鬼。」復遙歸命如來世尊：「當見哀愍，拔斯苦難。」爾時世尊三達六通，知長者心意煩熾無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羅婆鬼大集鬼眾至四王所。時，有軻陀羅鬼，將乘虛過彼鬼界上，盡其力勢不能得過，內自思惟：「計吾力勢，能移山飛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無所罣礙。吾常由此經過亦無艱難，今日何為有此躓頓？」即從空下詣彼鬼舍，遙見世尊光相明著，即前禮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界，語阿羅婆鬼曰：「汝今賢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曇大沙門在汝界住。」惡鬼聞已瞋恚興盛，心口自語：「吾行不在，便為沙門所見輕易。」語彼軻陀羅鬼曰：「吾今還家與沙門共鬪，設我得勝則無沙門，若我不如便當自喪不行於世。」阿羅婆鬼將軍還詣本界，到已語世尊曰：「速出沙門！不須停住。」如來如其語出。「還入沙門！」如來如其語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以從汝意三出三入，更有進退不從汝意。」鬼曰：「世尊！若沙門不出者當問沙門義，若不報義者，當破沙門腹而飲其血，當使沸血從面孔出，當捉汝臂掉著江表。」如來告曰：「吾亦不見沙門婆羅門梵魔眾聖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從面孔出。汝欲問義者，今正是時，吾當與汝一一分別。」即以說偈問如來曰：

「人業何者上？ 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時彼阿羅婆鬼聞佛真實之義，心開意解，即前五體投地自歸如來：「我今自歸大沙門足下，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復殺生，願為優婆塞。」世尊告曰：「善來賢士！可從如來修奉五戒，於現

法中獲無量果報。」鬼白佛言：「自受鬼身以來，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設當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無量眾生，彼國常宜，國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畫面，或畫胸膺血出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毀戒得全性命。」即受五戒。「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殺生，亦不念殺亦不教人殺。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不與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姪姪犯他妻婦，不得教人姪姪。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妄語，不得教人妄語鬪亂彼此。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教人飲酒。能者報曰：『優鼻。』」時阿羅婆居士那憂羅父，躬抱其兒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將來至鬼界付與鬼將軍。爾時彼鬼受已付佛，佛復受已復付其父，以其手手相付，字曰手寶。由兒因緣，故說此偈：「信者真人長，念法所住安，近者意得上，智壽壽中賢也。」佛契經說：「告諸比丘：『若見豪貴長者，饒財多寶七珍具足無所缺乏，當念親近微說道教，論施論戒生天之德，如此眾行信為原首。』」是故說曰，信為真人長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當受快樂。樂有二義：一者世俗樂，二者第一義樂。世俗樂者，天上世間；第一義樂者，賢聖四禪以為樂也。念法之人獲此二樂，是故說曰，念法所住安也。近者意得上者，生死流轉周而復始，唯貴信義真實為上，若人妄語，生輒宗族不和穆，死入地獄，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餓鬼畜生苦惱無量，設生為人恒被誹謗言不信用。是故說曰，近者意得上也。智壽壽中賢者，受諸果證於世無限，永捨生死壽，前進賢聖之壽。賢聖壽者，心常遊在百千定意，應機之辯問便能報。是故說曰，智壽壽中賢。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得慧， 一切縛得解。

信財乃得道者，賢聖無疑信，終不離三寶，一向念佛修羅漢業，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須陀洹、向百斯陀含、向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羅漢，信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羅漢者則信泥洹徑路，是故說，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也。善聞從得慧者，承受師教從本至竟，究暢義味執義思惟不失本際。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羅，好習奇異搜求妙術，從師受法義理不失。比丘學術未盡師法，師外遇客醉酒還歸，却踞其床床脚即折，恐師顛倒以身擔床，終竟一夜至曉。問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師昨醉歸踞其床，床脚折，弟子以身擔床耳。」師感其意，「我有技術，盡當教卿終不惜也。」技術已備，師復試其意。師飲鹽湯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師捉止之。「卿術已

成，吉無不利。」方憶佛語教誡之言，善聞從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縛得解者，盡能斷諸七使九結，諸縛持入十二因緣，永盡無餘已捨已離，是故說曰，一切縛得解也。

信之與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恚，
從是脫淵。

信之與戒者，彼修行人執信守戒持心無亂想，具足二業者，便為眾生所見尊奉，在大眾中獨步無匹，猶如滿月處在眾星。若有親近修篤信心，所生之處多饒財寶，象馬七珍無所渴乏，斯由信心難沮壞故。設復行人守戒不缺，懷抱翫習晝夜孜孜，猶人抱劍履冰，守護禁戒無所缺漏，便為無數眾生而為上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信之與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無所傷損，思惟止觀攝諸亂意。如來說偈：三業具足，端坐一意，多誦無厭，執事勸佐，是謂三。復有三業：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謂三。信者屬施，戒攝不殺，定攝思惟，是故說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恚者，健夫者，謂立根得力已入賢聖境，怨恨恚怒永息不生，內外清徹猶天琉璃，所作已辦更不處胎，眾智具足內已潔淨外化無倦，是故說曰，健夫度恚也。從是脫淵者，能具此眾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脫縛著故，正使命終名稱遠布，是故說，從是脫淵也。

信使戒成， 亦壽智慧， 在在能行，
處處見養。

信使戒成者，誰成就信戒？答曰：「賢聖人須陀洹、斯陀含。凡夫人者，已成復失。所以然者，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所致，與惡知識從事所致，不與善師從事所致，失時失果失人。」須陀洹、斯陀含者，不為此所蹈踐，正使作佛形像來試其人者，作若干變化，心不移易，不為彼屈。昔舍衛城裏有最勝長者，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庫藏充滿。然為人慳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聽入內，守瞻門戶牢固門戶，七重皆作重關，石屑塗壁恐鼠穿牆，以鐵籠蓋屋以防飛鳥，家不畜狗恐損米穀。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詣彼降最勝長者。」是時，阿難敬奉佛教，即著衣持鉢詣舍衛城到長者家，語長者曰：「如來恒說，夫人布施給窮乏者，得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壽，二者色，三者力，四者樂，五者辯。其有施者獲此五德。」長者自惟：「吾聞瞿曇沙門高才博學，所演經典八萬四千億象所載不勝，今日多聞弟子來至我家，但說布施，貪著財貨，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賢智。」爾時阿難廣採經義，隨時適彼長者，然其長者心如剛鐵不可移易，語阿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阿難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長者尋語阿難：「日已欲中宜知是時。」阿難即起捨出，更詣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

明日清旦，佛告阿那律曰：「汝往詣彼降伏慳貪長者。」阿那律受教即往長者家與共相見，漸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長者復念：「吾聞阿那律者捨豪族位出家為道，恒受五百鉢食供養，然無厭足，今復來詣吾家勸我布施，復是乞人，非賢士之法。」尋語阿那律：「日欲逼中，宜知是時。」阿那律即起捨出，更適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

佛復告大迦葉：「汝往降伏慳貪長者。」迦葉受教詣彼長者家與共相見，復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所說法，若人布施獲五功德，所生之處人所愛敬。」長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時，九百九十九具犁牛耕田，六十簞金粟一簞三百四十斛，黔毘羅國第一賢女以為妻室，捨彼豪貴今作沙門，何為至他家如乞人，所說歎譽布施，貪著財貨？」迦葉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意不開解亦不移易，語迦葉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迦葉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長者語迦葉：「宜知是時。」即起捨出更詣餘家，還白世尊：「其人執心意難沮壞。」

佛復告目連：「汝往詣彼慳貪長者。」目連受教即往至彼長者家，與共相見與說布施：「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眾生知施果報者，最後鉢中遺餘已不取食，開意惠施，值賢聖良祐福田者，吾證明此其德無量。』」長者自惟：「吾聞此人神足無礙，能移山飛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來入此土，眾生之類無覺知者，不能與吾現一神足，方說布施之福，將由慳貪故存於懷，斯是乞人非是賢士。」目連復說法，不釋其意，語目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宜知是時。」即適餘家。

佛復告舍利弗：「汝往詣彼慳貪長者。」即復受教詣彼長者，與共相見在一面坐，告長者曰：「夫智達之士當分別四法。云何為四智？一者分別布施，二者親近善知識，三者當離慳嫉，四者念修智達。」長者自惟：「吾聞斯人，年至八歲越眾論上，盡墮諸幢無敢當者，長年十六究盡閻浮利地書籍，無事不開，博古覽今演暢幽奧，天文地理書記圖讖，梵志曆術盡皆通達，瞿曇沙門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謂為當說智慧微妙之教，今乃復說布施之德，復是乞人非賢士也。」語舍利弗：「為有請處？為欲乞食？宜知是時。」舍利弗即還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慳貪執心牢固，積薪至天以火焚燒，融消其心意故不革，唯願世尊躬降屈神詣彼長者，示佛威力，除去慳心開發愚惑。」

爾時世尊，猶如力士屈申臂頃，至長者家坐於中庭，最勝長者見世尊至，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長者曰：「夫人布施獲五大功德。」長者白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佛告長者：「第一施者謂不殺生，是謂長者第一施也。若有眾生，持不殺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一施也。」長者自念：「夫人殺生皆由貧賤，吾今家內饒財多寶所欲自恣，何為當復殺生？此語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敢犯殺。」佛復告長者：「不犯不與取。若有眾生持不與取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大施。」長者自念：「竊盜人物者皆由貧賤，吾今家內，象馬七珍金銀雜寶、車璩馬瑙珊瑚琥珀，充滿庫藏，何為盜竊人物？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盜戒。」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盜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姪姪犯他妻女，若有眾生持不姪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長者自念：「已無妻者則犯姪姪，吾今家內姪女營從動有萬數，意欲幸納意猶不遍，況當犯他妻女？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姪姪。」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姪姪，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妄語，是謂大施。」長者自念：「夫人處世所以妄語者，以其貧賤不能自存，是以虛稱詐逸詭調為業故妄語耳。吾今家內積財無數居一億里，豈當妄語耶？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妄語。」佛告長者：「不犯妄語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四大施。」佛復告長者：「不得飲酒，是謂第五大施。」長者自念：「夫人飲酒三十六失，亡國破家莫不由酒。若我飲酒客來煩鬧，又損我酒加致鬪亂。斯言善矣，當奉佛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形壽不犯酒失。」佛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五大施。」時彼長者內自思惟：「如我外道異學內禁所犯，若弟子事師承受教誡，不問多少要當報恩，供養財寶給其所須。躬自入庫選擇白氎，取不妙者欲以獻佛，其所選者捉輒極妙，如是數十反覆不能得弊者，心口共爭，慳貪深固意不開解。正值爾時，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或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天阿須倫共鬪，復見長者施心慳心共爭，或施心得勝慳心不如，或慳心得勝施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鬪共集， 此業智不處，
施時非鬪時， 速施何為疑？」

最勝長者聞如來說偈，內懷慙愧即出白氎跪受呪願。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講論妙行。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長者聞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得法獲法，法法成就，分別諸法，於如來法逮無所畏，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願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如來默而可之。「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三自歸命已，如來即從坐起而去。

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來至長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長者見已內自念曰：「如來向出，還其何速？」敬意如見佛而為禮之。「不審如來有何教誡？」偽佛告曰：「吾謂長者高才博智分別機趣，諦念長者愚惑無智，吾向所說四諦者實非真諦，斯是顛倒外道所習。」長者尋覺知為詐偽，即報之曰：「止止勿語！吾獲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億千萬身來至我所，欲使退轉我心者，其事不然。豈當以螢火之光與日競明，田家埠阜欲比須彌，鷄鶩烏鵲金鳥並飛，以汝穢形欺詐偽身，設是幻師不應久停，若是波旬宜速還歸。」弊魔波旬聞是語已，慙形愧影即還復身，復道而去。

若有眾生信戒成就，終不為魔所沮也，況當須陀洹、斯陀含有退還乎？此事不然。住凡夫地未入道檢，見此幻形則有退轉，則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後退，是故說，信使戒成也。亦壽智慧者，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無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無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婬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阿那含三界見諦所斷結，欲界思惟所斷結，以施心永盡無餘，捨欲界生，除色界無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不生也，無復慳嫉意不想念貪著世榮，眾智具足壽不中夭，是故說亦壽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執行以教化為本，意欲所適東西南北，輒有所益興起佛事，是故說，在在能行也。處處見養者，已至彼界便為眾生所見供養，在在處處分流法化，是故說，處處見養也。

比方世利， 慧信為智，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比方世利者，世利謂閻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說世利？謂閻浮利人以其閻浮利內出諸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神仙得道者，行度無極，人於此間身行善口意行善，復於此間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

無復愚惑染世塵勞，正使壽終後無遺患。是故說，比方世利也。慧信為智者，有信有智則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證，是故說，慧信為智也。是財上寶者，寶中真者謂智慧寶也，最勝最上無有過者，極上微妙不可譬喻為比，是故說，是財上寶也。家產非常者，世財雖多。會有衰喪者。石室城內有三居士，一名闍利異姓人也。二名晡陀滿。三名婆波那。此三人親兄弟也，多財饒寶財產無極，象馬七珍無所乏短，縣官盜賊水火災變不能侵欺。有一婆羅門，持伊羅鉢龍齋，冀望富貴饒財多寶。時龍現身語婆羅門：「汝今何為勤身苦體食風飲露斷穀除味，在此持齋為何所求？」婆羅門報曰：「所以在神泉與龍齋者，冀望大富獲致珍寶。」龍王報曰：「汝不聞乎？吾有二號：一名伊羅鉢，二名財無厭。既名無厭，復從吾有所求耶？」婆羅門報曰：「設不惠者，便於此命終不能徒還。」龍王即出紫磨好金以報婆羅門：「石室城內有豪富長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與，從彼求財。」時婆羅門得金便去，至彼長者家出金示之。長者見金告語：「藏之勿令人見。」將詣內館召諸五親：「此人遠送斯金與我。」五親飲食歡娛藏金庫內，庫中雜物盡沒入於地還彼龍庫，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財物亦復盡沒於地。聲聞外布，徹彼三居士。復聞龍王與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貴人庫藏盡沒入於地還至龍宮。時三居士自相謂言：「我等三家資財無數庫藏充滿，以法獲致不枉濫人，終不為水火盜賊王法所奪。」國人聞之謂為誇談言與行違，普共聚集詣彼三家，問居士曰：「七家財寶盡入龍宮，聞卿三人自相謂言：『家業財寶以法獲致不攬人物。』以何為證？可得知不？」時三居士各出十斤分為六段，將諸人民及七家亡失財主，往至龍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猶如鑊湯。龍王驚懼即遣龍女，出金還歸報謝使還。順法財者以理成辦，終不為水火盜賊所見侵欺；非義財者枉濫人物得以非道，便為盜賊水火王者所奪，彼七家者即是其義。是故說，家產非常也。

欲見諸真， 樂聽講法， 能捨慳垢，
此之謂信。

欲見諸真者，若有信心堅固，往見賢聖，造諸精舍塔寺，禮覲高德法師，問訊聽受樂聞講法，如契經所說：「若有人著俗樂家無所乏，造者便有五闕。云何為五？於是其人樂以家里談論，若至眾中便聞師教：『夫人執行，應當賢聖默然。』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呵，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墮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一闕也。復次斯人意所愛欲者，常自在前，會至眾中聞諸法師說其滓穢，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眾人見呵，於

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二關也。復次斯人知親遠行心常愛敬，行至眾中便聞師教：『遠遊妨樂知親企望，離師離眾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三關也。復次斯人知親為眾擯棄，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誨責知親，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眾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四關。復次斯人知親命終，追慕悲哀不離食息，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身死神離當更受胎。』其人不信謂為永滅，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者其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五關也。是謂五關，不至大眾之所致也。」是故說曰，欲見諸真，樂聽講法也。能捨慳垢者，垢中深者慳嫉為首，染污人心不至於道，止人施心斷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設遇財寶終不貪欲，計彼財物瓦石不異，唯信於道不習顛倒，是故說，能捨慳垢，此之謂信。

信能渡河， 其福難奪， 能禁止盜，
野沙門樂。

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無礙，如所說近行若遠遊為人所誑，前實艱難欺言無患，斯人信已涉路而進，雖遇艱難通達無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問行人曰：「水為深淺？」答曰：「齊踝而已。」執信而渡實如所言，正使斯人戢信，命終所生之處無違言者，眾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說，信能渡河也。其福難奪者，昔有一人犯於王法，家產諸物盡沒於官，王勅其人：「送汝家產財簿盡詣於官。」其人齎福德名簿送詣於官。王問其人：「吾勅汝送家產財簿，乃送福德簿耶？」其人報曰：「後身家產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產簿，隨王所錄。」王聞斯語，心開意悟息而不錄。是故說，其福難奪也。能禁止盜者，昔舍衛城裏有一長者，篤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眾生調諸窮乏。時天暴雨電雷霹靂，盜竊忽至劫掠財物，長者尋覺，語彼賊曰：「汝莫持去，吾欲與沙門。」賊聞斯語，眼則隨闇手便不舉，賊帥相告尋退而去。是故說，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沙門數至， 智者所樂， 及餘篤信，
其間歡喜。

沙門數至者，見沙門者心開意解，給施所須隨時問訊，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沙門數至，智者所樂也。及

餘篤信者，比近村落見其造福，皆佐歡喜普共修善，是故說，及餘篤信也。其間歡喜者，或從遠來躬自親奉同發歡喜，出入行來觀其威儀禮節，是故說曰，其間歡喜也。

若人懷憂， 貪他衣食， 彼人晝夜，
不得定意。

若人懷憂者，昔佛未出世時，爾時九十九種道普皆興盛；如來出世眾邪自滅，弟子翼從皆得供養。外道異學內懷憎疾發心妬忌，見人得利養者，煩怨苦惱誹謗而行，是謂外道生嫉心也。或復有人，於內法中雖復出家染道，不精勤於道，外像持律內行不純，見人得利養者，興嫉妬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獨受福吾不得養。」猶二羅漢，功齊行滿俱無增減，一人招致利養迫身不離，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給足，便自生念興相似疑：「吾獨何為不見供養？彼獨何福恒受利養？」無垢道心猶尚興想，況於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毀辱之不以憂感，供養者不以加歡，持心如地亦無增減，是故說，若人懷憂，貪他衣食，彼人晝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斷， 盡其根原， 彼人晝夜，
而獲其定。

若人能斷者，畏將來罪不生後世緣，盡其根萌無復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斷意根本所念，晝夜安隱定意不亂，心之所念隨意即至，是故說，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也。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拙取水，
掘泉揚泥。

無信不習者，亦不親近亦不承事，言談往反設共從事者，善法有減增諸不善。如拙取水者從高山求，唐勞其功不獲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揚泥不可任飲。是故說，無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冷不擾。

賢夫習智者，賢夫者，謂佛弟子，常當親近承事供養，隨時瞻視不使有乏便獲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見慧身。猶如有人渴愛於法，晝夜思慮，脣口焦爛追尋不捨，猶水澄清冷而不濁。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眾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廣及眾生不自為己，穢濁結使已盡不生，陰持入熱無復根本，更受冷陰無復熅氣，是故說，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也。

信不染他， 唯賢與仁， 非好則遠，
可好則學。

信不染他者，染者為沈重結使，姪怒癡具足，入骨徹髓，如此染者常當遠離。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習故。是故說曰，信不染他也。唯賢與仁者，以得仙道離世八業，修行清淨己身無染復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是故說，唯賢與仁也。非好則遠者，斯是弊友遠之如捨廁，如避惡狗、奔逸暴牛，如離惡馬、狂醉之象，如避姦道賊寇，是故說，非好則離也。可好則學者，如此人等皆是賢聖奉律之人，可敬可貴，天人所尊，猶澄清水冷而且甘，猶人渴乏求毘沙門，獲致財寶無所患恨，猶人須華當詣園圃，須珍寶者當詣大海，是故說，可好則學也。

出曜經卷第十二

沙門品第十二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逮無量德。

截流而渡者，流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法，猶如江河諸流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彼修行人執智慧劍斷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纏縛，是故說，截流而渡也。無欲如梵者，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曝露屍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為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是故說，無欲如梵也。知行已盡者，無欲之人內外清淨，練精其心無復塵垢，是故說，知行已盡也。逮無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無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處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眾行具足功德無量；施百須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是故說，逮無量德。

智者立行， 精勤果獲， 行人執緩，
轉更增塵。

智者立行，或時誦習精微，入定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執意勇健不懷怯弱，晝夜孜孜不懷懈倦，是故說，智者立行，精勤果獲也。行人執緩者，夫人出家要猶精勤，晝則經行夜則禪定，不能順從佛教佐助眾事禮拜塔廟，方更懈怠不勤三業，遂墮凡夫不至究竟，是故說，行人執緩也。轉更增塵者，凡夫人行不牢固，姪怒癡增。以出家學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虛論萬端，行不真正不誦習受，是故說，轉更增塵也。

夫行舒緩， 善之與惡， 梵行不淨，
不獲大果。

夫行舒緩者，人欲建行要當究竟，所願畢果終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緩不能究竟，亦復不能誦習有所成辦，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是故說，夫行舒緩也。善之與惡者，人欲習行為善為惡，要當建志必果所願，意欲趣善必成其善，意欲趣惡必成其惡，習垢多者結使隨之，習善多者結使尋滅。或復苦行具諸威儀，勞形苦體曝露屍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臥寢荊棘斷穀服氣，或食果蓏欲成所願。是故說，善之與惡也。不淨梵行者，或復持戒摸買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釋六天魔王，復以戒福求作聖王典主四域，是故說，不

淨梵行也。不獲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脫果也，最上最尊無與等者，但受報果不受證果，是故說，不獲大果也。譬如執薺草，執緩則傷手。沙門不禁制，獄錄乃自賊，猶如學術戰鬥相勢、乘馬御車、飛輪擲索、撥橋馬蹈，比當了知。復當次學在家田業，收拾藏舉望風燒野，收刈苗穀知草剛軟，剛者牢執緩則傷手，軟者緩持無所傷損。是故說，譬如執薺草，執緩則傷手也。沙門習行亦復如是，習戒不牢違失禁法，或修或捨。若有學人先不學戒，入定徑路分別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脫半，皆由不隨善知識、習近惡知識，便生地獄中。是故說，沙門不禁制，獄錄乃自賊也。

譬如拔薺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泥洹路。

譬如執薺草者，凡學之法當盡師術，才伎六藝盡當備具，猶如戰鬥當有戰具，安脚定心手執弓矢，隨意所趣必果其心，及獲家業收拾藏舉，薺草苗穀亦復如是。是故說，執牢不傷手，沙門禁制戒，漸近泥洹路也。沙門持戒難動如山不可移轉，不為外邪所見沮壞，已離惡知識，與牢固善知識從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復是沙門禁戒滅盡泥洹也。

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

難曉難了者，學道求佛難，出家遇師難，實為難曉。上法妙業賢聖所學，是故說，難曉難了。沙門少智者，少智人者，不得為沙門，或處在居家，染著非要不能捨離，或同釜竈漏壞不完不能捨離，或同床褥穢漏不淨不能捨離。設有一婦盲跛憔悴不能捨離，是故佛說，蠅困於蜘蛛網、鳥困於羅、象困剛鑊繫、惡馬困於策。學人觀此已，能永捨居業，捐棄妻息，除去五欲，永離八法，便得為道不著世累。少智之者猶蠅投網、鳥入羅裏求出甚難，是故說，沙門少智也。多諸擾亂者，或以道心無數百千方便，勸語前人使出家學，不肯信用，心如藕葉水不著污；不但勸出家，亦復勸持八關齋，亦不信用；不但勸八關齋，彈指之頃使念其善，亦不信用，況能捨家學道，此事不然。猶如國主赦囚出獄牢繫罪人，厭患獄者聞輒尋出如避火災，愚人樂獄戀慕不出。如來出現於世放大慈赦，又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縛著牢固之結，漸當離彼生死。其中智人有目之士，聞大慈赦音者，即捨家業出家為道；愚癡少福心不開寤，染著世累不肯出家，雖聞赦音不入其心。是故說，多諸擾亂，愚者致苦。

沙門為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著粘， 但隨思想走。

沙門為何行者，修沙門法息意不起，愚人起惑，謂為沙門當趣何行？於中息心不樂出家，是故說，沙門為何行也。如意不自禁者，當禁制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入，猶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鉤調象，人心亦復如是，恒當將御，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其便，是故說，如意不自禁也。步步數著粘者，其中行人執意不牢，猶如輕衣隨風東西，亦如輕羽得風則移，興念眾想流馳萬端，為三想所牽。云何為三？一者欲想，二者恚想，三者慳嫉想，是謂三想。難御難制，去無蹤跡來亦無形，想為心使求定難獲。是故說，步步數著粘，但隨思想走也。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

比丘出家心恒著俗，追念家業不修福事，中間自念有變悔心，何為出家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鹿驚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猿猴。彼心不定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失戒律，進無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罪不至永寂。是故說，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會止同利難者，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寄他鄉難，素貧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嬈，設得好醜勿生是非。』」是故說，會止同利難也。艱難不過有者，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以來，經無數世涉苦無量。」是故說，艱難不過有。

袈裟被肩， 為惡不捐， 惡惡行者，
斯墮惡道。

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學道，外被袈裟內行不純。昔有眾多比丘，居在山藪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無量。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談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山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興欲想欲制止之，即現人身，而說頌曰：

「畏死而懷懼， 假名為沙門，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長尾。」

爾時眾多比丘聞天說偈，瞋恚隆盛，尋報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

「吾不稱姓字， 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 吾故說此人。」

是故說，袈裟被肩也。為惡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惡法，貪欲無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具，縱恣自由不自收攝，是故說，為惡不捐。惡惡行者，晝夜為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經。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是故說，惡惡行者。斯墮惡道者，以惡自纏不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斯墮惡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纏樹枯，
斯作自為身， 為恚火所燒。

至竟犯戒人者，無毫釐戒存在心懷，亦無清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吾不見調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觀彼人身頗有淨處屎尿不污，吾欲捉而挽出。遍觀其人無處不污，無毫釐淨處。」至竟犯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至竟犯戒人也。葛藤纏樹枯者，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為葛藤所纏凋落枯死，是故說，葛藤纏樹枯也。斯作自為身者，自招其禍以自剋伐，為眾所嫉不歎其德，是故說，斯作自為身也。為恚火所燒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叉，天分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臥深草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恚毒熾盛身體浮腫，再三觸身身壞自終。是故說，為恚火所燒也。

所謂長老， 不以耆年， 形熟髮白，
蠢愚而已。

所謂長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不知法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象，雖為年至，蠢愚而已，可謂食年非智慧年，不誦契經律阿毘曇，不觀三義徒自受苦。是故說，所謂長老，不以年耆也。形熟髮白，蠢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羅王所，為王所詰無言可對；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作善果，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形熟髮白，蠢愚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遠清潔，
是謂長老。

謂能捨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謂為福，入地獄畜生是謂為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原不種當來有，是故說，能捨罪福也。淨修梵行者，賢聖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處盡苦原底，是故說，淨修梵行。明遠清潔者，彼長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無外遠近敬附，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門瞿曇誇世自稱，謂為第一獨步無侶，王可造沙門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無上等正覺道耶？』若彼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以此言報之：『不

蘭迦葉等少出家學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以來日淺，二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乎？」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誡，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覺道耶？」佛報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覺。」「不蘭六師等，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無上道，況瞿曇少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誇世自稱成無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最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毒蛇瞋恚興盛，口吐毒火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是謂一不可輕。二者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萬物，是謂二不可輕。三者比丘年雖盛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無常，權慧化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四者王子雖小亦不可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無不從命，是謂大王！四不可輕。」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誡歡喜踊躍，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故說，明遠清潔，是謂長老也。

所謂沙門， 非必除髮， 妄語貪取，
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者，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日，爾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有無量眾生在家窮乏，晝夜救命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為道。既為沙門，不能纂修法教誦契經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受人信施論不要事。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理家業乏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故出家為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爾時如來便說此偈：

「世稱卿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雖似沙門， 如鶴伺於魚。」

佛告比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爾，報應一至億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來承如來教，諸有鈍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禍。是故說，所謂沙門，非必除髮也。妄語貪取，有欲如凡者，「汝等比丘與惡智相應，永離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為沙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如來復說此偈：

「如離實不離， 袈裟除不除，
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

重雲而無雨， 苗茂不獲果，
比丘離比丘， 如晝燈無光。」

是故說，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 恢廓弘道， 息心滅意，
羸結不興。

所謂沙門者，昔有愚人志性遊蕩，不別是非好惡，見數十人昇死者出城，復值眾人以香華散於死屍。時彼愚人還家寢臥，先有鬱金華裹懸於屋棟，繩解華散墮於愚人上，愚人舉聲喚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昇我捐棄？」家人問曰：「汝云何為死？」報曰：「汝不見華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華散身上謂以為死，所謂死者無出入息，身如枯木，風去火棄神識斷去，身體剛強無所復任，如斯比者乃謂為死。汝雖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眾亦復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真實比丘者，威儀具足，見小隙畏懼，況於大者？眾行不闕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羅漢道。具足威儀戒律如此之比，乃謂沙門。汝等剃除鬚髮外被袈裟，內懷姦宄；所謂沙門，恢廓弘道也。息心滅意，羸結不興者，諸弊惡法已盡已滅更不復興，羸者謂結中根本，根本已除則無枝葉。是故說，息心滅意，羸結不興也。

謂能捨惡， 是謂沙門， 梵志除惡，
沙門執行， 自除已垢， 可謂為道。

謂能捨惡，是謂沙門者，已息諸惡，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如人稱卿，皆云沙門沙門。」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門沙門。」佛告比丘：「若應爾者，當執沙門行，若為梵志當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門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門梵志其行清淨，意欲所願必如所念。云何為沙門梵志法？所謂沙門梵志法，身行清淨。或復作是念：『我所作已辦已成，口意亦復如是，便得養壽。』是謂沙門梵志法。」梵志除惡沙門執行，梵志修行恒以貢高為首，自恃技術自相謂曰：「吾等婆羅門從梵口生，剎利種者從梵天齊生，毘奢種者從梵天脇生，輸陀羅種者從梵天脚生，以梵為父，貢高誇說自謂第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梵志法者其實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淨除不善法，今諸梵志為身招禍，畜妻養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純，反更稱說吾從梵天口生。」是故說，梵志除惡，沙門執行也。自除已垢，可謂為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已垢，諸惡不善法永盡無餘，遊戲於賢聖八品道，是故說，自除已垢，可謂為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下，如此纏結染污人心，盡當捨離修清淨行。或有梵志興邪見意，謂為內無塵垢病由外來，或入江水或入三華池，或入人非人

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縛著。世尊說曰：「夫人習行至竟清淨除塵垢者，當執無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塵垢為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華薰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薰，終以香香莫不聞者。」是故說曰，自除己垢，可謂為道。

出曜經道品第十三

八直最正道， 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無為， 以錠滅愛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為正直？四諦。為義處為四？為緣果為四？以聚故為四？若義故為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無習、記習則無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為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為五。若以聚為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無色界為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果義名為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亦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習興二論，亦無苦亦無習，欲制此二論，故有苦有習。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無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無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緣、色無色行緣盡集已，興出生相；欲界行盡，色無色行盡，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無色行對盡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說，名為四諦。如慧所觀者，知有累無累念知出要，是故說，四諦為法迹。是道名無為者，安隱泥洹滅盡無為盡捨諸苦，是故說，是道名無為。以錠滅愛冥者，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無色有，彼牢固愛縛著愛，主生亂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是故說，以錠滅愛冥。

慧離諸淵， 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
是為慧見。

慧離諸淵者，非圖一類淵有若干，或言風塵或言深水，塵者污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視不明衣裳垢坩，上弊日月使無精光，妨人遠視真偽不別。時，龍王慈愍愍世愚惑，欲使離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掩塵滅霧曜然大明。是故說，慧離諸淵，如風却雲也。彼執行人專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癡想。此三想者亦不為塵主生亂念，敗壞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覩四諦，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興諸想，是故說，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智為世長， 恬樂無為， 智受正教，

生老死盡。

智為世長者，為最為上為微為妙，亦名三義。云何為三？一為事義，二為見義，三為緣義。亦名眼義、首義、道義、覺義、賢聖出要義。以此普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人、入一陰、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人，色人也；入一陰者，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是故說，智為世長也。惛樂無為者，乘此智慧遠離生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是故說，惛樂無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盡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無生者何有苦哉？猶如培的眾箭競射，是身如是眾苦染著，是故說，智受正教，生老死盡也。

道為八直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道為八直妙者，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糧以為淨行，或臥灰糞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跣形體不覆，或臥棘刺枕石漱流，或編髮為衣，或觀樹葉習算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謂為成道。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眾道，賢聖八品道為最為上。」是故說，道為八直妙也。聖諦四句上者，猶眾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梟鷓鴣，或事獐鹿鷄狗蛇虺，謂為真實得至滅度無為無作，得至泥洹至解脫門永離憂惱。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真實諦者四諦是也，得至無為滅盡之處。」是故說，聖諦四句上也。無欲法之最者，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也，一為佛二為法三為眾。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愛盡無欲滅盡泥洹，真實法者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無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諸有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及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常者，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琢石見火焰現已滅，是故說，一切行無常也。如慧所觀見者，知之穢漏非真非實，為磨滅法皆歸滅盡，是故說，如慧所觀見者。若能覺此苦者，厭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常念修持無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眾行苦，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苦者，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數變易苦，若在無色界受行為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一切為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眾苦之中？」是故說，一切眾行苦也。如慧之所見者，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珠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厭患不與同處，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眾行空，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空者，眾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滅流逝不停，苦空無我，空性自爾亦非不爾，是故說，一切眾行空也。如慧之所見者，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眾行，起者滅者無所罣礙，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從初積行乃至成道，其間涉苦不自覺知，為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賢聖相值，長夜染著五盛陰身，今乃自覺知為非真，如我今日觀此五盛陰眾苦集湊，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滅其跡，至竟清淨而無瑕穢，盡苦原本令得清淨，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行無我，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我者，無欲無作故一切法無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無我，不自由故一切法無我，是故說，一切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者，慧之所鑒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見形無所罣礙。此亦如是，以慧觀察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為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實觀之，便生厭患能離解脫。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無常苦空無我永盡無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諦所錄，苦未知智斷，是故說，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 愛箭為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者，或有眾生懈怠慢惰，自相謂言：「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執道內我形中。」猶如契經所說，有異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解我狐疑滯。」

此為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懈怠慢惰，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盡。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卿， 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為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滅一切眾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被眾生。梵志當知，不究病根錯投其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此亦如是，己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已結使，此義不然。猶如梵志，良師達鑑審病根原，隨病所生而投其藥，便得瘳愈終無錯謬。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原而投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大悲廣被眾生，何須勞苦躬自行道，為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慈一切，自當為我演說道教，何故不獨與我除去結使？」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說，吾已說道也。愛箭為射者，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先學方略審病根原，毫釐不失然後投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己結使永盡無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一一分別，乃投道藥永無塵疇，以無上利箭射彼結使。是故說，愛箭為射也。宜以自勗者，演道之人為人說道，直趣一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道者無形無為無作安隱滅盡泥洹。出言如教亦無虛妄，猶如父愛子，隨時瞻養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食彼諸子；諸子放逸不從父教，貪著五欲不從正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眾生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法；眾生不肯承受。是故說，宜以自勗，受如來言也。

◎出曜經卷第十三

◎道品之二

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說安詳終不卒暴，所暢法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問何法輒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是故說，吾已說道。除愛固刺者，愛之為病墜人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拔御以止觀不興愛心，猶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不可得拔，是故說，除愛固刺也。宜以自勗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無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是故說，宜以自勗也。受如來言者，如來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邃，眾德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說，受如來言也。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是道無有餘者，長阿鎗契經，說七佛如來等正覺，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慧遺腹兒息，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人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要言之，侍者名無憂，集說戒時，忍辱為第一，廣說如契經。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七萬歲；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毘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廣說如契經。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侍者名佛堤，集說戒時，譬如蜂採華，廣說如契經。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亦不觸嬈彼，廣說如契經。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等觀，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經。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百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集說戒時，護口為第一，廣說如契經。

爾時世尊說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名號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法亦當異。」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於大眾而說斯偈：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寤，將諸翼從壞破結聚，豎解脫幢擊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無復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無起滅無復往還。是故說，是道無有餘，見諦之所淨也。趣向滅眾苦者，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是故說，趣向滅眾苦也。此能壞魔兵者，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染著人者，於中求便永斷無餘，滅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打，剝重剝，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是故說，此能壞魔兵也。

唯是更無過， 壹趣如淵流，
如能仁入定， 在眾數演道。

唯是更無過者，直至無為徑趣泥洹，越過生死中不退還，住生死岸顧瞻眾生，欲與同歸，已得至彼更不還轉，是故說，唯是更無過也。壹趣如淵流者，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徹，億百千眾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亦無飢渴之想，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此亦如是，依賢聖道，億百千眾生飢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永無飢渴想，兼除結使終無熱惱，去不善行更不復生。是故說，一趣如淵流。如能仁入定者，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云何為四？一者於現在法而自娛樂，二者遊戲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亂，四者勸進必至究竟。是故說，如能仁入定也。在眾數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錯其眾，救拔生死安處無為，沐浴清淨不染塵垢，永離輪轉不興八法，亦復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說，在眾數演道也。

一人見生死， 道為得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一人見生死者，誰能覺知生死原本？維衛世尊本履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原本，後與弟子演說微妙法。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是故說，一人見生死也。道為得祐助者，菩薩處眾起大慈悲，愍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脫，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盡以此道度愛欲海，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當來諸佛世尊，如彌勒比，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是故說，此道度當度也。截流至彼岸者，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是故說，截流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淨， 以盡生死本，

辯才無數界， 佛說是得道。

究竟道清淨者，究竟有二義：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辦必然不疑。定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暄。是故說，究竟道清淨也。以盡生死本者，人有生分必當有老死，亦由生眾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是故說，以盡生死本也。辯才無數界者，如來神德適化無方，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剎土，觀察眾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來皆悉知之。是故說，辯才無數剎也。佛說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眾生世。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剎土是；眾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眾生世。誰能分別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耳。」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觀眾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別。是故說，佛說是得道也。

駛流澍于海， 翻水羨疾滿，

故為智道說， 可趣服甘露。

駛流澍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從牛口流；新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大泉，從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達泉，從象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為師範，外道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遙三稱揚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者，雖住百由旬外，一切眾惡盡，如蛇脫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眾穢。」是故說曰，駛流澍于海也。翻水羨疾滿者，以至于海晝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焦炭山，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山，如是漸漸還至本原，晝夜流逝周而復始，海亦不滿流亦不停，是故說，翻水羨疾滿也。故為智說道者，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滅盡處，已得至彼，無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無有飢寒勤苦，盡離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說，故為智說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具成辦海業。此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說，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聞法輪， 轉為哀眾生，

於是奉事者， 禮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犁，因彼名故故名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者，諸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皆遊學彼國，純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時，彼國王出野遊獵，值群鹿千頭悉入網裏，王布

步兵圍繞一匝，群鹿驚懼有失聲唐突於弜，或有伏地自隱形者。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生彼群鹿中為眾導首，告諸群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濟命各令無他。」時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遙見之勅諸左右，各勿舉手傷害此鹿。鹿復舉聲跪向王曰：「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熱肉叵久停，願王哀愍，日殺一鹿以供厨宰，不煩王使，鹿自當往詣厨受死，肉供不斷鹿得增多。」王問鹿曰：「汝在群鹿中最高大耶？」答曰：「如是。最高大。」王復問鹿：「汝審實不？」答曰：「審實。」王即捨鹿攝陣入城。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身，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鳴喚呼，輒就菩薩自陳啟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恕聽在後次，分身適訖，自當詣厨。」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答曰：「主不見聽。」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薩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誠勅：「汝等各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為辭訴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止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為愍彼胎子未應死耳。吾今當代，濟彼胎命。」菩薩所念，群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無所畏忌。」王遂意盛捨而詣厨，群鹿追逐隨到王宮。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見鹿王分明識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王為可殺不？」王聞斯語自投床下，諸臣水灑扶令還坐，王勅諸臣：「速將鹿王來，吾欲見之。」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為來？」鹿白王言：「千鹿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無有減少。」復向人王說鹿根原。王自墾責自怨不及：「吾為人王，不別真偽枉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即遣鹿王將諸群鹿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梟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是故說，前未聞法輪也。轉為哀眾生者，最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萬天人，反覆說四諦真如法，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若魔天所能轉者，是故說，轉為哀眾生也。於是奉事者，諸天世人所見恭敬，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問曰：「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餘處說耶？」答曰：「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眾知自在。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法頻闍羅鳥勤精梵行。昔有三獸處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獼

猴，三者佉頻闍羅鳥。象語二獸：『我等三獸不相敬待，各無禮節，今當推讓，誰應耆舊推為上首？』時有大樹高而且廣，蔭五百車，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象言：『吾食其樹。』獼猴言：『應推我為年耆。』象即舉獼猴負於脊上，佉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於此大便處即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獼猴復負脊上，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設得飲食推讓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四面雲集，問其原由。三獸自陳昔所經歷，象雖形大年幼處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人民感獸各生善心：『鳥獸猶然，況我人乎？』共相勸勵上下相事，舉國人民孝敬者眾，自可有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證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說，於是奉事者也。禮之度三有者，興敬眾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誰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聲聞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說，禮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為正斷。

三念可念善者，隨時興念息不廢，常當念善具眾德本，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原，盡有漏成無漏，是故說，三念可念善也。三念當離惡者，已離惡念，獲何功德？答曰：「不為心垢所染污，除諸結使染著，亦不為彼結使所使。」是故說，三念當離惡也。從念而有行者，有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四禪，除弊惡心諸不善法，日進其行終不退轉，是故說，從念而有行也。滅之為正斷者，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云何為滅？或為亂想抑制善心，不隨行三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猶如風塵卒起，覆蔽日月不覩光明，龍降甘雨隨時掩塵，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露滅心塵垢，矐然大悟無復微暄，賢聖道果皆悉露現。是故說，滅之為正斷也。

三觀為轉念， 速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持。

三觀為轉念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問曰：「爾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薩苦行六年勤勞，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時歌笑伎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復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宮人嫖女，爾時便生恚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陀、難陀波羅二女，以蘇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想愛想。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給使我，不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爾時菩薩便興恚想亦興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

害想。爾時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損亦損他人，二事俱損。自損者，諸善功德盡捨而去，是謂自損。云何損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眾德有闕，是謂損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厭患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勞怨，永棄亂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是故說，三觀為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云何為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答曰：「志求出要，無欲想無恚想。」是故說，三觀為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菩薩坐樹王下，棄三十四意，成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上，三千大千剎土蜎飛蠕動之類，於中最上無有過者。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為一忽，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不下，無形不可覩，非眼識所攝。所以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唯有轉輪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能見耳。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即覺即知。是故說，逮獲無上道也。得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禪入清淨定，不興想著結使疾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四專一除結，是故說，得三除三窟也。無量修念持者，住初禪地思惟念持，或於四禪，攝內外法亦有念持。初禪內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燃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為火所燒。二禪內有不定想意愛似水，外有不定想為水所漬。第三禪內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第四禪中內無不定想，不為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內不定想無量者，於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眾行，是故說，無量修念持也。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己定攝外亂。

能除三有垢者，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名曰眾垢之室，眾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出過三界，是故說，能除三有垢也。攝定用縛意者，不使麤心遊逸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難沮壞故，是故說，攝定用縛意也。智慧禪定力者，以智慧利戟無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源本，是故說，智慧禪定力也。己定攝外亂者，己身入定能攝外人，是故說，己定攝外亂也。

積善得善行， 處處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積善得善行者，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所行三禪為妙，三禪所行四禪為妙，是故說、積善得善行也。處處得名譽者，如彼晝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處處得名譽也。逮賢聖八品者，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無為無作，是故說，逮賢

聖八品也。修道甘露果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無上安隱之處，服食甘露無終無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說，修道甘露果也。◎

◎出曜經利養品第十四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駞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加蘭陀所。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後意轉轉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深著世利。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是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恐有勝已耻在不如。」調達即捨如來，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為我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復用學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習無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之道，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即便捨去至大目犍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子，神德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願為我說神足道。我聞此已奉而修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目連語比丘曰：「止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為？吾聞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苦義空義非身之義，復當精修四禪，爾乃得神足道耳。」調達聞已即興恚怒：「此目連者，自誇神足無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彼便無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耳。」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眾德具足，大慈四等無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達，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當善修行。」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羸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羸，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

出西沒西出東沒，四方皆爾，或分身無數還合為一。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過無所罣礙。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華，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號現嬰兒能。」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終日翫弄無有厭足，或嗚嗽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能作無數變化。」時，阿闍世日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

爾時眾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剋獲，竹蘆亦復如是，駞驢懷妊二命俱喪，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群鷲遊在深山各各孚乳，鷲告其雛曰：『汝若學飛玄在虛空，見地如繫慎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隨藍風，傷害於汝，頭腦支節各在異處。』時雛兒不隨父母教誡，飛越過量，為風所吹喪命，支節異處。汝等比丘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群龜告語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為五分。』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其處共相娛樂，便為獵者所獲。或有安隱還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為從何來？不至彼處乎？』子報父母：『我等相將至彼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綫而追我後。』龜語其子：『此綫逐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綫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如野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已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已自陷罪復陷他人。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復引喻來，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食豬，時宮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興此意，羨彼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逼節會新歲垂至，家家縛豬投於濇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愆為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調達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養？」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處在大眾而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十四

利養品下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駞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然。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姦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眾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鬥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眾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也。駞驢坐妊死者，猶如駞驢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喪身，是故說，駞驢坐妊死。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在地。

如是貪無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為已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不至究竟，是故說，如是貪無利也。當知從癡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受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為此害賢者，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是故說，愚為此害賢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比丘，通出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是故說，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鑑善法，內自興嫉外望供養，欲使四部眾隨時致敬，是故說，愚人貪利養。求望名譽稱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猗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或時在眾虛談萬端欲現己智，獨望尊貴餘者處卑，內懷悵望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萬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瓶，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為恚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也。在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妬，吾今不欲

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設欲住者恒乏利養，是故說，在家自興妬也。常求他供養者，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檢，行出人表，當令蜎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衣服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妬嫉如失寶藏，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

勿猗此養， 為家捨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猗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慢惰漸墜于罪。」是故說，勿猗此養也。為家捨罪者，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是故說，為家捨罪也。此非至意者，捐棄惡緣修無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為己，是故說，此非至意也。用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強記，辯才捷疾智慧無量，不欲聞人稱譽己德。是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為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夫利養， 泥洹趣不同。

愚為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已行不均，在眾人中獨尊獨貴興致禮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說，愚為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中直之人厭患利養，戒聞施惠眾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欲慢日用增也。異哉夫利養者，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是故說，異哉夫利養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泥洹趣不同也。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為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墜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也。比丘真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云何名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眾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為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

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為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是故說比丘真佛子也。不樂著利養者，何以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根人當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方便至無礙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無願、無相、空定。是故說，不樂著利養也。閑居却亂意者，常當五閑淨法：一為喜，喜已所得。二為安，安止眾生。三為自守，守行不失。四為念，念定不亂。五為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眾亂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故說，閑居却亂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為身命，二智慧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無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育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己，所謂省己者，戒聞施惠是為妙法，若在第一義，便逮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知計數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倮形露體者，外道異學尼乾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眾倮形遊世者，與彼畜獸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一為臭穢，二為難近，三為饒蝨，四為饒蟻，五為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士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被飲食者，已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報曰，所謂衣被者，泥洹僧僧祇支、安陀衛、鬱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蒲桃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本有五：稌、粟、麩、麥麩、麥頭麩，正根本食者粳米為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比丘，勅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飲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當羸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問比丘曰：

「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內興
恚：「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請比丘，明日更
食以苦酒煮[噉-口+豆]豆食之，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
耶？」答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食亦言如食所
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比丘答曰：

「如竿瞻蔔華， 出油用膏車，
臭脂膏致遠， 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噉-口+豆]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慚愧無顏仰瞻。「我之所為極為可耻，乃興惡意觸
燒賢聖，猶如愚人不顧慮，便自興意捩須彌山，不損於彼而自傷
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狹小意，量度
賢聖。」王復思惟：「夫修行人，不自為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
復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獲好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
智者當清淨施，莫懷妄想。是故說，衣被飲食也。

不自望利， 不諂於人， 不依他活，
守己法行。

不自望利者，昔諸比丘初學日淺貪著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惡羸弊
不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感
漸興權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毘曇。世尊告曰：「汝等比
丘！當觀宿緣皆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滿足
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相為譬。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意起憎
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
外現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無所差違，姦偽邪意常當遠離。昔罽
賓國拘秀那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偽姦者，彼有塔寺名婆繫那，有
一比丘恒給眾僧清淨水。此比丘欲現權詐，佯如姦宄，集聚阿練比
丘，皆著百補納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問訊訖各
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地，謂諸道士：「為從何來而至貧家？為
從蓮華池來？為從他方世界？為從神仙山來？」意甚愛敬即請諸比
丘：「願明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來者，正為君
一人耳，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
者，斯有爾許人無有過者。」即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
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
「賢士竟為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法則，六時行
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
彼眾中上座入語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飯食諸饌及以菓

蔬，一時齋來吾當呪願。」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蔬前受呪願，復以酥餅蜜和麩別貢上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必獲其福。」比丘受食呪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數種，蒲桃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不審尊者上座為須何漿？」道人報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淳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耳。」檀越聞已甚怪所以：「咄咄禍災乃置此變。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通羅漢清澈；今觀其蹤正是大賊。」檀越尋語道人：「自少以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即以奢勒裏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為我酤來。」檀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鞦道士，有何道心？」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鞦道人！吾先不諳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為汝所誑。」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寤卿一人耳。汝前後以來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今此大眾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眾之中四果備足，四雙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寶，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道羅漢者當詣大眾。檀越明聽，更說一譬，開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輒化為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永無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無遠慮遭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燃，為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草名遮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鎮壓者，食彼藥草即還復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噉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為驢即詣南山，以次噉草還復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日可果？所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真人羅漢者，當從大眾索之，以次供養必值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當明聽，昔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彌親佛夷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眾，何為獨向我耶？吾亦是大眾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眾。』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眾不自專己。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內婆繫那寺

主，給施眾僧水者不乎？」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姦偽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福，當詣大眾，所求果報如願剋獲。」時彼比丘即說頌曰：

「毒蛇擎持頸， 被服虎斑文，
行如鶴伺魚， 閉塞寂無聲。
內無四等心， 欺詐於主人，
是故離諂諂， 以真練精神。
如來廣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養， 由有賢聖道。
施者忘慳貪， 盡心事三寶，
是以離欺詐， 以法成其性。」

爾時檀越即從坐起，五體投地敬禮聖眾，願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真要遭蒙聖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少，盡當詣眾不敢自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為我師，當以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不諂於人也。不依他活者，昔調達比丘將五百比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此五百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無功德不足為貴。要當己身備具眾法，自致供養乃可為貴。是故說，不依他活也。守己法行者，法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己內教授，息心令常精勤不失法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己法行也。

自得不恃，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為而不見其為，自不恃德[凌*欠]彼無德。調達門徒，已實無德虛受信施，皆興願求獨尊無等，是故說自得不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嘆名譽，一人不說逐出眾外，正說無德強說有德。是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己，則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無他異念，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眾善普集，闡揚幽玄以為營命，非但衣服飲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息心自省也。如鼠藏穴者，

夫穴處之蟲深則牢固無所畏懼，不為惡人弊蟲所見侵害，不為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者，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習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嶮難遂增艱苦，無毫釐之善，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食知止足不廣慙慙，設欲得衣被飯食床臥具，終無榮冀，是故說曰，趣得知足也。念修一法者，云何為一法？所謂一法者，於諸善法而悉知足，是故說曰，念修一法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
清潔勿殆。

約利約可者，謹慎其行不為流耶所屈，設得利養，先勸施大眾然後自受，當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為國王大臣一億居士豪富長者，日夜咨受恒以推讓為先，然後自表，是故說曰，約利約可也。奉戒思惟者，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行來不失威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是故說曰，奉戒思惟。為慧所稱者，諸有智人志崇高顯，耻不上及，見有執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歎譽其名德，是故說曰，為慧所稱也。清潔勿殆者，晝夜精勤坐臥經行不失本業，清旦至暮暮經達曉，思惟止觀息不廢，是故說曰，清潔勿殆也。

比丘三達， 解脫無漏， 寡知妙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利根高德無疑解脫棄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諸漏已盡是謂二明，得諸神通是謂三明。復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是故說曰，比丘三明也。解脫無漏者，彼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一為結使死，二為陰死，三為至竟死，四為自在天死，是謂四死。三達比丘永降二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結使魔，二者天魔。是故說，解脫無漏也。寡知妙識者，己身智慧廣普無崖，然不與人間周旋，不與知識往反，唯有智者乃能分別，是故說，寡知妙識也。智者憶念者，為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自在無所罣礙，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喜惠施，顏貌端正面如桃華，生豪族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色，神識了朗聰明智慧，高才

博學無事不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是故說，其於飲食，從人得利也。而有惡法，從供養嫉者，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互相法則從一人得養，後人効之復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反更恭奉，以真為偽、以偽為真，轉相是非共興誹謗：「我智慧才技出過於人，汝所知淺。」各伺其便枉殺良善，死者無限，令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人在世縱逸。是故說，而有惡法，從供養嫉也。

多集知識， 強服法衣， 但望飲食，
床臥之具。

多集知識，強服法衣者，或巧偽之人著補納衣，外陽下密內共同情，人間同處安行法步自不離前，是故說，多集知識，強服法衣也。但望飲食床臥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見者，皆興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華開敷見日鮮明，心意哀愍不能去離。然彼人雖被納衣，心如豺狼，如狸伺鼠，無戒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經戒，眾生奔趣如柱崩頹，猶渴須飲裸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為良祐福田不復是過。是故說，但望飲食床臥具也。

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 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養為大畏者，利養為病人骨徹髓，死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畏終已無安，若處人間多諸危害，欲自防護復無善助，住則畏死去則畏賊，是故說，當知是過，養為大畏也。寡取無憂，比丘釋意者，或有族姓男女執信牢固，捐捨妻息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眾生，得食麤細呪願施家，緣是蒙祐盡得度脫。然少於知識，不廣周旋，捷疾辯才應適無方，復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待，來聽正法受三自歸，無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故說，寡取無憂，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一切眾生有形之類，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貪故傷害眾生數千萬眾。復有眾生心無慳悋，於諸飲食不大慳慳。所以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飲食知足取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揣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揣食為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是故說，孰能不揣食也。夫立食為先者，彼修行人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為從何去？一一分別由食成果。是故說，夫立食為先也。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隱處獨樂閑靜，騏驎戴一獨無伴侶，各住隻居亦無徒眾。所以不樂貪在世者，見譏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溢於

原，設無對者則我無患，是以聖人教人閑居不處憤鬧，則無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創己，而後創人，擊人得擊，是不得除。

嫉先創己者，猶如有人沒在污泥，不能得濟拔彼厄難。己不能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創己也。而後創人者，己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創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唾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無形，為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形質，何為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互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為己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出曜經卷第十五

忿怒品第十五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彌瞿師園中。爾時彼村眾多比丘好喜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眾，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以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己身摧破大眾，不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為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丐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丐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僕露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垂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眾圍我數匝，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為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眾，及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取死。復用活為？』爾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欸生此念：「欲得四種兵眾圍繞數匝，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為？』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繞數

重，寢好幃帳飲洗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跽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己兵眾：『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瞋恚興盛，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劍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為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即於市上斬為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為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偷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民眾，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丐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梵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險難無人之處，不按正路不附兵眾。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欲得解息，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劍息恚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為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捽吾髻，以刀俟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慫勸教勅：『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

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俟王頸，退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劍耳。今原前愆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爾乃却殺。』復有說者：『當以火炭箭射之。』異口論者不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群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爾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為拘薩國王。」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不造怨讎，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為是宜不於彼眾中鬪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暫屈威神至彼比丘眾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爾時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精舍，復集聖眾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

先自漏罪者，或有眾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不能禁制，是故說，先自漏罪也。然後害人者，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惡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比丘興惡者，復以偈報之：

「多結怨讎， 禍患流溢， 實無過咎，
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搏撮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為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終不為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為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語鷹王：

「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翻於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

害人得害者，眾生處世志趣不同，己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更自害，是故說。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眾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方便報其重怨。」思惟狡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鍼筒鑰拇沙門六物至今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為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罵人得罵者，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為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為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無恒。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闇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醺，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是故說，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 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
復結怨為？

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珮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為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感，爾乃名為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眾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為己。汝等諸人，雖言為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污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臥消其半，命多危險，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便，興起慢嫉履凡夫行。」是故說，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為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為人，不能練精進行禪燕，役神方更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悟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為也。

人相謗毀， 自古至今， 既毀多言，

又毀訥訥，亦毀中和，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白佛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眾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時供養四事不乏。」爾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所啟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由尚不付授眾僧，況汝嗷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眾耶？」爾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眾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坐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偽辭誑惑於俗，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法。爾時調達告己弟子曰：「汝等莫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一深經好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眾。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聖眾，後備受報其痛難忍。」爾時調達執意牢固不改其行。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自觀為菩薩身，復將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眾者已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麤麤語輒興恚，與弟子論如怨鬪訟。弟子厭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眾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眾如今無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眾定無有疑，如來即從坐起捨眾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眾僧：一者如來目前，不得壞亂眾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眾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眾僧。四者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眾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眾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眾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眾僧，如來即捨而去，調達在後與眾說法：「若有眾生事我為尊，承受教誡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為五？一盡形壽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宿。五盡形壽不得獲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坐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鏗茶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婆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為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

往彼眾，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爾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爾時調達像如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與聖眾說法。」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誑有言語，鼾聲現外穢氣遠徹。爾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臥經行涌沒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爾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坐，尊者舍利弗告眾會人：「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觀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為，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眾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眾生良祐福田。」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眾，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蹋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為耽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爾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乃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 牛馬財失， 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亡國失土，由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土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人若罵我， 勝我不勝， 快意從者，
怨終不息。

人若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已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憂曇鉢華時時乃有，難得為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為於正法中

共相爭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為首，聽彼已報聞彼罵已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為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眾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義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為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為親友。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不得名為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鬧。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啟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任。」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賊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宮殿，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隣王而告之曰：「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蓋形。」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為王，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羸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病。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興兵眾， 欲來傷害吾，
是身為朽器， 時殺勿枉眾。」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眾。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為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眾歸還本國，宮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不造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劍所俟必有傷損，遇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頗聞火之稟性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為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共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為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撓，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諧。

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行必愚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鬪訟行惡為業，是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諧者，設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憤亂，設聞鬪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善，不與愚諧也。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自纓絡身。爾時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諫喻止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坐起，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眾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喜鬪訟各相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拘苦鞞比丘在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爾時有一象王

離諸群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群多縱逸，蹋踏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爾時世尊見彼象心中所念，便於大眾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眾，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眾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尊，是故說一象於象眾也。六牙而備具者，牙者象之威怒自纓絡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來見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厭患，象者患厭群眾，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出曜經卷第十六

惟念品第十六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按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知，息熅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返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精舍或坐床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

「經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人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按如佛所說者，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為後生未開悟者，眾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說，按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臥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眾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眾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臥不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臥終日學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臥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

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是故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斷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為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六更以為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自致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燃，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須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為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猶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點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寤，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眾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爾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返，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其意故欲陳我情，為可爾不？」時道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

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婬欲偏多，晝夜役燒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須陀洹法禮應爾耶？』」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為須陀洹道，為應爾耶？」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反？」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良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踈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於眾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成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熏，還至彼眾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抱瓶翫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蟲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答曰：「我寧取死，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爾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從小徑，惺寤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路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猶人涉路多諸恐懼，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或值道路嶮難側身傍過，如此眾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叵過，況復多嶮？」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燃，欲得遠離求無為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當今應是念，
都捨生死棄，為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羣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為眠？ 眠者誰為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為眠， 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為眠？ 云何眠為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為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寤法， 我為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我知我分別，欲知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為眠， 善哉眠為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不果，清淨無瑕穢不行放逸，身著精進衣心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捨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捨生死棄也。為能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法，不處中般泥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根

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故說，為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為難遇，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者，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眾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眾。汝何不觀如來妙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為賢者，覺此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夢-夕+登]懵著睡，諸天扶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無常熾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眾變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之為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萬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眾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責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夢-夕+登]懵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亡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慢惰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貪樂意欲，寂靜淡泊無為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漏義、滲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住為漏義者，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為漏義。云何漬為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為漏義也。滲為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母人慈重自然流溢，是名滲為漏義也。增上為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

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者，猶如人為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為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息金銀珍寶，車璩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閻叉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為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無畏為歸義、脫難為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永無眾想，是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為；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為法者，為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法者，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眾，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眾。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者，問曰：「無畏為歸義，於大眾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眾？」答曰：「或有大眾，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為生難，二為老難，三為病難，四為死難，五為不樂眾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為眾？諸有異眾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眾在諸眾中為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是故當晝夜，一心念眾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眾生，姓婆嗟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眾不敢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佛，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眾。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眾：「汝等皆見一切大眾，以智而見非為無智，以觀而觀非為無觀，亦知我眾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眾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眾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成諸不淨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眾生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劍戟難制難持，生恚者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夜思惟夢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禪定為首，禪以攝意不興結使，眾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羸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想，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可恃怙，

為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想。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為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學人得無想定，具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想定耶？」答曰：「無想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也。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永離眾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雜品第十七

當念自覺寤，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寤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寤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眾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己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級級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

當求方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所意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勇沒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定明，
如工練真金， 除去塵垢冥，
不為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者，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臥與立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也。常當專意求於定，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求於定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者，彼大眾中工師巧匠集在彼眾，猶如塵垢物為塵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為婬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說曰，如工練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為闇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塵垢無諸結使，終不為生所屈、不為老所困、不為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為暗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為邪見， 死入地獄。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受教誡，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羞耻內自思惟：「為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羞而羞，是故說，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瘦醫藥床褥臥具，是故說，羞反不羞也。不畏現畏者，滅盡泥洹淡然而無為，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今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眾害諸變，捨一切難，而更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現不畏者，五道生死婬怒癡熾然為火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現不畏也。生為邪見，所謂邪見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為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為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道。

人前為過，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舉，無害梵志子，亦復

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比。時彼女人姪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無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飢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姪火熾盛，須卿姪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無害答曰：「我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枉乎？」時彼無害自拙走出門外。時梵志婦蓬頭亂髮以土自塗，裂壞衣裳坐地[口*號]哭。長老梵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婦答梵志：「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祠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劍，詣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弊魔復遣鳩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闍梨違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災，又少一指不充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飢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園，無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興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弱，儻為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無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後能食。」執刀擎楯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地頓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爾時指鬘以偈向比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為凶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爾時指鬘賊即以劍楯、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出曜經卷第十七

雜品之二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祇洹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為比丘。」即如佛教得為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越。爾時城門裏有一牝象，懷妊欲產不時得產。象主遙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答曰：「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得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裏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爾時鴛掘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為指鬘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爾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坐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徹。

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兵象兵車兵步兵，欲往詣彼園與鴛掘魔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鴛掘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為比丘，即停兵眾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鴛掘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為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鴛掘魔，依嶮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眾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鴛掘魔受佛來化得為道次。』不審其人今為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鴛掘魔。王見恐懼面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劍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眾而說斯頌：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眾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眾星圍繞，於中獨明光照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眾廣有濟度。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與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調御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果，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侍，加留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是見道悍，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以來不殺盜姪婬，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在憂感之間淡然無為，亦不悲號哭泣生諸眾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渡淵不反，
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為濁黑法？答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渡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為淵？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渡淵不反也。棄猗行止者，云何為猗？所謂猗者，猗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猗無著乃謂真行。是故說，棄猗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人不至於無為，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無憂也。

愛欲意為田， 婬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為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菅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為田也。婬怒癡為種者，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道異學及裸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梵志傷害善根，為婬怒癡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說，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者也。得福無有量者，嘆說如來聖眾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為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恚，施報無有量者，人由懷

患後受患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無患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無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真。如來聖眾，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獲福無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無患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來聖眾求。何以故？已其聖眾觀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眾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是故說，當離癡施，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豬狗狼驢五泥犁六，施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為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者，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侮慢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闇浮利人以髮為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闇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污為色，闇浮利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為家，無欲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為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不改，或由慳貪傷天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為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為六。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役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為原首，侵彼五界，役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名為王。是故說，六為增上王也。染為染首者，云何為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為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為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者，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興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眾，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如遇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陰身以結使為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因縛也。滅之由賢眾者，夫欲信施當詣大眾，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眾，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眾人。如來賢眾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感，是故說，滅之由賢眾也。不從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顛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為實身，猶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者而造其行，為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為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也(雜品第十七竟)。

出曜經水品第十八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鴈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是故說，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鴈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又為獵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高翔避此眾難，是故說，如鴈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

譬如鴈鳥，從空暫下，求出惡道，至無為處。譬如鴈鳥者，畏諸眾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為，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為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為人除惡求出惡道，修於善業離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為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己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為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耆老，形變色衰僂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耆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里，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飢寒勤苦萬患并至。」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眾生敷演大明，在於大眾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
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弈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滲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者，人為惡行雖小不可輕，蚊虻雖小螫嚙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來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為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為無殃也。水滲雖微，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滲滲相尋溢滿其器，是故說，水滲雖微，漸盈大器也。凡罪充滿，從小積成者，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翫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 水滲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為無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禮拜求福，或上明燃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繒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搏以上供養聖眾，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報無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在可知，涓涓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渡河， 縛筏而牢固，

彼謂渡不渡， 聰叡乃謂渡。

縛筏而牢固者，猶彼眾生欲渡深淵，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為筏，皆得至岸而無罣礙。是故說，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也。彼謂渡不渡者，謂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彼謂渡不渡也。聰叡乃謂渡者，所謂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渡世淵不足為奇。何以故？世淵無盡，渡愛欲淵者，乃謂為奇。是故說，聰叡乃謂渡也。

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淵浴，聲聞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眾僧入城供養。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為瞿曇門，若復如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為瞿曇渡。」爾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為欲載筏渡，腰船浮瓠小船為載河渡？」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為泉，愛亦名為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敲-高+掌]，治諸孔不使漏水，使眾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木者，墨縷拼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厭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眾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為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爾時國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為我說法。」比丘報曰：「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為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坐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唯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 不動如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無亂。

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嘆譽不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感，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眾山，不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為闕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者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小流所燒濁，智者如是，內既無

非外姦不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者不亂也
(水品第十八竟)。
出曜經卷第十八

華品第十九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唯說法句，
如擇善華。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然無能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佛以偈報曰：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華。」

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為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天者，學人修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披求愛本永斷無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者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說法句，能採德華者，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以無礙智解諸縛著，猶如學人採致眾華以為鬘飾，賣既得價，觀者無厭，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敷演玄微廣採眾妙，是故善說法句也。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 無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說法，前後圍繞。時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五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爾時彼人在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慚愧，即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爾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二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頃，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 如犢戀母。」

未斷林頃，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諸想，心使流馳不能專一，是故說，未斷林頃，增人縛著也。心縛無解者，如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無解。猶犢戀母者，

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眾結未盡為狐疑所追逐，是故說，如犢戀母也。

當自斷戀， 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
佛說泥洹。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者，愛之染神病無端緒，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者莫不愛樂，及秋華萎，人心皆離不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戀，如秋池華。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正教誡初無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以故？以佛說泥洹樂，泥洹中無苦惱眾患切身，是故說，佛說泥洹樂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
工言華如是， 無果不得報。

爾時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說斯偈，夫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言行自違不獲其報，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偈者，欲訓後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承受教誡，或時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而無香，工言善如是，無果不得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工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爾時世尊為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說法人聲響清徹言無忌難，為眾生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已行專正訓彼亦爾，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具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形香潔，工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 不擾色香， 但取味去，
仁人聚然。

爾時世尊，為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與食人與處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嗅之，見彼穢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爾時世尊觀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採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味去，仁人聚然也。多作寶華，結步瑤琦者，如彼工巧華鬘弟子，多集眾華作華鬘，價以自存活。諸比丘見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說：「各造華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時，造無數行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教誡，精進修戒持淨梵行？」是故說，多作寶華，結步瑤琦，廣積德者，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無智無行無見無眼不修聞，但有淺智
麤智，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說，愚誦千章，不解一句也。智
解一句，即解百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彼一義，圍遶義如
此法應爾、不應爾，是故說，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

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

姪怒癡如是， 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時天華得敷開亦不減，華葉墮
落芽生益好，是故說，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敷。姪怒癡如是，比
丘得解脫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賊故作道人，不
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
人者，患厭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為爾不？」比丘
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姪怒癡？遠離結使不與
從事，當吐當除當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為己、為他人。自為
己者，以善熏身，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
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姪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 近于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惡盡順其中，人見患
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目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于大道
也。中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喜當作是意，
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處乃生極妙華？甚為奇特世之希
有。」是故說，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為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眾
生應從佛度，反更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闕減。以天眼見舍衛
城裏，有一旃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
入舍衛城分衛，以次漸漸至彼旃陀羅家。時客除糞者，遙見世尊
來，內懷慚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如來忽然復往逆之。其人自
念：「吾擔糞穢臭惡不淨，今日何由得覲世尊？」復欲避走，詣一
澤地，索斷瓶破穢污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佛遙喚曰：「吾今
故為汝來，復欲何趣？」其人報曰：「身體穢污，不敢親近尊顏，
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早喪父母，五親凋落無有妻息，孤窮單
立，客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誡？乃能慈愍與罪人共
語。」爾時世尊告曰：「汝隨我來，欲度卿為沙門。」其人白佛
言：「云何世尊！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為道乎？」爾時世尊告彼人
曰：「吾今永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正為罪苦人耳。」爾時世
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上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

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勅諸比丘：「將此人度為沙門。」受教即度為沙門。其人已得為道，內自思惟：「吾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於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即自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方石，當中央坐補納故衣。

爾時王波斯匿，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刹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禮；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我等云何屈伏禮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納故衣，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禮覲。王直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

「王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時。』」即如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曰：「如來有教，大王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我今所以來者，欲問彼除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剛鞭石裏涌沒自由？亦當問此比丘為是何人？」爾時波斯匿王，即除王飾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為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反無有罣礙。」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神力如是。」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二偈：「猶如穢污惡地田溝深坑，生香潔蓮華。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華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華極香潔當取莊飾，穢污當觀如母胎，於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為道，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是故說，慧者樂出家，為佛弟子。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村睡水漂，
為死所牽。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眾多人在野採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說，如有採花，專意不散也。村睡水漂，為死所牽者，時彼人民採華疲倦歸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故說，村睡水漂，為死所牽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欲意無厭，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致妙華，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香以用歡慶，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欲意無厭，為窮所困者，所以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莫知來變不

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逼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欲意無厭，為窮所困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未獲財業，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儉多乏，採華往賣用自存濟，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未獲財業，為窮所困者，其人慙懃所在求財，不稱其願不充悵望，便為窮所逼，捨此形當更受身，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是故說，未獲財業，為窮所困也。

觀身如坏，幻法野馬，斷魔華敷，
不覩死王。

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盡，為磨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說，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光焰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徒自疲勞無所剋獲。解知諸法皆悉如是，無強無牢不可恃怙，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敷者，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髮，以見諦思惟道往斷，斷已斷當斷，剝已剝當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覩死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故說，不覩死王也。

此身如沫，幻法自然，斷魔華敷，
不覩死王。

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身亦復如是，無力無強亦無堅固，是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為己，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而不異，學能捨牢有，如選憂曇鉢，比丘度彼此，如蛇脫故皮。學能捨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可謂五欲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令此眾生興意染著，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世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是。復使眾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能捨此牢有者，可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有也。如選憂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憂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便疲厭即捨而去，是故說，如選憂曇鉢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謂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是故說，比

丘度彼此也。如蛇脫故皮者，賢聖人，三有牢者，為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無為泥洹城，是故說，如蛇脫故皮也。

出曜經馬喻品第二十

如馬調軟， 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徹，馬性剛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為失，是故說，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也。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比丘執行亦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恚心亦無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是斷諸苦者，有中有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恚無漏，
是受天樂。

從是住定者，彼習定人收攝諸根，執意不亂心無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怡-台+龍]戾不調，著之羈絆加復策捶然後乃調，隨意所如無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恚無漏者，諸恚已盡無復諸漏，更不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恚無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展轉遠布無不聞者，是故說，是受天樂也。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者，如彼修行人心無放逸，歎說不放逸之德，樂於閑靜不處憤亂，見放逸者勸使除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於眠多覺悟，憶佛契經如來所說：「若人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也。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者，猶如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有利根人貪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

慚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慚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恥不及眾，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闕一者便自羞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慚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滅一切諸惡，永拔根原無復塵翳，如斯之人易進為道，是故說，是易誘進。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良馬。

譬馬調正， 可中王乘， 調為人尊，
乃受成信。

譬馬調正者，如彼王既有三種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餒食養育盡無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是故說，譬馬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校具種種纓絡，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為人尊者，處眾人中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最為第一無以為喻亦無儔匹，是故說，調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聞彼譏謗不懷憂感，逆愍其人後當受殃，已終不瞋亦無恚怒，不生惡心向於前人，是故說，乃受誠信也。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雖為常調者，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進趣，良善駑鈍悉皆了知，某者易調、某者難調，某者性急、某者性緩，能別此者乃謂善察，是故說，雖為常調也。如彼新馳者，復知惡馬不可調御，方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良，若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馱薪負草，是故說，如彼新馳也。亦最善象者，最善象者意伏心調，身體羸澁獸中最大，為人所愛觀者無厭，是故說，亦最善象也。不如自調者，人能自調御除非去邪，為諸天世人、諸佛世尊、神通得道者所見敬，是故說，不如自調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至無畏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處，復不能乘此至無災患處，是故說，彼不能乘也。唯自調者，乃到調方者，人能自調御，識神速到安隱處，不調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永處無為，不復經歷憂悲喜怒，是故說，唯自調者，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去離地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超越八難，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滅一切惡

者，人能自調眾善普會，於諸結使最得自在，盡能滅地獄餓鬼畜生蹤跡，是故說，唯自調者，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脫一切苦，永盡於苦無復生死，是故說，唯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況當知泥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自虛寂，專意一向無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者，得至泥洹。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契經說，佛告呪那曰：「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調御餘者，此事不然，欲得調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自調御也。如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逸馬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防制，念度苦原者，眾行已具便不履苦越過苦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彼無復眾苦熱惱，是故說，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自為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耆域藥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爾時如來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耆域白佛言：「不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眾中無有般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行道放牛牧羊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域：「汝不請般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耆域承佛教誡，即遣人往喚般特。佛告賢者阿難：「汝授鉢與般特。」佛復告般特：「莫起于坐，遙授鉢盂著如來手中。」爾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不慙懃於五百人許。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過去久遠無數世時，爾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驅千疋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產駒，其主即以駒與人，驅馬進路。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千疋馬，

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馬，悲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駁駒，其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買馬。」馬將報曰：『自涉路已來，不憶馬產駒。』王告彼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馬將追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駁駒，即與中路主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數日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爾乃相還。』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貴重般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馬喻品第二十竟)。

出曜經卷第十九

◎恚品第二十一

除恚去憍慢， 超度諸結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除恚去憍慢者，夫人瞋恚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少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恚，以憍慢滅已滅當滅，是故說，除恚去憍慢也。超度諸結使者，瞋恚憍慢結使為本，除本則無有枝葉，是故說，超度諸結使。不染著名色者，盡除雖有名色存，眾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毀訾，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像名望不勝我，是故說，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謂有者結使名號，未能度有至無，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永盡無餘度有至無，是故說，除有何有哉也。

降恚勿令起， 欲生當制之，
漸斷無明根， 修諦第一樂。

降恚勿令起者，恚熾如火當念速滅，若令滋長者多所傷敗，恚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是故說，降恚勿令起也。欲生當制之者，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是故說，欲生當制之也。漸斷無明根者，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是故說，漸斷無明根也。修諦第一樂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猶其姪怒癡染污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無數世以來未曾獲無為樂，得四諦者爾乃為樂，是故說，修諦第一樂。

斷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為毒根本， 甘甜為比丘，
賢聖能悉除， 斷彼善眠睡。

斷恚得善眠者，夫人瞋恚晝夜不睡，如遇蛇嚙、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恚之相貌。人無瞋恚不見眾惱，安臥睡眠天曉不悟，如服甘露心識淡然，是故說，斷恚得睡眠也。恚盡不懷憂者，人懷恚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感如喪親親、如失財寶，恚已得除無復愁憂苦惱，是故說，恚盡不懷憂也。恚為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過於恚，人當恚盛，覆諸功德不得露現，是故說，恚為毒根本也。甘甜為比丘者，已拔毒根本無復毒栽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穢惡，是故說，甘甜為比丘也。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者，所謂賢聖者諸佛

弟子，眾惡悉除諸善普會，滅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興念念此恚想，善得睡眠無復憂慮，是故說，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也。

人興恚怒， 作善不善， 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熾然。

人興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為恚怒所纏，心意倒錯無所識知，猶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復如是，為恚怒所纏，不見善與不善、好之與惡，是故說，人興恚怒，作善不善也。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者，猶如失道之士時變為要，瞋恚之人速悔為上，內懷慚愧即自悔責：「恚為虛詐何為興怒？怒怒相報終無休已，如火熾然。」心意變悔，羞為恚所使，是故說，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也。

無慚無愧， 復好恚怒， 為瞋所纏，
如冥失明。

無慚無愧者，人之恚盛不別尊卑，無有慚恥，如顛惑狂，眾人圍繞終日嗤弄不自覺知，匿事發露誑言無本，是故說，無慚無愧也。復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無清白心懷穢濁，無由得修梵行，是故說，復好恚怒也。瞋恚所纏，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悉冥，無所復覩己無身光，雖復千日競照何益於己？是故說，為恚所纏，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

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所以瞋恚由非義興，內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會至眾詰問前却，乃為小兒所嗤。方自覺悟退迫不是，所謂貴勝理直則勝，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無牢固，敗人善性。是故說，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也。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者，盡滅善本出語成惡，不慮前後觸類興罵語常羸羸，以瞋恚為首。夫人有德遠近稱慶，必有善響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無有善響，雖少多有善，為恚所覆不得顯露，是故說，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也。

有力近兵， 無力近軟， 夫忍為上，
宜常忍羸。

有力近兵，無力近軟者，自恃力勢調為第一，為弱者輕忍不還報，設當打捶亦不興恚，力力相從羸羸相就，力者終不設意，於羸羸者反更舉意向強，是故說，有力近兵，無力近軟也。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者，所謂忍者，不見過咎是與不是乃名為忍，不恃已強陵易弱者，設當輕易弱者，便為眾人所見嗤笑，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舉眾輕之， 有力者忍， 夫忍為上，

宜常忍羸。

舉眾輕之者，或有一人為眾所輕，其中有點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單弱無所歸趣，豈復在是一人當興瞋恚？是故說，舉眾輕之，有力者忍也。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者，忍為第一力，世間無過者，雖神通鑒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達明今世後世徹照無外亦由忍力，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己，然後觀彼相其顏色，即能分別，斯性弊惡、斯性良善，恒自謹慎不造惡行，恐後世報受苦無量，從今世至後世無有解脫。是故說，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者，知彼瞋恚顏色隆盛，己便默然內自思惟：「設我與彼競者則非其儀，我今宜默，與彼諍為？」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也。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者，亦自為己復為他人，亦自護己復護他身，恒自思惟避於二事：一者恐現身受殃，二者恐後得報。是故說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也。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者，躬見前人瞋恚隆怒，或見把持瓦石欲來見害，己亦防備瓦石拒之，如有一人手執白杖欲往鬪諍，手所執杖即化為刀，其人見以即投刀于地。時有國王在高樓上遙見此人，始以把草復化為刀，尋復見之即投于地。王尋遣信喚來詰問：「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為刀？所以投刀於地。」其人白王：「曾聞佛經言，佛告侍者：『吾將淪虛寂滅無為，時後五鼎沸世，眾生共諍捉推瓦石即化為刀劍。』臣積善來久，不敢為惡原首，是故投刀于地。」王聞此語，大自感激歎未曾有，即賞彼人給與民戶。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也。

俱行二義，我為彼然，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

俱行二義，我為彼然者，常護己身亦護彼人，如護寶貨，內自思惟降伏己心不憍前人，亦使彼人不來得我，彼此將護不令有失，是故說，俱行二義，我為彼然也。愚謂無力，觀法亦然者，愚者意闇不察來變，謂鬪者常鬪未始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諍說，智者觀見非鬪者必有損，雖得稱勝莫若本無鬪，是故說，愚謂無力，觀法亦然。

若愚勝智，羸言惡說，欲常勝者，

於言宜默。

若愚勝智，羸言惡說者，常惡同友壞敗良善，發言惡至終日無善，惡惡相隨積罪如山，同類歎譽各諍勝如，此名穢濁不至究竟，是故

說，若愚勝智，羸言惡說也。欲常勝者，於言宜默者，賢聖默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己不以為感，若得榮寵不以為歡，罵不報罵行忍為業，若撻捶者默受不報，是故說，常欲勝者，於言宜默也。

當習智者教， 不與愚者集，
能忍穢漏言， 故說忍中上。

當習智者教，觀勝己人慎莫違彼教，猶尚不與卑賤共諍，況復與勝己者諍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是故說，當習智者教也。不與愚者集，以類相從，善人善聚惡人惡友，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者聞善便欲毀蔑，諸佛賢聖及諸得道者，歎說不鬪諍之德，是故說，不與愚者集。能忍穢漏言者，弊惡之人不自惜身，為人所憎性行卒暴，與彼諍者為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為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貿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為默。是故說，能忍穢漏言也。故說忍中上者，賢聖之人具足眾業，善本無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自攝其心：「我今何為復與彼同？」遇聖無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過惡日損使滅，是故說忍中上。

恚者不發言， 處眾若屏處，
人恚以熾然， 終已不自覺。

恚者不發言者，受此人形積無數行乃得成辦，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當歎說佛法聖眾，承事二親敬奉師尊，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喻，舌為劍戟招致殃禍，由舌蚩言喪滅門族，舌有十號言為殊異，為人重任未始離舌。是故說，恚者不發言也。處眾若屏處者，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護口過失，若在大眾及在屏處，出言柔軟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是故說，處眾若屏處也。人恚為熾然，終已不自覺者，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恚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無益於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濯，一日為惡乃積億劫之殃，況復終身行惡，望欲得道終已不可得。是故說，人恚以熾然，終已不自覺也。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諦說不瞋恚者，人行至誠人所恭敬，為數千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懷慳悋，有來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乞者不為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自然得聖道，是故說，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者，三業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處卑賤。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五樂自娛終無憂感，便能閉地獄餓鬼畜生門，開天人徑路，轉進功業便至無為。是故說，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也。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息意何有恚者，學人息心降羸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見前恚樂不以經懷，心如安明不可移動，是故說，息意何有恚也。自檢壽中明者，學人自檢自養其壽，恒以無漏而自榮護，不貪世榮有悵望，是故說，自檢壽中明。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者，彼修行人，平等解脫不以無等，無等解脫者，斯是世俗斷欲人也，平等解脫人終無恚怒，所有恚怒結使之垢永已除盡，是故說，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也。

夫為惡者， 怒有怒報， 怒不報怒，

勝彼鬪負。

夫為惡者，怒有怒報者，行惡之人彼此受殃，猶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恚怒者令生恚怒，先惡心者令生惡心，是故說，夫為惡者，怒有怒報也。怒不報怒，勝彼鬪負者，昔波斯匿王寵養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往皆伏。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為說微妙法，皆得須陀洹道。後征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早歸。為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復得阿那含道。彼界復有賊寇，王教召諸群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伐彼敵？」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此存罪及妻息。」即皆嚴駕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彼眾安隱還家，國主歡喜四遠寧泰。是故說，怒不報怒，勝彼鬪負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真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鬥摧破大眾，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闍世，叛逆無道橫興惡意攻伐我國，本無怨讎自生怨讎，本無鬪諍自生鬪諍，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為我大姊見放之。」是故說，忍辱勝怨也。善勝不善者，無功德人喜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無技術稱言有之，實無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攝腹如步屈之蟲。若見智者兀然獨立，如死肉聚無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遠，由學得成，營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者，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後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願果報，乞者填門不立禁限，四遠雲集不距微細，是故說，勝者能施也。真誠勝欺者，真誠行人宗室眷屬，

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歡人所憎嫉，是故說，真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真誠行，
愚者自生恚， 結怨常存在。

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者，彼修行人知時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真誠為世人所敬不誑惑人，是故說，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也。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者，愚人所習瞋恚為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鑿石作字文章分明，不為暴風所滅，是故說，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車， 是為善御，
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車者，恚怒即生還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馬車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說，恚能自制，如止奔車也。是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象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散息心不起，志趣無為不著世累，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為供養最，是故說，是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門及道， 行斯愛念， 雜水華香，
馬恚為十。◎

◎出曜經如來品第二十二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昔六師在世貪著利養，競自稱己獨謂為尊，聞佛出世神德過人，六師雲集各共結誓：「我等六人世無等倫，近聞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議心齊意等語不相違，然後乃得勝彼瞿曇。」即遣一人往觀如來，顏色視瞻為如人不？即往觀見視無厭足，還白六師如其所見。「瞿曇顏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於日月，如我所見無譬可喻。」六人復念：「其人出於王種，理應端正何足復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觀瞿曇容儀無畏，為躁疾局促耶？」即往觀相，如師子王在群獸中無所畏難，還告六師：「瞿曇在眾，如獸中王，無所畏難。」六人復念：「愚人希更事故，貪彼光明故圍繞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復怪？彼瞿曇者出自王宮，六萬婬女晝夜娛樂，未更師法曾不造學，更可遣人往聽所說，頗有經理為如凡夫耶？」即遣明達一人往觀視之。具聞所說，還白六人：「彼瞿曇所演，達古知今前知無極却觀無窮，判義析理理不煩重。」六師聞已復作是念：「世多有人辯辭捷疾悅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尋究，復可遣人往觀瞿曇，眾人聞其所說，寂然聽受？為憤亂不聽耶？」即

往觀聽。見諸大眾渴仰聞法專一心意，渴仰如來日未曾眴，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味如甘露，眾人渴仰聽無厭足。」六人復作是念：「人集徒眾，初心極猛久必退散，復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瞿曇，義理深淺？為淺薄無緒耶？」即遣高勝一人往觀瞿曇。具聞所說，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如海無崖，我等所見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為弟子，焉知其餘者？」前後使人各共相將詣如來所，復有無數眾生雲隕競至到如來所，即聞佛說此偈曰：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覺悟一切諸法，無細不入無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實知之，是故說，最正覺自得也。不染一切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為此八法所染，是故說，不染一切法也。一切智無畏者，離一切患無復眾惱，不為水火惡賊所見陷溺，超越厄難獨善無憂，是故說，一切智無畏也。自然無師保者，獨王三千大千國土，無有儔侶，等者猶無況欲出耶？是故說，自然無師保。

志獨無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志獨無等倫者，我以天眼觀三千大千剎土，頗有斯類與我等耶？遍而觀之無有等者，況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志獨無等倫也。自獲於正道者，吾求於道，無師教授自然獲之，亦無伴侶獨步無畏，是故說曰，自獲於正道也。如來天人尊者，何故名為如來？如過去等正覺來，吾從彼來，於三阿僧祇劫執行勤苦，或施國財妻子頭目髓腦，能自拔濟，從中來故名如來。復從如來法性，就世間義故，謂如來。如過去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殊勝之法，大慈大悲，廣度一切不離如性，我今亦爾故謂如來。何以故名為天人尊？曰所以稱天人尊者，天人緣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證成於聖道，盡有漏成無漏，三達神通無所罣礙，是故說，如來天人尊也。一切智力具者，如來遺體力者，體有百二十節，一節有百二十八臂，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說，一切智力具也。

我為世尊， 斷漏無婬， 諸天世人，
一群從心。

我為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眾生世。何以故名為無著者？三義故名無著：一者斷結故謂無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謂無著，三者三界無種亦無根本亦不復生故謂無著。是故說，我為無著也。斷漏無婬者，謂無上義無有過上者，亦無儔匹，覺悟一切諸法，無微不入無細不達，復為坐中眾生解狐疑故說無上義。

過去無數恒沙諸佛壽命極長，弟子徒眾不可稱計，國土清淨無有瑕穢，謂為過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觀。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
不二，但眾生心自有增減。是故說，斷漏無婬也。諸天世人，一群
從心者，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為獨尊獨悟
無與等者，是故說，諸天世人，一群從心也。爾時六師弟子，聞佛
說此偈已，心堅固者即求為道，心懷猶豫者，還至師所具白所聞，
三界獨尊典領十方實無等倫，宜各馳散各求所安。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爾時世尊於樹王下，為梵天所請，即從坐起，詣波羅捺國。爾時憂
毘梵志，遙見世尊來便作是念：「瞿曇今日顏色容悅內外清徹，將
有何故？師為是誰從誰學道？為學何法修何技術？」爾時世尊即向
梵志而說此偈：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我既無師保者，如來、至真、等正覺，觀達三世無事不知，為後眾
生未覺悟者而說斯偈。「吾善逝後當有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
婆蔡審鞞，稱言文殊師利。」釋迦文師欲除彼猶豫故，是故說此偈
也。復有說者，諸外道異學各作是論，沙門瞿曇，從阿蘭迦蘭聞
法，然後成道，欲除彼猶豫，故說我既無師保也。亦獨無伴侶者，
如來等正覺，觀達三世當來過去現在，無事不察，當來二部比丘，
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審鞞。捨本就末有人界土則佛出世，下方
地獄畜生餓鬼，上方天樂自娛終不出佛，如來所化無處不遍，若一
處不遍不名為佛。彼二部者謂為不遍，如來神力登一須彌頂，如是
所經歷教化周旋無有窮極，是故說，亦獨無伴侶也。積一行得佛
者，於此三世成最正覺，佛興出世要在閻浮利地，生於中國不在邊
地，所以生此閻浮利地者，東西南北億千閻浮利地，此間閻浮利地
最在其中，土界神力勝餘方，餘方剎土轉不如此，是故說，積一行
得佛也。自然通聖道者，捨熱惱結使冷而無熅，人有憂心顏常不
歡，無憂心者顏常和悅，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眾患已盡無復熱惱，
是故說，自然通聖道也。爾時有憂毘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稱為
最勝耶？」爾時世尊以偈報梵志曰：

「已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
叡智廓無壘， 開蒙我為勝。」

已勝不受惡者，一切勝世間、能勝怨，世稱曰勝。此勝非為勝，斷漏盡諸使，眾結永盡乃稱為勝，獨王世界無能及者，是故說，已勝不受惡，一切勝世間也。叡智廓無壘，開蒙我為勝者，世間惡法墜墮罪惡者，吾已永滅得不起法忍，當來受有生愛十二牽連永滅無餘，是故說，叡智廓無壘，開蒙我為勝也。爾時憂毘 梵志前白佛言：「瞿曇今日為欲何趣？」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今往波羅捺，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梵志問佛：「為審爾不？」佛告梵志：「如來言無有二。」梵志聞已頷頭歎吒而去。

智人不處愚， 觀世隨而化，
說於無垢迹， 永息無有上。

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者，謂佛及諸弟子先觀世間，誰應得度、誰不應度，周遍觀察誰堪受化、誰不受化，誰種解脫根栽、誰不種解脫根栽。是故說，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也。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者，無垢迹者，賢聖八道，永息者滅盡泥洹，聖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賢聖道，初不離無漏行，是故說，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也。

勇猛大吼， 正法如來， 法說義說，
覺者永安。

勇猛大吼，正法如來者，勇猛者佛及諸弟子，釋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為勇猛。六師縱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如來所演如法所行越過世法，是故說，勇猛大吼，正法如來也。法說義說，覺者永安者，人法非為法，人所嗤眾所憎惡，如來所說，法說義說聞者歡悅，除憂熱惱永無苦患，常得安隱心識淡然，是故說，法說義說，覺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衛護， 為佛所稱記。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無他餘念，眾德具足意不可壞，入定之人所願必果，是故說，勇健立一心也。出家日夜滅者，所謂出家，不但捨妻息離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禪休息行無起滅，是故說，出家日夜滅也。諸天常衛護者，入定之人諸天衛護承事禮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說，諸天常衛護也。為佛所稱記者，從此世界上至淨居天，歎說立根人，閻浮利地眾生快得善利，如來現在廣說法味，所度眾生不可稱限，是故說，為佛所稱記也。

彼於天人中， 歎說等正覺，

速得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者，諸天世人恒詠佛功德，各獻善心至于成佛未曾違離，是故說，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也。速得而自覺者，人民之類歎未曾有，如來功德甚奇甚特，我等眾人謂為如來在於斯坐，何圖如來遊於無量百千世界，教化眾生不以為倦。是故說，速得而自覺也。最後離胎身者，最後受身臨欲泥洹，佛自歎說告語阿難：「如來此身更不受生，無為永寂不復起滅。阿難當知！吾觀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畢矣。阿難！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擾吾不復更。」是故說，最後離胎身。

諸謂過去佛， 及已當來者，
現在等正覺， 多除眾人憂。

彼雜阿毘梨契經所說，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人共會不相恭敬，甚為苦哉！我恒發此念：『世頗有人沙門婆羅門有勝我者，我當承事供養禮敬。』然我觀察沙門婆羅門，可恭敬者乎？時比丘我復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養如敬尊長，過去恒沙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覺，當來恒沙諸佛，亦緣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現在如來至真等正覺，亦緣此法成於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別此法。』」是故說，諸過去佛及已當來者、現在等正覺，多除眾人憂也。

盡共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甫恭敬， 是謂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說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為第一，
恭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誡。」

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者，人欲成道必自求要，進趣於道恭敬於諸法，追憶過去恒沙諸佛所說教誡，如現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說，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恭敬於正法，憶念佛教誡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

如來品之二

◎諸有不信佛， 如此眾生類，
當就於厄道， 如商遇羅剎。

諸有不信佛者，閻浮利地有眾多賈客，共相率合入海採寶，正值迴波惡風吹壞大船，復有諸人乘弊壞船，順風流迸墮羅剎界。眾多羅剎女輩，顏貌端正眾寶自瓔珞身，前迎賈客：「善來男子！此間饒財多寶，隨意明珠無價雜珍恣意取之無守之者，我等既無夫主，汝無妻妾，可止此間共相娛樂，後得善風良伴歸家不遠。又諸君當知！海水晝夜迴波無有定方，若見左面有道者，慎莫隨從，設於夢中見左面道亦莫陳說。」時商客中有一智達者，內自思惟：「此諸婦女所說左道，事不徒爾，會當有緣。」即設權詐竊為陰謀，向暮與女共臥交接，伺女已睡竊即起，進涉左道行數里，中聞一城裏數千萬人稱怨喚呼，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云何捨閻浮利地就此命終？賈客聞已衣毛皆豎，還攝心意直前詣城，周匝觀察，見城鑄鐵垣牆，亦無門戶出入處所，去城不遠尸梨師樹高廣且大。即往攀樹，見城裏數千萬人啼哭號喚，遙問城裏人曰：「何為稱喚父母兄弟耶？」城裏人報曰：「我等入海採致寶物，為風所漂，又為羅剎女所誑，墮此鬼界閉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漸漸取殺，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謂為是人，皆是羅剎鬼耳！」其人聞已即還下樹，詣彼女村竊就女臥。

明日晨旦語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論說，各往閑靜處，慎莫男女自隨。」諸人響應各詣隱處，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救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慙說莫從左面道。』見女睡眠竊起往觀，見大鐵城閉數百人，啼哭喚呼。吾上樹頭遙問意故，眾人報我為摩竭魚所見壞船，惡風吹浪墮此鬼界，閉在鐵城高數十丈，勸我還家善求方計。卿等今日意欲云何？」眾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問彼人，頗有權宜方計，眾人及我身得安隱歸家不乎？」人即報曰：「我昨夜退不問此事，今暮竊起當往重問之。」說此語已各還所在。彼智達人向暮與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竊起，詣彼樹上，問城裏人曰：「頗有權宜方計，卿等諸人復及我身，得還閻浮利地不耶？」城裏人報曰：「我等適生念欲還閻浮利地，此鐵城便作數重不可敗壞，死者日次無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權宜，可得度脫還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馬王，從鬻單越食自然粳米，來至此鬼界住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卿等若聞馬王聲者，

皆往禮敬求還本鄉。」其人聞是語已，即還伴中具陳情狀，眾人報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須十五日至，馬王當來，乃得去耳。」未經數日馬王便至在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聲極遠震。商客聞已，皆往至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還本鄉里，願見將接得歸無為。」馬王告曰：「卿等專意聽我所說，各欲歸家還本鄉者，心意專正便得歸家，心不專正不得歸也。此諸婦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後啼哭喚呼。其中諸人興戀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猶不得去；若能捨恩愛正心一意無所戀著，至心捉我一毛便得歸家。」如其所語諸婦女至，各語夫曰：「誠可捨我賤身，何為捐棄兒女？」先教兒女往抱父頸啼哭喚呼：「捨我等為欲何去？」心意戀著者便不得還，唯有大智師子一人即安隱還歸。是故說，諸有不信佛，如此眾生類，當就於厄道，如商遇羅刹。諸有信佛者，如此眾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唯有師子一人安隱得歸，餘者由戀慕心皆墮厄難也。時，羅刹婦抱其男女，往逐師子商客在在處處，告諸村落：「師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捨我逃走不知所趣？」諸人聞已問師子曰：「觀卿婦女體性容貌人中英妙，兒女可愍，何為捨之？」師子報曰：「此亦非人，是羅刹鬼耳。住海渚中殺噉商賈不可稱數，吾伴數百閉在鐵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濟。今此鬼女復逐我後，規欲害我恐不免濟。」說此語已轉復前行還至本國，鬼亦逐後到其國土。鬼往白王：「我與師子共為夫婦，生此男女後望得力，非圖今日永已見捨，師子意不用我身，當錄取男女，我故年少，豈更不能適趣耶？」王召師子問其情實：「卿婦幼少顏貌端正，男子殊異有君子相，何為捨之不肯納受？」師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噉人羅刹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後，望人意傾欲取我殺。前將五百賈客入海採寶，盡為羅刹所噉食，唯我一人得免濟耳。今復見逐，將知如何？」王告師子：「設卿不用可持與我。」師子報曰：「此實非人是羅刹鬼，備有愆咎後莫見怨。」師子復語左右諸臣：「斯鬼至此間，必有傷害王。今不信欲內深宮，如是不久王及內宮盡當灰滅。」王復瞋恚語師子曰：「女中姿容如天玉女，何緣復稱為羅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觀察之。」王將鬼女入內宮中，牢固門閤已入一宿。明日食時宮門不開，諸臣共議：「王新納妻，意相貪樂故門不開耳。」師子說曰：「不如來議。王及夫人并諸嫖女，必為羅刹所食噉盡，故門不開耳。」即施高梯踰牆入內，見死人骸骨滿數間舍，復見坑孔新出土壤，諸臣問師子曰：「王今已死內宮喪亡，骨成於積不可識別，云何葬送王身？」師子報曰：「盡聚諸骨一處焚燒，但言葬王，餘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訖，諸臣責師子曰：「正坐汝身將羅刹鬼，殺王喪國宮殿滅亡，卿今意欲云何？」師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

是羅刹鬼，備有愆咎後莫見怨。卿等何為復見責數？」諸臣人民前白師子：「王今已死更無胤嗣，唯願師子當登王位，統理人民永得康寧，使我諸臣尊奉有處。」師子告曰：「若欲舉我為王者，當隨我教，設不從我教，盡為羅刹所噉。」諸人異形同響咸皆稱善，即隨王教。王告諸臣：「彼羅刹子女睡眠有時，當共集兵乘船入海攻擊。」即往攻擊殺羅刹男女大小，不可稱數無有遺在，復往破壞鐵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熾盛富樂自然，珍奇異物不可稱量。因名彼城號曰師子。迸落諸羅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鐵圍東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當送山西付鬼噉之。自爾已來佛法熾盛得道無數。是故說，諸有信佛者，如此眾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又彼國常儀，國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無數，盡出作道，誦習佛經三藏備舉，還復罷道登陟王位，梵語不通經籍不舉，則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稱師子渚國。

如來無等倫， 思惟二觀行，
善觀二閑靜， 除冥超神仙。

如來無等倫者，如來處世神德無量，行過虛空所化無限，普引眾生導示慧明，四等育養見者得度，是故說，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也。

善獲獲自在， 愛盡無所積，
解脫心無漏， 恩惠天世人。

善獲獲自在者，眾生處在茶炭，流轉五趣迴波七使，欲趣於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來不捨弘誓之心，拔濟苦難，普處眾生類指示自在堂，是故說，善獲獲自在也。愛盡無所積者，得四無畏永盡於愛，是故說，愛盡無所積也。解脫心無漏者，心永得解脫無所罣礙，復獲無漏永除諸垢，是故說，解脫心無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眾生皆來歸仰，是以聖人應時適化救濟無乏，是故說，恩惠天世人也。

猶人立山頂， 遍見人村落，
審觀法如是， 如登樓觀園，
人憂除無憂， 令知生死趣。

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遍見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來，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觀之。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立智慧山頂，觀五趣眾生，黠者愚者有至無至，皆能分別而往化之。是故說，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也。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者，如來天眼一切遍見，乘高樓觀一一分別難度易度，可與言者與言，不可與言者而自默然，隨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說，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也。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者，如來觀察有憂無憂有少智多

智，皆悉分別，教示眾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說，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也(如來品第二十二竟)。

出曜經聞品第二十三

善聞好行， 善好閑靜， 所行不左，
安如沙門。

善聞好行者，多聞學士為人所譽善哉善哉！人之有聞所行必善，是故說，善聞好行也。善好閑靜者，求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不樂憤亂無所繫縛志趣閑靜，是故說，善好閑靜。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順正理終不左也，最勝最妙無有出者，是故說，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門者，順沙門行不逆沙門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說，安如沙門也。

愚者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樹。

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者，愚者所習恒習弊行，不別善法惡法，若好若醜盡不覺知，不計無常變易之法，營一身之資謂千年不盡，保物久常無有耗減，是故說，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者，雖善解於法經耳便過，如芭蕉樹遇風則葉落，病者頓極加以毒湯，是故說，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也。

猶如蓋屋密， 闇冥無所覩，
雖有眾妙色， 有目不見明。

猶如蓋屋密，闇冥無所覩者，猶如造屋舍閉塞窓牖，內外緻密冥然不見明，是故說，猶如蓋屋密，闇冥無所覩也。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者，彼屋舍裏雖有眾妙色羅列姝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見色，是故說，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也。

彼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 善法及惡法。

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者，世儻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刹利長者居士及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是故說，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也。

猶如人執燭， 悉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 善惡之所趣。

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者，猶如智達之人手執明燈，盡能分別好惡諸色，是故說，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也。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者，彼知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是故說、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

雖稱為多聞， 禁戒不具足，

為法律所彈， 所聞便有關。

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者，多聞博智善分別法，於禁戒不大慙懃，觸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說，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也。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關者，戒律之人以法彈舉，斯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慚愧事，是故說，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關也。

行人雖少聞， 禁戒盡具足，
為法律所稱， 於聞便有關。

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者，持戒完具無有缺失，不廣習學，是故說，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也。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關者，彼持戒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晝夜精懃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今，於聞便有關，是故說，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關也。

雖少多有聞，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訶責， 所願者便失。

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智博為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 所願者盡獲。

多聞戒具足，不犯於眾惡，便為天、世人、龍、鬼神、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悉見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說，智博為多聞，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也。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閻浮金， 孰能說有瑕？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處，亦無造作成就賢聖無漏智，心常禪寂而無亂想，是故說，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閻浮金者，餘弊惡金多有瑕者，此閻浮金內外無瑕亦無塵垢，是故說，如閻浮金也。孰能說有瑕者，猶如戒行清淨人，內外清徹，行無玷缺，無所違失，無有能譏彼行人者，是故說，孰能說有瑕也。

諸有稱己色， 有歎說名德，
斯皆謂貪欲， 然自不覺知。

佛契經說，如來世尊先當成二業：一眼知色，二耳知聲。愚者錯聞，一者謂如來著色，二者謂如來貪聲。如來聲者如梵羯毘鳥。佛言：「不爾。吾所說異，義不如此。智者分別解如來義。如來積行

於阿僧祇劫，先淨眼耳聲，然後方修餘行。」是故說，諸有稱已色，有歎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也。

內無自知， 外無所見， 內不見果，
便隨聲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此唄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進，見其人身在一函裏，便賜三貝珠，是故說：

「內既知之， 外無所見， 內見果實，
便隨聲往。 內既不知， 外有所見，
二果俱成，

便隨聲往。 內有所知， 外有所見，
彼有朗智， 不隨聲往。」

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唄道人今為所在？吾欲觀之。」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懈慢。」佛即遣信喚比丘來。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許極為奢侈，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行受此小形？唯願世尊敷演其義。」爾時世尊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遊化教誡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戀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爾時亦在其側，稱言：『造此偷婆何為高廣？』即夜以一鈴懸於佛圖竿，尋發誓願：『若我後生在在處處，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遭遇彼聖得盡諸漏，於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嫌寺廣大，由此果報受身極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得致妙聲。」內既知之者，自觀己身內無所有，若好悉能分別。內自知者，知內六根。是故說，內自知之也。外有所見者，便觀外身一一分別，若見剝割斫刺亦無所覺，解知虛詐。又言外有所見者，外見六入。是故說，外有所見也。彼有朗智者，分別內外身，一一思惟善察無滯，解知所有，以智觀之悉無所有，是故說，彼有朗智也。不隨聲往者，人之聲響，亂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聲不入內亂不出，解知彼聲猶如空等。是故說，不隨聲往也。了知四偈，義各如是。

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 事由義析理。

耳識多所聞者，或聞佛經，或外道異學、歌詠詩誦，好者便受、惡者捨離，是故說，耳識多所聞也。眼識多所見者，眼識亦多所見，若好若醜善色惡色，是故說，眼識多所見也。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者，若見聞念知盡能了別，見當說見聞當說聞，是故說，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也。

智牢善說快， 聞知定意快，
彼不用知定， 速行放逸者。

智牢善說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錯亂，承受不忘失則應行此行，是故說，智牢善說快也。聞知定意快者，皆由聞故然後得定，已得定意所適無礙，是故說，聞知定意快也。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轉能行惡，不顧後緣不念後世，猶如以穀子投火，欲望苗幹者，事終不然。猶如小塊塞江，欲以止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釐善者，吾亦不見。是故說，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也。

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定， 聞意則牢固。

賢聖樂於法者，樂應賢聖法，未始去離終已翫習意無厭足，皆是諸佛賢聖之所演說，是故說，賢聖樂於法也。所行應於口者，行如禁法無所違失，是故說，所行應於口也。以忍思惟定者，受人教誡一心奉行，不興憎嫉彼此之心，聞其善言甘心稟受，晝夜誦習不離定意，是故說，以忍思惟定也。聞意則牢固者，佛所說法，從初至竟上中下義，終日諷誦初不忘失，是故說，聞意則牢固也(聞品第二十三竟)。

出曜經我品第二十四

當學善言， 沙門坐起， 一坐所樂，
求欲息心。

當學善言者，晝夜誦習善言好語，採取眾妙度世之要，是故說，當學善言也。沙門坐起者，比丘常當作是念：「分別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吾當坐此捨此。」是故說，沙門坐起也。一坐所樂者，專其一心求於定意，分別諸情攝取諸根，一坐心亂者非為一坐，意不外馳便能超越度魔境界。是故說曰，一坐所樂也。求欲息心者，藏匿心識不攝心者多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中，不遇三寶諸佛世尊，不值清淨諸梵行人，不知慚耻，當從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則無生死，是故說曰，求欲息心也。

一坐一臥， 獨步無伴， 當自降伏，
隻樂山林。

一坐一臥者，降伏內外生死熾然，雖復一坐一臥，心意不定非為坐臥也。復當思惟三有之難，恒當繫意使不散。是故說曰，一坐一臥也。獨步無伴者，在眾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思惟食所從來，受施之人求報其恩，自知知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眾生，不興亂想，如彼山林而不有異。是故說曰，獨步無伴也。當自降伏者，恒自息意令不馳散，常能按計內外諸物，以能降伏，便為諸天世人承事供養，八部鬼神隨時擁護，為佛世尊所見歎譽。是故說曰，當自降伏也。隻樂山林者，持心專意恒樂空閑，雖入大眾意如空無，天雷地動心不錯亂，然後乃應如來聖典。是故說曰，隻樂山林也。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莫若自伏，
為戰中勝。

千千為敵，一夫勝之者，或有眾生一人勝千，不自降者則非為勝，便為墮落不至究竟。能自攝意內外降伏，乃得越次至無為境，勝諸怨讎無所畏忌，乃謂為勝，能滅三界結使根本永盡無餘，名為健夫，三界結本已滅無餘更不造新。或有眾生一人勝千，或勝萬人，非為健夫。何以故？猶在生死不遠八難。是故說曰，千千為敵，一夫勝之，莫若自伏，為戰中勝也。

自勝為上， 如彼眾生， 自降之士，
眾行具足。

自勝為上者，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神不錯，復為天、龍、鬼神、揅杳和、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所見供養，天魔波旬雖統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說曰，自勝為上也。如彼眾生者，如彼修行人，既自慕學，復能使人執行，此心內不興垢外塵不入，乃應淨清無為處，是故說曰，如彼眾生也。自降之士，眾行具足者，人有十名號亦不同，或言眾生，我人壽命有形之類，皆名眾生，如斯之輩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實諦第一義，無形不可見，欲求無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本持，不漏諸界，斯亦復名自降之士。諸根具足，功德備具，隨時行道不失時節，是故說曰，自降之士，眾行具足也。

非天揅杳和， 非魔及梵天，
棄勝最為上， 如智慧比丘。

非天揅杳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諸天欲求恩福，或事揅杳和修其淨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謂天為道，外道異學心想梵天，眾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於梵天。如來說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復使他人內於邪逕，亦非堅固不可恃怙。所謂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執心清淨不漏諸結，為人說法

無彼此心，意如虛空不可沮壞，利根速疾亦不滯礙，意之所念無往不剋。」是故說曰，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也。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乃謂為上。

先自正己，然後正人者，夫人修習自守為上，晝則教誡夜則經行，孜孜汲汲終日匪懈，然後訓誨眾生安處大道。如佛契經所說，佛告均頭：「如人已自沒在深泥，復欲權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猶人無戒欲得教誡前人者，亦無此事。廣說如契經。」如器完具所盛不漏，人神淡泊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眾生，其聞法者莫不信樂，是故說曰，先自正己，然後正人，夫自正者，乃謂為上也。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不侵智者。

夫人習行不唐其功，畢竟其學不辭勞苦，以己所信平等無二，勲加精進日有新業，附近明智不親弊友。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師不剋，是故說曰，不侵智者也。

當自剋修， 隨其教訓， 己不被訓，
焉能訓彼。

當自剋修，隨其教訓者，如人習行備具諸行，戒聞施慧以自莊嚴，念定三昧盡諸有漏，然後乃得訓誨一切，其聞法者自歸篤信不懷狐疑。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也。己不被訓，焉能訓彼者，如人修學素無善師，無有將導便致躓礙，遇善師者能自修責，必獲所願無事不剋。猶如善御馬將，隨馬良善，善者育養、惡者加捶，然後乃知善惡有別，方之賢愚亦復不異，善者生天、惡者入獄，方當經歷畢諸罪苦，其間艱難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無願不獲。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己不被訓，焉能訓彼也。

念自剋修， 使彼信解， 我已意專，
智者所習。

念自剋修者，恒當專精使意不亂，滅十跡行應身口意，使無數眾生莫不渴仰，遲聞所說欲修奉行。是故說曰，念自剋修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正言教心意信樂終不違逆，是故說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專，智者所習者，如人習術意專乃剋，若失良師便自墜落不能自拔，出入進止為天世人所見愛敬，若至他方異域刹土，見者心歡終不中退。是故說曰，我已意專，智者所習也。

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覺此者， 正己乃訓彼。

為己或為彼，多有不成就者，人之習行以己所修邪見之業，復以己智授彼使學，此則墜墮不至無為，如復有人己身專正習正受行，以己所見教訓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說曰，為己或為彼，多有不成就也。其有覺此者，明人所習當究本行，如佛所說，不能自利焉能利人？習行之人當念觀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悉解非有彼無我空，豈有身也？是以聖人示人軌則，導以微教布見切禁。是故說曰，其有覺此者，正己乃訓彼也。

身全得存道，爾時豈容彼，
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

身全得存道者，由彼習行之人專精剋己，為尊為貴為無有成，進止行來不逢凶虐，恒為諸天世人、天龍鬼神、捷杳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所見供養，衛護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說曰，身全得存道，爾時豈容彼也。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者，如人慕脩深奧之法，得第一義越過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是謂如來甘露法門，所願者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曰，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者也。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同，但益智者獲其法一句也。法謂二義：一名字體義體，第二者所謂第一義四沙門果是也。智者得其戒，此二句也，戒有二種：一名二百五十戒，二名無漏身戒。智者被歎譽，此三句也。此亦二義：一者俗所歎譽，二者為內藏所歎譽。所謂俗者，言語辯才和顏悅色不傷人意，其聞法者歡喜承受樂聞其法。無漏身戒者，所行不左常遇賢聖，離八不閑處，其有見者心開意解，共相告令歎說其德。智者聞其名，此四句也，或有學人，俗聞其名道聞其名。智者獲其樂，樂有二種：俗樂、道樂。在俗受其福德，為檀越施主所見念待，受其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道樂者，受禪定福，根力覺意賢聖八道。智者獲其慧，慧有二種：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謂俗慧者，分別名字眾不滯礙。所謂道慧者，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得諸根具足空無相願。是故說曰，智者獲其慧也。智者獲其心，心者眾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馳萬端，外著色聲香味細滑法，若能降伏攝心不亂，便能成就無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為心所惑，劫數難量經歷生死皆由於心。然我今日覺心所為，更不造新為心所使也。智者獲其道，眾生流轉從劫至劫不可稱記，如契經所說，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大地塵土。如我今日越過三界，以天眼觀眾生之類，蜎飛蠕動共相傷害無有竟已，由如陶家脚蹴輪轉成其坏器，或輪上壞者，或在地壞者，或入陶壞者，人亦如是，是故學人當念慕修。又復引經：「吾以天眼觀眾生，生天者如爪上土，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智者獲其道。處天久遊觀，若有眾生

久生天者，勝後生天三事。何謂三事？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福祿。是故說曰，處天久遊觀也。處天久受福，共相娛樂視東忘西，是故說曰，處天久受福也。處在宗族中如日貫雲出，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見愛敬。斷諸一切縛，盡能斷一切諸結使，永盡無餘縛著，愛染悉皆除棄。是故說曰，盡能斷一切諸結使。處憂不已憂，心解是非，解知無常、恩愛別離、世之常法：有樂必苦，生當有死，不生則無，死豈可避？以是義推，憂為是誰樂所從來？是故說曰，處憂無憂，心如死灰，澹然無為。盡滅一切惡趣，所已惡趣者，地獄餓鬼畜生，邊地夷狄之中，亦名惡趣。是故說曰，滅一切惡趣也。脫一切苦惱，脫八苦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行者於中脫此眾苦，泥洹為第一，無為無作無有眾變，是故名為泥洹也(我品第二十四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廣演品第二十五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寧解一句，聞可得道。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者，夫人在世多誦廣學，不曉義理亦復不了味義句義，猶如有人多負草木至百千擔，正可勞苦無益時用。是故說曰，雖誦千章，不義何益也。寧解一句，聞可得道者，如昔有士，多貯財貨饒諸穀食，意欲遠遊，便以家穀糶之易寶，積珍無量，後復以珍寶多易好銀，意復嫌多，便以好銀轉博紫磨金，意復嫌多，時以好金轉無價如意摩尼寶，所願畢果終不差違。此亦如是，雖多學問，不解句義，解一義者，所獲必剋。是故說曰，寧解一句，聞可得道也。

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聞一法句，可從滅意。

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者，人多修學義味成就，然復不能思惟義趣，便自墜落不至究竟，是故說曰，雖誦千章，法義具足也。聞一法句，可從滅意者，世多有人博學多聞，能思一句至百千義，義義相次不失其緒，以漸得至無為大道，是故說曰，聞一法句，可從滅意也。

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護三事，坐禪誦經佐助，如斯之類不可親近，雖久在世積惡無量，死入地獄受無數苦，火車爐炭刀山劍樹，畜生餓鬼亦復如是，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者，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無數無量，不可以譬喻為比，久處於世積德無量，若生於天自然受福，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

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不如一日，黠慧有定。

雖壽百年，無慧不定者，世多有人不知慚愧，與六畜不別，猶如駱駝騾驢象馬猪犬之屬，無有尊卑高下。人之無智其譬亦爾，愚闇纏裹莫知其明，是故說曰，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黠慧有定者，黠慧之人深入法典，從一句義至百千義，思惟反覆不以為難，是故說曰，不如一日，黠慧有定也。

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

不如一日中， 精進不怯弱。

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者，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願不成，既自墜落復使他人沒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無為大道之處，自迷於道轉教他人沒在生死；若受檀越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從生至死墮于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邊地佛後世智辯聰八難之處。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積德也。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也。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進解世非常，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生值中國亦復難遭，諸根完具亦復難得；於賢聖法中求作沙門亦不可得，聞真法言復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當念精進求於道果，得至泥洹亦復不難也，已以辦具，便能成就無漏法身。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也。

雖復壽百歲， 不知生滅事，

不如一日中， 曉了生滅事。

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者，人在世間無明自纏不能得解，計百年之中積罪無量，亦復不知生者滅者，雖得出家為道，在如來法中不了生滅，恒在凡夫之地，不至無為也，斯非比丘沙門之業，遠如來藏不近佛篋，是故說曰，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也。不如生一日，曉了生滅事者，人之在世觀達諸法一一虛無，生者不知所以生，滅者不知所以滅，一一別之能知根本，臨死之日亦不畏懼無所怖難，所生之處神識不錯，遭賢遇聖聞法得度，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也。

取要言之，觀痛所從生，夫人處世不知痛滅所興，雖為比丘，不達沙門之行，是故說曰，觀痛所從生也。當觀有漏盡，人之習行不達有漏，便當留滯三界五趣，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智者習行觀此有漏，知所從生知所從滅，生不知所以生，滅不知所以滅，漸漸得至無漏境界。復當觀察不動行跡，若復有人不能觀察不動行跡者，便自墮落墜乎生死，雖處沙門非沙門行，雖處婆羅門非婆羅門行。由四事因緣，雖深奧法者，若復學人，觀察了知不動行跡，意不傾動亦不移易，漸漸得至登無為岸。復當觀察不死行跡，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為神徒風去火次魂靈散矣，身體挺直無所復中。然此習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觀察死之為死生之為生，亦復不能修清淨梵行。所謂不死行跡者，滅盡泥洹，是以得入中無為之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樂。是故說曰，當觀不死行。復當觀察清淨行跡，道之清淨，非穢濁所學；道能去垢，非習垢所學。次當觀察天形像法，不可覩見習上人跡，於一切諸法最上最尊無能及者，所謂滅盡泥洹是也。行人觀察甘露行跡，無飢渴想無煩熱想，其不覩者永墜生死，不達本無獲甘露者，福業具足以己施彼，無所悋惜也。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志勞形苦體，在於曠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隨時瞻拜不違其文，選擇淨薪採取好葩，燒種種香以用供養望得恩福。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養證驗當見，設不爾者復祭祀為？」時彼梵志意不遠慮，即以兩手前探熾火，尋燒手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爾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身招此患苦。」爾時彼山有學道比丘相去不遠，知而問曰：「梵志當知！火者體熱不別恩養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聖師三界獨尊，行則躡虛無所罣礙，坐則揚光照徹十方，寧可與卿往彼親覲，備得聞其深奧之法，從此岸得至彼岸。」梵志聞已心開意解，便與道人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彼梵志應得度脫，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爾時梵志，豁然心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諸神，唐勞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真道之處，不如須臾間執行自修慕。」世人執愚至死不剋，百年事火不自覺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覺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興為所從來為所從去，悉了非真實法。若復受他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養名華擣香雜香繒綵幢幡，如是之福不可稱計。百歲事火，不如須臾彈指之頃一行慈心，其福最尊為無有上，難稱難量不可以譬喻為比。猶如芥子仰比須彌，牛跡之水與海掬量，爪上末塵自稱勝地，螢火之蟲與日競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況復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經百千劫，未曾墜墮在凡夫地，眾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積行所致。是故說曰，不如須臾，一行慈心也。

從月至其月， 愚者用搏食，
彼不信於佛， 十六不獲一。

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者，或有生類貪著飯食以養其形，不慮後世殃禍之災，四大之體其性不同，神處其中識別是非，智者識真愚者倒見，不知今世後世善惡之行，展轉三塗八難無有出期。是故說曰，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也。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者，若有眾生一日半日、一時半時、彈指之頃，篤信於佛意不移易，其福難量不可稱計，不可以譬喻為比，福至冥報無形無像，忽然自至功

祚無窮。是故說曰，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於法，十六不獲一，億千萬劫時聞法聲，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是也。如契經所說，告諸比丘：「今當與汝說三第一之尊：一者佛為第一之尊，二者法為第一之尊，三者僧為第一之尊。彼云何佛為第一之尊？諸有眾生之類，無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佛者，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豪尊。是謂名曰，佛為第一之尊。彼云何法為第一之尊？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滅盡無欲無生滅法泥洹法者，為尊為最為無有上。其敬法者，為敬第一之尊；以敬第一之尊，便獲第一之福；以獲第一之福，便生天上第一豪尊。是謂名曰，法為第一之尊。彼云何僧為第一之尊？諸有大眾大聚大會翼從之徒，如來聖眾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謂名曰，僧為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眾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加被眾生乎？此事不然也。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不愍眾生者，十六不獲一，由如境界方域，其中眾生名號姓字不可稱計；若有人慈定之士，於中教化周窮濟乏，不擇好醜亦不興想，斯可施與，斯不可與，平等無二一而不異乃謂真施。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或有國土，稱其眾生名曰蠕動之類，於中勇猛不辭勲勞，適彼國界供給所須不令闕減，是謂施心。蠕動之類不以神祇故，十六不獲一，不以正法故，眾生自墜，墮外道異學。尼犍子等自稱為尊，以鐵鑠腹跨行世間，自相謂曰：「此諸釋種沙門道士，世之狂夫，露頭左衽自稱為尊，我等觀察，正是不祥之應，世人狂惑，何為尊事？若有眾生施此人者，後得穢惡不淨之報，夢想見之寤則遇惡，況當行道與共相見！」是故世尊告諸比丘：「能於正法信心不斷，遭遇百千艱苦眾難心不變易，一意信向不習倒見，爾乃名曰如來正法。其不信者，於十六分未獲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無量不可稱計，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何以名曰十六分不獲一也？所以論十六者，謂十六者，謂十六大國也，此閻浮境仁義所居，無有出此十六大國，博古攬今敷演深奧，隨時決斷永除狐疑使無猶豫。十六國名其號：一為鴛伽。二者默偈陀萍沙王。三者迦詩。四者拘薩羅波斯王。五者素摩。六者須羅吒。七者惡生王拔蹉。八者拔羅憂填王。九者遏波。十者阿婆檀提憂陀羅延王。十一者鳩留。十二者般遮羅阿拘嵐王。十三者椽難。十四者耶般那。十五者劍桴(本闕十六)。此十六大國，包識萬機眾事不惑，眾辯捷疾學

不煩重，暢達妙義尋究本末，演布無量尋之難窮，斯出十六大國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義者，但當遊行歷十六國，威儀禮節自然修成，不加於師無有摸則也。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未獲其一。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者，想外道異學顛倒邪見執愚不寤，祭祀神祠乃經一歲，其中費耗生民之貨亦不可計。以若干種甘饌飲食焚燒于火，謂為獲福反更遇禍，斯由執愚不自改更，至令死後入于閻冥，不覩大光智慧之明。是故說曰，於四分中，亦不獲其一也。是故聖人訓之以漸、導之以路，獲誘愚惑至安隱處，須臾行善勝彼一年也。廣演品竟。

出曜經親品第二十六

無信懷憎嫉， 鬪亂彼此人，
智者所屏棄， 愚習以為樂。

無信懷憎嫉，鬪亂彼此人者，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復不信佛法聖眾、真如四諦苦習盡道，積財至天猶不可恃怙，捨壽之日財不自隨，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畢故不造新。猶如有鳥素貪肉食，山樹有葉其像肉色，晝夜伺捕延頸仰望，在樹像肉墮即為葉，迷惑所纏不自覺寤，如是不息喪命於彼。所以然者？皆由貪心不自改更故。此間聞語傳至於彼，設從彼聞復傳於此，鬪亂彼此使不成就，意中興嫉轉生塵垢，是故說曰，無信懷憎嫉，鬪亂彼此人也。智者所屏棄者，智人知禮節避嫌遠疑，不處惑亂之中，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況當至竟與共遊乎？所謂智者，明古知今博通眾事，防慮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應言無有失，分別深義意不倒錯，從一句義演布無數，愚者所惑，是故說曰，智者所屏棄也。愚習以為樂者，設復有人，善心勸諫誘進童蒙，訓之以道使見道門，不從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獄為堂室，不慮後世殃禍之根，教行惡業不從善教，轉復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之中，是故說曰，愚習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者，如復有人篤信佛法聖眾，至意信解苦習盡道，不懷諛諂心意柔軟，承事敬待諸梵行人，晝則懃受夜則經行，孜孜汲汲不失威儀，和顏悅色先笑後言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有信無憎嫉也。精進信多聞者，人之修行精進為上，況復廣學採取多聞，戒聞施慧廣布一切，安處無為寧處道場，以己所見演示前人，是故說曰，精進信多聞也。智者所敬待者，常當親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

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見身見解脫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是故說曰，智者所敬待。賢聖以為樂者，夫人修行追賢逐聖不辭寒苦，正使遭遇七千億難能捨身命，雖遭斯苦不分其意，是故說曰，賢聖以為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不親惡知識者，彼修行人遭惡知識者日增惡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潔隨惡染其素，由若有人愛犬豬羊心不遠離，豬犬隨逐亦不相離，豬犬所樂糞除為上，廁溷為浴池共相染污，親惡知識者亦復如是，共相追逐終以無善。是故說曰，不親惡知識也。不與非法會者，非法人者五無救罪，無戒無信無聞無慧無施，如此之人不可親近，其有追逐以為伴者，墮入惡趣不至善處，是故說曰，不與非法會也。親近善知識者，學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應，設有之造不傷人意，先笑後言文句相應，是故說曰，親近善知識。恒與正法會者，所謂正法會，佛辟支佛聲聞是也，更無眾生出於佛者，除佛以更無眾生出於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無眾生出於聲聞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墜三塗厄難之處，是故說曰，恒與正法會也。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行路念防慮者，群徒在途出言防慮，曠野之中多諸鬼神，若論惡語神即得便，論說善者鬼神營護，所至到處不遇惡人，亦復不逢劫盜人者，是故說曰，行路念防慮。持戒多聞人，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說，告諸比丘當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無令違失，便為諸天鬼神所見營護。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說曰，持戒多聞人也。思慮無量境者，晝夜思慮坐禪誦經戒聞施慧，是故說曰，思慮無量境也。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如彼學人聞彼善教，意不錯亂文句相應，便成道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增益善根至無為道，是故說曰，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惡自陷溺者，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日損善根增益惡法，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也。習善致名稱者，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盛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遠布，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也。妙者恒自妙，所行專正修無上道，

猶如須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合家仰修阿羅漢道，阿羅漢家轉自增益諸善功德，是故說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真正者，當求巧便求諸功德瓔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稱廣布者，欲得諸天世人敬待，當自謹慎不與塵勞懷來道故，是故說曰，此由身真正也。

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為最上， 禁戒永寂滅。

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者，智人求於智，以成其聖道，猶如紫磨真金內外清徹，造作器皿無不成就；智者亦爾，賢聖相習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說曰，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也。智慧為最上，禁戒永寂滅者，夫人習行先當求上人之法，是故說曰，智慧為最上，禁戒永寂滅者也。

如魚湍聚湊， 人之貪著取，
意著不覺臭， 習惡亦如是。

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者，猶如群魚集聚一處穢污難近，人意貪著不顧臭穢，愚人執意謂為甘美，不知久久不便於身，臭氣流溢布見於外；習惡之人亦復如是，與親近者即成其惡，損減善根增益惡部，是故說曰，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著不覺臭，習惡亦如是也。

木檻葵霍葉， 眾生往採取，
葉薰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木檻葵霍葉，眾生往採取者，如有善察之人往採其香，雖不得根而獲香葉香氣苾芬，正使捨彼故處猶香；善知識從事者亦復如是，成人之德功德日積，是故說曰，木檻葵霍葉，眾生往採取，葉薰香遠布，習善亦如是也。

已自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為人所誣笑， 惡名日增熾。

已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世多有人不行惡事姪姪盜竊，性不飲酒、不博弈戲樂，然彼眾生或在酤酒家坐，或入姪種村中，或在博弈家坐，為主人所見，謂為斯人習此非法興猶豫想：「此人先自貞潔清淨，今日何為習此非法？」惡聲遂顯流聞四遠，百千眾生共相告語，誹謗之名從是日滋。是故說曰，已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為人所誣笑，惡名日增熾也。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污，
勇夫能除污， 去惡不為伴。

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者，世多有人未在道檢，意不堅固與惡從事，不被教訓見物而習，見惡習惡見善習善，以己所見示見於人，

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猶如毒箭污染餘者，己身行惡教人習之，智者觀察此已終不行其惡，是故說曰，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毒箭在其束，淨者被其污，勇夫能除污，去惡不為伴也。

是故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
比丘行於道， 忍苦盡諸漏。

是故知果報，智人悉分別者，眾生造行果報不同，或豐輕而藥妙，或罪重而易療，唯有覺者能消滅耳；智人所習自審明矣，設有愆咎即能誨過，猶馬蹶躓加之杖策然後調伏，智人習行亦復如是，尋隙所生自悔不及，是故說曰，聖人知果報，智者悉分別也。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者，所謂非親，所行非義，口吐言教終無善響，布毒於人以為快樂。其有眾生翫習此者，便為長夜流轉生死受惱無量，神識倒錯心意煩熱。所謂賢者，包識眾事萬機不惑，為人師範辯才無礙，以己明慧演示眾生，其聞音者斯蒙度脫。是故說曰，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也。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者，行人執意眾業備具，賢聖八品如來聖道，諸佛世尊常所修行，復以賢聖苦忍之法，盡諸有漏成乎無漏。是故說曰，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也。

愚者盡形壽，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瓢斟酌食。

愚者處世雖受百年與智者同俱，然意矇矇不別真法，是以聖人以瓢為喻，終日酌物不知鹹酢，喻彼愚者雖遇賢聖，意迷心惑不達正教，寄生於世無益於時。是故說曰，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智者斯須間，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知眾味。

智人所學意志捷疾，聞一知萬豫達未然，隨時之行亦不錯謬，悉能分別亦無滯礙，猶舌嘗味，甜酢鹹淡悉能知之；學人所習究暢本末別白黑法，知病所興知病所滅，斯非顛倒斯是顛倒，皆能別了投之聖藥，是故說曰，智者斯須間，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眾味也。略說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習，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無眼目，所謂愚者是也；眼目者，賢聖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說，所謂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尋一句， 演出百種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智者尋一句，演出百種義者，智者執意明達道術，禪燕不亂練精神識，永無塵垢四辯具了，問一句之義達百千之章，是故說曰，智者尋一句，演出百千義也。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者，愚者意迷，

從冥至冥不覩大明，雖誦千章不解一義，是以智人常當遠之不與從事，是故說曰，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也。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真佛之所說。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開悟未及，願為說法應適人意，我聞法已心意開悟得蒙度脫。」爾時世尊略說其義，告比丘曰：「非汝則捨。」比丘白佛：「我以知矣。」佛告比丘：「我義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以捨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是故說曰，一句義成就，智者所修學也。愚者好遠離，真佛之所說，聖人處世教誡眾生平等大道，愚者意迷神識難革，或見如來而掩目者，或聞說法而塞耳者，或見如來行跡輪相在地而蹋壞者，斯等之類罪垢深固難可改更。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終訖說法於無餘境，然眾生類執愚積久，甘露滋降不覩不聞，捨形受形輪轉生死無有出期，斯由愚惑無明所纏故也。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怨憎有智勝者，怨憎之人自知隙咎，本性明達防慮未然，恒自思惟：「設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毀彼人也，如有怨讎眾多，思欲報怨力所不至，知當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勝。」是故說曰，怨憎有智勝也。不隨親友義者，親友之人心意欵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與共同歡，惡則同惡好則同好，後受報對入地獄中，是故說曰，不隨親友義，愚者訓非道，漸趣地獄徑。

愚者自稱愚，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實為非法，種諸罪根開地獄門，塞泥洹路，晝夜懇責，我今處世眾結自纏塵垢污染，捨身受身輪轉生死不離三有，便自悔責追師逐侶，漸漸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說曰，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也。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歎譽，我為尊貴餘者不如，不達今世後世殃豐之罪，我所知見世之希有，自揚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難，修凡夫行，是故說曰，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 毀咎智者身，

毀智猶有勝， 歎愚不為上。

若復歎譽愚者，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卑善惡之行，所可歎者反更毀咎，是故說曰，若復歎譽愚也。毀咎智者身者，雖被誹謗不以憂感，自知果報緣對所至，是故說曰，毀咎智者身猶有勝也。歎

愚不為上者，眾生處世群愚黨惑，聞彼稱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不知久後於身不便，是故說曰，歎愚不為上也。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昔佛在羅閱祇，將侍者一人，名曰阿難，在路遊行。爾時世尊遙見調達逐路前進，佛告阿難：「我等可共就餘路行，何為與此愚人相見？」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來，今日畏此調達乎？何為欲避就於餘路？」佛告阿難：「我自憶念，本所造福自致無上等正覺，亦復不見魔若天外道異學沙門梵志，能使如來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樹王下眾結未盡，弊魔波旬將十八億眾，人身獸頭猿猴師子，虎兇毒蛇惡鬼形貌，擔山吐火把持刀劍戈牟鎧鉀，揚聲哮吼填塞虛空時來恐我，猶尚不能動我一毛，況今我身成等正覺三界獨尊，豈當畏於愚調達耶？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夫人處世，當與黠慧之人共居，出則和顏入則同歡，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無異，猶如親親心意欸至，如此相敬皆至無為。是故說曰，當選擇共居，如與親親會也。

是故事多聞，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猶月在眾星。

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多聞眾生解世非常明鑒三有，知今世後世之報，自知眾德具足，恒親近賢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說曰，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大眾中獨尊隻步無有儔匹，猶如明月在眾星中，光明遠照無有及者。是故說曰，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親品第二十六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二

泥洹品第二十七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
無猗無害彼，滅度無言說。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者，猶彼神龜畏喪身命，設見怨讎藏六甲裏，內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為獵者所擒，或梟其首，或傷前左右足，或斷後左右脚，或毀我尾，今不防慮定死無疑。」比丘習行亦復如是，畏惡生死攝意亂想，恒自思惟：「雖得為人寄生無幾，今不自攝者，便為弊魔波旬及欲塵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說曰，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也。無猗無害彼，滅度無言說者，不得猗於眾結縛著邪業顛倒，欲有所猗者唯依於聖諦，欲有所至安隱達彼，喻如久病羸瘦著床，臥大小便不能動搖，或老羸極不能起居，要須健夫扶持兩腋，意欲所至安隱至彼。眾生之類其譬亦爾，諸根闇鈍於諸深義不大慇懃，設遇良友憑仰有處，漸漸得免生死之處，是以世尊演教後生，無猗生死起謀害心，無猗無所害乃成道跡。是故說曰，無猗無害彼也。滅度無言說者，猶如熾火光焰赫赫，焚燒山野樹木枝葉無有遺餘，火滅之後更無赫焰之兆；凡夫之士亦復如是，以貪熾火瞋恚熾火愚癡熾火，焚燒功德善根永盡無餘，既自喪福復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羅漢諸塵垢盡，婬怒癡火永不復見，己身得道復能度人。是故說曰，滅度無言說也。

忍辱為第一，佛說泥洹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

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處在深山無人處，勞神苦體修行忍辱，內自繫意眾相不起。時有迦藍浮王出行遊戲，將諸宮人嫖女五樂自娛，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恣意自由，聞樂疲厭即便睡眠。宮人嫖女各各馳散採拾妙花，遙見菩薩在樹下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其有覩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眾星嶽峙。諸嫖女見奔趣向跪各一面立。是時，菩薩徐開目視威儀庠序，漸漸導引與說妙法。「欲不淨行，漏為大患，夫人貪欲染污形者，後墮鳥獸鴿雀之中，臭穢不淨墮入惡趣，非是賢聖真人所學。諸妹當知！夫婬欲者，當受火車爐炭之報。」如是菩薩無數方便說欲穢污。時迦藍浮王從睡而覺，左右顧視不見諸嫖女眾，即拔利劍，輕乘疾馬馳奔求覓良久乃見，遙覩菩薩顏色縱容嫖女圍繞，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與我嫖女欲情交通。」內興恚怒憎疾之心，瞋恚赫熾不顧其

理，直前問曰：「卿為仙士在此習術，卿為得第一禪耶？」對曰：「不也。大王！」復重問：「頗得第二、第三、第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耶？」對曰：「不也。大王！」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學於道術，於此諸德不獲其一，何為在此喪其日月？」菩薩報曰：「吾所以捐棄家業在此學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復自念：「此人在此學來積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以報我修行忍辱，吾今試之為審爾不？夫試忍之法，不可飲食餽饌作倡伎樂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傷肌之惱乃知現驗。」王語仙士：「設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試之。」是時，菩薩歡悅舒之，時王恚盛不顧後世，尋拔利劍斫右手斷次斫左手，復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王問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報曰：「吾今行忍辱不捨斯須，正使王今取我身體碎如芥子，終不退轉失慈忍辱。夫人瞋恚污染之心，形毀之後漏血無量，我今得忍加被毀形，諸瘡孔中悉出乳汁，以此為驗故行忍辱。」去彼不遠復有仙士數百之眾在彼學道，聞此菩薩為王所毀，皆來奔趣圍繞問訊：「不審仙士疼痛不至劇耶？」對曰：「非也。」諸賢諸仙復問曰：「汝今形體分為七分，豈得復言無疼痛耶？」菩薩報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墮地獄餓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無上為最正覺。」爾時諸仙士各各歎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為妙無有過者，捷疾利根長養其福，必果其願將至不久。」是故說曰，忍辱為第一也。佛說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過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無為無起滅想，法中之上無復過者。是故說曰，佛說泥洹最也。不以懷煩熱者，所以捨家捐棄妻子，除去五欲捨世八業，不顧俗榮出家修道，何為於中惱熱眾生？是故說曰，不以懷煩熱也。害他為沙門者，夫為沙門應第一義，隨沙門法不越次序，無有憎嫉詐誑於人，護彼如視己，不從教，令進學。是故說曰，害他為沙門也。

言當莫羸獷， 所說應辯才，
少聞共論難， 反受彼屈伏。

言當莫羸獷者，佛在世與大目犍連說法：「卿今日目連！夫為說法當如法說。其間不容雜糅之義，說正法時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顧視，豈當浮說不急之事。何以故爾？夫羸言者多諸瑕隙，後更受形一身百頭，如彼迦比羅比丘不異。」是故說曰，言當莫羸獷也。所說應辯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變異災怪所出，六藝通達博練典籍，造作無端便為智者所見嫌疑，若喚責數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親近，是故說曰，所說應辯才也。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來久矣，我所說是汝所說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猶如二人謗毀於佛，一人有受教不審。一人無信諸根闇鈍。如斯二人受地獄

餓鬼畜生根栽，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嘗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 長沒無出期。

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者，如人執愚至死不改，結使縛著顛倒亂想，邪見貿誠而自纏絡，猶若破器漏出所盛無所復中，塵土垢坳而自污染，是故說曰，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也。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者，人不豫慮必受其殃，猶若陶輪輪轉不停，久處生死求出難剋無以為喻，是故說曰，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也。

若不自煩惱， 猶器完牢具，

如是至泥洹， 永無塵垢翳。

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者，若能自專不興諸著去諸縛結，便當獲致無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猶如完器堪任受盛，眾人見者莫不愛樂，是故說曰，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者，人無此瑕滓，得至滅盡泥洹之處，永寂永息無所起滅，是故說曰，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也。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泥洹第一樂。

無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報應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嶮他國治生，未經幾日積財無數。一人緣至卒遇重患，所有財貨療患亦盡，窮困頓篤不蒙瘳除；一人無病不費財貨，雖獲大利猶懷怨訴：「我今所得蓋不足言。」安隱歸家無所損失，晝夜怨訴不獲財利，親族勸諫語商人曰：「卿今無病安隱至家，何為嗥叫言不獲利？有身全命寶中之上。」是故說曰，無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說，世有二人難可厭足。云何為二？一得財而費耗，二者得財而深藏。若使閻浮地內，天降七寶滿此世界，與此二人者猶不知足。未斷欲之人貪著財貨，得而復求不知厭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釋非真不顧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猶若琢石見火電之過歷目，如斯之變遷轉不住。是故說曰，知足第一富也。知親第一友者，人共知親以欸到為本，先信後義乃可同處。猶昔有一人情愛至深，但與朋友從事，不與兄弟言談，官遣禁防來召此人，其人醉酒殺官來使，尋走奔向歸趣朋友，以己情實具向彼說：「我今危厄投足無地，唯見容受得免其困。」朋友聞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難可藏匿，直可時還勿復停此，設事顯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熾，何為向我叛於骨肉？」其人聞之尋還歸家，投歸兄弟五體歸命，以實自陳所作愆咎。宗族聞之皆共慰勞：「勿為懼怖，當設權計使免此難。」五親雲集嚴駕行調，各各進路

適他國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勝本國，財寶日熾僕從無數。是故說曰，知親第一友也。泥洹第一樂者，泥洹之中終無患苦，塵勞眾結永無復有休息滅盡，是故說曰，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 行為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者，昔萍沙王為兒阿闍世閉在深牢，人信斷絕糧餉不通，在彼飢困告訴無所。王救思惟念佛在心憶本所說，尋於獄中而說斯偈：

「最勝言教， 流布無際， 世共傳習，
實無有厭。 如無等倫， 所說善教，
身苦所逼， 何過飢患？」

患中之苦者莫過於飢，是故說曰，飢為第一患也。行為第一苦者，夫人處世志趣不同所習各別，飢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當有處胎冥室之患，設復降形有折體之惱，諸情具足當有衰喪老病所困，形受神從便當受彼善惡之報，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說曰，行為第一苦也。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人之修行求於永寂永離眾患，安處無為無復眾惱苦痛之患，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也。

趣善之徒少， 趣惡之徒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泥洹。

人在世間修善者少，雖復行善願不從意，設當眾行具足，是時諸天唯人為善處，人以天為福堂。猶如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諸天自知五瑞應至皆共雲集。」語彼天子曰：「汝從此沒願生善處，至彼至是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處無為。」爾時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諸天善處，快得善利，安處無為？此三句義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於正法中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樂家屬，出家學道。是謂——比丘！——諸天之善處。」云何安處無為？佛告比丘：「得四聖諦思惟分別。是謂——比丘！——諸天安處無為。」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惡之徒多者，所以然者？眾生之類修惡者多，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分別善惡好之與醜，但種地獄餓鬼畜生之根栽，從冥入冥無復出期，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是故說曰，趣惡之徒多也。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者，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聞而自寤，或有覩形而解者，是以聖人布教若干，應病適前投藥不虛，其中利根之徒，觀世萬變難可同處，上求無為如救頭然，所以者何？彼處虛寂閑靜

安樂，永合虛表澄神不動。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也。

有因生善處，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泥洹， 如斯皆有緣。

有因生善處者，云何為緣？所謂緣者，施戒聞慧思惟，清信士威儀，出家威儀，大道人威儀，捨善行跡，是謂因緣趣道之基，是故說曰，有因生善處也。有緣生惡趣者，有何因緣？喻如有人內懷憎嫉施心不開，犯戒殺生不與取，如此十惡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墜墮趣於三塗，是故說曰，有緣生惡趣也。有緣般泥洹者，所說泥洹皆用賢聖真道，斷諸結使前趣無為，離此聖品則不可獲，猶如外道梵志自相謂言：「世無因緣亦無本末，有者自然而有，無者自然而無。何以知其然？猶若曠野荊棘生其棘鍼，豈有巧匠削利鍼乎？如鹿百獸群鳥樹栖，衣毛雜色形像不同，豈復有人彩畫其體乎？論其品類受性不同，地性素爽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爽耶？斯皆無因緣而自然生。」如此之類執迷來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絕，是故世尊說曰：「其事有緣，不唐苦爾。復何因緣？眾生修行十善，眾生所處其地平正，爾時坑坎高岸荊棘逆草自然平整；其有眾生修行惡者，是時普地盡生荊棘高岸絕坑，虻蛇毒蟲孚乳滋多，皆由先身積惡所致。」是故說曰，如斯皆有緣也。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園側因帝石室。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寂然無塵垢，見有眾群鹿遇彼獵師，懷驚愕馳奔嶮岨之中。爾時世尊復以天眼，見有群鳥避羅高翔馳趣虛空，如來天眼復見比丘言辯義趣柔和暢達，尋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緣，反覆究悉逆順本末，如來天眼亦復覩之，復見異比丘，通夜之中反覆思惟，入解脫禪定，夜將欲曉闇復欲盡，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復是如來神眼所監。爾時世尊觀此義因緣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復使正法久住於世，使後群生覩其大明，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燒諸縛著。」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經《中阿含》所說，佛告比丘：「此法精進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進，焉能巧

便得至泥洹？猶如有人素性怯弱素無兩目，豈能設意露宿曠野？多諸盜寇路難得越，欲求度彼嶮難處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濟，安身無為；懷愚性邪意信倒見，終不得越嶮難之處。要有智慧之目賢聖之術，然後能到無為之場。」是故說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也。

比丘速杼船，以杼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然後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是時船師報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己功杼此儲水，船輕身全何往不剋。」爾時比丘盡其乳哺之力，杼其船水窮，乃得越至彼水岸。收攝衣服整頓威儀，漸漸往至親近世尊，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如來知彼應得濟渡，是以顧眄熟視而已，非是辟支羅漢之所及也。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速杼船，以杼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然後至泥洹。」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今乃慮目前之難，乃更反懼後世之忌。船者危嶮世之常法，權渡群生不以為倦，形如真器純盛不淨，何不遺棄，杼穢漏病斷姪怒癡，乘賢聖船得至泥洹者也。」

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

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各自為正，我本姓某字某雖有而無，雖無而有，無有而自生，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也。非無亦非有者，非無者過去也，亦非有者當來也，如今不可獲者現在也。執愚之士豈離沙門梵志，行此邪徑不自改更。所以爾者？不解第一之義泥洹之道，信於邪見不信泥洹。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也。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
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滅盡泥洹極為微妙，無形而不可見，有為之法動轉不停，無形法者不可移轉，唯有如來、辟支佛及聲聞等，以智慧眼善觀而分別一一決了，是故說曰，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也。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者，知愛根本興病若干，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是故說曰，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也。

斷愛除其欲，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

斷愛除其欲者，愛之為病眾患之本，以拔愛本枝葉不滋，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欲本自滅更不復生，由愛生欲流，猶如駛河漂溺生類，億千萬眾喪其命根不得全濟，河竭之後眾生往來無形傷害，是故說曰，斷愛除其欲，竭河無流兆也。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者，愛為形質、欲為枝葉、癡為潤津，若彼學人思惟妙觀，能斷此者超越苦際，是故說曰，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也。

見而實而見， 聞而實而聞，
知而實而知， 是謂名苦際。

何以故說見而實而見？何以故非見實而非見？如復有人，若眼見色分別色本，思惟識緣不起想著。非見實而非見者，如彼愚惑之人，眼見色而生眼識，此雖見不如非見。何以故？由其眼見而興眼識故也。是故說曰，見而實而見也。聞而實而聞者，若人聞微妙之聲，不興識著，是故說曰，聞而實而聞者也。知而實而知者，如復有人分別識身，採取善根捨棄不善根，諸垢永盡更不造新，是故說曰，知而實而知，是謂名苦際也。

伊寧彌泥， 陀俾陀羅俾，
摩屑妬屑， 一切毘羅梨，
是謂名苦際。

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國之語，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與說曇密羅國語，宣暢四諦；雖說曇密羅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所不解者，復與說彌梨車語，摩屑妬屑一切毘利羅。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尋於坐上得柔順法忍。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眾行永休息， 識想不復興，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者，是身無牢為磨滅法，是身不堅必當離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謂牢固，意從想生想興萬病，能滅其想乃應道真，是故說曰，無身滅其想也。諸痛得清涼者，此眾生類流轉生死之海，江湖四瀆投之無厭，斯由痛本以受其困，眾生相殘共相殺害，皆由於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是故說曰，諸痛得清涼也。眾行永休息者，人之受識由行而生，行以滋長以成萬病，善行趣善惡行趣惡，智人習行不造行本，是故說，眾行永休息也。識想不復興者，識想流馳興病萬端，是以聖人攝識不散，人之興識多起癡根，以三百藥滅百識，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而滅識想；復以無漏聖行頂忍之法而滅識想，是故說曰，識想不復興也。有依便有動，有動便無滅，已無滅則知無厭，以知無滅則不見去來今，以無去來今則無生死，以無生死愁憂苦惱，由此苦陰生諸眾病，斯由習興，眾結纏裹。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謂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

類，目所覩者皆謂依也，能滅此者乃應第一義，於第一義不見來往周旋，以無來往周旋則無生死；不解此者則興塵勞，生老病死日日滋長，從是生憂愁惱萬端，尋之不見其緒，展轉相生成其五陰苦形，能滅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有生有實有為，或有比丘無生無實無為，比丘不為無為者亦不有生，設不有生不有實不有為者，則因生因實因有為而說無為也。設當眾生無此患者，如來終不說滅盡泥洹之樂。

知生之本末， 有為知無為，
生老所纏裹， 衰者甚難制。

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經《中阿含》所說，大愛之本末所說，佛告阿難：「若生無有生者，則不告人說生之法，下至群徒魚水之類，設龍有龍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難！我知有生故說生矣。」是故說曰，知生之本末也。有為知無為者，無形無像不可觀察於變易法，是故說曰，於有為知無為也。生老所纏裹者，人之處世衰老則知死，二事見逼不免其患，是故說曰，生老所纏裹也。衰者甚難制者，斯由眾行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恚癡，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是故說曰，衰者甚難制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然後乃至道。

眾生之類悠悠在世，皆由於食，人不得食無以行道，是故說曰，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揣食者，覺此非常知食所出審諦無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是故說曰，孰能不揣食也。食之為物生死滓濁之法，有形則累其食，是故說曰，夫立食為先也。佛告諸比丘：「我知諸人非地非水非火非風，所以非識非空非不用非識非有想無想，非今世後世，非及日月所照處，如斯之類非緣所及。其中倒見之人求日解脫，尼捷子等自相教訓求解脫者，要當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脫。」佛觀此義已欲斷生死狐疑，欲遮尼捷子顛倒之想故說此事，欲斷後世狐疑故說斯事。「日月不俱明，邪正不競興，此事明矣。是故比丘！我亦不說周旋往來生死起滅，此謂苦際之本也。」

地種及水火， 是時風無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見其實。

應化之人或憑所豪，或因有所濟，應豪貴度者不加言聲，所憑度者豁然自寤不須師匠，謙恭卑下者自然得寤，是故說曰，光焰所不照，亦不見其實也。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明，
審諦觀此者， 乃應梵志行。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猶如日月之光眾塵自蔽，不能廣布宣其教命，猶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無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積行所致，是故說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也。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者，所謂梵志者，越過三界行充德滿故曰梵志，是故說曰，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也。

端正色縱容， 得脫一切苦，
非色非不色， 得脫一切苦。

有色無色生於苦本，能脫此苦者，諸苦中得脫，是故說曰，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

究竟不恐懼， 越縛無狐疑，
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為患？

究竟不恐懼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其曲，是故說曰，究竟不恐懼也。越縛無狐疑者，斷諸結縛永盡無餘，生死久長輪轉五道輪轉無際，不知慚愧恥辱之法，是故說曰，越縛無狐疑也。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者，夫人處世行法不同，未得斷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有，三者無色有。所謂欲刺者邪徑之刺，打捶而重捶損而重，是故說曰，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也。

所謂究竟者， 息跡為第一，
盡斷諸想著， 文句不錯謬。

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者，所謂究竟者，法中之上無有過越，病中之重縛著欲心永盡無餘，是故說曰，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也。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者，所謂想著，興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癡是想，如彼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瞿多當知！欲怒癡想此為行本，彼諸眾想永盡無餘，亦不興想念彼欲意，所說言句終不錯謬。所以然者？行有究盡有不盡者，是故設教訓彼後生。」是故說曰，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
內自思惟行， 如卵壞其膜。

知節不知節者，節為有為之行，不知節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閉塞不通道義，是故說曰，知節不知節也。最勝捨有行者，至真等正覺是為最勝，捨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說曰，最勝捨有行也。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者，猶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猶如孚乳之類，捨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捨其本行而就無漏之行。是故說曰，如卵壞其膜也。

眾施法施勝， 眾樂法樂上，
眾力忍力最， 愛盡苦諦妙。

眾施法施勝者，眾施之中，何以故說法施為勝？所謂法施者，為良為美為無眾患，其中眾生所聞法者，心意開寤靡不解脫。所謂財施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由如與泐沙王說微妙之法，八萬諸天萬二千摩竭眾生，復與釋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說微妙法，八萬諸天皆得微妙法，諸情通達無形罣礙也，是故說，眾施法施勝也。所謂財施者，今日受施明當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彼人聞法從劫至劫無有窮盡，是故說曰，眾施法施勝也。眾樂法樂上者，在俗處樂亂想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獄行；夫法樂者，暢達演說問則不滯，暢達觀意洋洋入耳。是故說曰，眾樂法樂上也。眾力忍力最者，昔有隣國之王，興兵起眾往攻敵國，左右諸臣語其王曰：「隣國興兵今來逼近，願王自備共相攻擊。」王語諸臣：「此是閑事，何必須吾公自臨敵？」賊以逼近攻伐城門，諸臣啟王：「賊今在外，明王宜當深慮斯理。」王告諸臣：「賊雖在外不足遠慮，但自營私何慮公務？」時賊暴虐轉入城裏，左右啟曰：「賊今逼近，不審明王竟何備慮？」王告諸臣：「此事微細何足上聞？」隣國大王轉進至殿，諸臣啟曰：「隣國之王今以見逼，不審聖尊有何思慮？」其王告曰：「我今處世變易不停，興者必衰合會有離，宜可脫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適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娛。設此暴王欲獲我身擒殺形體者，不辭其愆。所以然者？亡國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萬民無患，豈不於我有大幸乎？」時彼敵國之王歎未曾有，舉聲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雖得勝未如王比，開懷大通不顧世榮。自今已往還治本國，與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無異。」是故說曰，眾力忍力最。愛盡苦諦妙者，愛之為本眾結之本，學人習道先斷愛結，然後漸進無漏道檢，是故說曰，愛盡苦諦妙也(泥洹品第二十七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三

觀品第二十八

善觀己瑕隙， 使己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善觀己瑕隙者，人但見彼惡不見己愆，互相是非共相誹謗，由如典場之人抄穀高揚，輕者在遠重者在近，是故說曰，善觀己瑕隙，使己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若己稱無瑕， 二事俱并至，
但見外人隙， 恒懷危害心，
遠觀不見近。

夫人在世多自矯譽，自稱功德與世無雙，我之所行戒聞施慧，為尊為特為無儔匹，是故說曰，若己稱無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勝順者恒負，執行之人修德亦爾，自知己愆不露見彼，是故說曰，二事俱并至。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者，人不自審但見外事諸不善法弊惡之患，墮入惡趣不至善處，種地獄畜生餓鬼之苦，是故說曰，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也。虛空與地各各離別，不見真法不見非真法，是故說曰，遠觀不見近也。

知慚壽中上， 鳶以貪掣搏，
力士無畏忌， 斯等命促短。

知慚壽中上者，人之處世不知慚愧無所畏難，猶如暴逸之牛無所畏難，彼愚騃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是故說曰，知慚壽中上也。鳶以貪掣搏者，猶如飛鳶貪饕無厭，掣搏人物無有忌度，眾生之類亦復如是，貪著財色無有厭足，是故說曰，鳶以貪掣搏。力士無畏忌者，如彼力人無所畏難，在大眾中恣意所作無有及者，其有呵諫來勸喻者，尋懷瞋恚斷其命根，是故說曰，力士無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處世輕人貴己，但執顛倒迷惑不寤，侵三尊物強梁自恃，如斯之類命不久停，是故說曰，斯等命促短也。

知慚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缺漏， 當觀真淨壽。

知慚不盡壽者，彼慚愧之人，於諸衣食不大慳慳，所得財貨分布與人，麤衣惡食不著莊飾，唯存命於世無所榮冀，是故說曰，知慚不盡壽也。恒求清淨行者，所行清淨不造邪部，身口意淨應無上行，亦知外淨出言適前無所傷害，是故說曰，恒求清淨行也。威儀不缺漏者，收攝諸根不使流逸，是故說曰，威儀不缺漏。當觀真淨壽

者，進止行來出口言語，飲食取以養其壽，是故說曰，當觀真淨壽也。

世間普盲冥， 有目眇眇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世間普盲冥者，猶如盲人，不見善色惡色平地高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婬怒癡所覆，不見善惡之行，不知好醜，亦復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處，是故說曰，世間普盲冥也。有目眇眇耳者，猶若《長阿銓》契經所說，佛告長爪梵志：「世皆脩善甚少。取要言之，懷倒見眾生多於大地之土，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不識父母，亦復不別尊卑高下。懷正見眾生者如爪上土，見雖不錯願求不同；猶如外道梵志尼捷子等，出家學道各自謂尊，書籍別異求於解脫，執愚意迷不達大道，正見之人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有目眇眇耳。群鳥墮羅網者，猶如獵者施張羅網懸弮捕鳥，剋獲無數鳥獸之屬，其得脫者若一若兩；生天之眾亦復如是，若一若兩得受天福。如《雜阿銓》契經所說，佛告比丘：「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地土，從地獄終還生地獄，餓鬼畜生亦復如是；生天眾生如爪上土。」是故說曰，群鳥在羅網，生天亦復爾。

觀世衰耗法， 但見眾色變，

愚者自繫縛， 為暗所纏裹。

觀世衰耗法，但見眾色變者，夫人處世千轉萬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所謂器世者，三千大千剎是也。眾生世者，三界眾生四生五趣是。陰世者，色陰無色陰。於三世中取眾生界。何以故說衰耗之法？所謂衰耗法者，為婬怒癡所衰耗，猶如商賈遠涉塗路，遇賊亡失所獲財寶，為賊所劫；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婬怒癡所劫，劫斷善根財貨，眾人皆見知其衰耗，億千萬眾時有脫者，是故說曰，觀世衰耗法，但見眾色變也。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者，世多有人行跡不同，恒為二縛所繫，一者結使，二者陰縛。為此二事所縛，無明所陰蓋，亦不堪任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猶若有罪之人，閉在牢獄不覩日月光明，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暗室所見纏裹，夫為欲怒癡所繫縛，欲求解脫難可得也。是故說曰，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也。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以性觀察都不見功德之本，復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難者，無一善根可濟免也；猶若有人沒溺深廁糞除所污，復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濟彼難，求覓淨處欲往手捉，遍悉觀之無一淨處，便捨而去。無漏之人觀察眾生，頗有毫釐善本可療治乎？遍觀察之無有善本可療治者，聖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重乃至於斯。」是故說曰，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

眾生皆有我， 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 不覩邪見刺。

眾生皆有我，為彼而生患者，世多有人性懷顛倒，眾生之類我所造、為從我而生；復有說者，從他而生、從他而有。是故說曰，眾生皆有我，為彼而生患也。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者，一一者，所謂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見信邪顛倒，是故說曰，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眾生所染著，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觀此刺因緣者，所謂刺者，邪見之刺也，因緣者，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別異所種不同，是故說曰，觀此刺因緣也。眾生所染著，外道異學晝夜孜孜汲汲，各自謂真信邪倒見，不能捨離就於正路，是故說曰，眾生所染著。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自謂正共相干錯，眾生之類，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復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是故說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也。

眾生為慢纏， 染著於憍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眾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者，彼人自念意性憍豪：「我今在眾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業，僕從家產無及我者。」心意堅固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眾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也。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者，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不能免此生死至無為岸，是故說曰，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也。

以逮及當逮，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 及學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視病瘦者， 是謂至邊際。

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潔欲清淨翫而習之，於中興起憍慢不自改更，是謂第二邊際，是謂諸賢增益諸著。以逮及當逮者，得陰持入，或有不得陰持入者，此二俱受塵，一者邪見塵，二者愛欲塵，為結所使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二俱受塵垢也。習於病根本者，外道異學是，習彼技術而自榮己，及學諸所學者，諸有眾生學其技術，乘馬御車造作無端皆能備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脫，是故說曰，及學諸所學也。觀諸持戒者，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烏戒舉聲似烏，或持禿梟戒隨時跪拜効禿梟鳴，或持鹿戒聲響似鹿，是故說曰，觀諸持戒者也。梵志清淨人者，彼外道異學自相謂言：「其有兩兩行淨行者，便得解脫至清淨處，若復事火日月神珠藥草衣服宮殿屋舍，然後乃至無為之處。」是謂名曰，一邊際也。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計欲清淨外人習之犯欲無隙，是謂諸賢增益諸著，能得知此者亦不隨流轉。有目者觀，所謂

有目者，諸佛世尊是，信能觀察流轉停息，是故說曰，有目者所見。解此二邊者，無所染著不興塵勞，此名邊際。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者，如彼水泡不得久停。昔有國王女為王所愛，未曾離目，時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見水泡意甚愛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為頭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獲持，云何得取以為花鬘？」女白王言：「設不得者我當自殺。」王聞女語，尋召巧師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與我女作鬘，若不爾者當斬汝等！」巧師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與王作鬘。」王甚歡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視。」女隨王語在外瞻視，時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別水泡好醜，伏願王女躬自取泡我當作鬘。」女尋取泡隨手破壞不能得之，如是終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厭而捨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虛偽不可久停，願王與我作紫金鬘，終日竟夜無有枯萎。」水上泡者誑惑人目，雖有形質生生便滅；盛焰野馬亦復如是，渴愛疲勞而喪其命，人身虛偽樂少苦多，為磨滅法不得久停，遷轉變易在世無幾，不為死王所見，是故說曰，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亦不見死王。

不觀世者，五盛陰身如是不久當復消滅，設能滅此五陰身者，不與死王相見也。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者，如國王車雜色莊嚴，雖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載，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也。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者，愚人所貪翫而習之，智者所棄若捐糞除，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也。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智者遠離之。

智人知動搖，心不願樂，常意欲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眾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緣，多病少病形貌好醜，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眾病之所因，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者，眾香芬薰沐浴其髮，眾香沐浴香氣遠布，是故說曰，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也。愚者以為緣，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纏裹不能得遠離，無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謂彼岸者滅盡泥洹，是故說曰，愚者以為緣，不求越彼岸也。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智者所厭患。

智慧之人，分別妙觀思惟校計，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智者所厭患。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長者自念：「今時年少道人情欲未斷，我今宜請來在家，使諸婦女擊食供養，設有欲情者我當知之。」即往在寺請，諸年少道人詣長者家，莊嚴婦女更著新衣，盡出禮拜興恭敬意。時有六通羅漢尋而覺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盡，髑髏手脚各自一處。爾時羅漢告諸比丘：「當自專意以求度世，莫視女色興穢污心。」時彼長者覩彼瑞應歎未曾有，內自剋責知為不是，五體投地自求悔過：「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諸婦女各各慚愧即還入舍。是時，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無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土^出仰比須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爾時比丘便說此偈：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自求度。
分髮為八分， 雙部眼耳璫，
愚者所染著， 亦不自求度。」

爾時比丘說此二偈已，便從坐起而去。時彼長者及諸婦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寶，後日各各成其道跡。

著欲染於欲， 不究結使緣，
不以生結使， 當度欲有流。

著欲染於欲者，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達賢之法，是故說曰，著欲染於欲也。不究結使緣者，貪嫉慳結病中之重者，入骨徹髓醫所不療，積財億萬不肯惠施，至其壽終不能持一錢自隨；其有眾生修行貪嫉者，身無威神遂致貧窮，宗親不和為人所輕，是故說曰，不究結使緣也。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

者無明流，四者見流。眾生之類沈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當涉歷流轉五道，是故說曰，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也。

上一切無欲， 當察此大觀，
 如有解脫， 本所未度者。

上一切無欲者，上者色界無色界，欲者欲界也，於此三界無復三毒，於中永得解脫，是故說曰，上一切無欲也。當察此大觀者，無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羅漢為勝為尊為貴為無有上，是故說曰，當察此大觀也。如有解脫者，聖人執行不自為己，於諸四駢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說曰，如有解脫也。本所未度者，昔所經歷生死之難，未曾為度，當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說曰，本所未度者。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昔佛在釋翅搜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中。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入迦維羅竭城乞食。爾時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樓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啟世尊言：「如來之姓國中豪族，轉輪聖王所至之處，何為自辱持鉢乞食？」爾時難陀取如來鉢，入內盛甘饌飲食。佛見難陀入舍之後，告阿難曰：「我今向尼拘類園，難陀出者勿復取鉢。汝語難陀：『躬自送鉢還于如來。』」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復隨後語難陀曰：「速還勿久，須來乃食。」前進未久，婦重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者，恐捨家學道。難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鉢授與如來：「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以至此，今宜遠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何為復辭欲還到家？」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出家為道，閉在靜室不使還家。如是經歷日月之數，次第當直遂至難陀。難陀聞之內自歡喜：「我今當直事得從容，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受直使辦水掃地，事事不闕。是時，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關閉門戶自然開。難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種，饒財多寶無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設有漏失以物償之，今當竊逐細徑，按大途者備值如來。」爾時難陀脫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從彼而進，難陀見已奔趣大樹欲自隱形，如來神力反使大樹在難陀後，難陀周障安身無處。爾時世尊復以神力，拔彼大樹懸在虛空。爾時難陀入樹根處隱形自蔽，如來尋往與共相見。「難陀！何為乃來至此？」難陀默然慚愧不對。如來再三告難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對？」難陀言：「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心不自專，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當自專勿懷恐怖。」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天上。見一宮殿七寶所作，金銀刻鏤玉女營從不可稱計，純女無男亦無夫主。是時，難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宮殿快樂無比？七寶殿堂彈琴鼓瑟，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昔所未聞。然此天女無有夫主，唯願世尊解我狐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汝自往彼問其情實？天女自當與汝說之。」難陀受教至彼天宮，以其情實問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寶殿堂五樂自娛，汝等夫主竟為所在？」天女報曰：「汝不知乎？閻浮利地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名曰難陀，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處在天宮，彼人即我等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今所論者正是我也。」即還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諸宮殿玉女營從盡是我許。」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獼猴瞎無一目。佛語難陀：「汝孫陀利婦何如是瞎獼猴乎？」難陀白佛：「止止世尊勿復說此！豈當以此方之彼人？孫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術無事不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瞎獼猴比孫陀利，復以孫陀利比諸天女，億千萬倍不以譬喻為比。」是時，世尊即接難陀將至地獄，示彼苦痛考掠撈答酸毒難計，八大地獄湯煮罪人，一大地獄十六隔子圍繞其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燒炙炷煮苦痛難陳。有一大鑊獄卒圍繞，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不審，世尊！斯諸地獄皆有罪囚，斯是何鑊不見罪人？」佛告難陀：「汝躬自往問彼獄卒，自當為汝說其本末。」是時，難陀受佛教誡，往問獄卒：「斯是何鑊空無罪人？」獄卒報曰：「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為人放逸姪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之後當來入此鑊中，經歷劫數乃得免脫。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難陀聞已衣毛皆豎，形體戰慄顏色變異，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師二界大護，今覩此變倍懷恐懼。」尋於佛前而說此偈：

「今捨天上位，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泥洹滅。」

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為令至道場。
青衣白蓋覆，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末塵垢， 永便斷縛者，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

人懷恐懼意迷不寤，值前禱祀不別真偽。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母教勅王：「設卿有臨死之難，慎莫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是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純西城，手自執劍殺三億人，不滿四億，規滿五億，後戰不如，乘象奔走，顧見佛圖憶母教誡，便迴象右旋，敵國見之皆伏還國。王見賊退尋後追攝，即還壞賊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者，豈能壞此賊乎？」是故說曰，人多求自歸，山川樹木神，園觀及神祠，望免苦患難也。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歸法比丘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苦緣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義，信根以全戒則不毀。諸有眾生能自歸此三寶者，無願不成，為天人所供養，自致得道，亦復受永劫之福。人之無怙猶樹之無根，若有所憑何事不果也。

觀以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所謂觀者，苦習盡道真如四諦，彼執行人，以觀苦習盡道真如四諦，觀者現在以觀過去當觀未來，興於塵勞皆由三世，墜墮生死不至于道，是故說曰，觀以觀當觀也。不觀亦當觀者，所謂不觀者，不見苦習盡道，如是當觀深察分明，知為不見苦習盡道真如四諦，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也。觀而復重觀者，信能分別苦習盡道，一一思惟究暢其義。觀而不復觀者，已觀已知不復思惟，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觀而復不觀也。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晝以為夜， 寶身壞不久。

觀而復重觀者，觀有二種：一者財觀，二者第一義觀。夫財觀者增益結使，第一義者盡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觀而復重觀也。分別彼性本者，或有人性造行不同，國界若干法教非一，聖人在中一一分別；或有意開寤者，或有意不開寤者，或有開寤不開寤者，眾生受性寤有遲疾，是以聖人訓之以道，懃加脩行晝夜匪懈，是故說

曰，分別彼性本也。計畫以為夜者，眾生之類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不思善本，是謂計畫以為夜也。寶身壞不久者，世間財貨世之常法，終日聚集要當消壞，善根財貨者終不腐敗，是故律本說曰：「當以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是故說曰，寶身壞不久也。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觀而不重觀者，彼修行人思惟妙觀，道者觀察知彼行人亦無妙觀。得思惟定者有二種人：一人得觀，一者不得觀。復更有導師觀察行人，頗有應於聖諦者不？遍思觀之不應聖諦，是故說曰，觀而不重觀也。觀而亦不見者，多有思惟修集道行，復觀久遠過去世事，或有達者，或有不達者，一一分別亦不錯亂，是故說曰，觀而亦不觀也。

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

因何見不見？ 因為出何見。

云何見不見者，行人修法計有是常清淨之法，所謂不見者，不見苦習盡道，是故說曰，云何見不見也。何說見不見者，行人唯見一緣，或緣色或緣聲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說曰，何說見不見也。因何見不見者，猶如二人眾行以具功德備悉，雖在生死不懷怯弱，意求斷結亦無疑滯，一人意偏不達究竟，一者不見斷諸有漏，一者不見在諸生死，是故說曰，因何見不見也。因為出何見者，由賢聖法自見出要義，所願必剋無所畏忌，是故說曰，因為出何見也。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
以解苦根源， 是謂明妙觀。

猶若不觀苦者，如彼學人不見苦空非身無我，亦不分別於諸行陰，便為墮落；自觀身中污穢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分別色之本末，是故說曰，猶若不觀苦，常當深自觀也。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者，所解苦空無常非身之義，身之為患流溢萬病，行人思惟意不亂錯，深知病之根源，身寄於世四大合成，從無數劫以來不覩大明，斯由癡惑所纏裹故，我今以脫不造彼緣。是故說曰，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也。

誰令凡夫人， 不覩眾行本，
因彼而觀察， 去冥見大明。

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者，世間盲冥不覩大明誰之所造，眾生遊遊不識正路，現有四大陰持入苦，愚者染著不信為患，興諸邪見遂增塵勞；因彼行人而自觀察，晝夜思惟斷結為業，去冥見大明，大明之本無冥根是，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識真如四諦苦

習盡道，不修境界清淨之行，是故說曰，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也(觀品第二十八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惡行品第二十九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者，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不以脩惡而得至道，皆習於善自致道跡，是故說曰，諸惡莫作也。諸善奉行，彼修行人普脩眾善，唯自瓔珞具足眾德，見惡則避恒脩其善，所謂善者，止觀妙藥燒滅亂想。是故說曰，諸善奉行。自淨其意者，心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難解之結纏裹其心，欲怒癡盛憍慢慳嫉種諸塵垢，有此病者則心不淨，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說曰，自淨其意也。是諸佛教者，如來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佛出世間甚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花億千萬劫時時乃有；是故如來遺誡教化，聖聖相承以至今日，禁誡不可不脩，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誡惠施所致也。是故說曰，是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 不藏恚怒懷，
以善滅其惡， 欲怒癡無餘。

昔日大目犍連同產弟，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虎珀，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是時，目連往到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說，夫人惠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惠施，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甚至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告勅施獲大報，不敢違教竭藏惠施，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然財寶貨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乎？」目連告曰：

「止止族姓子！莫陳此語。無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且示汝微報，若欲見者隨從我來。」爾時目連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於六天。彼有宮殿七寶合成，前後浴池香風遠布，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亦無夫主。弟白目連：「是何宮殿巍巍乃爾？不見有男，純是女人。」目連告弟：「汝今往問，自當知之。」即往問之：

「天女當知！我有所問願見發遣。」天女問曰：「有何狐疑而欲見問？」其人報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斯德於中受福？願解我疑永無猶豫。」天女報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積有年歲，食福自然無復是過，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懷今

當與說。閻浮利內迦比國界釋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者弟大富長者，好喜惠施周窮濟乏，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與我等作夫主，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其人聞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當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頭面懺悔，還至世間廣施不倦。是故說曰，惠施獲福報。不藏恚怒懷者，夫人懷毒藏匿在內，伺人之惡惱人之善，如斯之類不可與親；如灰覆火，目雖不覩，蹈則燒脚，身無防備唐突禁戒，當時意勇不覺傷損。人之傷害自古有之，或先懷嫌，或卒興怒，卒興怒者猶尚可恕，先懷嫌者斯意難親。所以然者？夫人陰謀必有傷剋，群愚相逐遂致惡災，外揚不密內共情通，共相稱譽成惡朋友，事與願違遂致喪沒，家屬財產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惡聞其聲。是故說曰，不藏恚怒懷也。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者，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猶四瀆水斷流而無所畏難，滅渡諸惡部使不復生，有災吐毒欲怒癡生，拔三根栽種其三業，仰脩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是故說曰，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也。

隻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 如鶴擇乳飲。

隻行勿逐愚者，所謂隻行者，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繫念在前，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莫與惡知識從事，是故說曰，隻行勿逐愚也。欲群當逐智者，世多人慕及上賢，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邃，堪說道教不懷疲勞，是故說曰，欲群當逐智也。智者滅其惡者，智慧之人明古達今，出言所說必有所濟，晝夜孜孜思惟道術，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滅眾惡，是故說曰，智者滅其惡也。如鶴擇乳飲者，如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長，展轉相生其數無限，養鶴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食之，鶴之常法當食之時，鼻孔出氣吹水兩關純食其乳，鳥之頑鹵由能分別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爾乎？當選其善蠲除其惡，如彼鳥鶴深知好惡也。是故說曰，如鶴擇乳飲也。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處賢。

觀世若干變者，所謂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此三世者貯病之牢室，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內者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外者含毒之類，虵蛇百足蝮蠍虎狼所見噬螫，眾變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盜賊怨讎之類竊來傷害。是故說曰，觀世若干變也。知法起滅跡，知跡起滅其事有二：一者結跡，二者陰跡。能滅其事乃應無為，是故名曰，知法起滅跡。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者，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鶴飛則高不樂丘塚，猩猩好淨不處廁

溷，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處群俗與共同光；愚者好惡不處賢眾。是故說曰，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也。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飢想， 當服於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經歷無數生死已來，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殊勝之味，昔蔗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稱數，晝夜享之無有厭足；然不從此得至無為，念待味者未曾經口，設當一遇永無飢渴，其餘味者展轉生死墜墮三塗，欲求出期實為難矣。是故說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義者，彼脩行人專精一已思惟禪定，心所念法終不錯亂，從初至竟不識其緒，是故說曰，思惟休息義也。無熱無飢想者，貪欲是熱、瞋恚是熱、愚癡是熱、飢渴是熱，能斷此飢渴熱者，其事甚難；正使飲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見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淨之味，乃得消此眾渴之本。是故說曰，無熱無渴想。當服於法味者，所謂法味，眾施法施勝，眾味法味勝，得此味者法身不離苦本，斷諸世俗飢渴之患，人欲修學求其解脫，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無為？不自慙慙欲求得道跡者甚為難矣。是故說曰，當服於法味也。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 不憂墮惡道。

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者，人初立行先習善法，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聞輒信解，意狐疑者不達於法，此人必當經歷生死，億佛超過不蒙得度。設損其心不毀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脩學專意乃獲，如匹夫聞彼有法，中路多難無由經過，一意念彼形意以達。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隨，是故說曰，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也。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者，夫人習行敦崇道業，世俗見根而現在前，雖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興想著求於上及，斯人終不憂墮惡趣。是故說曰，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也。

人欲練其神， 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 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者，舊學之人外虛內實，或有潛隱山藪，或有佯狂遊世，行雖不同所濟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行人權現千轉百化，要設方便導引眾生至百練室；所謂室者，泥洹虛寂無為城是。是故說曰，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也。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者，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辯才，義辯法辯辭辯應辯，義辯法辯者此二攝內法，辭辯應辯者此二攝外法。是故說曰，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也。能親近彼

者，安隱無憂惱者，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返，皆執威儀不失其節，猶如眾花競敷香氣遠布；履行之人亦復如是，戒聞施德諸總持門定意不散者，能親近此無所違失，便能成就無漏聖行。是故說曰，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者，諸根具足無所流溢，所說專正言不卒暴，威儀禮節無所漏失，如斯之人，無有儔匹亦無過者，是故說曰，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也。吹棄諸惡法，如風去其葉者，行人執意鏗然不動，執信堅固毫釐不犯，去諸惡法日進其善，晝夜交飾不令有塵，如鐵生垢瑩治乃明，人心重垢須慧乃照，是故說曰：吹棄諸惡法，如風去其葉也。

無故畏彼人， 謗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人之脩學除穢為上，行人除垢唯修清淨，功德充滿何懼不達，心無慳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寤，斯由通達了深要故。清淨之人無有結使，愚者謗毀謂為不淨，謗毀聖者受無擇罪。斯由福報積行所致。是故說曰，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也。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者，世人執迷以惡為妙，由是殃禍漸入泰山，造地獄餓鬼雜畜生之罪，是故說曰，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也。

人之為行， 各各自知， 善之為善，
惡之為惡。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者，人之修行志趣若干，惡者自知惡、善者自知善，雖為善惡不自知者受報一倍，善者受福無窮，惡者受罪一倍，淨者受淨行，不淨者受不淨行；臨終之時善惡然別，若神來迎，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不錯亂，衣被服飾自然著體，天女圍遶共相娛樂，還自見光所照無礙。積惡之人臨死之日神識倒錯，但見大火劍戟，見蹲鴟野狐羅刹妖魅虎狼惡獸，復見刀山劍樹荆棘坑坎惡鬼圍遶。是故說曰，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也。

人之為惡， 後自受報， 已不為惡，
後無所憂。

人之為惡，後自受報者，夫人為惡自招禍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為惡後不受報，如此之人，生則遇聖當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意自清潔不累於人，自行清淨自受其報。是故說曰，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無所憂也。

達己淨不淨， 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練， 如鐵鑽純鋼。

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者，己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是故說曰，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也。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者，愚人所習終日不窮，一日所造墜墮永劫，雖遇賢聖不蒙濟度，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是故說曰，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也。

若眼見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壽世， 亦不為眾惡。

若眼見非邪者，夫人習行專精為惡，若眼見色不起眼識，若好若醜意悉平等，設見好色不興染著，設見惡色亦不懷感，是故說曰，若眼見非邪。黠人求方便者，見彼眼色知為非真，為磨滅法遷轉不住，生者有盡常者亦滅，愚者翫習智者所嗤，是故說曰，黠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壽世，亦不為眾惡者，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防惡於無形，養福於自然，執行不累於世，言教不損於形質；在世周旋，未幾彼壽，見短如有恥，見長不自稱，在世訖其壽，終不為惡行。是故說曰，智者善壽世，不為眾惡也。

商人在路懼， 伴少而貨多，
經過嶮難處， 然有折軸憂。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者，昔有眾賈商人冒涉途路，經過曠野嶮難之中，路多盜賊無由自免，所齎財寶無有資糧，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懷恐懼神識熾然。有一點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難。」眾人意正便得無他。是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也。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者，道路嶮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遇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為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者無毫釐之礙，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說曰，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疥， 不為毒所害，
毒無奈瘡何， 無惡無所造。

猶如調達在羅閱城，興謀害心，後事彰露舉國聞知，時王阿闍世語調達曰：「汝宜出國，不須住此，十六大國莫不聞知。云何此有調達造作眾惡，起傷害心向於如來？」調達聞已內懷憂感，心不自寧便還本國，宿怨不盡為恚結所纏，唐突菩薩宮內，語瞿夷曰：「我今取汝拜為第一夫人，不審聖女為可爾不？」瞿夷聞之語調達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調達尋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蘇。瞿夷語曰：「除悉達力，更無有人出我上者，設當與汝相把持者，身體碎爛劇於塵霧，猶如力人指壞千樹，隨意碎之有何難乎？」是時調達，轉進入宮殿坐菩薩床，宮人見之悉共嫌恨，即前競捉擲于床下，即傷左臄不堪行來，家人輦輿還歸本舍。

諸釋皆嫌皆來告語：「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懺悔。」調達聞之私設巧詐，密作鐵爪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瞋恚。爾時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有身無瘡痍，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無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佯如懺悔，以爪搗壞其脚，毒氣流溢自當取死。」諸人輦輿往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語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在地。尋時地中勇火沸出，纏裹其身將入地獄。是故說曰，有身無瘡痍，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也。

多有行眾惡， 必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為難。

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者，世多有人布惡自侵不合聖諦，屠割魚獵養猪畜雞，張施懸弮以捕群鹿，為賊殺賊縛就獄卒，真陀羅種絃索飛綸，如是惡行眾生不可稱說，如斯之類必為身作患，死入地獄受痛難量，是故說曰，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也。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者，人能自察前世後世善惡報應，廣施周窮，侵肌之貨，以施於人，此事甚難。是故說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也。

善哉脩善者， 善哉為甚惡，
惡惡自為易， 惡人為善難。

善哉脩善者，善人脩善行應自然，為惡之徒不可親近，為善之人諸佛衛護，諸天世人所可愛敬，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是故說曰，善哉脩善者。善哉為甚惡者，人之為惡日增無損，猶如蔓草不種自滋，正使鏟其地淨故處，猶生不息，是故說曰，善哉為甚惡也。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者，猶如真陀羅種，恒擔死人捐棄塚間，心恒喜歡無所畏忌，心倍歡喜以自娛樂；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杻械，晝夜行惡自謂為尊。賢聖之人觀此眾變以為大患，應死之人將詣都市，舉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貪慕？是故說曰，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也。

愚者自謂正， 猶惡未成熟，
惡以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者，愚人自念所行專正，餘者所作皆為非法，見行善者共憎嫉之，罪根以具癡心純熟，然後乃知我所作非。今我造惡非父母為，亦非兄弟宗親所造，分受其罪悔無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門梵志之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地，甘心受罪知復奈何。是故說曰，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也。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受者，積罪之人入獄受報，十三種焰纏裹其身，死而復蘇求死不得，要償故罪以盡無餘，然後乃出；若在畜生，愚癡所蔽不識真道，領腫脊壞穿鼻羈頭枷鎖手脚；若生餓鬼，晝夜飢

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鍼，身長四十里，一寸千隔；若在人中，貧賤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是故說曰，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熟也。

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
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

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者，彼執行人見其行惡隨時訶諫，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於三惡道造罪根本，是故說曰，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者，如人作惡後尋懷悔：「咄我所作，將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習之，將非是我執意誤乎？自今改悔，觀惡穢污。」是故說曰，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也。

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
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

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者，賢人守戒眾德具足，多聞辯慧言無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誠，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見小過隙便懷恐懼，況當造無擇之罪？是故說曰，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也。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者，賢者自察自觀性行：「我今所致供養者，皆由前身積學所致，宿不種福布施德，今日何緣得此福報？今不謹慎重行其德者，後更受形無福可憑，復當流浪經歷生死，方便積行久乃成就，其間艱難非度所知非算所籌，過佛恒沙不覩不聞，由行自墜至今不度。」是故說曰，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也。

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
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

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者，人為惡行當自改更，備受三塗八難之苦，於中求出亦甚難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設受其報猶輕，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斯由悔過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負擔不重，食以隨時不加苦痛；若為餓鬼，鬼有四種，生作豪尊餓鬼，衣食自然；若處人間，豪富大族無所渴乏；若生於天，微福之報，食以覆口自恥福少。是故說曰，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也。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者，學人見惡意不願樂，自攝其意不使分散，罪雖微細報如泰山，猛火雖小焚燒山野，是以智者常當防慮，知惡根源眾苦之首。是故說曰，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也。

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
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者，人生一世所以致貧窮者，皆由前身慳結所誤。是以聖人觸類所說，先以施惠為首，雖復貧窮，要當少多減損以補曩愆，雖無財貨當自役己出力作使，脩補神祠佐助眾事，不使日夜闕其福業，彈指之頃念善亦是，況復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說曰，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也。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者，

人之脩福多所潤及，見行善者代其歡喜，輒自出財勸助為福，見身獲祐善名流布，見者心歡靡不致敬，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閑處，是故說曰，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
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

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分散，執意在前如擎油鉢，戰戰兢兢如避劫燒，當以無常苦空非身，除心穢垢沐浴使淨，是故說曰，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也。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者，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糧者，命終燒身之患，日夜為惡不能自改，是故說曰，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也。

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
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

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無記，少多為罪或覺不覺，要當受報不免其對，無慚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說曰，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也。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塵垢染意，便當受於無邊之罪，或觸嬖人使興惡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或離別眷屬鬪亂家室，如此之苦眾惱無數。是故說曰，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也。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當獲大報，
如種獲實。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者，人之為福唯存在心，不在財物有多有少，設施物多內心悋惜，後獲其福亦不足言；施物雖少心意普等，廣及一切不自為己，後獲其福不可稱限。是故說曰，為福雖少，後受大福也。當獲大報，如種獲實者，後受天人自然之福，顏色從容，恒處中國不在邊境，言從語用不傷人意，饒財多寶不懷憎嫉，在家脩德宗族和穆，設當出家捐棄恩愛，剃除鬚髮著三法衣，苦形學道除榮冀心，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眾德普備功福具滿，猶如田夫多種獲報，倉庫盈滿意志歡喜，內自慶賀功不唐舉。是故說曰，當獲大報，如種獲實也。

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

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者，如彼有人無有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騃之人，興意向彼起謀害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見有哀苦拔濟其難，興念生類如母愛子。是故說曰，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也。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者，所謂十品者，一名無救，二名焰，三名大焰，四名黑繩，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餓鬼。其有眾生惡心熾盛，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是故說曰，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也。

痛痒語羸獷， 此形必壞敗，
眾病所酷切， 心亂而不定，
宗族別離散， 財貨費耗盡，
王者所劫略， 所願不從意，
或復無數變， 為火所焚燒，
身壞無智慧， 亦趣於十品。

此上諸偈，盡是如來神口所說，調達愚教阿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來。是時，世尊尋向彼象而說斯偈。

作惡勿言無， 久作言無罪，
屏猥言無罪， 斯皆有證驗。

夫人作惡事有輕重，意盛不捨不能去離不求出要，藏隱自匿，亦復不能向人陳說；是以世尊教誨後人，新作舊造下至屏猥之處，善惡冥報不可藏匿。是故說曰，作惡勿言無，久作言無罪也。屏猥言無罪，斯皆有證驗者，人欲設意在屏猥處造諸罪根，當時雖可免萌類謗，然復不免後世報對。是故說曰，屏猥言無罪，斯皆有證驗也。

作惡言有憂， 久作亦言憂，
屏猥亦言憂， 彼報亦有憂。

人之造惡初意赫熾不自覺知，當時心勇謂為應爾。爾時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沒之際，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今此群惑之徒執迷亦爾，造身口行不善之本，臨終之日諸惡重陰，各各自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是故說曰，作惡言有憂，久作亦言憂，屏猥亦言憂，彼報亦有憂也。

此憂彼亦憂， 惡行二俱憂，
彼憂彼受報， 見行乃知審。

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所謂此憂，不死不命終，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是故說曰，此憂彼亦憂也。惡行二俱憂者，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昔琉璃王興兵，攻伐迦維羅竭國，摧破人民擒獲七千，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蹋踏殺之。略說其義。佛告比丘：「拘薩羅王現無反復，違聖叛真，興無擇罪，斯等之類却後七日自當受報。拘薩羅國，王種當絕，無復繼嗣，無擇地獄火焰當出，纏裹王身及諸侍從，悉入無擇地獄之中。」琉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宮人嫖女出城避災，尋詣恒水張帆乘船謂為免難。時，阿鼻地獄火焰來接及諸群眾，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琉璃王先未避災之時，來至舍衛城內，遙聞作倡伎樂歌舞戲笑五樂自娛，王問左右：「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徹於此？」諸臣白曰：「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

聲。」王尋遣信速喚使來。「我今征伐與賊戰鬥憂慮國事，祇頭今日方更歡樂，以五樂自娛，設我戰鬥不如賊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祇頭太子聞王召喚，尋出奉迎。王告太子：「吾與賊戰心憂萬國，汝今方更五樂自娛。」即拔利劍斬而捨去。祇頭捨身即生天上，內宮妓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天上嫖女前後圍遶，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爾時世尊，復與琉璃王而說斯偈：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觀

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鬼王聞之內懷慚愧，改心易行思脩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聞所說人中難有，今放九十九王。我捨此位，願王統領以法治化，我領鬼眾還歸本居住，若俱健者自當數覲。」即共離別各還所在。萬民稱慶國界清泰，共行十善不脩惡業，善宿積行不息，後得成佛於樹王下，復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惡行品第二十九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五

雙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黯[黑*炎]。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虫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謂為己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昇于東方，爾時無復有夜光虫明，顏色黯[黑*炎]像如純墨，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黯[黑*炎]也。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無聲聞。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人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寤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蓋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爾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是故說曰，察者布光明，如來未出頃，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聞也。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於牢， 由起邪見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眾生類戀慕生死，若自生念人處世間，樂著五欲以自娛樂者乃為牢固，是故說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邪見之人執意來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竊聞佛家稱說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復無有歌歎喜舞宗親五族，行來進止園觀浴池，都無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爾。斯等顛倒邪心不滅，牢而固者莫過泥洹，反更毀咎以為不牢。是故說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者，滅盡泥洹無有眾患，澄然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不解以為非真，是故說曰，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 正治以為本。

若有眾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不欺詐誑惑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眾生入此室者，寵位至不以增歡，毀辱逼不以加感，與倒見異其辭、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虛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為之澹然，顧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

是故說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為本也。

愚意以為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 斯由愛深固。

愚意以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難革，或言陰聚為牢，或言結本為牢，於中興想不別真偽，雖復出家學道反習邪行，是故說曰，愚意以為牢也。反被九結縛者，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如蛾投火不顧後慮，斯由愛深固，是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也。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滅， 無惱脩梵行。

諸有懷狐疑者，彼脩行人，思惟惡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狐疑也。今世及後世者，今者現身後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於中不興猶豫生狐疑者，乃應定意。是故說曰，今世及後世也。禪定盡能滅者，入定之人心意堅固，盡能消滅不興想著，是故說曰，禪定盡能滅也。無惱脩梵行者，不為結使所煩惱，執意清淨常如一心，所脩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說曰，無惱脩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人之脩道常懷染污，姪怒癡垢不去于心，雖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則不至於道，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賢聖之人防塞眾惡，能服此真法之服，無有此者則不應服，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御無所至，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若能除垢穢，脩戒等慧定者，人之脩學除穢為本，三毒結使永盡無餘，雖得羅漢不入定意，無記對至乃知謬誤，脩戒除垢穢不失其道心，是故說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無事不果，諸天世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偽心。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者，世多有人與人言談，內懷姦宄外如現愚，是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也。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園觀遊戲，見二梵志苦形學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道志苦，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觀見二

梵志，苦形學道至為難及亦無儔匹。」佛告王曰：「人之脩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威儀尋省來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王聞斯語內懷慚愧，即從坐起頭面禮足辭退而去，還至宮殿告語傍臣：「汝速詣彼喚二梵志在我後園，吾觀察之，審有苦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逸行不合已？」臣受其教即喚在園，王自樓上遙觀其行，知彼巧偽詐稱為道，重懷慚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道者，皆受誅戮不得從容。」王至佛所頭面禮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不違此誓。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也。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乃名為善色。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懷姦宄之心，雖披法服內行不真，能斷此者乃應道門，是故說曰，有能斷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為善色者，智人習法要應為道，非法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眾人敬仰，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為善色也。

不以色從容，暫覩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偽鑰，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

不以色從容，暫覩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顏色從容，與人言談辭義辯美，然內心虛偽心口相違，雖名為人性行不均，外如賢士內懷毒行，雖暫相見賢愚不別，猶夜覩火遙見光明，若當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內懷熾焰，是故說曰，不以色從容，暫覩知人意也。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者，當來愚人巧詐滋繁，漸漸遂至謗賢毀聖，姦宄萬端幻惑世人，與人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礙，堪在大眾為無軌事，眾人覩者莫不拭目，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也。如彼虛偽鑰，其中純有銅者，巧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勝真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此為喻，如彼偽鑰獲世重利；姦宄之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檀越，獲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受洋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是故說曰，如彼虛偽鑰，其中純有銅也。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者，如彼姦宄之人，多將翼從人間遊處，眾人見者莫不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非是真人也。是故說曰，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也。

貪饕不自節，三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豬，數數受胞胎。

貪饕不自節，三轉隨時行者，如彼愚惑之人，為人標首受人供養，自養其形身體肥盛不能轉側，檀越施主隨時禮覲，愚人佯坐入定思

惟，由是自致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為譬，如被養豬臥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捨身受身無有休已。是故說曰，貪饗不自節，三轉隨時行，如圈被養豬，數數受胞胎也。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響自應，於後園中，自然生甘蔗之樹，流出甘漿晝夜不絕，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數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厭，身體肥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所，低身揖讓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王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辭佛還宮，即勅厨宰作食之人：「設汝擊食在吾前者，先說斯偈爾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為法，王轉減食身體輕便，進止行來無所患苦。

觀淨而自脩， 諸根不具足，
於食無厭足， 斯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者，初履行人意不堅固，內自思念髮毛爪齒，愛著清淨興著欲想，增益瞋恚愚癡滋長，不攝諸情根門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熾復益酥油，深明此理，豈是滅火之兆乎？夫欲息姪怒癡火永不生者，當興惡露不淨之想，是故說曰，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也。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彼修行人乞求無厭，得而藏囊慳心不捨，若後命終受凡品行，是故說曰，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也。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者，行人執愚不脩善根，欲意熾盛不自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難，猶若蓋屋覆治不牢，天雨則漏澆濇衣服淨者使污，人情如是，意不堅固漏姪怒癡，是故說曰，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當觀不淨行，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意不暇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一分別，料簡身中三十六物穢污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收攝諸根不使漏失，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也。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者，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瞪瞞不容入定；信心勇熾堪行精進，超群獨邁尋受其證。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也。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者，行人用意眾想不亂，欲

為禍根主生災患，見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則對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悉為苦患；制意不興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御六塵內攝六情，內外清淨不漏欲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為飄風之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曰，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也。

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
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處。

空閑甚可樂者，所以聖人論此語者，欲使行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專一，思惟按計不移時節，意念響應如人呼聲，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也。然人不樂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著女色以為實用，一旦亡沒乃知非真，是故說曰，然人不樂彼也。無欲常居之者，所以言聖人者，無姪怒癡諸結縛著豁然除盡，淨如天金亦無微翳，若在人村周遊教化，到時持鉢福度眾生，隨施多少呪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眾心存曠野，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也。非欲之所處者，著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墮罪閉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欲求出良難得矣。姪泆之人亦復如是，癡心所裹閉在欲獄，不遭無漏聖叡之藥，欲得免濟甚復難剋也。是故說曰，非欲之所處也。

在村閑靜， 高岸平地， 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

真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眾害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是故說曰，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莫不蒙祐也。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剋不難，猶若眾山競出好藥，隨意取之分別毒害，是故智者說眾德具足，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也。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者，不以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本，聞善不歎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是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也。

賢者有千數， 智叡在叢林，
義理極深邃， 智者所分別。

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者，所謂賢者有所分別，聞一句義暢演無數辯才之法，思惟分別皆由觀練，是故說曰，賢者有千數，叡智在叢林也。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者，分別諸法不失次第，義理深邃究暢其法，知所從生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一一不失，是故說曰，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

多有眾生類， 非射而不值，

今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多有眾生類，非射而不值者，所謂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說曰，多有眾生類，非射而不值也。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者，利根捷疾，觀是常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犯戒之人聞彼教訓，謂為誹謗不說真誠；自不稱名姓號之本，亦不自卑歎譽彼者，猶若善射之人，分別善者而効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是故說曰，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也。

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
是故不樂有， 當念遠離有。

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者，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是故說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也。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者，夫人不樂眾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也。

無信無反復， 穿牆而盜竊，
斷彼希望意， 是名為勇士。

無信無反復者，如有諸佛弟子，無有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亦復不信苦習盡道，盡者為滅盡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說曰，無信無反復也。穿牆而盜竊者，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之牆，於中貿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穿牆而盜竊也。斷彼希望意，是名為勇士者，斷其利養之想無有希望，人中之士無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希望意，是名為勇士也。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遍滅其境土， 無垢為梵志。

除其父母緣者，如來所以說是者，現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故說曰，除其父母緣也。王家及二種者，所以論王現其憍慢，二種者：一者戒律，二者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是故說曰，王家及二種也。遍滅其境土，無垢為梵志者，如來所以說此者，欲現已慢永盡無餘脩其淨行，是故說曰，遍滅其境土，無垢為梵志也。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為行。

若人無所依者，脩行之人無眾結使，亦不藏貯，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也。知彼所貴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搏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意想著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劍戟，如彼搏食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惡露不可貪樂，是故說曰，知彼所貴食也。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者，如彼眾生入三解脫門，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也。

鳥飛虛空， 而無足跡， 如彼行人，

說言無趣。

鳥飛虛空，而無足跡者，虛空飛鳥悉名鳳凰，虛空之中不見足跡，周旋往來都無處所，是故說曰，鳥飛虛空，而無足跡也。如彼行人，說言無趣者，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也。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 思惟以為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也。不依於未然者，不知未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也。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者，著三解脫滅盡之門，以自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也。

希有眾生， 不順其徑， 有度不度，
為死甚難。

希有眾生，不順其徑者，希有眾生生於中國者，復有眾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眾生，不順其徑也。有度不度者，多有眾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是非，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度不度也。為死甚難者，人之貪生但見目前，不知趣死眾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為死甚難也。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者，夫人處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是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也。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者，如彼行人思惟校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無復熱惱之患，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眾惱。

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者，履行之人脩德自然，畢眾苦惱不興塵垢，是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也。一切結使盡，無復有眾惱者，如彼行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是故說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眾惱也。

無造無有造，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然。

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者，人前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自隱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惱，是故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也。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者，人前為過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亂，善神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也。

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

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者，人脩善行眾德具足，眾人所敬莫不宗奉，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造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也。

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
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

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者，如彼行人不解議論不別句義，若在大眾不知威儀禮節，賢愚不別，是故說曰，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也。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者，無垢之論去諸想著，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飽一切，不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之惱，是故說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也。

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仙人為法幢。

說應法議說，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轉相教。仙人者，諸佛世尊也，說名身句身，一一分別無有錯謬，欲使正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法幢為仙人，仙人為法幢也。

或有寂然罵，或有在眾罵，
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或有寂然罵者，心內熾然呪咀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盜賊，內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說曰，或有寂然罵也。或有在眾罵，高聲大喚不避尊卑，是故說曰，或有在眾罵也。或有未聲罵，權在眾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是故說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
亦不可知。

一毀一譽但利其名，諸善功德育養其身，設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不以為感，過去已滅善心不絕，當來未至未有生兆，現在不住當復漂轉，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亦不可知也。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
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淨徹。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覺見廣見敷演一義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濟神離苦，猶如如來行則履虛離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現，其中虫蠹有形之類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眾苦無能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無有瑕滓，是故說曰，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清徹也。

猶若安明山，不為風所動，

叡人亦如是， 不為毀譽動。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為風所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為毀譽所動。有一梵志多聞廣見無事不苞，聞佛出世不為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好醜，往至佛所，以百種罵毀訾如來，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來，如來心意鏗然不動，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為風所動，叡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也。

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者，無明根本眾患之源，愛生枝葉以興邪見，是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也。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者，所謂健者謂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說曰，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也。

無垢無有住， 身塹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無垢無有住者，去諸結使永盡無餘，有結則有住，無結則無住，亦無身塹亦無苦子，是故說曰，無垢無有住，身塹種苦子也。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如來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來者，此事不然。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也。

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猶如網叢林者，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愛根本枝葉滋蔓，善思念之。廣說如契經，流轉生死分著五道。」是故說曰，猶若網叢林。無愛況有餘者，如來成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受四生，是故說曰，無愛況有餘也。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者，所謂佛者，教寤一切諸法，無事不知無事不達，脩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廣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度，深邃無下深不可測，有結則有跡無結則無跡；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結有跡者，將入三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結無跡者，則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捨身受形經歷生死億千萬身，生死無量不可稱計，今得成道，畢故身更不受形受諸苦惱，是故說曰，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者，所謂想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永滅亦不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內外清淨不造塵垢，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也。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者，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一一分別四無有色；如彼轉輪聖王統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眾好具足，行人觀彼如己無異，不以色好而興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是非非，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與從事，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

捨前捨後，捨間越有，所謂前者，捨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捨後者，捨未來陰持入結使縛著；捨間越有者，捨現在陰持入結使縛著；捨一切者，於現身中得虛無道，王三千典十方，由意自從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捨前捨後，捨間越有，一切盡捨，不受生老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樂品第三十一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勝則怨滅，負則自鄙者，如彼怨家晝夜伺察彼人，於彼有大怨嫌，從世至世不捨罪怨，如是經歷數百千身，報怨乃息負者自鄙，是故說曰，勝則怨滅，負者自鄙也。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一切結使永盡無餘，更不復起想著之念，亦復無勝負之心，我勝彼不如、彼勝我不如，都無彼此之心，是故說曰，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也。

若人媯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脫苦患。

若人媯亂彼，自求安樂世者，世多有人執迷惑意，怨讎心深，觸媯於人，自望快樂宗族蒙慶，如種苦栽冀望甘菓，唐喪功夫無益於時。是故說曰，若人媯亂彼，自求安樂世也。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者，卒鬪殺人猶尚可恕，懷毒陰謀乃不可親，如斯之類必趣惡道，所以然者，由其執愚不捨故也。是故說曰，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也。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 後世不得樂。

善樂於愛欲者，一切眾生皆貪樂樂不樂苦惱，見苦則群心不願樂，己自行殺教人殺生，己自姪泐教人姪泐，己自妄言綺語復教人妄言綺語，己自不與取復教他人竊盜他物，是故說曰，善樂於愛欲也。以杖加群生者，所行非法濫枉百姓，意之所存以傷為本，是故說曰，以杖加群生也。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人作惡行皆自為己，捨身受形遭諸苦惱，經歷生死沈漂五道，所生之處罪苦自隨，是故說曰，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也。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者，一切眾生皆貪於樂不樂於苦，見彼苦者興慈愍心，四等平均視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打眾生，處世皆求安身。「設我今日觸媯彼者，後世之中受對無數。」是故說曰，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也。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夫人在世務行於法，選擇善法去其惡者，周旋往來追善知識採取善教，所至到處興有法事，是故說曰，樂法樂學行，慎莫行惡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也。

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者，能自擁護法不使漏失，後獲其福，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也。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者，彼執行人以法自護，所生之中不遇惡災，從小至大悉受其對，天受福盡下生人間復重受福，是故說曰，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護法行法者，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

彼修行人擁護深法微妙之教，去諸陰蓋，如猛赫熱而獲好蓋得蒙濟度，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如蓋覆其形，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

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者，人為惡行，非父母兄弟宗親所為，皆由己身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無能代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外道所見己身作罪他人受報。是故說曰，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者，猶如彼人手把蛇虺，或以呪術而取者，或以藥草而取者，或被師教而手翫弄惡蛇，呪罷之後為蛇所嚙，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經歷生死無有休已。是故說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也。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此眾生類造善惡行，不自覺知殃福之報，為善者不知善之有報，為惡者不知惡之有報。如彼有人得雜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氣流熾不便其身。行惡之人亦復如是，當時甘口後受其殃，遂喪其命不至善處。有目之士觀食知之，斯是清淨其中無毒，便取食之後無苦患。是故說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也。

施與戰同處，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此事二俱等。

昔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名曰最勝，更有長者名曰難降，二人慳貪國中第一，饒財多寶七珍具足，象馬車乘僕從奴婢，穀食田業不可稱計。二人門戶各有七重，勅守門者，無令乞兒入我門戶。中庭之中，鐵籠覆上恐有飛鳥啄拾穀食，屋舍四壁鑄鐵垣牆，恐鼠穿鑿嚙

壞器物也。是時，五大聲聞各以次第詣彼教化，從地踊出教以法施，長者二人聞之各不受化。後佛自往，坐臥虛空放大光明，佛與長者說微妙法，長者雖聞心猶不達，內自思惟：「佛來至舍，不可虛爾使還精舍，宜入藏裏取一白氈布施如來。」即起入藏選一惡者反更得好，捨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諍不能自決。當於其日，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長者心，或時慳心得勝、施心不如，或時施心得勝、慳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長者遙聞內懷慚愧：「如來所說正謂我身。」即出好氈持用為施，難降長者出五百兩金持用惠施，心開意解各見道跡也。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怨，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為勝。

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者，學人在家戀著財業，眾事憤亂心不一定，人欲脩道當離家業，除去憍慢不興想著，乃得惠施不望其報，謙恭卑下脩德之本，輕人貴己殃禍之災，是以教人閑靜之處，然後乃得脩於道真。是故說曰，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也。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者，施有五時獲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淨不懷穢濁，是故說曰，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也。

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 後身受善報。

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者，多有眾生信心極少，瞋恚隆熾，持戒忍辱亦復少少耳，以能行忍則勝怨讎，持戒之人勝懈怠者，猶如阿那律一有施德與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惡道，後生釋種家，佛並父弟，出家學道成其道果。是故說曰，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也。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為際。

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者，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種子雖少獲報無量，若復前身觸燒賢聖，施心不純無平等意，設受人形形狀醜陋為人所輕，作惡受惡作福受福，是故說曰，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也。速得第一滅，漸入無為際者，眾結除盡諸德普具，淨如光明內外清徹，意欲所求第一義者尋時即獲，欲得永入虛無之處，尋時即得無有疑滯；正使外邪弊魔之徒，欲來毀壞為福之人，尋時自壞，無奈之何。猶昔魔王將十八億眾，百頭一身，形

像可畏，虎狼師子毒蛇惡虻來恐如來，如來福力使魔斷壞。魔王退後，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為際。」
若彼求方便， 賢聖智慧施，
盡其苦原本， 當知獲大幸。

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者，學人欲習賢聖法者，勇猛精進意不分散，然後乃應賢聖之法，是故說曰，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也。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者，所謂苦者五盛陰是，能滅此者乃應道教，是故說曰，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也。

愛法善眠寤， 心意潔清淨，
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

學人習行達了深法，曉了分別義句所趣，心意澹然無餘異想，入定一意，不為眾邪之所傾動，賢聖所言教，翫而習之不能捨離，智者所習非愚所論，是故說曰，愛法善眠寤，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也。

若人心樂禪， 亦復樂不起，
亦樂四意止， 并及七覺意，
及彼四神足， 賢聖八品道。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者，彼脩行人所以樂禪者，欲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滅度，不起不滅，是故說曰，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也。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者，止結不起謂之意止，有所覺寤故謂覺意，是故說曰，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也。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者，夫神足法亦斷結使，於現法中快樂無為，賢聖八品道於現法中亦斷結使，快樂善利，是故說曰，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也。

善樂於揣食， 善樂攝法服，
善樂於經行， 樂處於山藪。

善樂於揣食，善樂攝法服者，如彼行人以獲斷一切之智，分別食想意不染著起於食想，食若好若醜意無是非，法服齊整不違先聖所制服飾，是故說曰，善樂於揣食，善樂攝法服也。善樂於經行，樂處於山藪，如佛契經所說，夫經行之人獲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堪任遠行，二者多力，三者所可食噉自然消化，四者無病，五者經行之人速得禪定。習道之人得真如四諦微妙之法，聞法意寤，即入深山無人之處禪定習道，即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善樂於經行，善樂於山藪也。

以逮安樂處， 現法而無為，
以越諸恐懼， 超世諸染著。

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者，如彼修行之人，於有餘泥洹界真法自娛樂，漸漸乃至滅盡泥洹界，是故說曰，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也。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者，以見道跡越諸苦難，超世諸染著行過三界，為眾祐福田，是故說曰，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也。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育養眾生類。
世無欲愛樂， 越諸染著意，
能滅己憍慢， 此名第一樂。

如來降神來適王家，觀世非常万物如幻，捨世王位深山學道積年苦行，坐樹王下成等正覺，七日七夜觀樹不眴。如來爾時即從坐起，詣文鱗龍王所，至彼宮殿而說斯偈。龍聞此偈心開意解，眼目得開覩如來形，愴然揮淚自鄙宿豐。是故說曰：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育養眾生類。
世無愛欲樂， 越諸染著意，
能滅己憍慢， 此名第一樂。
耆老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 不造眾惡樂。

耆老持戒樂者，夫學道之人年雖耆艾，不辭勞苦中有退心，雖復年盛目覩世榮而復懈怠，道之在心不問老少，唯在剛烈乃至於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剋。是故說曰，耆老持戒樂也。有信成就樂者，人有信心四事難動，正使化作佛形現諸光相，欲來詭調者，不能使心移轉，是故說曰，有信成就樂者也。分別義趣樂者，人之辯才皆由宿行，億千萬劫乃獲其辯，雖出言教分別諸義，一一所趣不失次緒，從一句義演至百千，終不吐出麤獷之言，是故說曰，分別義趣樂也。不造眾惡樂者，夫人無惡則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說曰，不造眾惡樂也。

世有父母樂， 眾聚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 靜志樂亦然。

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者，如佛契經所說，父母恩重不可得記，若使孝子欲報其恩，右肩負父左肩負母，從生至長周行天地經百千劫，亦不能報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長養五陰敷張六情使覩光明，推燥居濕隨時扶侍。是以孝子雖欲報恩，百千分未獲其一。是故說曰，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也。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者，出家學道斷諸恩愛離棄家業，恒行三業不失其操，復為百

千群生所見愛念，隨時供養供給所須，出家梵志勲身苦體求斷縛著，所行清淨不造惡本，是故說曰，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也。

諸佛興出樂， 說法堪受樂，

眾僧和亦樂， 和則常有安。

諸佛興出樂者，如來出現甚不可遇，猶若優曇鉢花數千万劫時時乃出。爾時群生見優曇鉢花，各各歡喜自相謂言：「如來降世將在不久，瑞應以現豈有虛乎？古昔經籍自有成文，若有此花出現世者，如來出世亦復不久。」諸天世人共相慶賀，皆設供養之具，遲覩如來光相形容。是故說曰，諸佛興出樂也。說法堪受樂者，佛初得道眾相具足，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與眾生敷演法味，後為梵天所請，便與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神、撻查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暢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濟度。是故說曰，說法堪受樂也。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者，眾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生無數，如來眾者為最第一；如來眾中，有四雙八輩十二賢士，諸有眾生之徒競來供養，修敬聖眾者獲福無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為良為美為無早霜，隨意所願靡不剋獲，聖眾所貴唯和為上，是故說曰，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也。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覩見真人樂， 解脫行跡樂。

持戒完具樂者，其有眾生遇持戒者承事供養，隨時瞻視後獲其報，安處無為快樂自由，是故說曰，持戒完具樂也。多聞廣知樂者，復有眾生遭遇多聞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常身句身味身，義理通達尋究暢義，聞便即寤不復重受，是故說曰，多聞廣知樂也。覩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者，設有眾生宿殖德本，遭遇賢聖值彼羅漢，得滅盡定及空寂定。其有眾生施真人者現身獲報，錢財集聚所願從意無願不果，於諸結使永無所染。是故說曰，覩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也。

駛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慢無邪快。

駛水清涼樂者，猶若駛河澄靜清涼，聲響微細不傷害物甘甜極美，學者所貪多所成就，是故說曰，駛水清涼樂也。法財自集快者，所謂法財者，以法合集不枉物理，不為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見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獲其財利，不枉人物故使其然。是故說曰，法財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如彼學人得世間第一智，盡能分別一切眾法，普放光明有所接寤，是故說曰，得智明慧快也。滅慢無邪快者，人懷憍慢必[妄*欠]蔑人，從永劫以來懷善德不究竟皆由興怒，是故說曰，滅慢無邪快也。

得覩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畢故永以樂。

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者，賢聖之人道果以具眾德悉備，曩所修學積行乃致，其有恭敬承事賢者，後受其樂財業無數，家人和穆宗族日熾，是故說曰，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也。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者，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見惡知識終以遠離，所以然者，惡人所稟終無善行，墮人在冥不覩大明，是故說曰，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也。

如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 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者，若彼行人與愚從事，晝夜墮落墜在生死，億佛過去不蒙濟度，是故說曰，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也。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者，怨憎會苦難，皆由無明故，不逐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是故說曰，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也。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者，智人所學必當上及相見同歡，先笑後語和顏悅色，內外清泰無有諍訟，是故說曰，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也。

人尊甚難遇， 終不虛託生，

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者，億千万劫不可遭遇，所謂人尊者，諸佛世尊是，所謂生之處，其種清淨父母真正，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虎珀、象馬車乘無所渴乏，所生國土上下和穆共相順從。是故說曰，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也。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者，眷屬成就處在中國不在邪僻，是故說曰，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也。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後五人、江村十三人、賢士眾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爾時世尊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閻浮利地人。吾欲獨往詣江水側。」度三迦葉師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犍連，次度泐沙王，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爾時阿那邠低長者，有少俗緣來至羅閱城中，造大長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僕從各各作役，或破薪然火，或吹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氍毹毳毼。是時，長者躬敷高座懸繒幡蓋香汁灑地。是時，阿那邠低長者問彼長者：「貴家今日辦具待賓之調亦非小節，為欲請國王過舍？為是貴家男欲娶婦？女欲嫁乎？願聞其意。」其主報曰：「我今所

辦饒饌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測度，亦非國王群臣百僚，男不娶
婦女不出門。我所以辦具甘饌飲食者，清旦請佛及比丘僧在家供
養。」阿那邠低聞佛名號及比丘僧，衣毛悚豎悲而且喜，尋往佛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興居輕利遊步
康彊，聞僑在此得善眠乎？」爾時世尊與阿那邠低而說斯偈，是故
說曰：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慎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慎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者，夫人學道不苦不成，要當須苦然後乃
成，捨世俗禪及俗解脫，修無漏禪無漏解脫，是故說曰，慎莫著於
樂，當就護來行。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者，人遇小樂當更求索
增其樂本，是故說曰，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也。

如世俗歡樂， 及彼天上樂，
此名為愛盡， 十六未獲一。

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者，世俗樂者欲界之樂，及彼天樂者色界
之樂，眾生之類長夜之中，迷惑五趣不知稟真，貪著世俗禪福之
報，流轉五趣周而復始，謂為得道永滅不起，是故說曰，如世俗歡
樂，及彼天上樂也。此名為愛盡，十六不獲一者，其有行人先斷愛
根永去枝葉，執意懷懼防惡未然，後得無漏之樂遊心自然，於十六
分中未得其一。是故說曰，此名為愛盡，十六不獲一也。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等者，如人負重擔經過嶮難處，所負既不
要世俗不急貨，亦非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真珠琥珀，乃是世俗不
要之貨，傍人諫語：「觀君所負，非是真寶，何不捨之，更求真
者？」其人即捨，更求真者。觀此眾生亦復如是，負五陰身遊處欲
界，宛轉生死不能得出。聖人告曰：「汝今所負五陰之形，穢漏臭
處荷負是為？宜可速捨更求輕者。」爾時眾生即設方便，捨欲界形
受色界身。已受色界之形，聖人復往就彼教化，使令捨身就無漏智
五分法性。是故說曰，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重擔世之苦，能
捨最快樂也。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 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無漏慧觀，滅欲愛色愛無色愛，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盡無餘，解知五陰興起本末，更不復著三有之行。是故說曰，盡斷諸愛欲，及滅一切行，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也。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為樂為本。

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等者，猶若商賈之人勞形苦體，冒涉危嶮採致重寶，安隱還家宗族慶賀，男女大小靡不歡喜，朋友同伴悉皆蒙恩；若使開意惠施普及一切，無復眾苦以樂為本，宗族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苦為樂為本也。

猶彼火爐， 赫焰熾然， 漸漸還滅，
不知所湊。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處所， 以獲無動樂。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者，猶若彼匠火燒鐵丸，極自熾然甚難可近，是以聖人觀眾生類姪怒癡火，而自燒炙不自覺知。是故說曰，猶彼火爐，赫焰熾然也。漸漸還滅，不知所湊者，如彼熱鐵丸漸漸至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漸漸還滅，不知所湊也。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者，彼脩行人得等解脫無復罣礙，免於愛欲之深泥，便得離於生死之岸，是故說曰，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也。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者，如是之類神與冥合識與空體，亦復不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來亦不知所從來，去亦不知所從去，猶如熱鐵丸漸漸欲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也。

中間無有患，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中間無有患者，所謂患者，染污人心不至于道，唯有無垢之人，乃能免此患怒之心，是故說曰，中間無有患也。有變易不停者，世多有行，行有輕重舉操不同，或有冥契運至不造結使，或有知而故犯以興塵勞。是以聖人布誠後生，欲令執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絕將來之禍，貪學之人翫之寶之，未墜于心便能進適賢聖之室，然後方知聖法之可崇，穢法之叵近。是故說曰，有變易不停也。除憂無有愁者，如彼脩行人，永拔愁憂之本，與樂根共相應，寂然觀世變，如彼幻野馬也。是故說曰，除憂無有愁，寂然觀世有也。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者，如彼入定人，晝夜禪寂不離定意，空無相願以為遊觀，當時雖復身遭苦行，神寂無為無所傷損，如彼行人無瞋怒心，慈愍群萌與己無異，是故說曰，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也。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者，如彼學者觀彼根原，婬怒癡病眾禍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污以成大患，便不能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眾患之原。是故說曰，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 大法知結原，
人當明結瑕，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無結之人婬怒癡盡，不復樂俗眾結之本，怨讎恚心亦復不興，明人所鑒能斷斯病，既自去病復治他人使無有病，亦復不念著於眾色，利衰毀譽其心不動，是故說曰，無結世善壽，大法知結原，人當明結瑕，人人貪縛著，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
勝負自然興， 竟不有所獲。

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樂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顏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隨意所欲，如念即至如響應聲，是故說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樂也。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者，如人處世貴賤無常，或為轉輪聖王，後便為粟散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賢聖之道無有尊卑高下，是故說曰，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也。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 不忍處諸有。

取要言之略說其義，無害而生害，無惱而生惱，無恚而生恚，無怨而生怨，如上無異。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 我斯無有惑。
諸欲得樂壽， 終已無結著，
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為食， 意身無所倚。
村野見苦樂， 彼此無所燒，
雖值更樂跡， 無跡焉有更？

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者，人之脩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曠野無人之處，或時遇苦眾人痛心，時復遭樂不以為歡，不興更樂起十二種病。彼者彼六塵，此者此六情。是故說曰，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也。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者，人之處世心恒放逸，先更後樂遂增罪根，或時生彼地獄更樂，無更則無跡，亦復無有地獄更樂，是故說曰，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也。

所在有賢人， 不著欲垢穢，

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心。

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者，聖人處世多自隱遁，不著欲想不興欲垢，所謂賢人，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曰，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也。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者，雖遭苦樂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心意品第三十二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興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眾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為欲所居者，彼修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原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依嶮劫盜，設無嶮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為窠窟，展轉流馳以成災患，是故說曰，為欲所居也。降心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記彼壽，所至到處為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是故說曰，降心為善，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眾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者，猶如彼魚以失于淵宛轉于地，心意煩惱不得自在，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也。心識極惶懼，魔眾而奔馳者，猶彼岸上魚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為眾邪所得便。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懼，魔眾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象。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者，如彼日光初出之時，悉照四方靡不通達，心亦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象兇暴難御，以得鋼鉤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鉤止惡象也。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者，彼修行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以若干方便誨責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在三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今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汝今輕脆不可恃怙，於此見身當盡愛結。」是故說曰，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為物猶豫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如猿猴貪著菓蔬，捨一取一意不專定，心亦如是橫生萬端，造作眾患不能捨離，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也。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象者，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馳，如御暴象不使放逸，是故說曰，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者，人處生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生餓鬼，其中受苦甚難可計，是故說曰，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也。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跡往來不息，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胎，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也。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椽已壞，

臺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磨滅法，正使安明巨海盡當融爛。更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原病之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是故說曰，以觀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椽已壞，臺閣摧折者，所以論此者，乃論結使之原本；身壞四大散，萬物不久合，此乃論成道之人，捨形神逝澹然虛空，支節形體各歸其本，地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無為不復懼畏更來受形，是故說曰，梁椽已壞，臺閣摧折也。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心已離行者，所謂行者眾結之首，所以群萌沈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災變，聖人降世精勲自脩，斷諸行本使不復生，是故說曰，心已離行也。中間已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是故說曰，中間已滅也。心為輕躁者，如佛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念異想造行不同。」是故說曰，心為輕躁也。難持難護者，發心之頃造善惡行，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礙，念惡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蛇虺蝮蠍之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前聞。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

有患則知患， 有患知有患。

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者，夫人習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法，六思念行以自誠身使不邪曲，猶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堪任御敵亦無所難，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也。有患則知患，有患知有患者，怨怨自茲，為怨息怨者自古未有，要

當息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是故說曰，有患則知患，有患知有患也。

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
為福勿迴。

意造眾行為身招患，為善為惡斯由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亂，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為福勿迴也。

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思惟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說曰，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婬怒癡也。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蓋屋緻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
無婬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婬怒癡，不漏諸患。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轢于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以後先說觀食偈，然後乃食。」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眾僧中乞食，正值聖眾未說觀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嫉妬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以車輪轢斷爾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貲無央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群車路由其中，轢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福慶自隨，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盡當供養爾許聖眾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充本意，尋出臥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無有亂想。爾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種，群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興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達第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遣按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何復是過。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覺扶輿輦載，前後圍繞將詣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爾時世尊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
覺者為賢。

念無適止，不絕無邊者，夫修行人縱意遊逸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懷；所謂不絕無邊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無適止，不絕無邊也。福能遏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永去姪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從是福慶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遏惡，覺者為賢也。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來世愚惑眾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寶，吾身去世遺法存在，族姓子女傳吾經誡演布後人，眾生聞者靡不蒙濟。有一比丘在波羅梨大國鷄頭園中，為數千萬眾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趣各充其願。外國舊典內法之宜，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履屣，自恃豪尊以氈裹頭入內聽經。王曰：「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來有教，其有眾生脚著履屣者不與說法。」王聞懷恚即脫履屣，語比丘曰：「卿速說法稱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梟汝首。」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爾露頭聽卿說法，若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為三分。」爾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慚顏愧影，即起于坐五體投地自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為是如來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此來久

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爾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馳流難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經文說：「殺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駛流，并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一；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見盜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戒盜有六，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是以智人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漏也。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鬼畜生，復起三想，貪恚想無明想，是故說曰，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也。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
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人好熹五音，若眼見色起于眼識遂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識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也。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為過不顧後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具清淨，何圖今日乃見瑕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猶如群鳥恒宿茂林，貪五菓香華氣味，華菓適盡各捨而逝，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說曰，為少減名稱，如鳥捨空林。

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嗶哭受其報。

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者，常當端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鉤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嗥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嗥哭受報靡知所訴，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嗥哭受其報也。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懃，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寶，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懃者，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復懈怠不大精懃，是故說曰，恃力不精懃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 愚心數數亂。

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亂觀者，欲觀慧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眾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也。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者，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相無願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及，四諦如爾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數數意亂，猶甘美漿愚謂辛苦，豈須聖人擘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也。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
咄嗟意無著， 唯佛能滅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者，所謂智者演說微吐，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處在大眾獨步無侶，數問群黨誰有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修以此為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也。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醜

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污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塹者，但厭患群賊盜竊民物；心亦如是，厭患諸結使所纏裹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也。以叡與魔戰者，伎術以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叡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以勝姪怒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顛倒不寤，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馬，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穢， 於世取滅度。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者，如彼修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者，若有眾生不起慈心向一切眾生，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也。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心得解脫叡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 若犛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犛牛護尾者，心為行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犛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犛牛護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當興意愍慈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象出眾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訟未曾歡樂，不樂山野閑靜之處。爾時世尊數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如來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去彼不遠見有一象，獨在空山閑靜無為，象自念言：「我在大眾中時，為眾象所撓，逐群食草則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眾象所撓，何乃快哉？」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象出眾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

不以無害心， 盡為一切人，
慈心為眾生， 彼無有怨恨。

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者，盡當除棄怨憎恨心，慈愍一切眾生之類，是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也。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者，視己如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不經心懷，無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眾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也。

慈心愍一人， 便獲諸善本，
盡當為一切， 賢聖稱福上。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人施一切眾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愍念眾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說曰，慈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難量，況施一切眾生之類乎？其福無限無量不可稱計，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也。

普慈於一切， 愍念眾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者，人之行慈發意平等，眾生之類多於地種，能普慈心愍一切眾生者，後受人身受樂無厭；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望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減少，父母真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脩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息姪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真道等正覺，不待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盡求作滅盡泥

洄、無為無作無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脩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比丘息意快，
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者，人意以息眾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正使出家脩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纏，如蛾自裹，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者，彼修行人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無顛倒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寧取冷石宛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臥於高床幃帳之內。是故說曰，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也。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響、萬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內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真，是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於患不起患。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不污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戀著。是故說曰，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患不起患也。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床臥具，
脩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進不怠，爾時焉知有苦蹤跡？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緒，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知止足，及諸床臥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饗，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如人瘡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及諸床臥具也。脩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者，修行之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曰，脩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永劫以來所脩行事，是故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也。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當富道財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綵幡蓋，斯謂不淨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己，
遭憂不患苦， 智者審諦住。

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者，彼脩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眾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也。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是故說曰，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也。

人不守護心， 為邪見所害，
兼懷調戲意， 斯等就死徑。

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眾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闕看智慧光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

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己，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駛之穢濁，執智慧之庭燎，照三毒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礙，於中取道有何難乎？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藥， 護心勿復調。

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更不造新，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也。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者，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無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憍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是故說曰，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也。

眾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屠割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調也。

護心勿復調， 心為眾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眾生愚惑不別真偽，是以墜墮不至于道，惑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寞，法之極尊眾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處三界，度眾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眾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門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沙門品第三十三

比丘乞求，以得無積，天人所譽，
生淨無穢。

比丘乞求，以得無積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遺餘計為財貨，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如佛律禁所說，父母年邁老病著床，及同學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來，聽使乞索，不問多少供養老病。」是故說曰，比丘乞食，以得無積也。天人所譽，生淨無穢者，比丘執行少欲知足，到時乞求無所藏積，諸天衛護稱歎其德，名聞四遠靡不聞知。論此比丘生淨無穢，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故說曰，天人所譽，生淨無穢也。

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
滅行乃安。

比丘執意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念一切，愛敬三寶信心不斷，深入分別止觀所趣，在在乞求處處留化；所以除貪制意者，欲除世榮不貪利養，究盡生死滅諸惡行，度有至無乃謂永安。是故說曰，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滅行乃安也。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者，彼苦行比丘滅諸想著，欲色色色無色色、欲愛色愛無色愛，三界憍慢眾邪顛倒泓然除盡，是故說曰，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也。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者，苦行比丘不滯三界，解知內外悉無有主，計我之人攢來求福，雖得從願後必墮落；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解知內外萬物虛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誰？為人所繫及得罵詈，悉虛悉寂都無所有，為人所罵音聲來往，中間內外悉無所有。是故說曰，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也。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者，習行比丘得博採眾要，擇脩善德以補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徑，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諦真如是。是故說曰，當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象御敵，比丘習行者，如彼暴象飲以醴酒奔逸向敵，雖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乃還本

營。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習行比丘亦復如是，要從導師承受苦教，隱在心懷反覆思惟不失義跡。是故說曰，如象御敵，比丘習行也。

人不壽劫， 內與心諍， 護身念諦，
比丘惟安。

夫脩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脩習，意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隨意所念則無有難，離諸縛著常與心諍，不使流馳斷諸希望，去是非意與欲永別，亦復不見三界窠窟，然後乃應無虧損行，是故說曰，人不壽劫，內與心諍，護身念諦，比丘惟安。

念親同朋友， 正命無雜糅，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比丘備眾行， 乃能盡苦際。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滿稱過四遠，稟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不著外部，所出惠施，施佛比丘僧與師及諸尊長。所以然者？斯等諸人皆有威儀，執諸禮節知苦之所由。是故說曰，念親同朋友，正命無雜糅，施知應所施，亦令威儀具，比丘備眾行，乃能盡苦際。

手足莫妄犯， 節言慎所行，
常內樂定意， 守行謂比丘。

世多有人凶暴為惡，手捲相加遂致傷害，內恣六情，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如斯之人雖得為道，不應法行，進無脩道之法，退失賢聖之儀，如擔死人種，無所復中直。此比丘等亦復如是，能自專意所行隨順，坐禪定意六時行道，不失本行，是故說曰，手足莫妄犯，節言慎所行，常內樂定意，守行謂比丘也。

樂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費。

學人脩行分別諸法，見法得法深入觀法，若坐若臥眾神往來思惟安法，比丘依法乃得滅度，於諸聖道益而無費，日有增益終無減損，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樂法欲法，思惟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費也。

當學入空， 比丘靜居， 樂非人處，
觀察等法。

執行之人觀此五陰，計為是常牢固不敗，不能捨離興於塵勞，然執行之人，分別五陰內外悉空，正使在于曠野之中樹下塚間，思惟法本求於道果，先當習空乃應道真。昔諸道人室內坐禪空行，須菩提在外求索開門，內人應曰：「汝是誰乎？」須菩提對曰：「世人假名須菩提者也。」人所樂者，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此是人所樂，非

人所樂者，禪定數息繫意在一，非人所念。是故說曰，當學入空，比丘靜居，樂非人處，觀察等法也。

當制五陰，服意如水，清淨和悅，
為甘露味。

初學之人觀此五陰，皆當壞敗無一可貪，分別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顏色和悅，清淨無瑕盡諸苦際，是故說曰，當制五陰，服意如水，清淨和悅，為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不為風所動，
比丘盡愚癡，所在不傾動。

猶若安明山不為四種風所傾動，盡癡比丘亦復如是，不為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所動，是故說曰，如彼極峻山，不為風所動，比丘盡愚癡，所在不傾動也。

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愛，
乃為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棄，我所非我所都無所有，不近於危嶮之法。法有種種，或有真實或有危嶮，所謂真正者諸度無極，所謂危嶮者世俗常則。比丘具足此者乃謂應真，是故說曰，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愛，乃為比丘。

比丘非剃，慢誕無戒，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剃，放逸無信，能滅眾苦，
為上沙門。

爾時世尊，到時持鉢整頓衣服，徑向乞求婆羅墮者婆羅門所。爾時梵志遙見世尊，梵志自歎說曰：「我亦乞士君亦乞士，二乞士中何者為勝？」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非剃，慢誕無戒，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剃，放逸無信，能滅眾苦，
為上沙門。」

爾時梵志聞斯偈已，即以所有財貨施於世尊。爾時如來尋不受之，語梵志曰：「我今所說非歌頌所讚，何緣取汝所施之物？」梵志白佛：「不審今者以此所施為付何人？」世尊告曰：「汝今持此所施持著淨處，若著無草之地，若著清淨水中。」爾時梵志受如來教，即以所施寫著水中。是時，水中自然涌出，作若干種聲，漸漸於中

出大光明。梵志見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即說真如四諦，尋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比丘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跡， 無親慎莫覩。

比丘得慈所在解脫，分別萬行無事不達。設復有人見眾生之類，步兵象兵馬兵車兵共相鬪訟，入慈之人愍彼不及，拔濟眾生至無為岸，猶如平稱平等無二。於如來所得四堅固之心不可傾動，猶如最勝長者及以比丘覩佛無厭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亦不能使心有所傾動。行人得滅盡之跡無復眾惱，知可近知近可從知從，如是行蹤跡，滅行則為本。略說其要，如是結使本為火之所燒，如是漸以次斷諸結使源，如是頗有梵志無乃至於泥洹。

心喜極歡悅， 加以愛念者，
比丘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彼修行之人，歡喜踊躍無有懈怠，聞喜不以為歡，聞惡不以為戚，比丘入定無有錯亂，恒自思念，從無數劫以來，修行眾德不失行本，究盡空源無邊無崖，是故說曰，心喜極歡悅，加以愛念者，比丘多熙怡，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意， 攝口亦其善，
捨世謂比丘， 渡淵無有礙。

彼修行人執持威儀不失其則，護口四過無所違失，不使其心有所流馳，所說言教無有麤獷，先笑後言適可人情。捨世謂比丘，何者為比丘？所謂比丘者，離色聲香味細滑法，去婬怒癡，是故說曰，息身而息意，攝口亦其善，捨世謂比丘，渡淵無有礙也。

無禪不智， 無智不禪， 道從禪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學問，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後乃名稱為禪定，此是世俗之智。無智不禪者，無漏慧觀必有所至無有罣礙，設有二事具足者，便近於泥洹，是故說曰，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禪無放逸， 莫為欲亂， 無吞洋銅，
自惱焦形。

如彼脩行之人攝身口意，少欲知足不大慙慙，雖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趣自支形不慕世榮，威儀禮節不失其度，床臥坐具恒知止足，莫受後世洋銅灌口，是故說曰，禪無放逸，莫為欲亂，無吞洋銅，自惱焦形。

能自護身口， 護意無有惡，
後獲禁戒法， 故號為比丘。

夫人習行，身不行惡、口不罵詈、意不妬嫉，具此三者乃為比丘。是故說曰，能自護身口，護意無有惡，後獲禁戒法，故號為比丘也。

諸有修善法， 七覺意為本，
此名為妙法， 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脩其法，先得無漏盡苦之源，便得七覺意華，漸至無為得近泥洹。是故說曰，諸有脩善法，七覺意為本，此名為妙法，故曰定比丘也。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為善本， 是無漏比丘。

於現法中而自觀了，求其巧便盡於苦際，所謂盡苦際者滅盡泥洹，是故諸根具足成就無漏行，所行如意無所違失。是故說曰，如今現所說，自知盡苦源，此名為善法，是無漏比丘也。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 不著於文飾，
比丘有所持， 盡於無漏行。

夫人習行，不但精進忍辱一心智慧求於解脫，亦復不以多聞解慧知內外法至於無為，要得世俗定意，然後至於妙際，或在山野空閑之處，與善知識相遇，說其正徑不說邪路。比丘當知此行習無漏法，所以盡苦際者，皆是漏盡羅漢，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猶尚涉諸苦惱。是故說曰，不以持戒力，及以多聞義，正使得定意，不著於文飾，比丘有所持，盡於無漏行也。

當觀正覺樂， 勿近於凡夫，
觀此現世事， 分別於五陰。

如彼學人觀正覺樂，以自娛樂不近於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觀此世事者，知眾生之類生者滅者進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是故說曰，當觀正覺樂，勿近於凡夫，觀此現世事，分別於五陰。

為之為之， 必強自制， 捨家而解，
意猶復染。 行懈緩者， 勞意弗除，
非淨梵行， 焉致大寶？

執行之人興諸想著起結使本，或有分別計有今世後世之累，於苦而不自免，比丘莫著此，自謂清淨之行。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說此人應得度也。所以然者？不離縛著之所致。比丘當知，非有而言有，此習邪見非真諦法。何以故？皆由五陰身本而興此病，以有此病復生惡行，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比丘當知究盡其源，解知無常為變易法。

夫學之人觀此法者，無堅無牢為無有要，解知無身則知生死，不以為死魔之所沮壞，以得勝彼更不造有，盡一切之有，此名苦際更無有上。

心得永休息，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便脫魔縛著。

如彼行人永盡諸結，意所染著不復造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復在懷，自知罪畢更不受胎，永離魔界亦不與欲塵相應，是故說曰，心得永休息，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便脫魔縛著。

心以得永寂，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有者生死之累，所以沈漂周旋五道者，皆由意惑不盡其源故，是故說曰，心以得永寂，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行人執意多有所濟，常求方便以自濟渡。

以斷於愛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愛之為病多所危害，欲界愛者其事有二：一者食愛，二者欲愛。色界無色界禪味愛。是故說曰，以斷於愛根。

無有結使心，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所謂結使者，眾行之本漏諸穢濁，是故說曰，無有結使心，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不以斷有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受有。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永離於魔界，更不處於欲界，以脫永脫更不受有。

以勝叢林刺， 及除罵詈者，
猶如憑泰山， 比丘不受苦。

以勝叢林刺者，此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更復有者，何者為林刺？所謂林刺者，姪怒癡病最為根本，唯有諸佛世尊乃能除耳。設彼罵我，解知無形，內自思惟，身為苦器內外無主，分別此身何可貪樂？一病以發，四百四病同時俱作，此名身之內患。所謂外患者，荊棘叢林誹謗之名毀形污辱，或被撻打，如斯之類從外而至，或被虻蛇毒害百足之虫，此皆外事來逼其身。猶若泰山，不用幻呪奇術之法所可移動，是以比丘欲得離眾苦之本，唯有真如四諦。彼比丘不知苦樂，所謂不知苦樂者，苦至不以為酸楚，樂到不以歡娛。是故說曰，以勝叢林刺，及除罵詈者，猶如憑泰山，比丘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 觀世如幻夢，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後世變易不停，是故說曰，不念今後世，觀世如幻夢，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能斷愛根本， 盡竭欲深泉，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以說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淺，料量正行皆順於法。爾時世尊訓以道德，恐後眾生不別愛本，是故演說知其出源。是故說曰，能斷愛根本，盡竭欲深泉，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略說其要，欲怒癡憍慢亦復如是，著欲者說其欲，著瞋者說其瞋，著騷者說其騷。

能斷於五欲， 斷於欲根本，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如有人身被五繫，愁憂苦惱無復情意，後得蒙赦得免危厄。是以如來為喻，欲使後生審知明白，是故說曰，能斷於五欲，斷於欲根本，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能斷於五結， 拔於愛欲刺，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謂五結者，貪欲結、瞋恚結、睡眠結、調戲結、疑結，覆蓋人心使不覩慧明，使人盲冥不覩光明，滅於智慧永斷諸趣，不得至於泥洹。是故說曰，能斷於五結，拔於愛欲刺，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拔於愛欲刺者，刺有三義：欲刺、恚刺、無明刺，盡斷無餘更不復生，無起滅法見斷五蓋。是故說曰，拔於愛欲刺也。

諸有無家業，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彼修行人執苦來久，脩菩薩德終日不捨，捨家出學不貪世榮，是故說曰，諸有無家業，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諸不有熱惱，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謂熱惱者，一者欲熱惱，二者瞋恚熱惱，三者愚癡熱惱，三熱惱中恚最為上，火所焚燒從欲界乃至初禪地；三毒熾火燒欲界至無色界，能滅此三毒界者，乃為第一無為之樂。是故說曰，諸不有熱惱，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斷欲不遺餘， 如拔不牢固，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人之著欲無不喪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斷心惑之所致。是以聖人先制淫欲。是故說曰，斷欲不遺餘，如拔不牢固，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略說其要，貪欲瞋恚愚癡憍慢，亦復如是。

愛生而流溢， 猶蛇含毒藥，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人隨愛意不自禁制，漸從欲界乃至三有，流轉五趣不離四生。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彼者六塵此者六情，比丘能滅彼此者，如蛇脫故皮。

諸有斷想觀， 內不造其心，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觀有三觀：欲觀、恚觀、無明觀，能滅此者乃謂為道士。是故說曰，諸有斷想觀，內不造其心，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持戒謂比丘， 有空乃行禪，
行者究其源， 無為最為樂。

比丘執行以威儀為本，戒以檢形服以法衣，所行法則不違先聖，有空定意然後名為禪，不捨假號。如彼行人受則信解分別其義，求於無為快樂之處，無有飢寒苦惱之患。是故說曰，持戒謂比丘，有空乃行禪，行者究其源，無為最為樂也。

比丘憂忍憂， 分別床臥具，
當念無放逸， 斷有愛無餘。

比丘修行，處樂不以為歡，遭難不以為苦，利衰毀譽無增減心，在閑靜處一意端坐心不流馳，斷諸結使念無想著，是故說曰，比丘憂忍憂，分別床臥具，當念無放逸，斷有愛無餘也。◎

◎出曜經梵志品第三十四

所謂梵志， 不但倮形， 居嶮臥棘，
名為梵志。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弟子皆悉倮形不著衣服。」世尊告曰：「咄！愚所戾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人懷慚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為復說倮形行世？」爾時復有一異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各留頭髮。」佛告比丘：「咄！愚所戾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復有異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聽諸道人皆白灰塗身。」復有異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服氣不食。」復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倮形露地臥。」世尊告曰：「咄！愚所戾。」復有異比丘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淨。」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

棄身無猗，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昔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度五比丘未經數日。爾時波羅奈國有一長者，名曰夜輸，種姓豪族饒財多寶，顏貌端正世之無雙。欸一日之中得非常觀，自觀家里男女之屬，斯如死身無一可念，視己形體塚間無異，即從坐起並作是說：「惑愚至深不別幻化。」爾時長者即自捨家逃走出城，脫琉璃履屣價直一萬，即渡江水奔趣世尊，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尋白佛言：「世事多故變易非一，萬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歸，欲求無為安樂之處。」佛告長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賢聖法中甚大寬弘，正是汝身之所願樂。」爾時長者聞如來教，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爾時長者聞斯法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即從坐起重自歸命，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聽在道次出家學道。」佛告長者：「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自然法服，重聞說法得羅漢道。爾時長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儀從嚴駕象馬追跡，求覓夜輸長者，到江水側見琉璃履。父自思惟：「我子將渡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脫此琉璃履價直億萬，吾今渡江所在求覓。」即渡江水，遙見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頗見夜輸童子遊此過乎？」佛以神足隱彼夜輸比丘使父不見，佛告長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與汝說法。」長者尋坐，佛為說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即捨三昧使父見子，父告子曰：「汝速還家，汝母愁苦恐汝不還。」佛告長者：「止止長者！勿作斯語。云何長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學地愛欲未盡，後得無學離於學地，欲使無學之人習於學法，於長者意云何！為可爾乎？」長者對曰：「不也。世尊！」佛告長者：「汝子今日以得無著住無學地，長者當知以得無著，焉得還家習於五欲？」長者聞之歡喜踊躍，即起禮子五體投地，自歸真人永無所著。爾時世尊即與長者而說斯偈：

「棄身無猗，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今世行淨， 後世無穢，
無習無捨， 是謂梵志。」

人執邪見至死不改，計常之人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能捨此見不著三世，是故說曰：「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無捨，是謂梵志。」

若猗與愛， 心無所著， 已捨已正，
是滅終苦。

初習行之人雖在學次，未能分別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緒，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是故說曰，若猗與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終苦。

諸有無所猗， 恒習於正見，
常念盡有漏， 是謂為梵志。

猶如大象從寸孔出，欲得出城門不容象，眾人見之各各驚愕，謂彼象曰：「汝今出於寸孔往來無難，然欲出城反更不受。」是以聖人借以為喻，眾生之類雖得出家脩習道法，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是故說曰，諸有無所猗，恒習於正見，常念盡有漏，是謂為梵志。

愚者受猥髮， 并及床臥具，
內懷貪濁意， 文飾外何求？

愚者不自覺長養其髮，所以剃髮者剃其結使，非但剃髮，愚人執迷長養其髮以為文飾。過去恒沙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鬚髮法服齊整，自古有之非適今日。今日愚人貪著臥具，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遺餘，樹下塚間以此為常，廣說如其本。內懷邪見興貪濁意，外自文飾謂為無瑕，捨迷就道其法不惑，是故說曰，愚者受猥髮，并及床臥具，內懷貪濁意，文飾外何求也。

被服弊惡， 躬承法行， 閑居思惟，
是謂梵志。

脩行之人，被服麤惡不著文飾，思惟法行無所貪求，節言省語不鬪亂彼此，是故說曰，被服弊惡，躬承法行，閑居思惟，是謂梵志。

見癡往來， 墮墜受苦， 欲單渡岸，
不好他語， 唯滅不起， 是謂梵志。

夫人執癡意不開悟，亦復不能越次取證，恒在嫌疑不淨之地，此則非淨行之人。斷諸有漏永盡無餘，是謂梵志。是故說曰，見癡往來，墮墜受苦，欲單渡岸，不好他語，唯滅不起，是謂梵志。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以盡，
是謂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於道者，水性之類皆稱於道，但非沐浴而至於道，分別諸法審諦其義，清淨無瑕眾結智行永盡無餘，是故說曰，截流而渡，無欲如梵，知行以盡，是謂梵志。

不以水清淨，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惡法， 是謂為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腹裏垢，盡除惡法更亦不造，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不以水清淨，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惡法，是謂為梵志。

非剃為沙門， 稱吉為梵志，
謂能滅眾惡， 是則為道人。

所謂沙門者，未必剃除鬚髮，內有正行應於律法乃應為沙門。夫為梵志，終日稱吉得生梵天者，見人盡當生於彼處，但彼稱吉生於梵天，謂能滅眾惡修清淨行。是故說曰，非剃為沙門，稱吉為梵志，謂能滅眾惡，是則為道人。

彼以無二， 清淨無瑕，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盡捨一切弊惡之法，出入行來周旋之處，言不及殺、不害一切無所傷損，清淨無瑕永無諸縛，是故說曰，彼以無二，清淨無瑕，諸欲結解，是謂梵志。

出惡為梵志， 入正為沙門，
棄我眾穢行， 是則為捨家。

梵志之行去諸惡法，內外清徹眾穢永盡，不懷悵望貢高於人，意定不移覺寤一切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脩清淨行無所遺失，是故說曰，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門，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家。

人無幻惑意， 無慢無愚惑，
無貪無我想， 是謂為梵志。

人之在世不懷幻惑，梵志自謂言：「百劫一過大海之中，自然有幻惑食噉天下人。」去諸憍慢不興著想，如來，至真，等正覺，離世八法不染於世，亦名為比丘亦名為沙門亦名佛。是故說曰，人無幻惑意，無慢無愚惑，無貪無我想，是謂為梵志。

我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
彼多眾瑕穢， 滅則為梵志。

所謂梵志從父母生多諸瑕穢，或復出家離諸世俗，脩清淨行無選擇施，平等無二不雜想施，或復施時求作國王生天，此名雜想之施。無雜想施者，盡為一切不自為己。是故說曰，我不說梵志，託父母生者，彼多眾瑕穢，滅則為梵志。

身口與意， 淨無過失， 能攝三行，
是謂梵志。

出言柔和初無罵詈，分別義趣如掌觀珠，音響清淨聽者樂受，多所成就，淨無過失不觸憊人，是故說曰，身口與意，淨無過失，能攝三行，是謂梵志。

見罵見擊， 默受不怒， 有忍辱力，
是謂梵志。

擊人得擊罵人得罵，皆由不忍致此患害，夫能忍者戰中為上，忍為良藥能愈眾病，若有罵者默然不對。是故說曰，見罵見擊，默受不怒，有忍辱力，是謂梵志。

◎出曜經卷第二十九

梵志品之二

◎若見侵欺， 但念守戒， 端身自調，
是謂梵志。

若復有人所見侵欺，不興惡懷有瞋怒意，守戒多聞降伏意識，身正影直心平道存。是故說曰，若見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調，是謂梵志。

世所善惡， 脩短巨細， 無取無與，
是謂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採其語，說善說惡不記于懷，不見有長短廣狹，亦復不見有取有與，具足如是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世所善惡，脩短巨細，無取無與，是謂梵志。

身為行本， 口意無犯， 能辦三處，
是謂梵志。

身不行殺、口不惡罵、意不嫉妬，於五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身為行本，口意無犯，能辦三處，是謂梵志。

來不作歡， 去亦不憂， 於聚離聚，
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持心牢固毀譽不動，見有來者不孚用歡，設見去者亦不用憂，若在大眾若復離眾，心恒平等亦無高下。是故說曰，來不作歡，去亦不憂，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來亦不歡， 去亦不憂， 無憂清淨，
是謂梵志。

若見愛念不愛念者亦不用作歡。所以然者？恐心染著興起因緣。設見去者便自念言：「我於彼人各無所犯，內外清淨息意不起亦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來亦不歡，去亦不憂，無憂清淨，是謂梵志。

以斷恩愛， 離家無欲， 愛有已盡，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修習於道，永斷恩愛離家無欲遠遊無礙，盡諸有愛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以斷恩愛，離家無欲，愛有已盡，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 彼彼以無， 捨離貪欲，
是謂梵志。

所謂彼者外六入也，所謂無彼者內六入也，行人執意觀內外諸情斯悉虛寂，捨離貪淫不興六情，具足如此眾行之本者，乃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無，捨離貪欲，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 彼彼以虛， 不染三處，
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解知內外皆無結使，不著欲界色界無色界，能具足如此眾行者，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虛，不染三處，是謂梵志。

能捨家業， 拔於愛欲， 無貪知足，
是謂梵志。

夫人離家莫與世俗從事，正使出家不修其法，毀戒不精進，亦不多聞，亦不應與坐起從事，更不思惟當來利養，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能捨家業，拔於愛欲，無貪知足，是謂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際， 無復有欲，
是謂梵志。

於見法中能分別微妙無有眾惡，知苦是眾病之原首，能斷此者乃應於妙。於見法中不與欲意共相應，瞋恚愚癡永盡無餘離諸縛著，能具如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際，無復有欲，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無憂無塵，
是謂梵志。

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為人身，由故不脫生老病死。又復作罪種三惡本經歷生死，罪之與福二不足貪，兩行永除無復塵垢，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無憂無塵，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三處無染，
是謂梵志。

福之與罪無欲無染，中間禪樂無色禪樂，行人盡捨無所染著，不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三處無染，是謂梵志。

猶如眾華葉， 以鍼貫芥子，
不為欲所染， 是謂名梵志。

猶如蓮華之葉不受塵水，彼修行人亦復如是，以離於欲不復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若以鍼欲貫藍豆及與芥子，難可獲也。彼修行人無有婬欲，略說其要，不為惡所染。是故說曰，猶如眾華葉，以鍼貫芥子，不為欲所染，是謂名梵志。

心喜無垢， 如月盛滿， 謗毀已除，
是謂梵志。

猶如月盛滿清淨無瑕穢無有五翳，眾星圍遶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比丘清淨行人，永除五翳無復五結，心得解脫諸覺道品，眾定正受

而自圍遶，於中獨尊無有眾瑕，捨世八法毀譽已除，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心喜無垢，如月盛滿，謗毀已除，是謂梵志。

如月清明， 懸處虛空， 不染於欲，
是謂梵志。

如秋時月不為五事所翳，清淨無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復如是，不為姪怒癡五結所翳，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如月清明，懸處虛空，不染於欲，是謂梵志。

避諍不諍， 犯而不愠， 惡來善待，
是謂梵志。

彼人定人不起諍訟，禪定一意念待喜安，自守五行具足乃名為定。設有惡意來相向者恒以善待。是故說曰，避諍不諍，犯而不愠，惡來善待，是謂梵志。

解微妙慧， 辨道不道， 體行上義，
是謂梵志。

諸有人聞籌量算計圖度萬物分別義趣，一一分明辨其道趣，可就知就可捨知捨，體行上義。所謂上義者，滅盡泥洹是，能具足此法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解微妙慧，辨道不道，體行上義，是謂梵志。

諸在人間， 乞索自濟， 無我無著，
不失梵行， 說智無崖， 是謂梵志。

或有貴族姓子，從四姓中出家學道，捨憍慢意去高就下不著榮冀，在在處處周旋往來。興有佛事恭奉三寶，若得衣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便為呪願使彼施家世受福，或以神足騰在虛空作十八變，施主見者莫不歡喜，便從受法皆得開悟，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諸在人間，乞索自濟，無我無著，不失梵行，說智無崖，是謂梵志。

若能棄欲， 去家捨愛， 以斷欲漏，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盡能斷欲，親近道門愛而不捨，或有梵志未盡究竟，欲意未斷貪著五樂，雖稱梵志不離於欲。諸有學人永滅欲漏不習恩愛，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若能棄欲，去家捨愛，以斷欲漏，是謂梵志。

慈愍於人， 使不驚懼， 不害有益，
是謂梵志。

眾行之要四等為本，恒當慈愍加被眾生，見有恐懼懷憂惱者，便往恤化永處安隱，無害於人興致供養，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慈愍於人，使不驚懼，不害有益，是謂梵志。

避怨不怨， 無所傷損，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執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設見怨家視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無二。猶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蜻**飛蠕動蚊行喘息，視如己身，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無有異。能具此眾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避怨不怨，無所傷損，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後于前， 及中無有， 無操無捨，
是謂梵志。

猶如有人，於未來世不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於過去世不作眾惡行，已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及其中間作眾惡行不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能捨此眾惡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于後于前，及中無有，無操無捨，是謂梵志。

去姪怒癡， 憍慢諸惡， 鍼貫芥子，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欲為污心，不得至於虛寂之道，除去憍慢諸不善法，便得漸進至泥洹境，猶若鍼貫芥子終不可得。彼心亦復如是，不為姪怒癡繫所拘礙，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去姪怒癡，憍慢諸惡，鍼貫芥子，是謂梵志。

城以塹為固， 往來受其苦，
欲適渡彼岸， 不肯受他語，
唯能滅不起， 是謂名梵志。

生死久遠涉苦無數，唯有禪定之人越此生死之難，去邪疑意無復猶豫，捨煩惱結使，受清淨結使。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城以塹為固，往來受其苦，欲適渡彼岸，不肯受他語，唯能滅不起，是謂名梵志。

人能斷愛， 今世後世， 有愛已盡，
是謂梵志。

愛根未盡則不至道，愛根已盡者乃能為道，欲求道者不斷三界結使則不至於道，能斷愛根然後乃至於道，能具足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人能斷愛，今世後世，有愛已盡，是謂梵志。

人無希望， 今世後世， 以無希望，
是謂梵志。

所謂希望者，天下萬物皆人之所希望，然此希望故未斷絕，如今現身未死見存於世，正使後世取其命終，身死神逝無復希望。能如此功德具足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人無希望，今世後世，以無希望，是謂梵志。

自不識知， 天撻杳和， 知無量觀，

是謂梵志。

當佛如來坐禪之時，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為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往至世尊所，便以此偈而讚如來曰：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
不審今世尊， 為因何等禪？
唯願天中天， 敷演其教義。」

如來自說：「梵行之中無有出我者，所以知其然，禪解脫正受定意，猶是世之常法，諸天龍神不能知我之所在，況我當行佛事眾智之妙門？天龍鬼神能知我處乎？」是故說曰，自不識知，天捷杳和，知無量觀，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 見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觀知地獄天上之事，餘者不能，唯有佛、如來、至真、等正覺，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觀珠，知生苦源究暢其本，捷疾之智速成羅漢道，隨意所念而無流滯。是故說曰，自識宿命，見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永寂。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著，
三明以成就， 是謂為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脫者不解脫者皆悉明知，欲想諸行永得解脫。所謂三明者，自識宿命、天眼、漏盡，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自知心解脫，脫欲無所著，三明以成就，是謂為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眾生因緣，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是時，如來知無數事，觀眾生性行一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猶如天雨普潤世界，是時，世尊觀生死之類亦復如是，生者死者無不觀練。

爾時世尊與舍利弗，在閑靜室獨共遊處。爾時有人已取命終，處在中陰精神不移。佛告舍利弗：「汝今觀此中陰中識神，為從何許中來？設復遷轉為處何所？」是時，舍利弗即入四禪定意，觀此人神為從何來？設當遷轉為處何處？時，舍利弗不知此人為從何來？為趣何處？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曰：「汝今所見不及諸佛境界，此神所從來處此無數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見。」佛告舍利弗：「汝復觀此精神當生何處？」時舍利弗復入三昧，而不知精神所湊，舍利弗即從三昧起，前白佛言：「今日入定遍觀世界不知神之所湊。」佛告舍利弗：「此神今日復當過一億世界，當生某甲家姓某字某。如

來所見，非是聲聞辟支佛所及知，宿命通唯有如來等正覺得此宿命通。」是故說曰，自識於宿命，知眾生因緣，如來佛無著，是謂為梵志。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諸有眾生斷一切結使，羅漢辟支雖斷結使，由有相似結在，諸佛世尊無有相似，是故如來佛無所著。是故說曰。盡斷一切結。亦不有熱惱。如來佛無著。是謂為梵志。

仙人龍中上， 大仙最為尊，
無數佛沐浴， 是謂為梵志。

所謂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群最尊無有出上，內外清徹無有眾瑕。仙者亦名為象，長育形體獸中最大，執意剛強能却眾敵。無數沐浴，所謂沐浴者八解正浴池，去諸塵垢無有結使。如來舒手，手所及處塵垢不著，伺察惡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曰，仙人龍中上，大仙最為尊，無數佛沐浴，是謂為梵志。

所有盡無， 渡流無漏， 從此越岸，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諸法，審諦分明解世所有悉無所有。所謂流者，流有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無明流，四名見流。渡此四流者，然後乃得無漏之行。羅漢辟支猶尚思惟空、無相願忍、煖、頂法，雖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結所在，或有是時，欲念無漏先念有漏，是以如來深藏則有大關。如來大聖繫意禪定從有至無，於無漏法觀未始有關，得諸總持強記不忘，十力、四無畏、大慈大悲、三無礙道及神足行，是謂如來所修之法，非羅漢辟支佛所修之法。是故說曰，所有盡無，渡流無漏，從此越岸，是謂梵志。

無禪無說， 亦不念惡， 禪智清淨，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惡禪，夫人禪之人，無言無說常思善法。設見罵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應禪及中間禪，執意守之無所憊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無禪無說，亦不念惡，禪智清淨，是謂梵志。

比丘塚間衣， 觀於欲非真，
坐樹空閑處， 是謂為梵志。

塚間衣有四種：一者發家著衣出家學者，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護，三者百納拾諸遺餘，四者塚間污穢不淨。如來初學發家著衣，觀欲非真捨六萬夫人，棄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在閑靜處，坐樹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億眾。能具此眾德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比丘塚間衣，觀於欲非真，坐樹空閑處，是謂為梵志。

人無識知， 無語無說， 體冷無煖，
是謂梵志。

如來出世，無事不知無事不包，無語無說者，永除狐疑不懷猶豫，諸煩惱結使永盡無餘，逮甘露滅，能具此眾行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人無識知，無語無說，體冷無煖，是謂梵志。

棄捐家居， 無家之畏， 逮甘露滅，
是謂梵志。

所以居家者，安處人民得自生活，身者眾結之屋室，是以聖人教人離家，在於閑靜求甘露滅，能具如是眾德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棄捐家居，無家之畏，逮甘露滅，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 口無麤言， 八道審諦，
是謂梵志。

如來世尊光相炳著，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國王泐沙萬二千人，摩竭國界石室之中，釋提桓因萬二千天，拘尸那竭國，最後度須拔。佛滅度後當有羅漢出世，名曰優波掘，於其中間濟度眾生不可稱計，演說八道無礙之法。是故說曰，斷絕世事，口無麤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遠逝獨遊， 隱藏無形， 難降能降，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興無涯之想、散無邊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觀意知其形狀者甚為難剋。心意流馳彈指之頃，過數千萬億江河山表，是以故說遠逝獨遊。復有問者，心有十大地法，心為十一，何以故說遠逝獨遊乎？報曰：「心者恒逐因緣隨前任行，當心在色聲，爾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爾時無有色味細滑法；心在味，無色香細滑法；心在細滑，爾時無色聲香味法；心在法，無上五事。當在色時心為法本，猶如王行羽儀賓從無不備有。但以王為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緣十法備有但不受名，亦如飛鳥飛行空中依其六翮，然但以鳥為名。此亦如是，心之無形亦無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見，依止五陰，陰散則離非有形質，心之難化猶木鑽鋼。是以聖人遺教後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空無相願止觀滅盡，用療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遠逝獨遊，隱藏無形，難降能降，是謂梵志。

無色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 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使盡， 是世最梵志。

無色不可見者，何者？心也。夫心興患與身招殃，猶若象馬剛強[怡-台+龍]戾不調，有日之士加於捶杖，使知楚痛，然後調良。人心為患，牽致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處在卑賤，顏色醜陋為人所

嫉。是故說曰，無色不可見，此亦不可見。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覺知結使盡，是世最梵志。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惡之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弘慈普蓋靡所不照，雖處於世無所染著。

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覺出漚，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為五欲所繫，流轉生死之河，要須大聖指授權宜，從此岸得至彼岸。如來降形非事不豫，要接有緣後乃滅度。漚者憍慢之漚，能度此漚不為憍慢所繫。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斷生死河，能忍超度，自覺出漚，是謂梵志。

當求截流渡，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 是謂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復為梵志。

如彼行人不斷愛流四駛四淵者，進趣於道不亦難乎？如河暴溢必有所傷，梵志貪欲死趣惡道。是以如來誠以除貪，與說欲本污穢不淨，當斷諸邪使不流馳。能具此眾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當求截流渡，梵志無有欲，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盡勝境界，
是謂梵志。

先去其母者，愛心流馳以為源本，無漏意識能去斯病使盡無餘。王者我慢也，二臣戒盜身見。盡勝境界者，一切諸結使，能去眾結之患。故曰為梵志。是故說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盡勝境界，是謂梵志。

不捶梵志， 不放梵志， 咄捶梵志，
放者亦咄。

所謂梵志者，得阿羅漢道，不得以手捲刀杖加彼真人，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當供養衣被服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四事供養令不減少。咄捶梵志，行惡之人，放者亦咄，復是惡人，不留供養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能具此行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不捶梵志，不放梵志，咄捶梵志，放者亦咄。

諸有知深法， 不問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旋教化。時諸比丘不廣多聞，爾時世尊便作是念：「今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勤，復自觀察當來過去三世之事，知當來世當有比丘，嫉妬恚癡不順道教，便興誹謗損如來法輕慢於師，亦復不敬說法之人。」是以世尊觀察後世遺法中間，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別，老恃耆艾少恃聰叡。老者自陳：「吾所目覩，非卿所

知，汝今所見如螢火虫。」少者自陳：「老頓嚚鹵，情喪心塞，知何可歸？」如來教曰：「當自守戒，猶若事火梵志五處然火，晝夜承事不失時節，香華繒綵事事供養。」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不問老以少，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歸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

諸有知深法， 等覺之所說，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如來出現，億千萬劫時時乃出，遭賢遇聖實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儀，如祀火梵志。昔佛在世誡諸比丘：「自今以後不得誦外書外道異學所誦習者。何以故？彼所陳說非真正義，亦復不是至道之本。」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等覺之所說，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真誠歸命佛。

於己法在外， 梵志為最上，
一切諸有漏，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痛，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合會，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因緣， 皆盡皆無餘。

於己法在外者，彼脩行人觀了一切眾法，無事不關無事不知，猶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宿災變皆悉觀了，一切諸漏皆盡無餘。觀諸苦痛若好若醜，皆歸於盡，觀其合會必有離別，因緣暫有亦復歸滅。

猶若內法本， 梵志為在表，
若使共床褥， 如彼婆鈎盧。

所謂內法者，四諦真如一一分別不失次緒，梵志於內則謂為表。是故說曰，猶若內法本，梵志為在表。若使共床褥，如婆鈎盧者。此婆鈎盧比丘出家以來，未曾與人說四句之義，正使與共同坐不聞說其正法，從生至老八十一鉢和藍，未曾畜沙彌弟子及餘使人，若為人鮮潔託志虛無繫意玄寂。是故說曰，若使共床褥，如彼婆鈎盧。

猶如內法， 梵志在表， 知生知老，
轉當至死。

所謂內法者不誑惑人，一向而無傾，一向而無邪，唯有如來能越此境界，以盡其生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猶若內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轉當至死。

日照於晝， 月照於夜， 甲兵照軍，
禪照道人， 佛出天下， 照一切冥。

日照於晝者，當日天子初出之時，放億百千萬光明，使星宿月光無復光明；若復日沒之時，月及星宿皆共競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猶若大將之士兩敵相向，揚威奮武決戰勝負，震赫精刃鍾鼓雷鳴。禪定之人移山飛岳海水揚塵手捫日月，有此神力不自稱譽。方此諸人雖有此德，不及如來。佛出世間眾相具足，放大光明靡所不照，

光明所及晝夜不絕，其見光者聾盲瘖瘂考掠苦痛自然休息。是故說曰，如日照於晝，月照於夜，甲兵照軍，禪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無有是， 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梵志無有是，意著於殊妙之法，見樂不以為喜，見憂不以為感，如如意所轉恒自念善，彼彼自滅惡，得習聖諦分別諸使。是故說曰，梵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如如意所轉，彼彼滅狐疑。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來等正覺初成佛時，七日之中禪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緣，一一分別知起知滅。爾時如來即從三昧起而說斯偈：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習積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覺實而不虛。」梵志習入禪，去諸惡法悉壞狐疑網，於諸深法得無礙智，所念自在深知苦際，深知因緣合數之法權詐非實。略誦其要，當觀因緣法，復當觀盡法，一切諸法皆由合數，一切諸法皆由於痛，當知盡滅不造有漏。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遍照一切世， 猶日在虛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晝夜思惟不去胸懷，身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如此法，便能照一切法。以己所得盡施眾生，猶若明日處在虛空普有所照，其有覩者莫不蒙光。是故說曰，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遍照一切世，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却魔眾敵， 如佛脫眾垢。

出生諸深法者，如來成等正覺，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與無漏相應，降伏魔怨進却時宜，如來等正覺脫一切結使。

出曜經卷第三十

[CBETA 贊助資訊](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CBETA 成立於 1998 年，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成立多年來，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不只數量龐大，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

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如今，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但「佛典集成」仍有許多未竟之功。因此，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bPay 藍新金流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

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

[前往捐款](#)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5 0 4 6 8 2 8 5

戶名：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For donations by check,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